

封面繪圖/Michail Aleksandrov

裸顏

路益師 著 會珍珍 譯

出版者	雅歌出版社
發行人	蘇南洲
總代理	基文社 台北羅斯福路三段 269 巷 51 弄 3 號 電話/(02)362-8629 郵撥/1003182-4 蘇南洲帳戶
總經銷	(台灣區)道聲出版社(基督教書房) 大鴻圖書公司(一般書房) (港澳區)福音証主協會
登記證字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3674 號
承印者	松霖印刷廠

中華民國 80 年 (1991 年) 6 月初版

Till We Have Faces

by C. S. Lewis

Translated by Jen-Jen Tseng

Copyright©1986 Curtis Brown, Englan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1991 Christian Arts Press.

No 3, Alley 51, Lane 269

Roosevelt Road, Sec.3, Taipei, Taiwan, R.O.C.

First Printing, June 1991

All rights reserved

每本定價 NT\$ 220 元

目錄

譯序	5
第一部	
第一章	17
第二章	24
第三章	32
第四章	39
第五章	45
第六章	54
第七章	62
第八章	70
第九章	78
第十章	88
第十一章	99
第十二章	109
第十三章	116
第十四章	127
第十五章	137
第十六章	143
第十七章	153
第十八章	163
第十九章	172
第二十章	180
第二十一章	189

第二部	
第一章	201
第二章	213
第三章	223
後記	232

譯序

託夢——夢覺邊緣的啓示

讀《裸顏》看路益師如何把教義還原成神話

困困——我的星星——

你靜靜凝視著羣星，

多麼希望我就是那夜空

也凝視你，以千萬顆眼睛

——柏拉圖情詩

北歐、肥腴月灣、愛琴海沿岸、尼羅河畔……凡是神話發達的地方都流傳著一則類似的故事，雖然情節各依地理風貌和民族想像變化多緻——有一位神，祂死了，卻又再復活；祂的死給大地帶來新的生機。將這些神話玩味再三，在牛津教授古典文學的年輕學者路益師，彷彿聽見基督教的中心信息，互古以來，反覆沿著人類意識的幽峽不斷迴盪。他得出一個結論：原來，神藉著異教神話，託夢給人類，作為福音的先聲。換句話說，當基督從死裏復活時，許多民族共有的神話成了事實，人的夢境成真。已經透過哲學的省思確信宇宙真有一位造物神的路益師，面對這個偉大的神蹟，終於俯首接受基督為救世主。幾年之後，他的護教作品在歐美知識界造成震撼。路益師以擲地有聲的論理，為我們辨析這件神蹟的歷史意義。

「基督教的核心是一則變成事實的神話，那則關於一位死去了的神的古老神話，從傳說和想像的天國裏，下降到地上的歷史中來（卻仍保留著神話的色彩）；這件事發生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並在歷史中造成清晰可辨的影響，使我們超越了無人知道死於何時何地的……異教神話，臻入一位在彼拉多手裏被釘死的歷史人物。」①

的確，基督從死裏復活，顯明祂是神進入人類的歷史，為要完成人的救贖——這「道成肉身」的神蹟，超越了神話，使神話變成事實；但是，另一方面，路益師提醒我們：

「這則神話變成事實之後，並非就不再成其為神話，這就是一種奇蹟了。……若想做個真正的基督徒，我們就必須一方面同意上述的歷史事實，一方面用欣賞一切神話所需要的想像力，接受其中所含的神話成分（雖然它已成為事實）；這兩者同等重要。……基督教神學中閃耀著神話的光輝……」②

正因「道成肉身」擁有神話的特質，對其中所蘊含的啓示要能充分領悟，人必須在理性的認知之外，馳騁想像，深入體會，讓終極真理具象地映現在知感全域；這項努力，單靠神學的演繹、教義的講述，容易流於空疏。或許基於這種認識，在寫完一系列成功的護教作品，以犀利的論理、深刻的文化省思，向崇尚理性思考的二十世紀人透澈剖析基督教的可信之後，路益師便專心致力於虛構文學的創作，成果包括三本幻遊小說、童話故事集「那里亞春秋」，和取材自希臘神話的「裸顏」。如果說路益師的護教論述拭除了人的「理性障蔽」，讓人能透過清晰的思考，賞識基督教適應人心需要又與真理相合的本質，那麼，他的虛構作品則進一步蕩滌人的情性，激發神思、想像，藉著具體的情節，導引讀者入窺救贖的境界。其中又以《裸顏》，一部恰以「死而重生」為主題的神話小說，最能全面反映他的救贖神學、宗教視野和藝術成就。

他的摯友歐文·巴菲爾德（Owen Barfield）認為《裸顏》與《人的絕滅》（*The Abolition of Men*）堪稱路作雙

璧③；批評家也大致同意路氏自己的看法：在他所有的虛構作品中，《裸顏》寫得最精湛、細膩。更有學者以專書說明《裸顏》如何解開理性與想像的糾結，為西方尋道者提供睿智的指引④。許多人從《裸顏》中見識到路氏直追現代小說經典的敘事藝術，紛紛為他的早逝（65歲）歎惋不已，甚至說：「他應該早點寫小說。」

那麼，面對《裸顏》這一部由護教大師兼寓言文類的權威學者所著的神話小說，我們應該怎樣讀它呢⑤？拉丁詩人筆下的賽姬，被父王遵照阿波羅神諭，「暴陳山顛，供龍攫食」，與初民社會「代罪羔羊」式的獻祭，並無關涉；但是，路益師借用古典神話，刻意把賽姬（伊思陀）塑造成一位基督型的人物。由於她超凡的美麗和善良，當國中遭遇瘟疫時，人們交口相傳：經她的手一觸摸，癘疾可得痊癒。於是，民衆把她當作女神膜拜。這一風潮觸怒了當地主神安姬的祭司，藉口她是引發「天譴」的因由，認為若要祓除饑饉、瘟疫、兵燹的多重禍害，必須將她獻祭，綁在陰山頂的一株聖樹上，作為山神的新娘。對這一犧牲的角色，賽姬坦然接受，一方面固然有「一人死萬人活」替百姓受死的壯烈情懷，另一方面更為了因此便能實現自己多年來的憧憬——與陰山所象徵的生命本源合而為一——內心欣喜莫名。外表看來，整樁獻祭的事件原是一齣政教鬥爭的荒謬劇，對她而言，卻宛似一趟歸程，帶她回到那自己靈魂久已嚮往的「宮堡」。就這樣，藉著「故事新詮」，路益師賦予賽姬的神話一道與基督教福音遙相呼應的寓言含義，儼然以實際的神話擬構宣示他的前述理念——異教傳說原是神向人類託夢，其中隱含真實信仰的影子。循著這條線索讀《裸顏》，它簡直就是一部紮實的比較宗教著作。

萬象紛陳，人世無常，任何時空的人類，為了認知及求生，往往需要借助於宗教。同樣的需求投射在不同的祭

典和信仰中（「安姬有一千種面目」）。路益師透過葛羅人的信仰（崇奉性愛與生殖的女神安姬——與希臘的雅弗洛黛、羅馬的維納斯同屬地母型神社），刻劃了一切宗教共有的現象，包括儀式的意義、獻祭的動機、神話的形成、政教的衝突、信仰給人性帶來的昇華等等，甚至不避諱初民用以禱求豐收的淫祀。此外，更重要的，他為葛羅這個蠻荒小國設計了獨特的時空背景，把它放置在小亞細亞邊陲，黑海附近，未受古典文明薰陶的地域；又讓故事發生在蘇格拉底亡故和耶穌基督誕生之間，也就是希臘理性文明逐漸往周圍世界傳佈的時候。路益師發揮歷史的想像，塑造了這個半開化的國度，既合史實又富於象徵。他用這樣一個正逢野蠻與文明交接的社會為背景，藉著當地原始信仰與理性主義間的彼此激盪（大祭司和「狐」之間的辯論），化衝突為調諧，經由故事講述者奧璐兒女王終其全生上下求索，把比這兩者更充分的啓示勾勒出來——也就是一個既能滿足古代異教信仰的獻祭要求，又能符合希臘理性主義竭智追求之倫理目標的宗教。從「漸進啓示」的史觀看，這樣的宗教正是最純全的宗教，它包含了一切信仰追尋的極致。當然，它遙遙指向那不久即將進入人類歷史，由道成肉身的神，替人流血犧牲，又從死裏復活，把得贖重生的生命境界向人開啓，因而所創立的基督教。路益師稱這為真實的信仰，曾在一篇論述文字中，辨析如下：

「它完全合乎倫理，卻又超越倫理；古代宗教共有的那道獻祭與重生的主題，以不違逆——甚至超越——良知與理性的方式再度出現。在這當中，唯一的真神自顯為永活的造物者，超絕於萬物之外，卻又居攝其中。這樣的一位神不僅是哲學家的神，也是奧秘派和野蠻人的神，祂不僅滿足人的理智和情感，更且照料了各樣原始的衝動，以

及超拔在這些衝動之外卓犖如山的一切屬靈憧憬。」⑥

《裸顏》可說是上述識見的戲劇化呈現，特別著筆從懵懂進入醒悟之前，所謂夢覺邊緣（half-awakening）的信仰追求。

但是，《裸顏》之撼人心弦，並不僅在於隨情節的進展，披露在讀者眼前，那逐漸開闊、深邃、清朗的宗教視野；真正令人感動的，是奧璐兒女王這個容貌奇醜、智慧超羣、身手矯健，不讓鬚眉的女人——她的情感起伏，她對生命真相鏗而不捨的尋索，及至暮年的覺悟和蛻變——換句話說，她個人靈魂的掙扎、自剖與重生，才是這部小說的主題。賽姬的神話原本就是一則人神相戀的故事，更因賽姬（Psyche）意為「靈魂」，自古以來，這則神話始終發人深省，人們反覆推敲其中的寓意，覺得它所反映的正是靈魂對神性（divine nature）的嚮往與渴慕，而賽姬被逐出神宮後的受難過程，恰好象徵靈魂與神合一之前必需經歷的重重考驗，其中，知性的磨練（穀種分類的寓喻）只算是最初步的功課。路益師套用這則神話作為《裸顏》的基本情節，所要刻劃的正是靈魂與神復合的經過。這當然是基督教福音的主要內容之一，而仔細端詳奧璐兒的悟道過程——從驚覺自己原來也是安姬（不只容顏，連靈魂也一樣醜陋——貪婪、自私、善妒……），繼而體會出道德修養對改善安姬也似的靈魂其實毫無作用，到終於蛻變成賽姬（當賽姬通過考驗與神復合的刹那，也就是奧璐兒變顏得榮的時刻，因為多年來，在現實世界，奧璐兒捱忍著對賽姬的思念，焚膏繼晷攝理國政，包括最後的著書申訴，其艱鉅程度與考驗性質，絕不亞於賽姬為要贖回神的眷愛所需完成的各樣超凡任務。女王奧璐兒的生活與被逐的賽姬其實沒有兩樣，等於在替賽姬分勞。原來，神對奧璐兒所說的預言——「妳也將成為賽姬」——背後隱

藏著一道屬靈的奧秘：根據「替代」的原理，生命在愛中融滙交流，能夠彼此分擔痛苦、共享成果⑦，就像狐所說的，是奧璐兒承擔苦楚，而由賽姬完成工作）——這樣的悟道過程隱約含有基督教信仰的痕跡，尤其吻合認罪與靠十字架救恩使靈魂得贖（神「替」人死，「代」人償付罪責），而人得救之後應與基督同背十字架的教義。

路益師刻劃奧璐兒個人的悟道所採用的筆法仍是先前所提到的：透過古代神話勾勒夢覺邊緣呼之欲出的啓示。書中的這段句子：「在未來遙遠的那一天，當諸神變得全然美麗，或者，當我們終於悟覺，原來，他們一向如此美麗……」讀來恰似舊約中的預言：「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耶利米書三十二31）、「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以西結書三十六26）⑧。從釋經學的角度看，路益師對古典神話「故事新詮」的寓諭讀法，十分近似基督教傳統的「預表」解經法；依一般解釋學的說法，這種舊文衍生新義的現象，其實便是「先前發生的事件，事後看來，會產生比事發當時所能領悟的更為充分的義理⑨。」狐的幽靈在異象中對奧璐兒所說的：「神聖的大自然能改變過去，尚無一事物是以它真實的面目存在著」，指的是類似的事。當充分啓示的亮光一出現，許多事物真實的面貌便顯現出來，這是《裸顏》的中心信息，也是《裸顏》的敘事技巧。就奧璐兒而言，這件事發生在她透過理性與神抗辯到底，卻不知不覺揭開自己靈魂面紗的剎那。真切的我認識與認識神是同時發生的。這樣看來，形式與內容的有機結合在這本小說中可說達到極圓融的表現，所以，對這本小說非常激賞的歐文·巴菲爾德特別提醒讀者，千萬別把它當作純粹的寓言讀，它其實是一部把創作神話的想像發揮到極致所寫成的作品」（a genuine and high product of the mythopoeic imagination）⑩。的確，讀《裸

顏》若僅止於從中捕捉與基督教教義相合的寓意，進而揣摩護教大師如何移花接木，巧借賽姬神話架構「現代福音」，這種寓喻式的讀法雖然有趣，却辜負了路益師的創作原旨，因為他的目的不在把賽姬神話淡化為基督教教義，而在把被教義化了的基督教信仰還原為耐人尋味、需要人用心靈加以體會的神話。

路益師在《批評實驗》(An Experiment in Criticism)——一本討論如何辨別好書、壞書的著作中，這樣推許閱讀的功能：

「文學經驗療治傷口，卻不會剝奪個人擁有一個體性的權利。有些在聚會中感染到的羣體情緒也可以療傷，但往往會使個別性遭到破壞。在羣體情緒中，不同個體原本分隔的自我融滙合流，我們全都沈浸回到無我（自我未產生前）的境界中。但在閱讀偉大的文學作品時，我則變成一千個人，卻仍然保有我的自己。這就像希臘詩中所描寫的夜空，我以千萬顆眼睛覽照萬象，但那用心諦觀的仍是我這個人。在這裏面，就像在崇拜中、在戀愛中，在將道德付諸行動中，和在認知中一樣，我超越了自己，卻也從未這樣實現自己⑪。」

但願讀者在閱讀「裸顏」時，有同樣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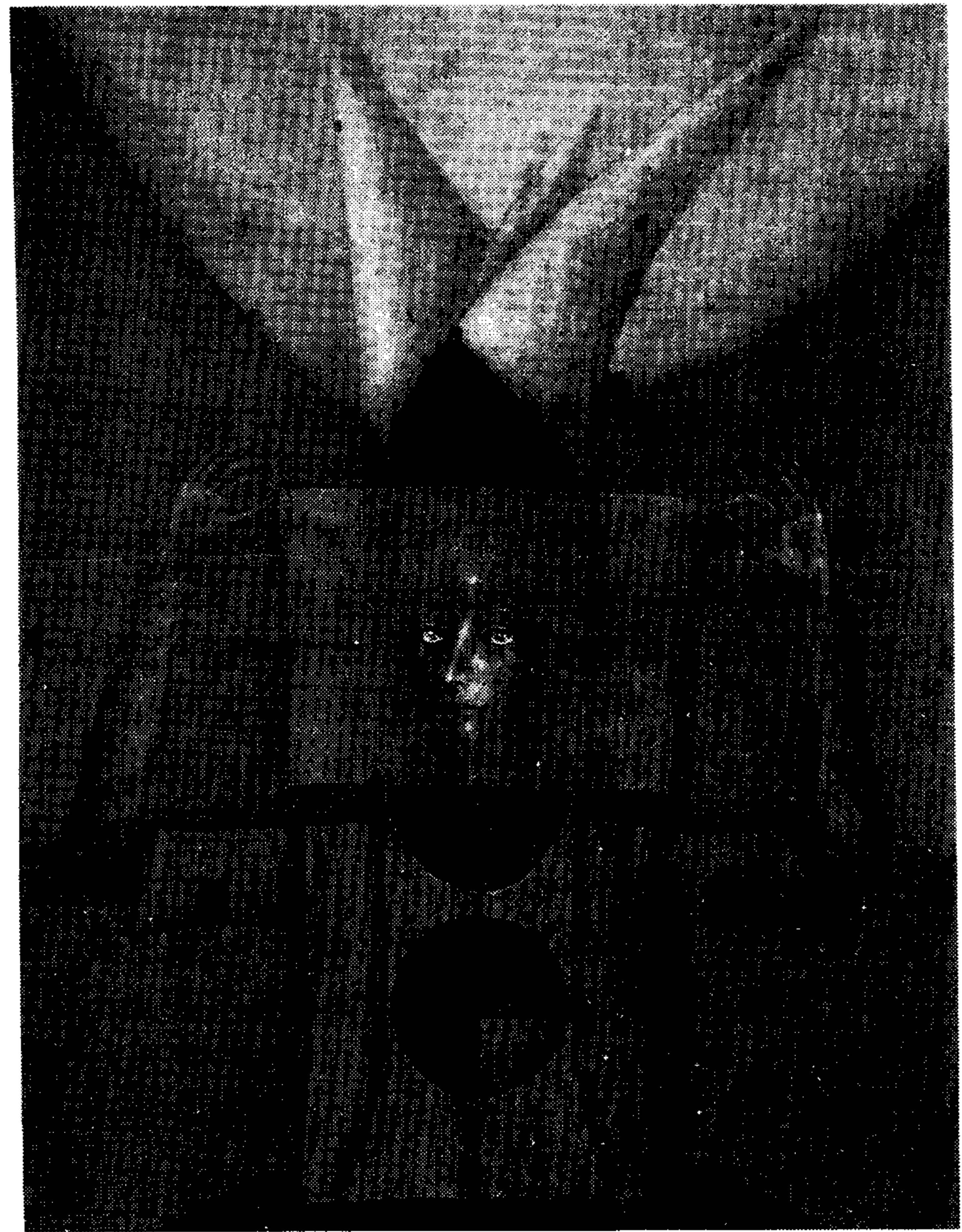
註

- ①見於「神話變成事實」(一九四四)一文。
- ②同上。
- ③歐文·巴菲爾像是路益師在牛津時的前期學長，路氏稱他為「在我非正式的師長中，最睿智、傑出的一位」。自牛津畢業後，巴氏續承父業，在倫敦從事代書業務，後來替路氏處理與版稅有關的法律事務。退休後應聘往美國大學講授英國文學，有關詩歌用語及文學想像的論述頗受學界推崇。他與路益師的友誼被譽為二十世紀文學交遊中可堪紀念者之一。所指譽詞見於《光照路益師》(*Light on C. S. Lewis*) 之序，收錄於一九八九年出版之《歐文·巴菲爾德論路益師》(*Owen Barfield on C.S. Lewis*) 一書頁 29。
- ④見彼得·薛柯 (Peter J. Schakel) 所著《路益師作品理性和想像的關係：『裸顏』析讀》(*Reason and Imagination: on C. S. Lewis—A study of Till We Have Faces*, 1984)。
- ⑤一九三六年，三十八歲的路益師出版《愛的寓言》(*The Allegory of Love*)，探討中古俠義愛情的源流，旁徵博引，立論精闢，奠定了他對寓言研究的學術地位。
- ⑥見於《沒有教條的信仰?》(*Religion Without Dogma?*) 重刊於《神作被告》(*God in the Dock*) 頁 144。
- ⑦在真實的人生中，路益師本人曾經具體地經歷到「替代」的奧秘。不忍見所愛的妻子受骨癌折磨，他禱告神讓自己承擔她的痛苦。果然，「喜樂」(路夫人名為 Joy) 痛苦減輕，路氏自己卻罹腳疾，醫生診斷病因：「缺乏鈣質。」(見布萊因·西蒲立 Brian Sibley 著《穿越陰影地》 *Through the shadow lands*，頁 135-136，一九八五初版)。
- ⑧參閱保羅·菲德思 (Paul Fiddes) 「路益師—創作神

話的人」“C. S. Lewis, the Myth-Maker”，收錄於《基督徒的表率》(*A Christian for All Christians*)，1990年出版，頁 153。

- ⑨見雅歌出版社最近出版路氏論詩篇的中譯《詩篇擷思》第 10 章。
- ⑩「歐文·巴菲爾德論路益師」頁 7。
- ⑪《批評實驗》(劍橋大學出版社，1960) 頁 140-141。

第一部





• 1 •

我老了，無牽無掛，再也不怕神發怒了。丈夫、孩子，我沒有；更幾乎沒有叫人牽腸掛肚的朋友，好讓諸神藉著他們折磨我。至於我的身軀，這具枯瘦却仍需天天盥洗、餵養、粧扮的肉體，只要他們願意，儘可趁早毀滅。王位的繼承已有了著落。我的冠冕將傳給姪兒。

既然毫無牽掛，在本書中我將直言不諱，寫下幸福在握的人沒胆子寫的事。我將揭發神的暴行，尤其是陰山上的那位。換句話說，我要從頭訴說他如何播弄我，就像申訴給法官聽，請他評評理。可惜的是，神和人之間並沒有仲裁人，陰山的神也不會提出答辯。天災和疾癘不算答辯吧！我決定採用師父傳授的希臘文寫，因為若有機緣，哪天說不定有個人從希臘來，住進這宮裡翻讀這本書。他會把這本書的內容傳講給希臘人聽；那裏的人享有言論自由，可以放胆談論有關神的事，他們當中的智者或許能辨明我的控訴是否正確，也能判斷陰山神是否無辜，萬一他提出答辯的話。

我名叫奧璐兒，是葛羅國國王特婁的大女兒。從東南方來的旅人會發現葛羅城位在舍尼特河的左岸，由南方邊陲重鎮寧寇北行至此，約需一天光景。城建造在離河岸依婦女步行速度計約莫二十分鐘的地方，這是因為舍尼特河每年春天固定泛濫。也因這樣，到了夏天，河的兩岸佈滿乾泥，蘆葦叢生，水鳥成羣棲集。隔河與葛羅城等距對峙的，是安姬神宮，由安姬神宮一逕往東北行，不久便抵達陰山山麓。那恨我入骨的陰山神正是安姬的兒子。他並不

住在神宮中，安姬獨自坐鎮在那裏。她坐鎮的內宮黝黑得讓人認不清她的樣子。不過，每到夏天，陽光從宮頂的煙囪下瀉，人們可以依稀看見她的像貌。這位威風凜凜的女神原是一塊沒頭沒臉又沒手臂的黑色大石。我的師父，大家稱他「狐」，說，安姬相當於希臘人的雅菲洛黛^①；但本書的人名地名，我一律採用葛羅語的稱法。

我將從母后去世——也就是我斷髮——的那天說起。根據習俗，服喪的女兒必須把頭髮剃光。後來狐告訴我，這習俗乃仿自希臘。葩姐，隨侍我們的奶媽，把我和蕾迪芙帶到宮外，在沿著陡峭的山坡修築的御花園坡底斷髮。蕾迪芙是我的妹妹，比我小三歲；那時，父王只有我們兩個孩子。當葩姐把著剃刀一絡絡剃掉我們的頭髮時，站在一旁的女僕們每隔一會兒便捶胸痛哭，哀悼母后的崩亡；但是，哭歇的片刻，她們却一面剝果仁吃，一面嬉笑。蕾迪芙美麗的捲髮隨著剃刀咧咧落地時，女僕們無不同聲驚呼道：「多可惜啊！所有的金髮都不見了！」葩姐剪我的頭髮時，她們並未這麼嘆息。不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個夏日的午后，當我和蕾迪芙一起捏泥巴築土屋玩時，只覺頭頂清涼，脖子後面却被太陽晒得火燙。

葩姐奶媽是個骨架大、腕力重、有著一頭濃髮的女人。她是父親從行商那裏買來的，他們把她從遙遠的北地帶到這兒。每當我們挑三揀四為難她時，她總會說：「等著瞧吧！哪天王上娶了個新后作妳們的後娘，那時，可有好日子過了。休想吃蜂蜜蛋糕，有硬乳酪啃就不錯了。也甭想喝紅酒，有稀奶啊，就謝天謝地了。」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有後娘之前，我們先有了另一樣東西。那天下了一陣嚴霜，蕾迪芙和我特別穿上靴子（平常我們打赤脚或穿拖鞋），打算到圍著木柵的舊宮後院去溜冰，的確，從牛欄到垃圾場，遍地舖著一層薄冰，連水窪、撒在地上的牛奶，和家畜的尿都結凍了，只是地面不

平，溜起來不很順暢。這時葩姐從宮中跑出，鼻子凍得發紅，大聲叫嚷著：「快！快！哇，多髒啊！趕快洗乾淨了去見父王。猜猜誰正等著妳們，不是我說的，這下可有好日子過了。」

「是後娘嗎？」蕾迪芙問。

「比這還糟糕，等會就知道了。」葩姐說著，一面用她的圍裙擦蕾迪芙的臉，「你們兩人啊！就等著天天挨板子、扭耳朵，作一大堆功課。」

我們被帶進用彩色磚砌成的新建宮室中，那裏，到處站著全副武裝的衛兵，牆上掛有獸皮、獸頭。父王站在棟樑室的壁爐旁，正對著他的三個人風塵僕僕，是我們認識的每年必來葛羅三次的行商。他們正把秤具放回行囊，必定方才成交了什麼。其中有個人收拾著腳鏢，可見賣的是奴隸。站在他們前面那個短小精幹的漢子顯然便是被賣的人，因為他的腳踝上還有鐵鏢留下的腫痕。不過，這個人倒不像我們見過的其他奴隸。他的眼睛炯炯有神，鬚鬚灰中帶紅。

「希臘仔，」父王對這人說：「我有把握不久會生出個王子來，這孩子，我打算讓他接受希臘學識的薰陶，現在，你先用這兩個小妮子練練功夫（父親指向我們），一旦能把女孩子教會，任憑誰都教得通了！」把我們遣走之前，父親加了一句：「尤其是大的，試試能不能把她調教得聰明些，這是她唯一可能做到的事。」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但知道從有記憶以來，人們談到我時，總是這麼說。

「狐」，父親這樣稱呼他。在所認識的人當中，我最喜歡他。你也許以為，一個希臘的自由人淪為戰俘後，被賣到這遙遠的蠻邦當奴隸，必定十分沮喪。狐偶而會這樣，或許比童稚如我所能想像的更常這樣吧！但是，我從未聽他抱怨過，也未聽他像其他外地的奴隸那樣誇稱自己

在本國是何等有頭有臉的人。狐有許多自娛的妙論：「若能認清整個世界原是一座城，哪來流落他鄉的感覺？」又：「處境是好是壞，端看自己怎麼想。」不過，依我看，使他快樂的真正原因是求知的熱忱。我沒見過像他那麼愛問問題的人。他渴望知道一切有關葛羅的事，包括我們的語言啦、祖先啦、神啦、甚至一花一草。

這便是爲什麼我會告訴他安姬的事。我說有許多女孩住在神宮中專門供奉她；每個新娘子都必須送她禮物；凶年時，我們甚至割破某個人的喉嚨，用血澆奠在她上面。狐聽得直打哆嗦，口中喃喃；一會兒之後說：「沒錯，她便是雅菲洛黛，雖然像巴比倫的雅菲洛黛多過於像希臘的。讓我講一個有關雅菲洛黛的故事給你聽。」

他於是清清喉嚨，以輕快的聲調吟唱出雅菲洛黛愛上恩契色斯王子②的故事。恩契色斯在埃達山腰替他父親牧羊，雅菲洛黛迷上了他。當她朝著恩契色斯的茅舍走下綠草如茵的山坡時，成羣的獅子、山貓、熊和各類的野獸一路隨着她，像狗一樣搖頭擺尾。過了一會兒，牠們成雙結對地離開，各自去享受歡狎的樂趣。雅菲洛黛收斂起耀眼的神采，使自己看來像個凡間女子。她前去勾引王子，兩人終於上了床。我想狐本想就此打住，但是歌吟至此，正入高潮，欲罷不能，只好再繼續講唱後來發生的事。恩契色斯醒來看見雅菲洛黛站在茅舍門口，光芒四射，不像凡間女子。他發現跟自己睡覺的人原是女神，霎時驚惶失措，搗著眼睛尖叫道：「殺了我吧！」

「這種事未曾真正發生過，」狐趕忙說明：「純粹是詩人的杜撰。孩子啊，這根本不合乎自然律。」無論如何，狐所說的已夠讓我認識：希臘的女神雖比葛羅的女神漂亮，却是同樣可怕。

狐就是這樣子，他總是羞於承認自己喜歡詩（孩子啊！那全是癡人夢話。）爲了從他身上擠出一首詩來，我

總得寫很多作業，讀一大堆書，包括他所謂的哲學。但是，這麼點點滴滴的，他還是教了我許多詩。他說自己最欣賞的是「美德必須辛苦追求」這首。我可不受騙。其實，每當我們吟著「帶我到長滿蘋果的草原」或

「月西沈了，我却
獨自一人躺臥。」

他的聲調馬上轉爲輕柔，眼睛發亮，嗽着我有說不出的憐愛似的。他喜歡我勝過蕾迪芙，蕾迪芙不愛唸書，常常嘲笑他、折磨他、指使別的奴隸捉弄他。

夏天，我們在成排梨樹後的草坪上唸書。那天，父王便是在這兒找到我們的。見到他，我們全都一骨碌站起來，兩個孩子加上一個奴隸，眼睛盯著地面，雙手交叉在胸前。父王熱絡地拍著狐的背說：「加油吧！快有個王子讓你調教了，若是神容許的話。你真應該感謝神哩，因爲替我岳父那樣威振四方的王管教孫子，是希臘人少有的榮幸。你可不會像隻笨驢似的不領情吧？從前在希臘，你們不都是販夫走卒嗎？」

「所有人身上不都流著同樣的血液嗎？」

「同樣的血液？」父王瞪大眼睛，拉開嗓門像牛啤般笑著，「對不起！我可不這麼認爲。」

結果，第一個告訴我們後娘已有著落的，是父王，不是葩姐。父王攀上了一門好親事，他將娶凱發德國的第三公主爲繼室。凱發德王是我們這邊世界最顯赫的國君。（現在，我終於明白爲什麼凱發德捨得把女兒嫁給像我們這樣貧窮的國家了，當初父王爲什麼察覺不出他的岳父其實已日漸式微，而婚盟的本身恰是證明？）

婚禮應該是幾個星期後的事，但記憶中，籌備工作似乎延續了一整年。宮門附近所有的磚造物全都髹成大紅色。棟樑室加掛了許多壁氈，父王並且發狠買了一張皇室專用的床。這床是用一種東方特產的木材搭成的，這種木

「你以為我敢讓這張面孔把皇后嚇昏嗎？當然要帶面紗！並且需是厚厚的一層。」有個女孩吃吃竊笑著。這是我第一次澈底察覺自己長得很醜，我想。

這使我更怕後娘了，以為單單因我長得醜，她會對我比對蕾迪笑兇，其實，使我想到就怕的，不只因為葩姐平日的恐嚇，更因我在故事書中讀到的後母很少不惡毒的。這天，夜幕低垂時，我們全都聚集到柱廊，眼睛被火炬燻得昏花，拚命想照著狐的指導把歌唱好。狐一會兒皺眉，一會兒又笑又點頭，有回甚至驚慌得雙手停煞在半空。整個過程中，跳動在我眼前的，盡是故事裏一幕幕後母虐待小女孩的情景。後來，外面突然人聲歡騰，有更多的火炬燃起，瞬間，他們已將新娘抬出轎子。她帶的面紗同我們的一樣厚。只見她非常瘦小，好像他們抬著的是個孩子。這並沒有減輕我的恐懼，「矮仔毒」，俗語這樣說。我們一邊唱著，一邊把她抬進洞房，掀開了她的面紗。

回想起來，我的確見到了一張漂亮的臉，但當時，我並不這麼認為。我所見到的她比我自己還害怕，應該說是驚嚇。我透過她的眼看清了父王的相貌，因為前一分鐘她才見了他第一面，那時父王正站在柱廊內迎接她。他的眉目、嘴巴、腰幹、身材或聲音都不是會讓小女孩止怕的那型。

標緻的粧扮一層又一層被我們卸下之後，她顯得更加嬌小。我們把她那發抖的、晰白的身軀，和那雙嚇得發直的眼睛，留在父親床上，然後成羣離去。老實說，我們唱得難聽極了。

材據說很靈，在上面生的孩子，五個中有四個是男的。（「真是愚蠢啊！孩子，」狐說，「生男生女是自然發生的，哪由得人左右。」）當喜事愈來愈近時，成天只見家畜被趕進來宰殺，緊接着是烘焙、釀酒，整座院子散發著獸皮的腥臊。不過，讓我們這些小孩從一個房間鑽到另一個房間看熱鬧、湊興的時間並不長。父王突然靈機一動，決定叫蕾迪芙、我，和其他十二位女孩——全是王公貴族的女兒——合唱新婚頌，並且特別指定要希臘的頌歌，因為這才能叫鄰國的國君羨慕、欽佩，這是他們辦不到的。「可是，王上…」狐說，眼中漾著淚水。「教他們呀！狐，教他們。」父王嚷道：「如果你不能為我在新婚之夜呈獻一首希臘歌，長久以來，我不是讓你白吃白喝了嗎？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沒有人要你教懂她們希臘文。她們根本不必懂得歌詞，只要能發音就夠了。照著去辦，否則，小心你的背會比鬍子紅。」

這計劃真會把人逼瘋。後來狐說，教我們這些番女唱希臘歌，使他僅存的一些紅髮全都變白了，「從前，我是狐，現在可是獾了。」

當我們學得稍微像樣時，父親帶安姬宮的大祭司來聽我們唱歌。對這大祭司，我一向十分懼怕，那種懼怕與對父親的懼怕不同。年少的我以為使我害怕的是環繞在他四周與神有關的氣味——那與寺廟分不開的血腥味（大部分是鴿血，有時用人血）、燻炙的脂肪、燒焦的毛髮、奠酒和濃得變臭的薰香——這就是安姬的氣味。也許，他的穿著也令我害怕：瞧那身獸皮、那用晒乾的動物膀胱作成的水囊、那掛在胸前形狀像鳥的面具，彷彿一隻鳥從他身上長出來！

他不僅歌詞聽不懂，連曲調也不懂，只會問：「這些小妮子帶不帶面紗呢？」

「還用問嗎？」父王哈哈大笑，翹著姆指朝我指來：



• 2 •

關於父親的第二位太太，我沒什麼可寫的，因為她來葛羅不到一年就死了。果然不出大家所料，她很快便懷孕了，父王非常高興，每當狐一出現在眼前，總會向他提起這位將出生的王子。此後每個月，他都大祭安姬一次。至於他和皇后間相處的情形，我並不清楚；除了有一回，凱發德派了個使節來，我聽見父王對她說：「小妮子，看來我是上當了，把羊羣趕到生意清冷的市場，還不自知。原來你父親早就失掉了兩座城，不！還是三座哩！雖然他裝出一付蠻不在乎的樣子。拖我下水之前，若先告訴我他的船正往下沈，我會感激他的。」（那時，我正浴罷，靠在窗台上晞髮，他們在花園裏散步。）不管如何，她的確非常想家，而且生長在南方的她，對我們這裏夏天的氣候非常不適應，不久，就變得又瘦又白了，我於是發現她實在沒什麼好怕的。起初，倒是她怕我，後來，怯怯地疼我，與其說是後娘，不如說是姊姊。

當然了，臨盆的那天晚上，宮裏的人沒有一個敢睡覺，因為，他們說，只要有人睡覺，胎兒便會拒絕睜眼進入這世界。我們全都坐在棟樑室和寢宮間的大廳裏，四周點着火紅的迎生燭。燭焰乍生乍滅，搖晃得非常厲害，因為所有的門都洞開著，若有一道門關了，便會使母親的生門閉合起來。廳的正中央燃著一大盒火，安姬宮的大祭司每個小時繞行火盆九次，依照風俗丟進一些合宜的東西。父王坐在他的位子上，整個晚上動都不動一下，連頭也不例外。我坐在狐的旁邊。

「公公，我好害怕！」我低聲對他說。

「孩子，」他也低聲回答：「對於自然帶來的東西，我們要學會坦然面對。」

這之後，我大概睡著了，因為接下來我所聽到的是婦女們哀嚎和捶胸的聲音，像母親去世那天一樣。在我睡覺的當兒，周圍的事物都改觀了。我冷得直發抖，廳中的火要熄不熄的，父王的位子空著，寢宮的門緊閉，先前從裏面傳出的那駭人的號啕已經止息了。似乎才有過一場獻祭，因為聞得到殺牲的氣味，地上有血泊，大祭司也正擦拭著他那把聖刀。剛醒過來的我，頭昏昏的，竟然突發奇想，要去探看皇后。還沒走到寢宮的門，狐就一把抓住我。「孩子啊！等會兒。妳瘋了嗎？王上他——」

這時，門突然打開，父王走了出來。他臉上的表情把我嚇醒了，因為他氣得臉色發白。我知道他氣紅臉時，雖會大發雷霆，咆哮怒罵，但那真會出人命的，是他氣白臉的時候。「酒！」他的聲音並不大，這反而是惡兆。奴隸們即刻推出一個父王平日喜愛的男孩來，這是他們害怕時的慣常反應。這個男孩臉色和父王一樣慘白，穿著一身標緻的衣裳（父王喜歡童奴穿得漂漂亮亮的），他急忙將酒瓶和父王專用的酒盃拿來，踩到血泊時滑了一跤，整個人翻了個斛斗，把酒瓶和酒盃摔落了。剎那間，我的父親抽出匕首刺向他的腰，這孩子倒在染滿血和酒的地上，一命嗚呼。酒瓶被他一撞，滿地翻滾，在死寂中發出刺耳的噪音，這時我才發現大廳的地板多麼凹凸不平。（後來，我把它填平了。）

父王死瞪着他的匕首片晌，呆若木雞似的。然後，他緩緩走向大祭司。

「事到如今，你能為安姬說些什麼？」他問道，聲音依舊低沈：「你最好把她欠我的給還回來。我獻上的那些肥犢，你打算什麼時候償還？」停頓一下，他又問：「告

訴我，先知，如果我把安姬搗成粉末，又把你綁在鐵鎚和砧石之間，有什麼事會發生？」

大祭司面不改色。

「安姬都聽見了，王上，即便是現在。並且，她記性很好，你方才所說的，已足夠讓她降災在你後世子子孫孫的身上。」

「子孫，」父王說：「你還敢提子孫？」聲音依然平靜，但整個人却顫抖起來，他那冰封著的怒氣隨時可以潰決。這時他瞥見了那奴童的死屍。「這是誰幹的？」他問，轉眼看見狐和我，一下子整個臉漲得通紅。終於，咆哮從他胸腔決堤而出，大到可以震破屋頂。

「女的，女的！」他叫嚷道：「又是一個女的——有完沒完呢？難道天上患了女兒災，非得波及我？妳，妳——」他一把抓住我的頭髮，把我甩來甩去，又突然間鬆手放開，害我跌了個倒栽葱。雖然年幼，我知道這個時候不能哭。一陣暈眩過後，我看見他掐著狐的脖子。

「這說話沒頭沒腦的老傢伙，在我這裏白吃白喝已夠久了，」他說「事情這樣演變，當初若養條狗，恐怕還還本些。這種清閒日子，你休想再過了。明天就把他帶到礦坑去。這把老骨頭至少還可為我做十天工。」

大廳裏又是一片死寂。忽然，父王甩開雙手，跺脚哭喊道：「你看，你看，這麼一張張死面孔！你們在這裏目瞪口呆做什麼？真會把我逼瘋。滾！全部給我滾！」

我們全都奪門而出。

狐和我從廳東通往藥草園的小門出去。那時天已濛濛亮了，細雨霏霏。

「公公，」我抽泣著：「你快點逃，別讓他們把你帶到礦坑去。」

他搖搖頭。「我老得跑不動了，」他說：「同時，王上怎麼處置逃奴妳也知道。」

「但是，礦坑多可怕！這樣吧，讓我跟你一起逃，若是被抓到了，就說是我叫你逃的。只要我們一起越過那兒，便能逃離葛羅。」我指向陰山山脊，透過斜雨看去，那兒一片漆黑，山後則映著晨曦。

「傻孩子，行不通的，」他說，把我像小孩子一樣哄拍著。「他們會以為我想把妳拐去賣掉。不，要逃，就逃得遠些，但需要妳的幫忙。下頭靠河的地方，你認得的那種莖梗紫斑點點的植物，我需要它的根部。」

「你要其中的毒汁？」

「是的，（孩子啊！別哭得那麼傷心。）我不是常告訴你，人為了高貴的理由，憑着自己的意願選擇離開人世，再沒有比這更自然的了！我們把人生看作——」

「他們說這樣離世的人，到了陰間將永遠匍伏在穢泥中。」

「快別這麼說，妳難道還固守着野蠻人的信念？人死了之後，便與萬物同化。我豈應貪戀塵世？——」

「噢，我懂了，但是，公公，難道你打從心底不相信有關神和陰間的傳說嗎？你相信，你相信，你在發抖哩！」

「這是我的恥辱。是的，我的身體正抖著，但我不需讓它把我心中的靈明給抖掉。如果人生走到盡頭，這軀體還如此作弄我，我豈不是容忍它太久了嗎？真是苟延殘喘。」

「聽聽，」我說，「那是什麼？」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讓我恍然心驚。

「馬蹄聲，」狐說，緊眯著雙眼隔著雨絲窺探籬外的動靜，「已快到宮門了，按穿著看，是伐斯國派來的使節。這下子，王上又有麻煩了。你是否願意——哇，老天，來不及了。」因為門內已傳來呼聲：「狐呢？狐呢？快叫他到王上那裏去。」

「與其拉拉扯扯，不如大大方方去。」狐說，一面親我的眼臉和額頭，這是希臘規矩。但我跟著進去，決心面對面與父王攤牌，雖然還拿不準是要懇求他、咒詛他，或殺掉他。一走近棟樑室，我們便看見室內有許多陌生人，父王的喊聲從洞開的門傳出：「狐，我有差事讓你做。」瞥見我尾隨而至，他說：「妳這臉皮像臭奶浮渣的醜娃兒，給我滾回女房去，別在這裏攪局，把我們男人的早飯給混糟了。」

那一整天，我整個人莫名地驚悸著，從來不知連人間的事也能叫人如此懼怕。那種怕讓人覺得胸腹間空蕩蕩的。父王最後的那番話真令人放不下心，雖然聽來怒氣似乎已平息，但又隨時可再爆發。此外，我見過他許多殘忍的勾當，多數是在心平氣和時幹下的；他可以一時興起，拿人命開玩笑，又會突然想起自己暴怒時脫口而出的惡誓，馬上付諸行動。他確實曾經把宮中的老奴遣往礦坑去。同時，受驚的似乎不只我一人，葩姐又前來替蕾迪芙和我剃髮了，像母親去逝時一樣。她結結巴巴地敘述皇后如何死於難產，留下一個活著的女嬰，其實，聽見女奴們的號啕，我早就猜到了。我坐著剃髮，心裏想，若是狐必須死在礦坑，這頭髮就算是為他剃的。毫無光澤的幾撮枯髮躺在蕾迪芙一絡絡美麗的金髮旁。

黃昏時，狐來告訴我父王不再提礦坑了——至少目前沒有。一件令我向來厭惡的事如今却救了我們。近來，父王常把狐從我們身邊調開到棟樑室為他辦事。他發現狐會演算，能讀信、寫信（起初只會用希臘文，現在也會用我們的語文了），他的建議又比任何葛羅人的高明。這天，若非狐的指點，父王怎麼也想不出那招抵擋伐斯國的妙方。狐是個十足的希臘人；面對鄰邦或本國王公野心勃勃的要脅，父王只會答應或拒絕，狐却懂得怎樣答應得痛快淋漓，怎樣婉言拒絕得讓對方醞然接受，彷彿喝足了美

酒。他能讓弱敵相信你是他最好的盟友，讓強虜以為你的實力大過實際一倍。他太有用了，差到礦坑去簡直可惜。

第三天，他們把皇后火化了，父親把女嬰命名為伊斯陀。「很好的名字，」狐說，「真是好名字。按照你目前的程度，你該能告訴我同樣的名字希臘文怎樣稱呼吧？」

「公公，應該是賽姬①，意為『心』。」

宮裏一向不乏新生兒，到處爬著奴隸們的嬰孩和父王的私生子。偶而父王會怒罵道：「下三流的蠢種！別人還以為這是安姬宮呢！」他威脅要將成打的嬰孩像瞎狗一樣淹斃。其實，哪個奴隸若能把半數以上的女僕肚子睡大，他倒會私下竊喜，尤其生男孩的話（女孩呢？除非被他看上了，否則，一成熟，總是被賣掉；有的被送進安姬宮）。因為我有點喜歡皇后，所以，那天晚上，狐不再令我耽心後，我立刻去看望賽姬，結果在一小時之內，我脫離了平生所嚐到的最大驚悸，進入我一切喜樂的源頭。

這嬰孩長得很大，不像從她母親那羸弱的身軀生出來的，她的肌膚非常白嫩，讓你覺得滿室的色彩因她而相映生輝。她躺在那裏，呼吸聲那麼細微，比任何襁褓中的孩子安靜。

我看得入神，狐踮著腳進來，越過我的肩膀觀她。「衆神可以作證，」他喃喃道：「老糊塗如我者，也幾乎要相信你的家族確有神的血統。海倫剛出母胎時必定是這模樣。」

葩姐讓她吸一個紅髮僕娘的奶，這僕娘一臉陰鬱，和葩姐一樣嗜酒如命。不久我便把孩子接手過來，找了個非奴隸的婦人當她奶媽，這人是個農婦，誠實而健朗；此後，她們兩人便常出入我的寢室，日夜無間。葩姐樂得清閒，父王知道，却不在乎。狐對我說：「可別把自己累壞了，這孩子雖然美若天仙，帶起來也一樣會累。」我衝著他笑。那陣子我笑的次數比先前加起來多。累？樂在其中

的話，廢寢忘食都嫌不夠！至於我為什麼常笑，那是因為她老是笑咪咪的。賽姬不滿三個月就會笑。兩個月大前就認得我（雖然狐不相信）。

我的好日子就這麼開始了。狐對這孩子愛得不得了，真令人吃驚。我猜，從前，他還是自由人時，必有自己的女兒。現在，他十足像個祖父。我們三人——狐、賽姬和我——總是同進同出，無人干擾。蕾迪芙向來討厭上課，若非怕父王，她根本寧願與狐保持距離。如今，父王好似忘掉他有三個女兒，蕾迪芙因此如願以償。她愈長愈高，胸臀也逐漸豐滿，真是夠美的了，只是不同於賽姬的美。

談到賽姬的美——無論什麼年齡，美得恰如其分——沒有話說，凡見過她的人，不分男女，全都同意。她的美是那種當面不覺得，但回想起來便令人神往的那種。當她與你在一起時，你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彷彿是天底下最自然的事。正如狐津津樂道的，她「自然而天成」——是每個女人，或每件事物，應有的本樣，不像其他人或事物多少都略有差爽。的確，只要凝神注視她，剎那間你便相信這正是人原有的樣子。她使環繞在她四周的一切事物變得美好。當她踩過淤泥，淤泥就美麗起來；當她在雨中奔跑，雨就鑲上銀絲。當她拾起一隻蟾蜍——蟾蜍便化為俊美——對任何長相的動物，她都具有一種奇特的却又發自本心的愛。

無疑的，從前和現在一樣，一年按四季運行著，但記憶中，那時似乎只有春夏兩季。那幾年，櫻杏都提早開花，花期也比較長；至於花苞怎麼經得起風吹的，我並不清楚，只記得枝桠總是映著藍天白雲飄舞，它們的影子灑在賽姬身上，像流泉淌過山谷。我渴望作人家的妻子，好成為她真正的母親。我渴望自己是個少男，以便與她墜入愛河。我渴望她是我十足的，而非同父異母的妹妹。我渴望她是個奴隸，好讓我釋放她，給她富裕的日子過。

這時，狐已完全取得了父王的信賴，所以，他被容許在空閒時帶我們隨處去，甚至是宮外幾哩的地方。夏季，我們經常整天逗留在東南方的山頂上，俯瞰整個葛羅國並遙望陰山。我們放眼諦觀它那起伏的山脊，直到熟識每一陡峯和山坳，因為我們當中無人去過那兒或見過山外的世界。賽姬，這個反應靈快、喜愛思考的孩子，幾乎一開始便愛上了陰山。她為自己編了許多有關陰山的故事。「當我長大的時候，」她說，「我將是個偉大又偉大的女王，嫁給世上最偉大的國王，他將為我在那山巔造一間以黃金和琥珀砌築的城堡。」

狐拍手唱道：「真是比安卓米達②、比海倫，又比雅菲洛黛美麗。」

「講些吉祥話吧，公公。」我說，即使知道這會引起他的責備和嘲諷，但他的話像隻冰涼的手貼向我腰肢，讓我直打寒噤，雖然天熱得山岩發燙，手一摸便灼傷。

「天啊！」狐說，「你這樣說才不吉利。神的性情不是這樣的，在它裏頭，沒有嫉妒。」

無論他怎麼說，我知道這樣奚落安姬實在不妙。



• 3 •

好日子被蕾迪芙搞砸了。她向來滿腦子旖旎的幻想，現在更是放浪不羈了，三更半夜竟然和一位年輕的侍衛叫泰麟的，在葩姐的窗下談情說愛。葩姐酒醉醒來，一聽之下，這還得了，天生愛管閒事又多嘴饒舌的她，馬上跑去搖醒父王，父王臭罵她一頓，却把她的話聽進去了。他隨即起來，帶著幾位兵丁闖入花園去，給這對恍惚中的情侶一場猝然的驚嚇。嘈雜聲把整座宮裏的人鬧醒。父王叫來理髮師，當場把泰麟閹割了（傷口一癒合，泰麟就被賣到寧寇去）。這少年郎淒厲的痛嚎尚未化爲呻吟，父親已將矛頭轉向狐和我，把這整件事怪罪在我們身上。狐爲什麼沒把學生管教好？我爲什麼不看顧妹妹？結果下了一道嚴格的命令，從今以後，我們必須看住蕾迪芙，不准她個別行動。「隨便你們去哪裏、做什麼，我一概不過問，」父王說，「但必須把這狗娘養的帶著。狐，我警告你，在我未替她物色到乘龍快婿前，若讓她給人破了瓜，請小心你的皮，到時且看你們兩人誰叫得淒厲。還有，你這母夜叉，拿出看家本領來，我憑著安姬的名發誓，妳那張臉若不能把男人嚇跑，才真是奇蹟。」

蕾迪芙整個人給父王的震怒嚇扁了，她乖乖地聽話，整天隨著我們。然而，她對賽姬和我實在沒什麼感情，相處時，總是一下子打呵欠，一下子挑釁、揶揄。連賽姬這樣一個快樂、純真、乖巧的孩子（如狐所謂的「美德的化身」），都處處讓她瞧不順眼。有一天，蕾迪芙打她，我氣得失去理智，冷靜下來一看，人正騎在蕾迪芙身上，躺

著的她面部鮮血淋漓，脖子被我緊緊掐住。狐把我拉開，最後，想了個法子叫我們和解。

這樣，我們三人相處的美好時光，因著蕾迪芙的加入而遭到破壞。從此以後，打擊接踵而至，終於把我們全都摧毀了。

我和蕾迪芙打架的次年，是饑荒的第一年。那年，我父親先後向兩個鄰國的皇室提親，（狐告訴我的），但都被拒絕了。周圍列國的局勢正在波譎雲詭中，從前與凱發德的結盟原來是個陷阱。葛羅處境堪憂。

同一年，有件小事發生，讓我惴惴不安。狐和我正坐在梨樹後潛心研討他的哲學。賽姬一面哼著歌，一面穿過梨樹林，往御花園面向市街的角落踽踽而去。蕾迪芙跟著她。我兩眼盯著她們，傾耳聽狐講解。她們似乎跟街頭的某人交談著，不久，就回來了。

蕾迪芙帶著謔笑向賽姬膜拜，煞有介事地用沙淋撒自己的頭。「你們爲什麼不來膜拜女神呢？」她說。

「這是什麼意思，蕾迪芙？」我問，觥心她又惡作劇。

「你們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同父異母的妹妹已經被人奉爲女神？」

「伊思陀，她是什麼意思呢？」我問（自從蕾迪芙加入我們之後，我不再叫她「賽姬」。）

「說啊！妹妹，」蕾迪芙鼓噪道：「人家經常跟我說妳最誠實不過啦，妳不會否認自己剛被膜拜過吧？」

「不是這樣的，」賽姬說，「只不過是有個抱著孩子的婦人要我親她。」

「爲什麼呢？」蕾迪芙問。

「因爲——因爲她說我若親她，她的孩子會長得美麗動人。」

「因爲妳自己那麼美——別忘了她說的這句話。」

「伊思陀，妳親了她嗎？」我問。

「我親了她，她是個和藹可親的婦人，我喜歡她。」

「別忘了她後來放了一枝沒藥在妳腳前，向妳膜拜，又用沙撒自己的頭。」蕾迪芙說。

「這種事以前發生過嗎？伊思陀」我問。

「是的，有過。」

「幾次呢？」

「記不得了。」

「兩次嗎？」

「比這還多。」

「那麼，十次？」

「不，更多。我記不得了。妳爲什麼這樣瞪著我，有什麼不對嗎？」

「噢，這太危險，太危險了，」我說。「神會嫉妒的。他們不能忍受——」

「孩子，這根本無所謂，」狐說，「神本性裏沒有嫉妒這回事。那些神——妳向來耽心的那些神——根本是詩人的謊言和迷信。這點我們已經討論過一百次了。」

「 Γ Ψ Γ \times Γ ！」蕾迪芙打了個呵欠，她正仰躺在草坪上，兩腳朝天踢著，直到整個下肢裸裎在外面（她這樣做，純粹爲了戲弄狐，因爲他老人家非常保守）。「喲！有個同父異母的妹妹是女神，又有個奴隸作參謀。葛羅未來的女王會是誰呢？安姬對我們這一位新封的女神作何感想，我倒是很好奇。」

「要知道安姬怎麼想可不容易。」狐說。

蕾迪芙翻過身來，兩腮靠在草上抬眼觀他，「但要知道安姬的祭司怎麼想並不難，讓我試試，好嗎？」她輕聲地問。

昔日我對大祭司的一切懼怕，以及對未來莫名的恐懼，一下子錐心刺來。

「姊啊！」蕾迪芙對我說：「把妳那條鑲著藍色寶石的項鍊給我，就是母親留給妳的那條。」

「拿去吧！」我說，「一進宮內，我就找給你。」

「你呢？奴才，」她對狐說：「請識相些，叫父親快把我嫁給哪個王；必須是個年輕、英勇、鬚色黃潤，精力旺盛的。只要你們兩人關在棟樑室內密謀什麼，我父親全都聽你的。誰都知道你才是葛羅真正的國王。」

後一年，國中有了叛變，起因是父王閹割泰麟的事。泰麟本人的家世並不顯赫，父王認爲他的父親沒有足夠的權勢爲他復仇。但是泰麟的父親結合了勢力比他強大的貴族；於是，西北境內約有九位諸侯起兵討伐我們。父王親自上陣（當我看見披盔甲的他騎馬揮塵而出，幾乎對他產生從未有過的敬愛），雖然叛軍被擊潰，但是雙方傷亡慘重，對於敗卒，父王更是趕盡殺絕。這件事留下了難以彌補的裂痕，葛羅處處散發著血腥味；一切蕩平之後，我們的國力大不如昔。

那年是饑荒的第二年，瘟疫的開端。秋天時，狐也染上了，差點回生乏術。我沒法看護他，因爲狐一病倒，父王便說：「小妮子，現在妳會讀會寫也會說希臘文了，我有差事讓妳做，妳必須補上狐的缺。」所以，大部分時間我都在棟樑室，那時恰有許多事務需要攝理。雖然狐的安危讓我憂心忡忡，與父王共事却沒我想像中的可怕。漸漸的，他不那麼恨我了。終於竟能友善地對我說話，像一個男人對另一個男人那樣，雖然其中沒有半點兒愛。我因此知道他處境的困窘。鄰近的王族沒有一個願娶他的女兒，也沒有一個願把女兒嫁給他，根據法律，我們又不可與平民通婚。貴族們爲著王位繼承的事已竊議良久。處處埋伏戰機，我們無力還擊。

看護狐的是賽姬，不管人如何勸止。誰若擋著不讓她進狐的門，她就打誰、咬誰；因爲她身上也流有父親那剛

烈的血液，只不過她的怒火全為善而發。狐終於戰勝了瘟疫，比從前顯得蒼白、瘦削。那凌虐我們的神抓住這個機會，開始施展他詭譎的伎倆。狐的復原和賽姬看護他的經過一下子傳出宮外，有葩姐這大喇叭便夠了，又加上成打的長舌婦。傳說演變成只要美麗的公主伸手一摸，癘疾立刻痊癒。兩天之內，全城有一半的人簇擁到宮門外——那些勉強從病榻撐起的「稻草人」、已經老態龍鍾却仍想苟延殘喘的人、嬰孩、進入彌留狀態被連床抬來的人。我站在上拴的窗後觀看他們，又怕又同情；汗臭味、大蒜味、瘟疫味，和著髒衣服的味道陣陣傳來。

「伊思陀公主，」他們喊道：「把那手一摸便能醫治百病的公主帶出來吧！我們快死了，救救我們，救救我們啊！」

「麵包，」另一羣聲音叫道：「打開國王的穀倉！我們快餓死了。」

這是起初的情景，那時羣衆還站在離宮門不遠的地方。但是，他們逐漸向前推進，不久便急急捶打宮門。有人吶喊：「拿火來！」背後羸弱的聲音却仍繼續呻吟：「救救我們，救救我們，手能醫治百病的公主啊！」

「她必須出去，」父王說，「擋不住他們的。」（衛兵中有三分之二得了瘟疫）。

「她真能治癒他們嗎？」我問狐。「是她使你復原的嗎？」

「有可能，」狐說。「也許自然容許某些人的手有醫病的能力，誰知道呢？」

「讓我出去吧！」賽姬說。「這些人是我們的子民。」

「我們的屁！」父王說，「哪天被我逮到機會，準叫他們為今天的暴動付出代價。快點，把小妮子給打扮好。她是夠美的了，若有神助。」

他們為她穿上了皇后的儀服，頭頂戴了華冠，然後打開宮門。我心中的滋味真是難以言宣，雖然沒掉淚，想哭的衝動却壓迫著整個腦門。即使現在想起那天的情景，同樣的感覺依然湧生。她好像一具挺直、瘦削的幽靈，從黝黑、陰涼的宮中走入灼熱、充滿病毒的白晝。

門一打開，羣衆隨即向後退，一個擠壓另一個。我想他們以為會衝出一隊携槍帶矛的兵丁來。但是瞬間之後，所有的呻吟和叫嚷都平息了。羣衆中的漢子（包括許多女人）全都跪下來。她的美，大多數人未曾見識過的美，把他們全給震懾住了。接著簌簌之聲此起彼落，先是啜泣，後來竟爆發成號啕痛哭。「這是女神下凡，女神下凡！」其中有一道脆亮的女聲響起，「她是安姬的化身。」

賽姬緩慢、肅穆地走進齷齪的羣衆中，好像一個傳道的孩子。她不斷伸出手觸摸這人、那人。他們匍伏在她腳前，親她的腳和衣邊，甚至她的影子和她踩過的地面。她繼續摸下去，似乎永遠摸不完，羣衆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愈聚愈多。也不知摸了幾個時辰，空氣愈來愈污濁得連站在柱廊下的我們，都聞得到濃濃的臭味。整片大地和穹蒼因久候雷雨不至而絞痛著。我看見賽姬臉色愈來愈白，依然顛踉前行。

「父王，」我說「她會把命送掉。」

「沒辦法啊，」父王說，「她一停，這些亂民就會把我們全殺掉。」

終於羣衆都散開來了，大約是日暮時分。我們把她扶上床，第二天，她便發起高燒。但是，她撐過來了。病勢起伏時，她喃喃惦念著陰山山脊，那用黃金和琥珀砌築的城堡。最危急時，她的臉上看不見死亡的影子，彷彿死神不敢接近她。當她體力恢復之後，整個人出落得比從前更美，稚氣全脫，新添一種凜凜神采。狐詠誦著：「難怪特洛伊人和希臘人會為一個女人對陣廝殺那麼久。她實在像

極了長生不老的仙女。」

城中的病人有的死了，有的復原了。復原的是否賽姬摸過的那些，只有神知道；但是，神默然不語。起初，人們毫不懷疑。每天早晨總有許多供物擺在宮門外獻給賽姬：沒藥枝、花冠，不久又有供奉安姬專用的蜂蜜糕和鴿子。「這樣妥當嗎？」我問狐。

「我本該提心吊膽才對，不過，安姬的大祭司也染上了癘疾，目前正在療養當中，大概不會對我們採取不利的行動。」狐說。

這陣子，蕾迪芙變得非常虔誠，常到安姬宮去獻祭。狐和我特別安排一個可靠的老僕人陪她前往，免得她製造風波，我猜她是去求安姬賜給她如意郎君，自從父王把她交給狐和我之後，行動失去自由的她更是渴想出嫁。每天能因此離開我們的視線一小時，對她和我們都是樂事。不過，我警告她不可在路上與人搭訕。

「姊姊啊，請妳放心，」蕾迪芙說，「妳明知道他們所崇拜的不是我。我又不是什麼女神。見過伊思陀的男人，不只對妳不屑一顧，對我也一樣。」



• 4 •

在這之前，我對一般老百姓並不瞭解。這也就是為什麼人們對賽姬的崇拜一方面讓我感到害怕，另一方面却又使我覺得快慰。因為我心中非常惶恐，常想安姬到底會採取什麼超自然的手段，懲罰奪取她光彩的凡人？而大祭司和城中的政敵（我父親有太多仇人了！）又會如何脅迫我們——用口舌、石塊和槍矛？對抗拒後者而言，羣衆對賽姬的擁戴，在我看來，無疑是層保護。

好景不常。首先，起鬨的民衆發現宮門未如想像中戒備森嚴，只要嘖嘖幾聲，便能叫它打開。賽姬的熱尚未退，他們又聚集在宮門前嘶喊道：「米，米啊！我們快餓死了。打開國王的穀倉！」這回，父王給了他們些許。「不可再來要了，」他說，「再無餘糧給你們了，我可以向安姬發誓。你們想想也知道，地若不生五穀，我有辦法叫它生嗎？」

「地為什麼不生五穀呢？」羣衆後頭傳出一道聲音。

「王，你的兒子呢？」另一道聲音問，「王子呢？」

「伐斯的國王有十三個兒子，」又有一道聲音說。

「王不生育，地就不生產。」第四道聲音說。這回，父王認出是誰說的，隨即向身旁的弓箭手之一點頭示意。霎那間，箭已穿透那人的喉嚨，羣衆抱頭鼠竄。這樣做真是愚蠢；父王要不就寬容他們，否則，最好把亂民全部解決掉。不過，有句話父王說對了，我們再無餘糧分給百姓了。這是飢荒的第二年，穀倉裏只剩下穀種。甚至在宮裏，我們已靠蕪菜、豆餅和淡啤酒充飢。要找點營養的東

西讓復原中的賽姬吃，都需費盡工夫。

接著又發生了一件風波。賽姬痊癒之後，我也卸下了棟樑室的差使（狐已復職視事）。這天，正打算出宮去找蕾迪芙，了却近來常讓我掛心的事。父王不管自己是否整天把我留在棟樑室料理公務，反正想起來便怪我沒看好蕾迪芙。我遇見她時，她正從安姬宮回來，葩姐陪著她。這些天來，葩姐和她簡直如膠似漆，成天膩在一起。

「妳根本不必找我，獄卒姊姊，」蕾迪芙說。「我夠安全的了，有危險的不是我。妳那同父異母的寶貝妹妹呢？小女神跑到那裏去了？」

「最可能在花園裏，」我說，「至於說『小』嗎？別忘了她比妳高半個頭。」

「真對不起喲！我可是冒犯了女神？她會用雷劈我嗎？是的，她真高，高到能讓人遠遠看見她——半個時辰前，在市場附近的小巷裏。王的女兒通常不宜單獨在後街逛來逛去的，至於女神嘛……我想，無所謂吧！」

「伊思陀一個人跑到城裏去？」我問。

「當時，的確只有她一個人，」葩姐饒舌道：「她拉著裙子的下擺急步走著。像這樣……像這樣。」（葩姐不擅長模仿，却老喜歡模仿，這是我從小便記得的。）「我本想尾隨她，但這不怕死的小妮子走進了一道門……」

「好了，好了，」我說：「這孩子應該謹慎些。不過，她不會惹禍的。」

「不會惹禍？」葩姐說，「誰知道呢？」

「妳瘋了嗎？奶媽，」我說：「六天前人們還奉她為神明哩！」

「這我可不知道，」葩姐說（她其實清楚得很）。「但是，今天沒有人會再敬拜她了。她那麼又摸又祝禱的，蠻像回事似的。但是，沒用啦！瘟疫比以前沈重了，昨天死了一百人，這是鐵匠太太的小叔告訴我的。大家說，經

她一摸，非但有病的沒治好，沒病的也給染上了。有個女人告訴我，她的老爸爸被公主摸過後，他們還來不及把他抬回家，便在半路上死掉了。他並不是唯一的例子。如果老早聽我的話……」

至少我沒再往下聽，我走到陽台上往城裏的方向張望了約莫半個時辰。我注意到柱子的影子逐漸挪移了位置。這是我第一次發現打從斷奶以來便瞭若指掌的事物如何剎那間變得陌生、離奇，像敵人一樣。最後，賽姬出現了，她看來非常疲憊，却快步走著。她抓住我的手腕，吞著口水，像哽咽失聲的人，一口氣把我拉回寢宮。然後，她讓我坐上椅子，跪在我跟前，臉俯在我膝上。我以為她在哭，但當她終於把頭抬起來時，臉上並無半點淚痕。

「姊姊，」她說，「錯在那裏呢？我是說，我自己。」

「妳，賽姬？」我說，「沒有啊！這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他們叫我『遭天譴的』？」

「誰敢？讓我割掉他的舌頭。你到底去了什麼地方？」

原來，她一聲不響就往城裏去（我認為這是再愚昧不過的事）。有人告訴她，她的奶媽，從前我僱來餵她奶，現在又住回城裏的那位農婦，染上熱病快死了。賽姬去她住的地方摸她——「因為大家都說我的手能治熱病嘛，誰知道呢？說不定是真的。我覺得它們似乎真有治病的能力。」

我告訴她這樣做是錯的。話一出口，這才發現生病之後的她突然長大許多，因為她接受責備的態度不再像小孩一樣，也不再孩子氣地為自己辯護，而是用一種肅穆的眼神，靜靜看著我，彷彿她比我年長。這使我不禁一陣心痛。

「誰咒詛妳呢？」我問。

「我離開奶媽家前，什麼事都沒發生；除了街上的人沒向我致敬之外。不過有一兩個婦人在我路過時，拉起裙腳急步走開。總之，在回宮的路上，先是有一個男孩——十分可愛的孩子，不到八歲的樣子——瞪了我一眼，往地上吐了一口痰。『噢，太沒禮貌了！』我說，笑著伸手過去想摸他。他對我扮了個鬼臉，然後忽然膽怯起來，又叫又嚷地跑進屋裏去。後來，我又走了一段闖無人影的路，直到又碰見一撮人。我走過時，他們也向我扮鬼臉，在我背後指著說：『遭天譴的！遭天譴的！她胆敢自命為女神。』有個人甚至說：『她自己就是天譴。』接著，他們便向我丟石頭，我沒有被打到，但必須急急跑開。他們是什麼意思呢？我什麼地方對不起他們？」

「對不起他們？」我說：「你醫治他們、為他們祈福，甚至讓他們的骯髒病染上身來，而他們竟然這樣報答你。噢，我恨不得將他們碎屍萬段！起來，孩子，讓我去吧！即使是現在，我們仍是公主。讓我找父王去。他也許會鞭打我，揪我的頭髮，隨他便；但他必須知道這件事。給他們麵包，哼！瞧我對付——」

「冷靜點，姊姊，冷靜點，」賽姬說：「我受不了他打你。而且，我累了，也餓了。說了，妳可別生氣，方才妳說話的神情實在像極了父王。讓我們定下心來吃頓飯吧，就只有妳和我。禍事好像將要臨頭——我有這預感已經好一陣子了——不過，今晚還能平安無事。讓我擊掌召來妳的侍女。」

雖然那一句「妳實在像極了父王」，從她的口中說出，使我聽了心如刀割，直到現在，偶而想起，傷口仍會隱隱作痛。但是，我還是順著她的意息了怒。我們一起吃晚飯，嬉笑間把一餐殘羹敗餚吃得津津有味，心情算是開朗多了。有一件事是神無法從我身上奪走的——整個晚上，她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一言一語，全都清晰印在

我腦際。

無論我心裏如何預感，第二天，災難仍未臨到，接連過了幾天，什麼事也沒發生，除了葛羅城每下愈況之外。舍尼特河這時只剩下一條涓涓細流，淌在一個個小水窪間；河床一片乾涸，到處躺著發臭的屍體。魚死了，鳥死了或飛走了。牛不是死了，便被宰了，或者連宰都不值得了。蜜蜂死了。四十年來消聲匿跡的獅子又越過陰山山脊，把我們僅餘的羊給攔走了。瘟疫沒完沒了。這些天來，我等著、傾耳聽著，得空使用心觀察每個進出宮中的人。父王找來許多事讓狐和我在棟樑室忙；對我，這倒使日子好過些。每天從鄰國不斷有信使來，要索些不可能又彼此矛盾的事，不是挑起從前的仇隙，便是索討舊日的允諾。他們無不知葛羅所面臨的困境，卻個個環伺著我們像蒼蠅和烏鴉盯著垂死的羊不放。父王每個早上總要暴跳如雷幾次。每當發作起來，不是打狐耳光，便是揪我耳朵或頭髮；平靜下來時，兩眼汪著淚水，對我們說話像個求援的孩子，完全不像與臣民商議國事的君王。

「被困住了！」他會說：「完全沒有出路。他們將一寸一寸凌遲我。我作了什麼孽？這些災殃一下子全降在我身上。這輩子，我何時不敬畏神？」

唯一好轉的是，瘟疫似乎從宮中撤離了。我們損失了許多奴隸；兵丁倒好，只有一人死亡，其餘的都已回到崗位。

後來，我們聽說安姬的祭司也病癒了。他病了好長一段時日，有回稍見起色，又重新染上，這樣幾番折騰，竟能活過來，真是奇蹟。原來，很奇怪又很不幸的，這次的瘟疫，年輕人的死亡率遠勝過老年人。當我們聽到他病癒的第七天，安姬的祭司入宮來了。父王和我同時從棟樑室的窗戶看見他走來，說：「這個臭皮囊帶了半隻軍隊來，不知有什麼企圖？」果然，他的轎子後面冒出許多槍矛；

安姬宮有自己的衛兵，他帶了不少人來。他們放下槍矛站在宮門一段距離的地方，只有轎子被抬進陽台。「他們最好原地站立，不要再走近。」父王說：「這是叛變呢？還是示威？」他接著傳話下去給他的侍衛長。我不認為他預見將有一場火拚，不過，年輕氣盛的我倒希望拚一場你死我活。我從未見過男人拚鬥過，像多數女孩對這事全然無知一樣，我非但不害怕，反而喜歡它帶來的刺激。

轎夫放下轎子，安姬的祭司被抬出來。他已經又老又瞎了，由兩個廟中的少女在前面引路。這些女孩子，我以前見過的，但都是憑著安姬宮中昏黃的炬光。在光天化日下看她們，真是有點奇怪，鑲金的胸衣、向頭兩旁平伸的假髮，彩繪得像木頭假面的臉。只有祭司和這兩位少女進宮來，他的手分別搭在她們肩上。他們一進宮，父親馬上叫人把門關上、拴緊。「這隻老狐狸如果心懷不軌，大概就不會來自投羅網，不過，我們得當心點。」他說。

廟中的少女把祭司引進棟樑室，有人特別為他抬來一張椅子，扶他坐上去。他幾乎喘不過氣來，坐了一會兒才張口說話，兩頷微動如嚼著什麼，像所有老人一樣。兩位少女各自僵立在椅子旁邊，假面似的彩臉上兩個眼睛木然平視前方。高齡的氣味、少女身上油彩和薰香的氣味、安姬宮的氣味瀰漫了整座廳。一切變得神聖起來。



• 5 •

父王說了幾句歡迎大祭司的話，恭喜他病體康復，又呼人拿酒敬他。大祭司伸手阻擋，說：「王上，且慢，我發下重誓，在沒有傳話給你之前，絕對不沾酒食。」他一板一眼說出，雖然聲音微弱。我注意到他比病前羸瘦許多。

「隨你高興，安姬的僕人，」父王說：「你有什麼話要對我說？」

「王上，我是替安姬，替葛羅所有的民衆、長老和公卿傳話。」

「他們聯合起來派你傳話？」

「是的，昨晚我們大家——應該說所有代表——都聚集在安姬宮，澈夜商議直到天亮。」

「你們大家？活得不耐煩啦！」父王皺著眉說：「沒有國王的命令私下聚議，這倒是新花樣；更時新的是竟然沒通知國王參加。」

「沒有理由通知你，王上，因為我們聚集不是為了聽你訓話，而是為了決定怎麼叫你聽話。」

父王的臉青一陣白一陣。

「一聚之下，」大祭司說：「我們全盤檢討接二連三的災殃。先是饑荒，現在還方興未艾，接著是瘟疫，再來是乾旱，第四呢？讓人成天提心吊胆最遲明年必會入侵的敵軍，第五是獅子，最後呢？王上，你生不出一個兒子來，這點最討安姬厭——」

「夠了，夠了，」父王喊道：「你這老渾蛋，你難道

以為我需要你或其他的冒牌傢伙指出我的肚子那裡痛？討安姬厭？是嗎？那她為什麼坐視不顧？她從我這裏得到無數的牛啊羊的，這些祭牲流出的血夠讓一條船漂起來。」

大祭司抬起頭來，盯著父王瞧，雖然眼睛看不見。這一下，倒讓我看清了他消瘦之後的面容。他看起來像隻蒼鷹，使我比以前更怕他。父王垂下眼瞼。

「只要境內不潔淨，再多的牛羊也討不了安姬的歡心，」祭司說：「我已經侍奉安姬五十——不，六十三——年了，有一件事清楚得很，她絕對不會沒來由地動怒，如不把怒因拔除掉，無法叫她息怒。從我替你祖父、父親獻祭以來，一直都是這樣。遠在你未登基之前，曾有一回，我們被伊朮國打垮了，那是因為你祖父的軍隊中有一个人把他的妹妹睡大肚子，又把生下的嬰兒殺了。他是遭天譴的那位，我們終於把他找出來，拔除他的罪，這事之後，葛羅的軍隊便像趕羊羣一樣的把伊朮軍隊逐出國境。你父親大概也親口告訴過你，由於一個小婦人咒詛安姬的兒子——陰山之神，因此引來了一場水災。她便是那遭天譴的人。我們找出她來，拔除了她的罪，舍尼特河馬上退岸。如今，與這些相比，臨到葛羅的災殃是我記憶中最慘重的。因此，昨晚在安姬宮我們全說：『必須把那遭天譴的人找出來。』雖然在座的人知道有可能便是他自己，誰也不反對。連我也不反對，即使那遭天譴的可能是我，或你，王上。我們全都知道只要境內一天不潔淨，我們的災難便無止盡。我們必須替安姬報仇。單靠獻牛獻羊不能叫她息怒。」

「你的意思是她要人？」父王問。

「是的，人。」祭司說：「男的，或是女的。」

「如果他們以為我這時有本事擄個戰俘來，那才真是腦筋出毛病。這樣吧，下回我逮到小偷時，就交出來讓你們把他宰了祭安姬。」

「這樣還不夠。王上，你明知道，我們必須找出遭天譴的那人，遵照「大獻」的儀典將他（或她）處死。小偷與牛羊有什麼分別？這又不是平常的獻祭。我們必須施行「大獻」。獸又出現了。每當牠一出現，我們必須行「大獻」，換句話說，必須把遭天譴的人找出來。」

「獸？我可是第一次聽說。」

「也許吧！做王的人總是孤陋寡聞，連宮裏發生的事都不知道。我却聽見了。許多夜晚我未曾闔眼，靜候安姬向我說話。她告訴我許多發生在境內讓人害怕的事，譬如人自命為神，奪取神的光彩——」

我轉眼看狐，噘起嘴無聲地對他說：「蕾迪芙。」

父王在廳中來回踱步，手握在背後，指頭動個不停。

「你真是老糊塗！」他說：「獸是我祖母編的故事。」

「或許是這樣，」大祭司說：「因為獸最後一次的出現是在她那個時代。當時，我們行了大獻，牠就消失了。」

「誰見過獸？」父王問：「牠長得怎樣，嗯？」

「王上，連就近看過牠的人都說不上來。許多人是近來才見到牠。你自己在陰山上的司牧官曾於獅子首度犯境的那晚看見獸。他用燃著的火把攻擊獅子，就在火光中，他看見獸——站在獅子後面——黝黑而龐大，非常可怕的形狀。」

大祭司正說著的時候，父王踱到我和狐的案前來，桌上擺著書寫工具和石板。狐從凳子的另一端滑近父王，向他耳語。

「說得有理，狐」，父王輕聲說，「講出來啊，讓大祭司聽聽。」

「遵命。」狐說：「司牧官的說法很有問題。如果有人拿著火把，獅子的後面必然出現一具大黑影。這人剛從夢

中驚醒，把影子當怪物。」

「這就是所謂的希臘智慧嗎？」大祭司說：「可是，葛羅人不採納奴隸的建議，即使他是王上的寵幸也不例外。如果那天看見的獸是影子，又怎麼樣呢？王上。許多人說牠「是」影子。哪天這影子開始往城裏來，就有得你好看了。你身上流著神的血液，自然天不怕地不怕，但一般老百姓呢？他們會恐懼到連我也鎮壓不住，搞不好起鬨放火燒你的宮室，燒之前，先把你拴在裏面。夠聰明的話，還是行大獻的好。」

「祭典的詳細步驟是什麼？」父王問：「我這輩子還未有過。」

「大獻不是行在安姬宮內，」大祭司說：「犧牲者必須獻給獸。往奧秘處看，獸就是安姬，或安姬的兒子——陰山之神；或同是兩者。犧牲者被帶到陰山上的聖樹那裏，綁上樹後，單獨留下。這時，獸就會出現。你方才說要拿小偷偷數，這會得罪安姬。在大獻中，犧牲者必須是純全無瑕的。因為，按神的話說，這樣獻上的男人要給安姬作丈夫，女人則給安姬的兒子作妻子。兩者都稱作「獸的晚餐」。當獸是安姬時，牠與男人睡覺，是安姬的兒子時，便與女人睡覺。無論牠是誰，一撲上來，便狼吞虎嚥……有許多不同的說法……許多神話故事……許多奧秘。有人說狼吞虎嚥便是愛的表現，因為按神的話說，一個女人若與男人睡覺，便是吞喫他。這也就是為什麼你說要以小偷、年老力衰的奴隸、或戰俘作為大獻的犧牲，是多麼離譜的事。甚至國中最好的人都不配擔任這角色。」

父王的前額全汗溼了。神的事所引起的肅穆、詭譎和恐怖氣氛在廳內醞釀，愈來愈濃。忽然，狐爆出聲：「王上，王上，聽我說！」

「說啊！」

「你難道沒發覺？王上，」狐說：「祭司胡說八道。」

說什麼影子是獸，獸是女神又是男神，愛就是吞喫——六歲的孩子說的話比這還合邏輯。幾分鐘前說這恐怖大獻的犧牲必須是那個遭天譴的人，也就是全地最邪惡的人，獻祭他，等於是替神施行懲罰。現在，又說他是全地最良善的人——純全無比的犧牲——當作一種報償許配給神。問他，他到底意味著什麼？怎麼可能兩種性質同時存在？」

當狐啓口時，如有任何希望從我心中竄生，這下全幻滅了。這樣爭辯根本無濟於事。我非常瞭解狐當時的心境；他被祭司的謬論給惹火了，一下子氣昏了頭，連賽姬的安危都拋諸腦後。（我發現，任何人，不只是希臘人，若腦筋清楚又口舌流利，極容易作出同樣的反應。）

「今天早上我們可是澈底領教了希臘智慧，不是嗎？王上」大祭司說：「這類的話我早就聽過了，不需要一個奴隸來教我。他這番辯論聽似高妙，却喚不來雨長不來米穀；獻祭却能。這種辯論能力也未帶給他不怕死的勇氣。今天，他所以淪為你的奴隸，正因為在某一戰役中，他丟下了武器，寧可讓人捆綁，帶到異域賣掉，也不願槍矛穿心而死。至於瞭解與神有關的事呢？他那希臘智慧是幫不上忙的。他想把什麼事都看得一清二楚，好像神只不過是寫在書上的字。王上，我與神交涉已有三代之久，深知他們令人望而目眩；神的靈隨處進出，如潮漲落；神的事，說得愈清楚就愈離譜。哪一處神宮不是黝黝暗暗的？我們從神所得的是生命和力量，不是知識和言語。神聖的智慧並非清淡如水，而是暗濃似血。為什麼遭天譴的人不可以是至善又是至惡的？」

說著，說著，大祭司的臉愈來愈像一隻猙獰的鳥，與擺在他腿上的鳥形面具恰好相映成趣。他的聲音雖不宏亮，却不再像老人般顫抖著。狐則弓背坐著，兩眼盯住桌面。我猜，被俘的往事，經人一擲揄，他的心頭彷彿有舊瘡疤被熱鐵烙上一樣。那一片刻，我真想把大祭司絞死，

封狐爲王，只可惜我沒這權力；不過，在這場爭辯中，強者是誰，一看便知。

「好了，好了，」父王說，腳踱得更快，「你們說的也許都對。我既不是祭司又不是希臘人。我，人們經常告訴我，我是王。你話還沒說完吧，接下去呢？」

「因此，我們決定，」大祭司說：「找出遭天譴的人。我們開始卜籤。首先問是否應在平民中找。籤答：『否』。」

「再來呢？快說啊！」父王急道。

「我不能說得再快了，」大祭司說：「總該讓我喘口氣。」接著，我們問可否在長老中找，籤答：『否』。」

父王的臉，顏色莫名，又青又紅；這時，他正是憤怒、恐懼交加，包括他自己在內，誰都不知道那一種情緒會佔上風。

「我們又問是否可在王卿中找，籤答：『否』。」

「你們接著問……？」王挨近大祭司，低聲問。

大祭司說：「我們接著問：『在王的家中找嗎？』籤答：『是』。」

「嘖，」父王喘著氣說：「嘖，正被我料中了。打從一開始我便嗅到了。真是篡逆新招啊！反了！」然後提高聲音，「反了！」下一瞬間，他已走到廳門往外大嚷：「反了！反了！侍衛們保持戒備！巴狄亞戒備！禁衛們呢？巴狄亞呢？去把巴狄亞叫出來。」

一陣急步聲，鐵器哐啷哐啷碰撞，侍衛隊趕來。巴狄亞，侍衛隊隊長，相貌老實的一個人，走了進來。

「巴狄亞，」王說：「今天門外有許多人。該帶多少人，你自己決定，去把門外那些持矛站著的逆賊，一個個替我宰了，不是嚇跑，而是宰掉，懂吧？一個也不留。」

「殺掉廟卒？」巴狄亞問，看看父王，又看看大祭司，最後又看回父王。

「廟鼠！廟烏龜！」父王嚷道：「你聾了嗎？嚇破胆了嗎？我——我——」氣得說不出話。

「這是下下之策，王上，」大祭司說：「整座葛羅城已都武裝起來了。王宮的每道門外都站著一隊武裝人馬。你的侍衛隊人數僅及他們的十分之一。並且，侍衛們不敢出手。你敢和安姬交鋒嗎？巴狄亞。」

「你會見風轉舵嗎？」王問：「我養了你這麼多年，那天在瓦瑞林可是我用盾護住了你的命。」

「那天你的確救了我一命，王上，」巴狄亞說：「這是我永遠承認的。願安姬派我多多爲你効命（明年春天或許有機會。）只要一息尚存，我矢志効忠葛羅王和葛羅的衆神。不過，若是王和神相爭，最好是你們大人物間私下和解。我不與王權或神靈作對。」

「你——你簡直像個女人，」父王尖聲罵道，像吹響笛。接著又說：「滾吧！等會兒再找你理論。」巴狄亞行個禮，走了；從他的臉上，你可以看出他根本不在乎這羞辱，好像一條大狼狗面對小狗虛張聲勢的挑釁。

門再關上，父王蒼白著臉默不作聲，猝然間抽出他的匕首（就是賽姬出生的晚上刺死侍童的那把），三個箭步走到大祭司跟前，把兩位少女推開，刀尖一下子刺透祭司的衣袍，觸到他的肌膚。

「老渾蛋，」他說：「使出你的絕招吧，嘿，這把刀的滋味如何，癢癢的，是不是？這裏怎麼樣？這裏呢？一把刺進你的心嘛？還是慢慢錐？這下子可隨我高興了。外頭也許有一大羣蜂，蜂王却在這裏。這會兒，瞧你怎麼辦？」

單就人間的事論，我從未見過比祭司的冷靜更神奇的事。遑論匕首，只要是有人用手指戳向你的兩肋間，任憑誰都難面不改色。祭司却泰然自若，把著扶椅的手並無抓緊的跡象。他頭動也不動，用原來的聲音說：

「戮進去吧，王上，快慢隨你高興，對我都一樣。不過，不管我死我活，大獻是一定要進行的。我到這裏來，憑藉的是安姬的神力。我活著便是安姬的代言人。其實，或許更久些。祭司是不會完全死滅的。如果你殺了我，我會更常進宮來，不分白晝、黑夜。別人也許看不見我；我想，你會看得見。」

這真是再糟糕不過了。狐常教我把大祭司想像成一個十足的陰謀家，喜歡玩弄政治權術，常常假借安姬的口吻擴張自己的權力、土地，迫害自己的對敵。我覺得並非這樣。他非常相信安姬與他同在。瞧他坐在那裏——命在刀口，瞎了的眼却眨都不眨，定定凝視著父王，面目表情如蒼鷹——連我都相信安姬與他同在。我們真正的敵人實在不是凡人。廳裏充滿了神靈，肅穆得令人顫慄。

像野獸一樣呻吟、咆哮，父王轉身走離大祭司，整個人跌坐在椅子上，靠著椅背，兩手摩搓過臉龐，又摩搓著頭髮，累壞了似的。

「接下去呢？把它說完，」他說。

「後來，」祭司說：「我們問遭天譴的是不是王上，籤答：『否』。」

「什麼？」父王說：（以下是我一輩子覺得最可恥的事。）他的臉一下子開朗起來，只差沒笑出聲。我以為他一直都知道箭頭指的是賽姬，所以，一直替她擔心著，想盡力保護她。原來，他並未想到賽姬，也未想到我們其他人。我竟然一直相信他是個面對爭戰勇氣十足的人。

「繼續，繼續，」他說。他的聲音已經變了，變得脆亮許多，好像突然年輕了十歲。

「籤占出你最小的女兒，王上。她便是遭天譴的人。伊思陀公主必須作大獻的犧牲。」

「這就難了，」父王說，很沈痛的樣子，但我知道他在演戲，不想讓人看出他終於鬆了一口氣。我急得失去理

智，剎那間，已撲到他跟前，像求情的人一樣抱住他膝蓋，嘴裏不知嘟囔些什麼。我哭著懇求，叫他爸爸，這是我從未用過的稱呼。我相信這一插曲頗讓他開心。他試著踢開我，看我還是緊抱著不放，身子在地上滾來滾去，臉和前胸都擦傷了，終於站起身來，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提起來，然後傾全力將我摔開。

「妳！」他喊道：「妳這臭妮子、娼婦、賣春藥的，竟敢在男人面前插咀！神堆在我身上的愁苦、災難還不夠嗎？還要妳來抓我、煩我？稍微讓妳一下，恐怕還咬我一口呢，瞧瞧妳那張臉有多兇，像隻發威的母狐狸。再這樣撒野下去，就把妳送到侍衛房去挨揍。安姬啊！難道鬼神、獅子、獸影、亂民、懦夫還不夠折磨我，還要加上這個臭妮子？」

他真是愈嚷愈得意。我在昏暈的邊緣，不能哭，不能說話，也站不起來，隱約聽見他們商議著祭殺賽姬的過程。先是把她囚禁在自己的寢宮——不，最好是那間五角屋，這比較安全些。廟卒將協助宮中侍衛加強戒備，把整座王宮團團包住，因為老百姓正像風信雞——說變就變，說不定會前來營救。他們冷靜、謹慎地商議著，彷彿在籌備一趟遠行或一場節慶。然後，在一陣嘶喊聲中，我失去了知覺。



• 6 •

「她醒了，」是父王的聲音。「狐，你扶那一邊，把她扶上椅子。」他們兩人把我抬起來，父王的手比我想像的輕柔。後來，我發現武士的手幾乎都是這樣。廳中只剩下我們三人。

「小妮子，喝點，這對妳有用，」扶我坐上椅子後，他拿一杯酒湊到我嘴邊。「哇，濺得像小娃娃一樣。慢慢喝。對了，這不就好多了？如果這他媽的狗洞王宮裏還有一片生肉的話，應該拿它裹覆你擦傷的部位。女兒啊！誰叫妳與我作對。男人最受不了女人多管閒事，尤其是自己的女兒。」

他有一種說不上來的愧疚，不知是爲了打我，還是爲了毫不抵抗就把賽姬交出，誰曉得？此刻在我眼中他只不過是個懦弱、卑怯的王。

他擺好酒盃。「事到如今，」他說：「叫嚷、拉扯都無濟於事。狐方才告訴我，甚至在妳崇拜的希臘，照樣有這種事發生。」

「王上，」狐說：「我還沒說完哩。的確有個希臘城邦的王殺了他女兒祭神，但是，後來，他的妻子把他殺了，他的兒子又殺掉他的妻子，也就是自己親生的母親。結果，有鬼從陰間上來把他兒子追得發瘋。」

一聽之下，父王搔搔頭，表情木然。「這就是神一貫的作風，」他喃喃：「先逼你做某件事，然後再爲這件事懲罰你。不過，還好，我既沒有妻子，也沒有兒子。」

這下，我的聲音可又恢復了。「王上，」我說：「你

不可以這樣做。伊思陀是你的女兒，你千萬不可以讓他們殺她。你連救救她都沒試一下。一定有辦法可想的。在今天和大獻的日子之間……」

「聽！聽！」父王說：「你這傻瓜，明天就是大獻的日子囉！」

我又差點昏倒。這和她必須被祭殺一樣是噩耗，恐怕還更嚴重。直到現在，我才真正難過起來。我以爲她若還有一個月時間活——一個月？是的，一個月等於永恆——我們還有快樂的日子過。

「這樣好些，」狐輕聲用希臘語對我說：「對她，對我們都好。」

「你在那裏嘀咕些什麼？狐，」父王說：「你們兩人這樣盯着我，好像我是用來嚇小孩的雙頭巨人，說啊！你們要我怎麼辦？狐，憑你的機智，如果你是我的話，會怎麼辦？」

「我會先用武力抵抗一天看看。或者多爭取點時間，譬如說，這幾天公主恰好月事來，不適合做新娘，或說我做了個夢，夢中有聲音指示，大獻最好等到新月再舉行。我或許會用錢買通人發誓，宣稱祭司卜籤時作弊。河的對岸有半打人租用他的地，一向對他不滿，這些人是最佳人選。我也會辦個大宴會；總之，任何可以爭取時間的舉措。只要給我十天功夫，我會差個密使去找伐斯國王，答應他任何條件，只要他及時率兵來拯救公主，即使把葛羅和我自己的寶座拱手送他，都可考慮。」

「什麼？」父王咆哮道：「你真會慷他人之慨。」

「但是，王上，如果我身爲國王又爲人父，爲了救公主，不用說王位，就是自己的性命，我都願犧牲。讓我們力戰到底吧！將奴隸們武裝起來，若是他們表現出大丈夫的英勇，就還給他們自由。即使到了這地步，如果宮裏的人都同心協力，我們仍可以拼得過他們。最壞的情況，不

過是大家捨身成仁。這總比兩手染著女兒的血下陰間好。」

父王又一次跌坐在椅子上，開始又氣餒、又不死心地訓話，好像老師在調教一個笨學生（我曾經見過狐這樣對蕾迪笑說話）。

「王是我，是我詢問你的意見。通常替王出主意的人，總告訴他怎樣擴充或保住王權和國土，這才叫做替王出主意。你呢？你叫我把王冠拋上屋頂去，出賣疆土給伐斯國，親自把脖子伸出來讓人家斬。下一步你大概要告訴我，治療頭痛最好的方法是把頭砍掉吧？」

「我懂了，王上，」狐說：「請你原諒。我忘了你的安全才是我們應該不顧一切保住的。」深深瞭解狐的我，不用看也知道他臉上的表情是什麼，這真像啐父王一口痰似的叫他難堪。其實我經常看見他用這種表情瞅父王，只是父王從未察覺過。我決定一語道破了。

「王上，」我說：「我們身上流有神的血液，這樣尊貴的家族承受得了這種恥辱嗎？想想，你死了之後，人們譏笑你曾用小女孩當作擋箭牌救自己的命，這滋味如何？」

「聽聽她！聽聽她！狐？」父王說：「瞧我不把她打個鼻青眼腫！不說把她的臉摑個稀爛，反正毀不毀容對她沒半點差別。臭妮子，妳當心點，我不想一天之內揍妳兩次，不過，別得寸進尺。」他又站起來在廳中踱步。

「妳這個催命煞星！」他說：「妳會把人逼瘋。人家會以為獻給獸的是『妳』的女兒。拿生命作擋箭牌，妳說。似乎沒有人想到她是誰的女兒。她是我的，我的骨肉。這可是我的損失，有權利生氣、叫嚷的是我。如果我不能好好利用她，我生她幹嘛？這干妳什麼屁事？妳以為妳這樣哭鬧、叫罵，背後隱藏的歪腦筋我看不出，是不是？有什麼女人會這樣愛同父異母的妹妹，何況妳這個母夜叉？真

是只有鬼才相信。總之，彆扭、不自然，看我哪天不把妳拆穿才怪。」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所說的話；看樣子他可能相信。他脾氣一來，什麼亂七八糟的事都相信，而且，宮中任何人都比他瞭解我們女生相處的情形。

「是的，」他說，比較冷靜一點。「值得同情的是我。人們要的是我的骨肉。不過，我只能秉公行事，不能為了救自己的女兒，就把國家給毀了。你們兩人聯合起來慫恿我徇私。其實，這種事史有前例。我為她難過，但是，祭司說得有理，安姬有她當得的祭。為了一個小女孩——一個男人也一樣——就值得我們大家賠上自己的命？聰明的人都知道，犧牲一人保全羣衆方為上策。每一場戰爭不都是這樣的嗎？」

酒和激憤使我恢復了元氣。我從椅身站起，發現自己能站穩。

「父王，」我說：「你說得對。一人為衆民捐軀本是合宜的，請以我代替伊斯陀，獻給獸。」

父王緘默不語向我走來，（輕柔地）拉起我的手腕，領我走到廳的另一邊懸掛大鏡的地方。你也許奇怪他為何不把鏡子掛在寢宮裏，原來，他頗以擁有這面鏡子自豪，希望每個訪客都見識它。這鏡子是在遙遠的某個國度磨造的，鄰國的王所擁有的，沒有一面比得上它。我們用的鏡子通常很模糊，這面鏡子讓人一照，整個容貌看得一清二楚。因為我從未單獨留在棟樑室，所以，從未照過它，他讓我站在鏡前，我們兩人並肩出現鏡中。

「安姬要求國中最漂亮的少女作她兒子的新娘，」他說：「妳却要給她『這張臉』。」他默默扶我站在鏡前一分鐘；也許以為我會哭，或把臉轉開。最後他說：「走開！像妳今天這樣撒野，任憑那個男人都受不了。妳那張臉啊，最好馬上用塊牛排補一補。走，狐和我必須趕緊磋

商。」

走出棟樑室時，我第一次感覺腰痛；原來，摔倒時把腰扭了。然而，看見短短時間內，整座王宮起了變化，我隨即又忘了痛。宮中，突然擁擠起來。所有的奴隸，不管有事沒事，總是跑來跑去，或三三兩兩聚攏，臉上表情莊嚴，輕聲交談著，哀傷中略含一絲喜悅（對這，我倒不介意，反正宮中只要有大事發生，他們的反應總是這樣）。陽台上有許多廟卒逡巡著；一些廟中的少女坐在廊下。從院子傳來香火的味道，牲祭不斷。安姬已經接管王宮了；詭譎、肅穆的氣氛到處瀰漫。

走到梯級下方，我會碰到誰呢？除了蕾迪芙之外。她淚漣漣向我跑來，哇啦哇啦哭訴：「噢，姊姊，姊姊，多可怕呀！噢，可憐的賽姬！只是賽姬一人，對不對？他們不會要我們全家人，會嗎？我沒想到會這樣——我不是故意的——不，不是我——噢，噢……」

我把臉湊近她，低聲却清晰地說：「蕾迪芙，哪天我若當上葛羅國女王，或在宮中掌權，看我不把你吊起來慢慢用火燒死才怪。」

「噢，太殘忍了，太殘忍了，」蕾迪芙抽泣道：「這種話妳怎說得出口，況且我已經難過死了？姊姊，不要生氣，安慰我一下嘛——」

我把她推開，繼續走我的。蕾迪芙的哭功，我早就領教過了。她的眼淚不全是假的，但廉價若臭溝水，我明白了——其實，我早就略有預感——是她到安姬宮去告狀，並且不懷好意。當然囉，除了存心惡作劇之外，她根本沒料到會導至這種結局（她從來不管自己任著性子會惹出什麼禍）。如今，她後悔了；但是，只要一枚胸針，或者新的情夫出現，她馬上停止哭泣，呵呵浪笑。

走到樓梯頂端（我們的宮殿不只一層，甚至還有關窗的走廊，造型不同於希臘的建築），我幾乎喘不過氣來，

只覺腰痛加劇，一隻腳還有點跛。我仍然儘快趕到那間囚著賽姬的五角房。門自外拴著（我後來用這間房施行軟禁），門前站著一個全副軍裝的人，他是巴狄亞。

「巴狄亞，」我氣喘如牛，「讓我進去。我必須見伊思陀公主。」

他和藹的看著我，搖搖頭說：「不可以，姑娘。」

「但是，你可以把我們兩個人都關進去呀！巴狄亞。除了這一道，又沒其他門。」

「越獄逃亡都是這麼開始的，姑娘。雖然我同情妳和那位公主，但，這行不通。我奉了最嚴格的命令。」

「巴狄亞，」我哭求他，左手壓著腰間（愈痛愈厲害了！）：「這是她活著的最後一晚。」

他轉眼看別處，又說：「抱歉，不可以。」

我一言不發轉頭就走。雖然除了狐的之外，他的臉是我當天所見的唯一一張仁慈的臉；那一霎那，我却恨他，勝過恨父王、祭司、甚或蕾迪芙。我接著所做的事證明我的確急瘋了。我拚命跑進寢宮，裏邊有父王的兵器。我拿了一把素淨的好劍，抽出劍身，瞧了一瞧，試試它的重量。對我，絲毫不算重。我又摸摸劍稜、劍尖，當時覺得夠利了，雖然剽悍的武士恐怕不以為然。很快的，我又回到賽姬的囚房。雖然身為女人，激怒中的我不乏男人的膽量「看劍，巴狄亞！」我大聲喊出。

對從未使過兵器的女孩而言，這的確是瘋狂的嘗試。即使懂劍術，腳跛加上腰痛（深呼吸時更是要命），也讓我施展不開。雖然這樣，為了制伏我，他還是顯了點身手，主要的原因當然是避免還擊時傷到我。沒兩下子，他已經把劍扭脫我的手。我呆立在他面前，手掌重重壓著腰，渾身黏嗒嗒出汗，忍不住發抖。他的眉間不見一滴汗，呼吸速度沒變；對他，就是這麼不費吹灰之力。知道自己如此沒用，讓我新愁加上舊愁，納悶極了，不覺孩子

氣地放聲大哭，像蕾迪芙一樣。

「姑娘，真是太可惜了，妳不是男的，」巴狄亞說：「妳像男人一樣眼明手快。我沒見過哪個新兵第一次出手有妳這麼靈活的；我真想訓練妳，只可惜——」

「巴狄亞啊，巴狄亞，」我哽咽著：「殺了我吧，這樣就一了百了了。」

「誰說？沒這麼好死的，」他說。「妳不會馬上斷命，而是慢慢拖磨至死。妳以為劍一刺一抽，就叫人一命嗚呼嗎？這是故事書的玩意。當然啦，除非我橫刀把妳的頭斬斷。」

我一句話都說不出，只知道哭，哭。

「真是要命，」巴狄亞說，「我可受不了這個。」這時，他的眼眶也盈滿了淚水；他是個心腸軟的人。「誰叫她們一個這麼勇敢，另一個又長得那麼可愛。來吧！姑娘，別哭了。就讓我賭上自己的命吧！也顧不得安姬發怒了。」

我凝視他，還是說不出話。

「如果幫得上忙，我願為裏面的那位姑娘捨命。妳或許奇怪，為什麼身為侍衛長，我竟然站在這裏，像個普通獄卒。我不願讓別人做這差事呀，我以為，如果可憐的姑娘叫喚時，或有任何理由讓我進入囚房內，在她的感覺裏，我總比任何陌生人親切。小時候，她曾經坐在我膝上……不知道諸神懂不懂得人情味啊？」

「你要讓我進去？」我問。

「有一條件，姑娘。妳必須發誓，一聽我敲門，即刻走出。這裏目前很安靜，呆會兒就會有人進進出出。廟裏的兩位姑娘馬上來了；已經通知我了。妳愛待多久儘管待，不過，我一發出信號，妳一定得立刻出來。敲三下——就像這樣。」

「一聽你敲三下，我會立刻出來。」

「請發誓，姑娘，手按在我的劍上。」

我發了誓。他左右看看，拿掉門栓，說：「快點進去。願天保佑妳們。」



• 7 •

五角房的窗戶開得又小又高，甚至中午都需照明，正因這樣它才可以充當囚房；這是我曾祖父蓋的，原為一棟高塔的第二層，後來因故停工，未再往上搭建。

賽姬坐在床上，身旁燃一盞燈。當然，我一下子撲進她臂彎中，但是，一瞥間看見的景象——賽姬、一張床、一盞燈——成為我一輩子難忘的記憶。

我還未開口，她便說：「姊姊，他們把你怎麼了？瞧，你的臉，你的眼！他又打你了。」這時我才發現她一直哄慰著我，好似受害的孩子是我。這使在巨大傷慟中的我，平添一陣心痛。從前那段快樂時光中我們之間的愛不是這樣的。

靈敏、柔細如她，馬上體會出我的感覺，她隨即叫我「麥雅」①，這是嬰兒時期狐教她的。是她最先學會的幾個字之一。

「麥雅，麥雅，告訴我，他把你怎麼了？」

「噢，賽姬。」我說：「有什麼要緊呢？殺我都無妨！只要他們抓我，不抓你。」

她還是不罷休，逼得我全盤說出，雖然時間那麼有限。（我怎能拒絕她？）

「妹妹，沒什麼好說的了，」我最後說：「對我，這一切都無所謂。他是我們的什麼人？說他不是我們的父親，怕會羞辱妳我的母親。說的是話，『父親』這稱呼就變成了咒詛。從今以後，我相信他會臨陣躲到女人的背後去。」

她聽了竟然笑（讓我怵然心驚）。她幾乎沒什麼哭，即使哭，我想，大半也是因為愛我、同情我。她坐在那裏，挺直著前身，儼若女王，沒有半點行將就死的跡象，除了手非常冷。

「奧璐兒，」她說：「妳讓我覺得，比起妳來，我更是狐的高足。妳難道忘了每天早晨我們唸來自勉的話？『今天，我會遇見殘暴的人、懦夫和騙子、嫉妒人的、醉酒的。這些人所以這樣，因為他們不懂明辨是非。這種惡臨到他們，却未臨到我；然而，我要同情他們，不要——。』」她以敬重的態度模倣狐的聲調；模倣的技術比葩姐高明多了。

「噢，孩子，妳怎會——」我又泣不成聲。她所說的這一切聽來虛飄飄的，離我們眼前的悲痛那麼遙遠。我覺得我們不應這樣談下去，至少不該現在。至於談些什麼好，我不知道。

「麥雅，」賽姬說：「妳必須答應我，妳不會做出驚天動地的事吧？妳不會自戕吧？千萬別！為了狐的緣故。我們三人是要好的朋友。」（為什麼她一定要說「朋友」？單單是朋友嗎？）「現在，只剩下妳和他了，你們必須同心協力，比以前更團結，就像殊死戰中的同袍。」

「噢，妳的心是鐵打的，」我說。

「至於父王，請為我向他道別。巴狄亞是個謙恭、明理的人。他會告訴妳垂死的女孩應該對自己的生身之父說些什麼。臨終總不要顯得鹵莽、無知。除此之外，我對父王沒有什麼好說的了。對我，他簡直像個陌生人；我對養鷄婦的嬰兒認識得都比對他多。蕾迪芙嘛——」

「把妳的咒詛給她吧。如果死人會——」

「不，不。她所做的，她並不知道。」

「不管狐怎麼說，我都不會饒恕蕾迪芙，即使妳求情，也沒用。」

「妳願做蕾迪芙嗎？什麼？不願？那麼，她實在值得同情。如果他們容許我支配自己的首飾，你一定要留下我倆真正喜歡的，那些大的、貴重的全都給她無妨。狐和妳若喜歡什麼，就自己留下。」

我再也忍不住了，把頭埋在她腿間哭泣。多麼希望她也這樣靠在我的腿間！

「抬頭看看我吧，麥雅，」不多久，她說：「別惹我心碎，我可是要作新娘子的人了。」她忍心說，我却不忍心聽。

「奧璐兒，」她輕柔地說：「我們是神的後裔，絕不要羞辱了這血統。麥雅，每回我摔跤時，叫我不要哭的，不都是妳？」

「我想妳大概一點都不怕，」我說，聽起來幾乎像在責備她，雖然這不是我的本意。

「只有一件事，」她說：「我心裏某個角落還殘留著一道冰冷的疑惑，一抹可怕的陰影。假若——假若——陰山並沒有神也沒有神聖的獸；而綁在樹上的人只是一天又一天因飢渴、因風吹、因日曬，慢慢死去，或被烏鴉和野貓一口一口啄死，那麼…噢，麥雅，麥雅…」

這時，她開始哭起來，恢復她孩子的天真。除了撫慰她，和她一起哭外，我能做什麼？說來，十分叫人慚愧——她這麼一哭，我反倒在悲苦中嚐到一絲甜味。我來五角房探監，本來就是爲了安慰她。

她比我更快停止哭泣，抬起頭來，又儼若女王地說：「但是，我不信這個。大祭司曾到我這裏來過。從前我不認識他。他和狐所想像的不一樣。姊姊，妳知道嗎？我愈來愈覺得狐並不認識真理的全面。當然，他知道的已夠多了，如果沒有他的教導，我心中必像地牢一樣黝黑。然而…我不知怎麼說才恰當。他把整個世界稱作一座城，但這座城的根基是什麼？城底下是地球本身。城外面呢？所有

的食物是否從那裏來的，包括危險在內？…萬物或生長或朽爛，或滋養或毒害，或在陰溼中粼粼發亮…總之，（我說不上來爲什麼）讓人覺得多多少少像安姬…」

「是的，像安姬宮，」我說：「全地不都充滿她的味道嗎？妳我這樣阿諛她，難道還不夠？諸神想把我們拆散…噢，這叫我怎受得了？…他們有什麼絕招還沒使出呢？當然，狐錯了，他根本不瞭解安姬。他理念中的世界未免太單純了些。他以爲神並不存在，或者（傻呵！）神若存在，必定比人良善。他心地太好了，所以，從未想到神的確存在，但是比最壞的人還壞。」

「或者，」賽姬說：「神真的存在，但不會作這些事。即使會作這些事，這些事也不像表面看來的那樣，這難道不可能嗎？如果我真是嫁給一位神，那又如何呢？」

我真被她惹火了。我連命都願爲她捨了（至少，這是真的，我知道），竟然在她赴死的前一晚還會生她的氣。她說得那麼沈著、富有哲理，好似我們正在梨樹後與狐辯論，眼前還有數不清的時辰、歲月。我們之間的離別，對她，彷彿算不了什麼。

「噢，賽姬，」我幾乎尖叫起來：「這是什麼？除了謀殺的懦行之外，還能是什麼？他們把妳抓起來，妳，他們曾經膜拜過，而連隻蟾蜍都不忍心傷害的妳，他們抓來餵怪獸…」

你會說——我也已經對自己說了幾千遍——知道她內心已穩妥地相信大祭司的話，認爲自己是去嫁給神當新娘，而非給獸當食物，我應該與她站在同一陣線，支持她的看法。我到她這裏來，不就是爲了儘可能安慰她嗎？的確不應拿走她原有的信心。但是，我無法自制。也許這與我的自尊有關，跟她的有點類似，那就是不願意矇起自己的眼睛，不願意遮掩事情可怕的一面；或者，焦慮中自有一種苦毒的衝動，要說出，不斷地說出，最壞的可能。

「我知道，」賽姬用低沈的聲音說：「你認為牠會來把我這祭物給吞喫了。我自己也是這麼想。總之，就是死。奧璐兒，妳以為我像小孩一樣不懂事嗎？如果我不死，怎能替葛羅全境付上贖價呢？而且，如果我所要去的是神那裏，當然必須經過死亡。這種方式，有關神的講論中最離奇的部份，也許是真的。被吞喫和與神結合也許沒什麼不同。實際的情形，我們並不瞭解。一定有許多事，連大祭司或狐都不知道。」

這回我咬咬自己的嘴唇，一句話也不說，心中只覺齷齪莫名；她難道認為獸的淫慾比饑餓境界更高？她難道願與一條蟲、一隻巨蜥蜴、或一陰影交歡？

「至於死，」她說：「門外的巴狄亞（哦，我多麼愛巴狄亞）一天至少瞻仰它六次，前去尋找它時還吹著口哨。如果被死嚇倒的話，那真是白作狐的學生了。而且，姊姊，妳也知道，他自己曾經透露，除了他所跟隨的之外，希臘還有其他思想大師；有些大師教導說，死亡就像在一間狹小、漆黑的房子（這便是我們死前所認識的人生）開了一扇門，通往一遼闊、真實的所在，那兒，真正的太陽照耀著，我們將遇見——

「噢，殘忍，殘忍！」我哀哭著。「妳留下我一人，不難過嗎？賽姬，妳曾經愛過我嗎？」

「愛妳？怎麼了，麥雅？除了妳和狐公公外，還有誰讓我愛？」（不行，她怎能在這當兒扯進狐來？）而且，姊姊啊，妳不久就會來和我團聚的。妳以為，人的一生活，在今天晚上的我看來，會很漫長嗎？就算我活下去，又怎麼樣呢？想像得到的，我最後總會被嫁給某個王——恐怕和父王一模一樣。這一來，妳看，結婚和死又有什麼兩樣？離開娘家——失去妳，麥雅，和狐——失去自己的貞操——生孩子——所有這些都是死。說真的，奧璐兒，我自己也把不準。此去對我也許是最佳的選擇。」

「最佳！？」

「是的，活下去的話，我指望什麼呢？這王宮、這樣的父親——這個世界有什麼值得留戀呢？最美好的時光我們已經共同渡過。奧璐兒，有件事我必須告訴妳，我從未告訴過別人，包括妳在內。」

現在的我當然知道即使是最相愛的人，彼此也有祕密。但那天晚上，聽她這麼一說，我心痛如刀割。

「什麼事呢？」我說，一面看著我們的兩雙手在她腿上相牽。

「我一直對死懷有一種憧憬。」她說：「至少，從有記憶以來便如此。」

「噢，賽姬，」我說：「難道我的存在未帶給妳任何快樂？」

「不，不，」她說：「妳不瞭解。這與一般的憧憬不同。每當最快樂的時候，我憧憬得更厲害。可記得那些快樂的日子，我們到山上去，狐、妳和我三人，風和日麗……葛羅城和王宮在眼界消失。記得嗎？那顏色和氣味，我們遙望著陰山。它是那麼美麗，使我油然產生一種憧憬，無止境的憧憬。那裏必有某處地方可以滿足我的憧憬。它的每一樣景物都在呼喚我：賽姬，來！但是，我不能去，還不能去！我不知道去哪裏。這使我難過，彷彿我是一隻籠中鳥，而其他同類的鳥都歸巢了。」

她吻著我的雙手，又放開它們，站起身來。她和父王一樣，講起令自己激動的話時，喜歡踱來踱去。從這一刻起，我覺得自己已經失去她了（多令人驚駭啊！）明天的獻祭只不過為一件已經開始的事作結（多久以來？在我毫不察覺下，）。她已經離開我，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了。

既然我寫此書是為了控告神，公平的話，也應寫入一切別人可以用來控告我的。所以，讓我寫下這個：正當賽姬說著的時候，我覺得儘管我很愛她，却抹不去心頭的一

股怨恨。雖然，極其明顯的，她所說的這一切在此刻帶給她無比的勇氣和慰藉。我却不要她有這勇氣和慰藉，這些就像梗在我們中間的某人或某事。如果衆神是爲這怨恨的罪棄絕我，我的確犯了這罪。

「奧璐兒，」她說，眼睛灼灼發亮：「妳知道的，我就要到那陰山去了。記得我們怎樣常常瞻仰它，渴望它？還有那些我編的故事——那座黃金和琥珀砌成的古堡，那麼聳入雲天……我們以爲永遠無法到那裏去。如今，萬王之王將爲我蓋這座城堡。眞希望妳能相信！請聽我勸，千萬別讓悲哀堵住妳的耳朵，使妳的心腸變硬——」

「心腸變硬的是我嗎？」

「永遠不要對我心硬；我也不會對妳心硬。不過，請聽我說，衆神要人的血，並且指出要誰的，這些事眞的像表面上的那樣邪惡嗎？如果他們選上國中其他一個人，那他眞會嚇死，讓他承受這種悲哀，眞是殘酷。但是，他們選中我，而我，麥雅，打從孩提時期，還被妳兩手抱進抱出時，就已經爲此預備好了。我一生中最甜蜜的事莫過於憧憬——憧憬到陰山去，去找一切美的源頭——」

「這是最甜蜜的事？噢，殘忍呵，殘忍！妳的心不是鐵打的，而是像石頭般硬。」我啜泣著，不過，她可能沒聽見。

「——那是我的家鄉，我原應出生在那裏。妳以爲這毫無意義嗎——這一切的憧憬，對家鄉的憧憬？眞的，此刻我覺得的，不像是離去，而像歸回。從我出生到現在，陰山的神一直追求著我。噢，至少請抬起頭來看我最後一眼，向我賀喜吧！我去，乃是去到我情人的懷裏，妳難道不瞭解——？」

「我只知道妳從未愛過我，」我說：「妳儘管去神那邊吧，妳已變得和他們一樣殘忍。」

「噢，麥雅！」賽姬哭了，她終於又流淚了。「麥

雅，我——」

巴狄亞敲門了。沒有時間說動聽的話了，也沒有時間收回已溜出嘴的話。巴狄亞又敲門，敲得更響。我曾撫劍發誓，這誓言像劍一樣刺入我心。

最後的，忘情的擁別！記憶中沒有這經驗的人多麼有福。有這經驗的人，可忍受得了我這樣白描直抒？



• 8 •

一回到走廊，我的腰痛又發作了，與賽姬在一起時，竟渾然未覺。不過，悲哀的感覺倒僵化了一陣子，雖然腦筋變得十分明快。我決定陪賽姬到陰山上的聖樹那裏，除非他們用鐵鍊把我拴住。我甚至打算躲在山上，等祭司、父王和其他人離開後，可以替賽姬鬆綁。「倘若真有幽影獸，」我想著，「讓我救不了她，那麼，我會親手斃了她，免得她被獸蹂躪。」爲了應付這一切，我必須好好吃一頓，睡個好覺（已經午夜了，我仍滴食未沾），但首先，必須弄清楚謀殺（我們所謂的「大獻」）到底什麼時候進行。所以，我強忍著腰痛，在走廊盪來盪去，終於撞見一位老奴，父王的酒師，他應知詳細過程。整隊行列，他說，將在天亮前一小時從宮中出發。我於是回到自己的臥房，叫侍女爲我端來飯食，一面坐著等候那時辰臨到。忽然，一陣暈眩湧上，除了覺得渾身發冷之外，我無法思考、知覺。侍女端上食物，我勉強自己吃，却嚥不下，彷彿嘴裏被塞滿布團似的。不過，倒喝了點她們爲我找來的啤酒，又喝了許多水（因爲啤酒使我翻胃）。餐沒用完，人已快睡著了，迷迷糊糊中，我依稀記得自己深知哀慟臨身，却怎麼也想不起爲了什麼。

她們把我抬上床。身體一被碰觸，我立刻抖縮，並且發出呻吟，一下子，便不醒人事了。所以，當她們照我的指示，在天亮前兩小時叫醒我時，我覺得只不過是心跳一下之後的事。一醒過來，我忍不住尖嚎，因爲睡了一覺，傷處全都繃硬起來，每動一下，有如被熱鐵箱灼咬。有隻

眼睛，上下眼瞼腫得閉合住了，等於是瞎。她們看見扶我起床讓我這麼痛苦，便懇求我躺下。有個侍女說起床也沒用了，國王已經指示，兩個公主都不准出席大獻。另一個問是否需叫來葩姐。我用惡毒的字眼叫這個侍女閉嘴，告訴她，若有元氣，我必定好好打她一頓；果真這樣，實在不公平，因爲她是個好女孩（還算幸運，我的侍女們都不錯，因爲一開始我便親自調教，拒絕讓葩姐插手）。

她們總算幫我穿上了衣服，努力想餵我吃點東西，甚至拿來一點酒，我想是從父王的酒瓶裏偷來的。她們全在哭，我沒有。

爲全身酸痛的我穿衣，需要折騰半天。所以，酒未來得及喝，便聽見音樂已經奏起，奏的是廟樂，安姬的音樂，鼓、號、響板、鈸齊聲喧噪——曖昧、令人嫌厭，神聖中充滿死亡的味道。

「快！」我說：「他們要出發了。噢，我起不來。扶我，扶我。不，再快點！如有必要，用拖的。我若呻吟、喊叫，就當沒聽見。」

他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扶到樓梯頭。向下俯視，我看見棟樑室和寢宮間的大廳炬火熒熒，人頭攢聚。衆多衛兵中夾雜一些貴胄少女，她們戴髮冠、蒙面紗，作伴娘粧扮。父王穿著耀眼的華冕，有個人戴著鳥形面具。傳來的氣味和薰烟顯示，無數牲口已在院子裏的祭壇上被宰殺了（即使全地鬧饑荒，神的食物仍需想盡辦法弄到）。大門洞開著，穿過它，可以瞥見清冷的晨曦。門外，成羣安姬廟的祭司和少女在那裏吟唱。勢必也有一大堆看熱鬧的人，因爲歌聲一間歇，便傳來人羣的囂噪。（絕不會錯！）任何獸類聚合一處，都不會發出像人的喧嚷那樣醜陋的聲音。

我一直沒見到賽姬。神比我們聰明，總會使出人意想不到的狠招，讓我們提防不得。終於，我見到賽姬了，但

是，見到不如不見。她直挺挺端坐在大祭司和父王之間的抬昇上。我起先所以沒見到她，是因她臉上塗滿了油彩，全身穿金戴銀，又頂了一頭廟姑似的假髮。我不知道她有沒有看見我。她的眼睛，嵌在那厚厚一層毫無生氣的假面中，顯得非常奇怪；當她往外張望時，你辨不清她張望的方向。

實在高明，神的伎倆。殺她還不夠，必須假借她父親的手；把她從我身邊奪走還不夠，必須奪走三次，讓我心碎三次。第一次是用卜籤定罪她，然後是昨晚她那番離奇、冰冷的話；現在呢？用這付粉飾、俗麗的恐怖模樣，來毒害我對她的最後印象。安姬戕奪了最美麗的生靈，把她變成一具醜陋的玩偶。

根據她們後來的描述，我試著下樓梯，但一移步就癱倒了，她們只好把我抬回床上。

此後，我病了許多天，對這些天毫無記憶。她們說，我神智反常，兩眼一直睜著沒睡。我倒依稀記得自己看見各種不同的景象互相纏扭，層出不窮，却又似乎千篇一律。每幅景象一出現，尚未讀懂它，又變成另一幅景象。不過，每幅新的景象總在同一處地方扎痛我。同一條線貫穿所有的幻覺。請注意，這又是神的伎倆。睡覺也好、癡狂也好，人都逃不了他們的魔掌；藉著噩夢、幻覺，他們照樣追討你。其實，這時的你最受他們擺佈。唯一勉強能抗拒神的（完全的抗拒並不存在），是保持高度清醒、明智，認真工作，不聽音樂，不仰觀天空俯視大地，並且（最重要的）不愛上任何人。如今，他們發現我為賽姬心碎，便讓她成為我一切幻象中的死敵。一想到她，我就有按捺不住的冤氣。她對我深惡痛絕，我則成天想報復她。有時，她、蕾迪芙和我是三個玩在一起的孩子，沒一會兒，她和蕾迪芙便把我趕走，不讓我加入遊戲，兩人手牽手站著嘲笑我。有時，我是個美女，情人長得略像可憐的

遭閹割的泰麟（荒謬吧！），或者略像巴狄亞（我想，因為他的臉是我病倒之前最後見到的男人臉）。但是，就在我們跨入洞房之際，或者就在喜床邊，賽姬出現了，滿臉油彩，戴著假髮，整個人不及我的前臂長，但伸一根指頭，便把我的情人拐跑了。他們走到門口，同時轉過身來指著我嘻笑。但這些都是影像最清晰的片斷，大部分時候却是模糊、混亂的——賽姬把我推下高崖，賽姬（像極了父王，却仍是賽姬本人）踢我、扯住我的頭髮甩我，賽姬把著火炬、劍或皮鞭追趕我，追過一片遼闊的沼澤、黑濛濛的山——我抱頭鼠竄。總之，不斷的欺凌、恨惡、嘲諷，而我下定決心報復。

當我開始康復時，幻象便消失了，唯一留給我的，是意識間一種深受賽姬傷害的感覺，只是我無法定下神來分辨到底是怎麼回事。她們告訴我，曾有幾個小時我躺在那裏囁語：「殘忍的女孩，殘忍的賽姬，她的心是石頭做的。」不久，我的神志又恢復正常了，知道自己疼惜賽姬，她也從未刻意傷害我；雖然最後一次的聚首，她沒怎麼談到我，倒說了一大堆話顧及陰山神、父王、狐、蕾迪芙，甚至巴狄亞。這點頗讓我傷心。

沒多久，我注意到某種悅耳的嘈切聲已持續好一陣子。

「那是什麼？」我問，被自己啞啞的嗓聲嚇了一跳。

「什麼是什麼？孩子，」是狐的聲音，我隱約知覺他坐在我床邊已有幾個時辰了。

「那嘈切聲，公公，在我們頭上的。」

「那是雨聲，親愛的，」他說：「真應為這雨和妳的康復感謝神，我——妳還是再睡一會兒吧！來，先喝了這個。」他把杯子湊上來時，我看見他頰上有淚痕。

我的骨頭一根也沒有折斷，所有的疼痛已經隨著瘀傷消失了。不過，我還是很弱。弱和工作是神未從我們身上

奪走的兩樣苦中之樂。若非他們必然早已洞悉，我才不願寫出來，免得激動他們連這兩樣也奪走。我是弱得無法感受太多的悲傷或憤怒。所以，元氣尚未恢復的這些天，心情可謂相當快活。狐（他自己也蒼老了許多）對我呵護備至，侍女們亦然。我這才明白原來大家還蠻喜歡我的。我睡得非常香甜，雨繼續潺潺下著，偶而，溫和的南風從窗外吹入，伴著陽光。好長一陣子，我們誰也不提賽姬，盡談些平常的事。

她們告訴我許多事。從我生病的那天起，氣候就變了。舍尼特河又滿了起來。雖然解旱太遲，來不及挽救大部分的農作物（只有一、兩畦田結了穗）；不過，菜倒是長得很好。最令人高興的是，草奇蹟式地回生了；比我們預期中的有更多牲畜獲得保全。瘟疫更是全過去了（我的病與瘟疫無關）。鳥又飛回葛羅來，丈夫會射箭或安籠的婦女不必愁鍋中沒東西燒了。

這些事，侍女們告訴我，狐也告訴我。當旁邊沒人時，狐又另外告訴我其他消息。父王現在可是人民的救星了，人民愛戴他、擁護他。大獻的當兒，他成為人們同情、稱頌的焦點。在山上的聖樹邊，他號啕大哭，撕掉自己的衣袍，親擁了賽姬不知多少次（他以前從未擁過賽姬），一遍又一遍說著自己不敢保留最心愛的人：「讓她死吧，如果人民的福祉這樣要求。」全體羣衆聞之慟哭——狐聽人說；他本人並未在場，因為奴隸和外邦人不准出席大獻。

「你知道嗎？公公，」我說：「父王真會演戲。」（當然，我們用希臘語交談。）

「不全然吧！孩子！」狐說：「他一邊演，一邊自己也當真起來。他的眼淚不見得虛偽，當然，也真不到那裏去——同蕾迪芙的一樣。」

他接著告訴我從伐斯國傳來的好消息。羣衆中曾有個

傻瓜說伐斯王有十三個兒子。其實，他生了八個，其中有一個早夭。大兒子癡癡，無能執政，王於是（按照當地的法律所許可的）任命三兒子俄衰為繼承人。結果，他的二兒子楚攝不滿越次廢立，輕易間便在國中挑起反動情緒，他登高一呼，許多人加入叛軍行列，矢志為他爭回繼承權。這麼一來，伐斯全地可能陷入內戰起碼一整年；目前，對峙的雙方已經對葛羅擺出懷柔姿態，所以，與伐斯毗鄰的邊境目前當能太平無事。

幾天之後，狐好不容易又跟我在一起（父王常常需要幫忙，大部分時候他無法來找我），我說：

「公公，你仍相信安姬只是詩人和祭司捏造出來的嗎？」

「為什麼不是？孩子。」

「如果她不是神，為什麼妹妹死後便有這些事發生？長久以來脅迫我們的危機和瘟疫一下子煙消雲散。為什麼呢？風必定立刻轉向，當那天他們——」我發現自己不知道如何稱呼那儀式。我的悲傷隨著元氣的恢復又回潮了，狐也一樣。

「這是該死的巧合，該死的巧合，」他嘀咕，五官扭曲起來，部分因為憤怒，部分為了嚙住淚水（希臘男人與女人一樣愛哭）。「就是這種巧合滋長了蠻族的迷信。」

「可是，公公，你不是常告訴我世上沒有巧合的事嗎？」

「是沒巧合，方才我只不過情急之下隨口胡謔。我的意思是，這些事的發生與賽姬的死無關。它們全是同一網絡的部分。這網絡稱為大自然，或太一。西南風越過一千哩海陸吹到這裏，若要這風不吹來，全世界的氣候從頭便需改觀。萬事都籠罩在這個大網絡裏；你不能從中抽出一根線，或加入一根線。」

「所以，」我用手肘把上半身撐起：「賽姬死得毫無

目的。父王假如多等幾天，她便能免於一死，因為一切會自行否極泰來。這點，你認為堪稱安慰？」

「不是這麼說。他們的惡行，就像一切惡行一樣，出於無知又徒然無用。值得安慰的是，作惡的是他們，不是她。有人說，被綁上樹時，她眼中毫無淚水，手也不顫抖一下。大家離去，留下她一人時，也沒聽見她哭喊，她死得那麼良善、柔順、勇氣十足，和——和——唉！唉！噢，賽姬，我的小——」感情勝過了哲理，他用外袍掩住臉，哽咽離去。

第二天，他說：「小妮子啊，昨天可讓妳瞧見我真是沒長進。我研究哲學，起步太遲了。妳還年輕，還有希望。愛和失去愛原本是自然設定給人性的。如果不能承受後者，那是我們自己的愧咎，不是賽姬的。用理性而不用私情看，人生所能臻至的美德，她哪樣沒做到？——貞靜、節制、謹慎、溫柔、仁慈、勇氣——和名譽；雖然名譽只是糟粕，若應將它列入，她可堪與依菲珍妮亞和安蒂岡妮①齊名呢！」

當然，有關這兩位少女的故事，他早就講給我聽了，並且常常講，以致我記得一清二楚，包括詩人們的遣詞用字。然而，我請他再重述一遍，主要是爲了他著想；因爲我已經夠大到懂得人（尤其是希臘人）能夠從自己口中說出的話獲得安慰。不過，我自己也愛聽。這些平日熟習的事物能幫人抑制住強烈的傷感；從恢復健康以來，我的每一道思想總摻和著哀愁。

次日，我第一次下床，便對狐說：「公公，我失去了作依菲珍妮亞的機會，那麼，讓我作安蒂岡妮吧！」

「安蒂岡妮？怎麼作呢？孩子。」

「她親手掩埋了哥哥。我可以學她——總還有些遺骸可尋。即使是獸，也不會喫盡每一根骨頭。我必須到聖樹那兒。可能的話，我會把它……它們……撿回來，好好燒

成灰。如果太多了，帶不回來，就埋在山上。」

「這倒是頗敬虔的行爲，」狐說：「合乎人的禮俗，雖然未必合乎自然。不過，這時上山去，就氣候說，恐怕晚了點。」

「所以要儘速行動啊！二十五天之後，就要開始下雪了。」

「但願妳能做到，孩子，妳病重了好一陣子了。」

「我能做的就只有這個。」我說。



• 9 •

我已經可以起身在宮裏、花園裏走走了，不過，有點偷偷摸摸的，因為狐告訴父王我還在生病，以免他把我叫到棟樑室辦公。父王常常問：「這小妮子怎麼搞的？她難道想一輩子賴在床上？我可不願供養只吃飯不作事的懶蟲。」失去賽姬並未使他因此對蕾迪芙或我仁慈些。剛好相反，「聽他說話的口氣，」狐說：「彷彿世上作父親的疼女兒，沒有一個比得上他疼賽姬。」神把他的心肝寶貝奪走了，獨留給他一個小蕩婦（蕾迪芙）和一個母夜叉（就是我）。不用狐告訴我，我也猜得到。

我自己倒是忙著籌計怎麼到山上聖樹那邊去收拾賽姬的遺骸。我決心這樣做，說起來很輕鬆，真正去做，却是極大的困難。我從未騎過牲口，所以，只能步行。從宮裏到樹那兒，一個識路的男人都得走上六個鐘頭。我，一個女人，又不識路，至少需八個鐘頭。然後，花兩個鐘頭做所要做的事，回程就算六個鐘頭吧，總共需要十六個鐘頭，這不是一口氣可以完成的。我必須在山上過一夜，隨身需帶食物（尤其水）和保暖的衣服。我的元氣若未完全恢復，這計劃也行不通。

事實上，現在回顧，我似乎盡量拖延著。並非畏難，而是做完這件事後，餘生好像沒什麼可留戀的了。只要這件事還待完成，我和下半輩子枯寂的荒原之間便還有一道隔障。一旦收拾好她的骨骸，一切與她有關的事似乎就從此結束了。但是，縱使這件壯烈的事還擱淺在前頭，已有沮喪從日後荒寥的歲月向我湧撲過來，與我先前捱受的痛

苦不同。我沒有哭，也沒有扭指頭，倒像水被裝進瓶裏閒置在閣樓：完全靜止，沒人喝它、倒它、潑它、或搖它。日子沒完沒了。影子似乎釘牢在地面，彷彿日頭不再移動。

有一天，百無聊賴到了極點，我從一道小門進宮，門後一條狹窄的甬道，兩旁各為侍衛房和乳酪間。我坐在門限上，與其說是身體疲勞（神不安好心，使我越長越壯），不如說是意興闌珊，下一步不知該往那裏去，或該做什麼。有隻臃腫的蒼蠅正攀沿門柱往上蠕動。我記得當時覺得這蟲蛆懶懶懶、似無目標的蠕動，恰是我人生的寫照，甚至是全體人類的生活寫照。

「姑娘」，聲音從後傳來，我抬頭一看，是巴狄亞。

「姑娘，」他說：「恕我直言。我也嚐過悲傷的滋味。像妳現在一樣，我曾經鎮日枯坐，任由時間癩腿蹶過，一幌便是幾年。是戰爭醫治了我，我還不知有什麼更好的療傷方法。」

「但是，我又不能打仗，」我說。

「妳能，差不多能了。」他說：「可記得在小公主的囚房外（蒙神恩眷的人啊，願她魂魄平安！）我曾說妳眼明又手快。妳以為我是說來安慰妳的，也許是吧，但的確也是事實。現在，侍衛房沒有人，這裏又有幾把鈍劍，不妨進來，讓我教妳使劍。」

「不，」我無精打采地說：「我不想學，學了也沒用。」

「沒用？試試再說。當身體的每一根肌肉，包括手腕和眼睛都活動起來時，人就無暇悲傷了。這是事實，姑娘，不管妳相不相信。此外，像妳這樣一付天生的好身手，若不加以訓練，簡直是可恥的浪費。」

「不，」我說，「不要管我。除非用利劍，讓我死在你刀下。」

「隨你胡說。只要試過之後，妳就不會這樣了。來，妳不學，我就永遠站在這裏。」

一個和藹的男人總能說服小他幾歲，心中傷悲的女孩。我終於站起身來，跟他進去了。

「那盾牌太重了，」他說，「這面恰恰好。喏，這樣把住它。一開始便需記住，妳的盾是武器，不是一堵牆。攻擊時，不只是劍，連盾也是利器。看，我這樣揮舞盾，讓它像蝶翅一樣掀翻。只有這樣，妳才能把從各個方向擊來的箭鏃、矛頭和劍尖排開。現在，這是妳的劍。不，不是這樣拿。妳必須穩穩把住它，却不要太用力，它又不是野獸，想掙脫妳的掌握。對了，這樣好多了。再來，左脚踏向前——不要看我的臉，看我的劍，擊刺妳的又不是我的臉。接著，讓我教妳一些防身術。」

他足足把我留了半個鐘頭。我從未這樣聚精會神過，整段時間內，什麼也沒想。不久前我才說工作和體弱可以聊慰傷心人，其實，汗尤然——它比哲學更能醫治乖僻的心靈。

「夠了，」巴狄亞說：「妳的姿勢非常好。我有把握把妳訓練成劍士。明天，妳會來吧？不過，別穿這樣的衣服，礙手礙腳的，最好只到膝蓋。」

我真是又熱又渴，趕忙越過甬道，跑進乳酪房喝了一大碗奶。凶年以來，我已經忘了食物可以如此甘美。這時，有位兵丁走進甬道對巴狄亞說話（我猜他看見我們在做什麼），我聽不清巴狄亞的回答。過一會兒，他提高了聲量：「不錯，她長得不怎麼樣，但是，她是個勇敢、誠實的姑娘。若有個瞎眼的男人，而她又不是王的女兒，準可以做人家的好太太。」聽在我耳裏，這簡直近乎情話。

此後，我每天都向巴狄亞學劍，他的確是我的良醫。我仍然悒鬱寡歡，只是麻木的感覺消失了，日子又恢復了正常的步調。

不久，我告訴巴狄亞自己多麼想到陰山去，以及爲什麼。

「真是設想遇到，姑娘，」他說：「太慚愧了，這原是我該做的。的確，我們至少該爲蒙恩眷的公主做這件事。妳不用去，我替妳去。」

我說我要親自去。

「那麼，妳必須讓我跟著去，」他說，「妳一個人絕對找不到地方。再說，路上若遇見熊羆、豺狼、流氓、或山地野人，那更糟糕。姑娘，妳不會騎馬吧？」

「不會，沒人教過我。」

他聳聳肩想著。「一匹馬夠了，」他說：「我坐在馬鞍上，妳緊挨著我。上山不必六個鐘頭；另有一條捷徑。但是，我們所要做的事恐怕比較費時，必需在山上過一夜。」

「王上容許你出宮那麼久嗎？」

他嘆嗤一笑。「噢，很簡單，我會編個故事。他待我們可不像他待妳一樣。雖然他言語粗暴，對士兵、牧人、獵夫等，倒不算是惡主。他瞭解我們，我們也瞭解他。只有在面對女人、祭司和政客時，他才會惡形惡狀。其實，是因爲他怕這些人。」這點，我倒從未想過。

六天之後，巴狄亞和我在清晨擠牛乳的時刻動身。這天天氣陰霾，四下裏漆黑如夜。宮中沒有人知道我們的動靜，除了狐和我的侍女之外。我穿了件連兜帽的黑披風，又戴了面紗。披風下是件短褂，學劍時穿的，又佩上男人的腰帶和一把劍，這把是利的。「我們頂多只會遇見野貓或狐狸，」巴狄亞預先告訴我，「但是，任何人，無論是男是女，上山去，絕不能不帶武器。」我側坐在馬背上，一手抱著巴狄亞的腰，另一手扶著膝間的骨囊。

城裏闐無人聲，只聽見我們的馬蹄勿—達勿—達響，雖然稀稀落落有幾戶人家燈亮着。

從城裏走向舍尼特河，一陣傾盆大雨從背後掃來，渡河時，又乍然停了，烏雲開始消散。但是，往前望去，仍然沒有破曉的影兒，因為那正是陰雲聚攏的方向。

右邊越過安姬宮。它的造形是這樣的：一片鵝卵形的基址，上面矗著一塊塊年代久遠的大石頭，每塊石頭有兩人高四人寬。沒有人知道這些石頭哪來的，怎麼運來的，是誰矗起來的。石頭之間砌有磚塊，把整座牆填實。屋頂是用茅草葺成的，略作穹窿狀，所以整座建築圓凸凸的，好像伏在地面的一隻大蝸牛。祭司們說這是神聖的形狀，酷似那枚孵出世界的蛋，或孕育世界的胎房。每年春天，大祭司必被關進宮內，然後從西邊的門持劍沖出，象徵新的一年誕生了。當我們路過時，有煙從宮中裊裊升起，因為安姬前的火永遠不熄。

一過了安姬宮，我的心情開始起了變化。一方面因為已進入陌生的地域，另一方面一離開那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方，我剎時覺得連空氣都沁甜起來。陰山龐然聳峙在前，擋住了晨曦；但是回頭瞻望，在城的遠方，賽姬、狐和我經常漫步的山巔，黎明已經來臨，更遠的西天，雲彩一片酡紅。

我們上上下下爬過許多座小山，但總是愈爬愈高；山徑還算平坦，兩旁盡是草坡，左邊有一座濃密的樹林，此刻路正往那方向拐去。從這裏，巴狄亞岔離正路，騎上草坡。

「那就是聖道，」他說，朝樹林指去。「他們帶著公主走那條路，近路則陡峭多了。」

我們走了好長一段草徑，漸漸往上爬向一山脊，它高高擋在眼前，把整座陰山遮住了。一爬上峯稜，我們歇下來讓馬停喘。這時，周圍的景物全都改觀了。我開始惴惴不安。

我們一頭撞進了大白晝，陽光亮得刺眼，氣溫暖和（

我把披風脫了）。濃濃的露水為草地綴上一毯明珠。陰山，比我想像中巍峩、遙遠，手掌般大的日頭掛在它的峯頂上，使它看來不像實物。隔在陰山和我們之間的，是茫茫一片山谷起伏，有叢林、巉巖，和數不完的湖泊。前前後後，左左右右，整個斑斕多彩的世界隨著山峯聳入雲天，遠方甚至有一抹粼粼的海波（雖然不及希臘的大洋浩翰）。一隻黃鶯啼囀；除此之外，曠古幽邃的沈寂。

我不安個什麼勁？你應能相信，我是帶著感傷動身的，這是一趟悲哀的差事。然而，意料之外劈頭迎來的，彷彿是一道聲音，不知是挑逗或挑釁，雖然無言無語，若用言語表出，應為：「妳的心幹嘛不雀躍？」愚蠢呵，我的心幾乎雀躍地回答說：「是啊，為什麼不雀躍？」我必須灌輸自己無數的理由，才能叫自己的心不雀躍。他們把我心愛的人奪走了——我，醜陋得不可能找到愛的公主、父王的嘍囉、可恨的蕾迪芙的囚官；父王去世之後，搞不好被人殺了，或淪為乞丐——誰知道葛羅國日後的下場呢？然而，我的心禁不住雀躍起來。眼前遼闊、壯麗的景觀使我心旌飛揚，我整個人彷彿騰空逍遙，往八方遨遊，一一瀏覽塵世所有奇特、美麗的物象，直到天邊海角。病前不知有多少個月，觸目所見盡是乾旱、枯槁，而今，四圍的清新、潤澤讓我覺得自己錯估了世界；它是這樣的和藹、充滿喜笑，彷彿它也有顆雀躍的心。甚至連我的醜陋都變得難以置信，誰能察覺醜的存在呢？當他的心邂逅了長久以來所憧憬的，彷彿在他醜陋的容貌、粗壯的肢體之內，有個溫柔、新鮮、輕靈而惹人愛憐的人。

佇立峯稜不過一晌功夫，此後幾個小時，我們又上下蜿蜒，爬過幾座山頭，大部分時候牽著馬步行，有時走在斷崖邊緣。我的不安持續著。

我應該抗拒這種癡愚的興奮，不是嗎？單就禮節的要求看，我絕不能帶著快樂的心情掩埋賽姬。如果喜孜孜前

往，怎能叫自己相信會愛過她呢？同時，理性也這樣要求。對這世界，我認識得太清楚了，不會受惑於它突現的笑臉。一個男人若三次發現自己的女人不貞，却一再被她淫蕩的挑逗蠱惑，這種男人，哪個女人受得了？我豈不像這種男人嗎？如果剎那的風和日麗、苦旱後新冒的草芽、病後的健康，便能叫我與這鬼神出沒的、瘟疫猖獗的、臭朽的、暴君似的世界和好。不，我是明眼人，不是白癡。說真的，當時我並不知道，如今倒是明白了，原來，若非爲了把人導入另一新的痛苦，神絕不會邀請人進入這種不可抑遏的喜樂中。人是諸神的泡沫；他們耍弄你，把你吹鼓起來，然後彈指戳破你。

即使不認識這點，我已自有主見。我能夠駕馭自己。難道他們以爲我不過是隻口笛，容讓他們隨興胡吹？

爬上最後一座山頭，面對真正的陰山，我的不安停止了。雖然陽光依舊刺眼，高處不勝寒，冷風凜冽。腳底下，介於我們和陰山之間，是一片幽鬱的峽谷，受了咒詛似地佈滿暗色的苔蘚、地衣、碎岩、巨石。從陰山山麓傾塌而下，有一整溝的石屑臥向谷底，彷彿陰山長了瘡，流出成串石狀的膿。我們仰頭上眺，它那龐大的山軀聳向雲天，峯頂亂石糾結，狀若巨人的臼齒。眼前見到的山貌實在不比屋頂陡峭，除了左手邊有幾座令人觸目驚心的巉巖；總之，它像一面單調的牆往上矗伸。此刻，它更且黝黑一片。到了這裏，神已不再挑逗我了。這裏甚至沒有任何景物可使最快活的心雀躍。

巴狄亞指向右前方，在此，陰山坡度平緩，形成一山坳，比我們所站的地方低。背後，除了天之外，空無一物。就在山坳上，襯著天空，孤零零站著一棵沒葉子的樹。

我們牽著馬，步行走下黑谷，一路舉步維艱，石頭非常滑溜，直走到最低窪的地方，才接上聖道（它從北端進

入峽谷，也就是我們的左邊）。由於已經很近了，我們不需再爬山。幾個轉彎便抵達山坳。冷風刺骨。

聖樹近在眼前，我竟然害怕起來。很難說爲什麼，只知找到枯骨或遺體的話，也許能叫我停止害怕。我相信自己當時有一種孩童似沒來由的恐懼，擔心賽姬既沒活著又沒死。

終於到了。鐵腰圈，空懸的鏈子從腰圈繞上枯樹幹（樹皮已經剝落），風吹來，不時發出嘎嘎的響聲。見不到骨頭、殘衣敗絮，也見不到血跡，什麼都沒有。

「這怎麼解釋呢？巴狄亞，」我問。

「神把她帶走了，」他說，臉色蒼白，聲音壓得很低（他是個敬畏神的人）。「一般的野獸不會吃得這麼乾淨俐落，至少會留下幾根骨頭。除了神聖的幽影獸之外，也沒有任何野獸能夠不解開鐵鍊便把她帶走。即便如此，應能找到一些摔落的首飾。若是人呢？除非携有工具，否則也無法替她鬆綁。」

沒料到這一趟來，竟然浪費了，什麼事也沒得做，什麼東西也沒得收。我毫無意義的人生就此開始了。

「我們還是可以到處找找看，」我癡傻地說，明知道什麼也找不到。

「是，是，姑娘。我們可以到處找找，」巴狄亞說。我知道他是出於一片好心。

我們於是找起來，一圈一圈往外找，他走這頭，我走那頭，眼睛直往地面搜尋；氣溫酷冷，披風隨風吹刮，把我臉頰和小腿都刮痛了。

巴狄亞出聲叫喊時，正走在我前頭，向東穿越山坳。我先把打在臉上的頭髮往後扯，這才看見他。我急步向他奔去，有如添翼，因爲西風把我的披風吹漲成帆。他給我看自己找到的東西——一顆紅寶石。

「我沒見過她戴這顆寶石，」我說。

「姑娘，爲這最後的一程她戴了。他們按照神聖的禮儀粧扮她全身，連她脚屐上的帶子也鑲上了紅寶石。」

「噢，巴狄亞！這麼說來，有人一有東西一把她帶到這裏來。」

「也有可能是脚屐被啣到這裏。這點，一隻野狼都辦得到。」

「繼續找，沿著這方向繼續找。」

「小心點，姑娘，如果一定要找，讓我來吧。妳最好留下來。」

「爲什麼？有什麼好怕的？無論如何，我不留在這裏。」

「我不曾聽說過有誰越過這山坳。大獻時，連祭司都只走到聖樹那邊。我們已經很接近陰山的險惡地帶——我是說，神聖地帶。一過了聖樹，他們說，便是神界。」

「那麼，該留下來的是你，巴狄亞。他們已經把我整夠了，再多整也是徒然。」

「姑娘，妳走多遠，我便陪妳多遠。但是，讓我們少談他們的事，最好完全不談。首先，我必須回去把馬牽來。」

他回到繫馬的矮灌木那裏。有片晌之久，我完全看不見他，獨自一人站在凶地邊緣。後來，他又回來了，牽著馬，非常勇敢地跟我往前走。

「小心點，」他又說。「隨時可能走上斷崖。」的確，再多走幾步，我們彷彿一脚踩進空中，接著愕然發現自己正走在陡坡的轉彎處；這時，從我們走下黑谷以來一直被雲遮住的太陽，突然蹦了出來。

往下一看，好像撞見了世外桃源。腳底下，衆山環抱中，偃臥著一明亮如珠的小山谷，谷口向南，在我們的右方。谷的本身形似陰山南麓的一道山溝。雖然地勢高，氣候却比葛羅溫和。我從未見過這麼翠綠的草皮。有盛開的

金雀花、野葡萄、許多蒼鬱的樹叢、無數耀眼的水面——深潭、溪流、一道道懸泉。我們丟石頭測試出哪一處山坡最容易走馬。一路下坡，迎面的空氣愈來愈暖和、甜沁。我們已走出了風口，可以聽見自己的語聲；不久又聽見溪流潺潺、蜂羣嗡嗡。

「這可就是神的秘谷了，」巴狄亞噓聲說。

「是夠隱秘了，」我說。

走到谷底，暖和得讓我想把手與臉浸入湍急、澄澈的溪流中；溪的對岸，便是谷的本身。我正要舉手掀開面紗，忽然聽見兩道互喊的聲音——一道是巴狄亞的。我抬頭張望。一種莫名的戰慄從頭到脚淋貫全身。那兒，不到六呎遠的地方，溪的彼岸，站著賽姬。



• 10 •

我欣喜若狂，又哭又笑，隔著水喃喃些什麼，連自己都不知道。是巴狄亞的聲音把我拉回現實。

「小心啊，姑娘，說不定是她的鬼魂。說不定——噢！噢！——是神的新娘啊！成了女神了。」剎那間，他滿臉嚇得慘白，彎身捧起塵灰，直往前額猛撒。

不能怪他。她實在神采煥發，恰如希臘語所形容的，不過，我一點都不覺得她凜然可畏。怕她？我一手抱大，又教說話、又教走路的賽姬？她衣衫襤褸、膚色黝黑許多，是曝曬和風掠的結果；但是，那一臉笑——她的眼瞳像兩顆明星，她的四肢豐滿、光潤，（除了那一身襤褸），沒有絲毫露宿野外、三餐不繼的痕跡。

「歡迎！歡迎！歡迎！」她說道：「噢，麥雅，這正是我所期待的，我唯一的心願。就知道妳會來。多令人高興啊！還有慈心的巴狄亞，是他帶妳來的嗎？當然囉，我早就猜到。來，奧璐兒，涉過河來。我會告訴妳哪裏最便捷。可是，巴狄亞，抱歉，你不能過來。親愛的巴狄亞這裏不是——。」

「是，是，神所恩眷的伊思陀，」巴狄亞說（我想他反而鬆了一口氣）：「我瞭解的，我不過是個士卒。」他接著輕聲對我說：「姑娘，妳去嗎？那可是嚇人的地方。說不定——」

「還用問嗎？」我說：「即使這是條火河，我也要過去。」

「當然啦，」他說：「妳我不同，妳身上流有神的

血。我和馬就留在這頭。這兒沒風，又有肥草吃。」

我已走到岸邊。

「再過去點，奧璐兒，」賽姬指着：「這是最容易涉的地方。往前直走，繞過那塊大石頭。慢點！腳要踩穩。不，不要走左邊，那裏水很深。走這邊。好了，再一步就到了，來，我拉妳一把。」

纏綿病榻加上在室內呆太久似乎使我的體質變弱了些。總之，河水冰涼得使我喘不過氣來，水流既急又猛，若非賽姬及時伸出手，我早就滅頂隨波而去。百感交集中，有道思想掠過腦際：「她變得何等強壯啊！將來準比從前的我力氣大，瞧她哪天出落得既美麗又健壯。」

接下來是一場混亂——一時間又想講話，又想擁泣、又想親嘴、又想深吸一口氣。她把我領到離河幾步遠的地方，讓我坐在暖和的石南叢中，自己再傍著我坐下。她的手緊緊握著我攤在腿上的手，就像那晚在囚室中一樣。

「怎麼啦？姊姊，」她快活地說：「妳覺得我的門檻又冷又深，是嗎？瞧，妳差點沒停止呼吸。讓我來幫妳恢復元氣。」

她一骨碌站起，走去不遠的地方取來一些東西。一粒粒清涼的小黑莓用綠葉子包著。「吃吧！」她說：「這豈不像神的食物嗎？」

「是沒吃過比這更甜的，」我說，當時真是又飢又渴，因為已到了午時，甚至稍晚些。「不過，賽姬，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

「等等，」她說：「等這筵席過後再說。喏，酒來了。」我們的背後有一溜細細的水泉從覆滿蒼苔的石巖中滲出。賽姬兩手合成杯，接了一捧水湊近我唇邊。

「喝過比這更珍貴的酒嗎？」她問：「有比這更漂亮的酒杯嗎？」

「的確爽口，」我說：「不過，最難能可貴的是這杯

子。世上的東西中我最鍾愛的，莫過於它。」

「那麼就送給你吧，姊姊。」她慨然應允，像極了厚賜禮物給人的女王或富婆。我感動得熱淚盈眶，許多賽姬童年的嬉戲情景又歷歷在目。

「孩子，謝謝你。」我說：「真希望它確實屬於我。不過，賽姬，嚴肅點吧，動作且快些。說說，這些日子，你是怎麼過活的？對了，你又是怎麼脫身的？哦，別讓眼前的快樂給沖昏了頭。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怎麼辦？樂在其中啊！難道還有比這更重要的嗎？我們的心為何不該雀躍？」

「是啊，我們的心不正雀躍著嗎？但是，你難道沒想過——多離奇啊！這下子我可以饒恕衆神了。再過一陣子，大概也能饒恕蕾迪芙。但是，怎麼可能呢？——不到一個月，冬天就來了，你怎能——賽姬啊，你怎能活到現在呢？我以為，以為——」想起自己所以為的情景，我整個人泣不成聲。

「喔，麥雅，喔——」賽姬（這日又是她安慰我）。「所有的擔憂、害怕全都過去了。一切已恢復祥和，我會幫你體認這點；直到你快樂起來，我才能放心。是的，你還沒聽我說哩。你一定十分驚訝吧？發現這華美的居所，而我竟然住在其中。喏，瞧我這付模樣，你難道不覺得驚奇？」

「是的，賽姬，我真是整個人給嚇呆了。我當然願意聽你娓娓道來，不過，首先，讓我們籌謀、籌謀吧！」

「奧璐兒，你太嚴肅了，」賽姬調侃我：「你總是一天到晚籌謀東、籌謀西。當然啦，調教像我這麼蠢笨的孩子，不這樣也不行；況且你實在教導有方。」她輕吻我一下，就這樣把過去種種——那段令我眷戀不已的往日——作了了斷，接着便開始講她自己的故事。

「離宮的時候，我的神智並不清明。那兩位廟姑還未

替我塗面、粧扮，便先讓我喝了種又甜又黏的液體——某種迷魂藥吧，我想——因為喝過不久，我便覺得輕飄飄的；好像在夢中一樣，這種感覺愈來愈強烈，持續了好一陣子。姊姊，我想，每個被殺來獻祭安姬的人，都會給灌這種藥，這便是為什麼我們總覺得這些人死得非常安詳的原因。我臉上的油彩尤其加強了這種效果，它使我的臉變成硬梆梆的，好像不是我的臉。我並不覺得要被祭殺的是自己。這感覺更隨着喧嘩的廟樂、爐香和炬火一圈圈擴大。我看見你，奧璐兒，站在樓梯頭。雖然想向你揮別，手卻沈重得抬不起來；簡直像鉛那樣重。心想無所謂吧，因為你不久也會醒覺過來，發現這一切不過是一場夢。從某角度看，的確是這樣，不是嗎？眼前，你不正在夢覺邊緣嗎？什麼，還在難過？我一定得幫助你明白。」

「你或許以為出了宮門之後，涼爽的空氣會使我的頭腦清醒過來，不過，藥性似乎尚未完全發作。我一點也不怕；當然也不興奮。坐在扶舁上，腳下一片人頭，這幅情景本身就夠離奇了……又加上一直在那裏喧騰着的號角和響板。我根本分不清上山的路是長是短。每一吋路似乎都很懸遠；遠到能讓我看清路上的每一粒石頭；甚至每經過一棵樹，我總能定睛注視良久。然而，整趟路程卻又好像眨眼間的事；不過，無論如何，總是長到讓我的心智恢復了些許。我開始知覺事情有點不妙，於是，首度覺得有話要說。我試着喊出聲來，讓他們知道搞錯人了，我只不過是可憐的伊思陀，絕不是他們想殺的那個人。但是，除了呻吟和呢喃之外，我什麼也說不出。這時，一個有著鳥狀頭面的人出現了，或者說一隻軀幹像人的巨鳥。」

「可能是大祭司，」我說。

「是吧，如果他戴上面具之後，還是個祭司的話；說不定戴了面具的他已渾然成了神。總之，他說：『再給她一些。』一位年輕的祭司於是踩上某人的肩膀，把那又甜

又黏的液體再灌進我嘴裏。我不想喝，但是，麥雅，妳知道，那就像妳叫理髮師替我拿出扎入手心的刺一樣——許久以前，妳記得的，妳緊緊按着我，叫我要乖，說一下子就好了。是的，正像這樣，所以，我便覺得最好還是聽話。」

「接下來我所知道——確實知道——的是，我被扶下抬昇，踩在火燙的地上，他們把我綁上樹，用鐵鍊纏繞我的腰身。是鐵鍊的錙鐺聲把剩餘的藥效從我腦中驅出。父王在一旁，又哭又叫，一面撕扯著自己的頭髮。麥雅，妳知道嗎？他真的凝視着我，定神凝視着我，我覺得這幾乎是他第一次正眼看我。不過，當時我只希望他不要再哭鬧下去，希望他和所有的人都走開，好讓我一個人留下來好好哭它一場。這時，我真想哭，我的頭腦愈來愈清醒，整個人於是害怕起來。我強自效法著狐常說的那類希臘故事中的女子，心裏明白自己應能撐到他們離開，但是，他們必須快點離開。」

「噢，賽姬，妳自己說的，一切的凶噩都過去了。忘掉那可怕的一刻吧！快點告訴我妳是如何獲救的。要講、要安排的事還多着呢，哪有時間——」

「奧璐兒，時間要多少就有多少。妳難道不樂意聽我的故事？」

「當然樂意啊，而且每一細節都樂意聽。不過，且等一切安全無虞又——」

「如果這裏不夠安全，哪裏算安全呢？這是我的家哩，麥雅。而且，如果妳不聽慘暗的片斷，又怎能體會出我經歷到的神奇和榮美呢？其實，情況並不那麼糟，妳知道。」

「糟到讓我不忍卒聽。」

「噢，請別這麼說。總之，他們終於走了，留我單獨面對蔚藍的蒼天，四周環踞著焦黃、枯槁的崇山峻嶺，到

處一片死寂。毫無風吹的影兒，連聖樹旁也不例外；記得嗎？就像旱災到了末期的情景。我渴得半死——全是那黏液在作怪。接着，我初次察覺他們把我綁得讓我蹲坐不得。這時，我才開始氣餒，難過得哭了，噢，麥雅，我多麼需要妳和狐啊，我只能禱告、禱告、禱告，求神讓將要發生的事儘快發生。然而，什麼事都沒發生，除了流淚使我更渴之外。接着，過了好長一段時間，有些東西慢慢聚攏在我身旁。」

「東西？」

「噢，沒什麼可怕的。起先只有野山牛。可憐喲，瘦成那樣子，真替牠們難過。必定與我一樣饑渴。整羣圍成一大圈，一步步捱近我，卻總不敢捱得太近。最後，隔了一些距離，對我哞叫。接著來了一隻我從未見過的野獸，大概是山貓吧。她一骨碌湊近前來。由於我的手可以活動自如，便想伸手把牠揮走。其實，根本多此一舉，因為牠先後撲前、撤退不知多少次，才敢過來嗅我的腳趾（我想，起先牠很怕我，就像我怕牠一樣。）接著牠縱身立起，前爪趴向我，又嗅了一回。後來，就走了。牠這一走，我倒有點愴然；本來嘛，牠總是個伴。妳可知我同時在想些什麼？」

「什麼？」

「起初，我要讓自己開心，便試著遐想昔日夢幻中那座矗立在陰山上以黃金、琥珀砌築的城堡：還有神：我努力讓自己相信真有這回事。可是，我一點都信不來，並且想不通當初怎會信這套。往日的一切憧憬一下子幻滅了。」

我按了一下她的手，什麼話也沒說。不過，內心裏卻暗自高興。大獻的前夜，爲了扶持她，任由她這樣幻想，也許是好的（誰知道呢？）。現在，我很高興，她終於越過了這些。我實在不喜歡這門子事，太不自然了，太違反

人情了。也許，這樣竊喜正是神討厭我的原因之一。反正，他們從來不告訴你。

「唯一對我有幫助的，」她繼續說：「是完全不同的想法。其實，很難說是種想法，實在無以名狀。其中包含了許多狐的哲學——他所說的有關神或『神聖本質』的話——又摻和了大祭司有關血與大地的講論，說什麼祭牲可以使五穀生長。我這樣解釋並不周全。它彷彿來自我的心靈深處，比看見黃金琥珀城堡的那部位還要深邃，比恐懼和哭泣還要深邃。它悠悠邈邈，無形無體，卻又可以牢牢攀附，或者讓它牢牢攀附。接着，一切都改觀了。」

「改觀？」我不瞭解她所說的是什麼，不過，也明白她自有道理，必須讓她用自己的方式把經過講出來。

「噢，當然是天氣啦。綁在樹上，我看不見，但卻可以感覺到。剎那間，我覺得陰涼起來。於是，知道背後葛羅的天空必定烏雲密布，因為整座陰山全都褪了色澤，我自己的影子也消失了。然後——這是甘美時刻的開端——一聲風嘯——西風啊——撫過我的頸背。風愈吹愈疾；你可以聽到、聞到和覺到雨近了。因此，我十分知道神的確存在著，並且雨水是我喚來的。風開始在我四圍呼嘯（那麼輕柔的聲音實在不應稱之為呼嘯），雨也潺潺。聖樹為我稍稍遮了雨；我把手伸出，接了點雨來舔，實在太渴了。風愈吹愈猛，彷彿要把我舉離地面，若非腰間的鐵鏈，我早就被扶搖上天了。就在這時——一瞬之間——終於——他出現了。」

「誰啊？」

「西風。」

「妳看見它了？」

「不是它，是他，風神；西風他本人。」

「賽姬，當時的妳是醒着的嗎？」

「噢，絕不是夢。人不可能作那樣的夢，因為那是人

眼未曾見過的。他雖然取了人的樣式，但你絕不會將他錯認為人。噢，姊姊，如果妳親眼看見，妳就能瞭解，我怎能叫妳瞭解呢？妳見過痲瘋病患沒？」

「當然見過。」

「那麼，妳必然知道健康的人站在痲瘋病患旁，特別顯得神采煥發。」

「妳是說，比往常健康、紅潤？」

「是的，站在神的旁邊，我們簡直就像痲瘋病患。」

「妳是說，這位神全身通紅？」

她拍掌大笑。「噢，不通，不通，」她說：「我明白了，原來，我並未讓妳瞭解我到底在說些什麼。不過，別介意。妳自己終會親眼看見神。這必定會發生，奧璐兒，我會想辦法讓它發生。總有辦法的。瞧，這也許行得通。當我看見西風時，起先真是既不喜又不懼，只覺得慚愧。」

「慚愧什麼呢？賽姬，他們又沒剝光妳的衣服？」

「不是這回事，麥雅，我慚愧自己是個凡人。」

「這又有什麼辦法？」

「妳不覺得最叫人慚愧的，正是自己最無能為力的事。」

我想到自己的醜陋，便一言不發。

「他將我抱起，」賽姬說，他那俊美的雙臂溫熱得幾乎把我融化，一時間，說不上來怎麼回事；總之，毫無痛覺的，他已把我拉出腰鏈，又把我騰空抱起，遠離地面，盤旋直上。當然，一眨眼，他又不見了。我見到他，只像驚鴻一瞥。這又何妨呢？我已經知道西風是他，不是它；因此，一點也不怕乘風飛翔，甚至不怕在空中來個翻斛斗。」

「賽姬，真有這種事嗎？妳不是在作夢吧？」

「如果是作夢，姊姊，妳想，我怎麼會到這裏來？倒

是在這之前所發生的事才像一場夢哩。爲什麼，葛羅的一切、父王，還有老葩姐，現在對我來說，實在悠悠忽忽得像極了夢，麥雅，且讓我往下說吧，他把我騰空抱起，盤旋了一陣子，又輕輕放下地面。起先，我直喘着氣，暈眩得看不清眼前的景緻；西風實在是位灑脫、粗獷的神。（姊姊，妳想，年輕的神是否應該學學怎樣料理人事？他們的手那麼不經意一摸，就能叫我們粉身碎骨。）但當我恢復知覺之後——哇，妳能想像那是多美妙的一刻——我看見矗立在自己眼前的，正是一幢宮堡；我正躺在它的門檻。瞧，它可不只是我曾經夢寐以求的那幢用黃金和琥珀砌築的城堡。如果僅止於此。我也許會以爲自己真在作夢。但是，它的確不只如此。無論是葛羅的，或狐形容的希臘建築，都無法與它媲美。這是全然嶄新的造型，人心從未想過的——喏，就在那兒，妳可親自觀賞——等會兒，我就帶妳參觀每一吋角落。它豈是言語所能描述？」

「一眼便可看出這是神的居所。我指的不是人敬拜神的寺廟，而是神的家，是他作息的所在。原先，即使給我再多的錢，我都不願進去。然而，奧璐兒，我不能不進去，因爲有一道聲音——悅耳嗎？噢，比任何音樂悅耳；不過，我還是聽得汗毛直豎——奧璐兒，妳知道它說什麼嗎？它說：『進來吧，這是妳的家（是的，它說這幢房子是『我』的家），賽姬，神的新娘，請進來吧。』」

「我又自慚形穢了，又對自己身爲人感到慚愧，並且怕得要死。但是，抗命的話，恥辱更大，恐懼更深。瘦小、冰冷、顫抖著的我走上台階，穿過陽台，進入內院。四下不見半個影子。這時，突然聲音此起彼落，環繞著我，發出歡迎的言辭。」

「什麼樣的聲音呢？」

「像是女人的聲音——至少，與風神那雄健的聲音相比，顯出是女人的聲音。她們說：『進來啊，姑娘，進來

啊，女主人。不要害怕。」聲音彷彿隨着說話者移步，在我前頭引路，雖然我見不到任何人影。就這樣，她們把我引入一涼爽的廳堂，有著拱形的堂頂，堂中一張桌子，桌上擺有水果和酒，那些水果見所未見——不過，妳馬上要見識到了。她們說：『姑娘，沐浴之前，請先把這吃了；隨後還有盛筵哩。』哦，奧璐兒，我怎能叫妳明白我的感受呢？我知道她們全都是精靈，而我多麼想俯伏膜拜她們。但是，我不敢；如果她們奉我爲這幢宮堡的女主人，我就必須有女主人的樣子。不過，我一直怕這當中藏有惡毒的嘲弄，說不定突然間暴出一聲可怕的冷笑——」

「哇，」我說，長吁了一口氣，對這把戲，我是再清楚不過了。

「不過，我錯了，完全錯了。姊姊，這就是身爲人的一部分恥辱。她們給我水果，又給我酒——」

「是聲音給妳嗎？」

「是那些精靈。我看不見她們的手。不過，妳知道，盤子和杯子看起來並不像自行在移動。妳深知有手在操作着。而當我拿起杯子（她的聲音變得非常輕柔），我——我——感覺到另有一雙手，觸摸著我的。又是那種幾乎把我燒熔的溫熱，雖然一點也不痛。這真讓人消受不了。」她突然臉紅起來，莫名其妙地笑了。「現在，可就無所謂了，」她說。「然後，她們帶我去沐浴。這浴室啊，妳待會兒將看到，是一個四周環繞着雕欄畫棟的露天內院，而水呢？簡直溫潤如玉，馨香如……馨香如這整座山谷。當她們爲我解衣時，我羞死了，不過——」

「妳不是說她們全是女精靈嗎？」

「噢，麥雅，妳還是不懂。這種羞恥之心與她們是男是女無關。有關的是身爲人——怎麼說呢？——生來不夠完全。妳認爲夢徜徉在醒世中不會自慚形穢嗎？後來（她愈說愈快了），她們又替我穿好衣服——世界上最美麗的

衣服——接着，便是盛筵——且有音樂伴奏——之後，她們把我帶上床——這時夜幕已低垂了——而他……」

「他？」

「新郎呀……神的自己。別用那表情看我，姊姊。我仍是妳的賽姬，忠誠不渝的賽姬。這是任何事物都改變不了的。」

「賽姬，」我起身說道：「我受不了。——妳已經告訴我許多神奇的事。如果這些全是真的，那我過去這輩子豈不澈底錯了，一切均需重新來過。賽姬，是真的嗎？妳不是說著玩的吧。妳的宮堡在那裏呢？讓我參觀一下。」

「當然囉，」她說，站起身來。「請進吧。不過，別怕，不管妳看見或聽見什麼。」

「遠嗎？」我問。

她驚訝地看了我一眼。「什麼遠不遠？」

「宮堡啊，神的家。」

妳見過在人羣中走失的孩子吧！他好不容易一眼找着自己的母親，快跑過去，那婦人轉過身來，卻露出一張陌生的臉，這孩子愣住了，一時說不出話來，接着便放聲大哭。賽姬的表情正像這樣；先是一愣，隨後茫然；所有讓人覺得快樂的把握剎那間分崩離析。

「奧璐兒，」她說，開始顫抖起來，「妳是什麼意思？」

我也嚇了一跳，雖然不知到底怎麼回事。「什麼意思？」我說：「宮堡在那裏呢？走多遠才能到呢？」

她嚎叫一聲。然後，慘白著臉，狠狠地瞪着我說：「眼前不就是嗎？奧璐兒，就是它啊！妳正站在宮門的台階上。」



• 11 •

這兩個冤家正在作殊死戰。若有人當時看見我們，相信他會這樣認為。的確，相距數呎對峙著，每根神經都緊繃起來，彼此又虎視眈眈，我們兩人之間真可謂劍拔弩張。

敘述到這裏，已接近我所以對神提出控訴的關鍵所在；因此，理應不計一切代價寫下事實的全貌。但是，要澈底弄清在這些重大、靜默的時刻裏我到底想了些什麼，實在不容易。太常回憶反而把記憶的本身給搞模糊了。

我想自己的第一道思想必定是：「她瘋了。」無論如何，對於詭譎莫測、不合常理得讓人容忍不了的事，我絕對全心加以摒斥，不容它闖入心門。這樣拚命抗拒，無非爲了自保，免得自己心思狂亂，失去控制。

但是，呼吸平緩下來之後，我輕描淡寫地說：「我們必須馬上離開，這地方太可怕了。」（我記得自己耳語似地說。）

這麼說來，她那看不見的宮堡，我豈不信以爲真？說給希臘人聽，他們必定嗤之以鼻；在葛羅，則不然，因爲葛羅人與神太親暱了。我們知道，在聖山上，在聖山最幽邃的地域——這使巴狄亞聞之心悸，連大祭司也裹足不前的地域——什麼事都可能發生。人的心門再怎麼閉鎖，也排擋不了。是的，就是這樣。無所謂信不信，而是神那捉摸不定、茫茫無涯的惡作劇令人想起就怕——整個世界（包括賽姬在內）已經逸出我的掌握。

總之，她完全誤會我的意思。

「那麼」，她說，「這下子妳可看見了。」

「看見什麼？」我問，這是裝傻，我當然知道她指的是什麼。

「妳怎麼搞的？這個啊！」賽姬說：「喏，這不是門嗎？瞧，這牆真是金碧輝煌——」

不知爲什麼，一聽她這樣說，無名的怒火——父王特有的怒火——打從我心底燒起。我發現自己大聲狂喊著：「閉嘴！別說了！這裏什麼也沒有！」（雖然狂喊並非我的本意。）

賽姬滿臉通紅。這下子，她也生氣了。「如果妳真的看不見，摸一下總可以吧！」她哭叫著。「摸摸它，拍拍它。就在這裏——」她想抓住我的手腕，却被我甩脫了。

「算了吧！我告訴妳！這裏確實什麼也沒有。妳在睜著眼睛說瞎話，想叫自己相信真的有這回事。」不過，我這樣說，也與事實不符。我怎能分辨她到底真是看見了那肉眼看不見的，還是發瘋了？總之，離奇得令人憎惡的事已經發生了。彷彿可以用蠻力將它擋回似的，我撲向賽姬。冷靜下來一看，我兩手正扳住她的肩膀，把她當孩子似死命搖撼。

她已經不是孩子了，且比我想像中還有力多了，所以，一下子就掙脫我的掌握。我們又分開對立，氣喘咻咻，比先前更像對決的死敵。有種銳利而狐疑的表情，是我從未見過的，遽然出現在賽姬臉上。

「妳不是嚐了酒嗎？妳想，我能從哪裏弄到酒！」

「酒？什麼酒？妳到底說些什麼？」

「奧璐兒，我給妳的酒啊！還有酒杯，酒杯呢？我不是送給妳了嗎？妳藏到那裏去了？」

「噢，算了吧！孩子。我現在沒心情玩這種無聊的遊戲。根本沒有酒。」

「可是，我剛才不是給過妳嗎？妳也喝了，還有可口

的蜂蜜糕。妳說——」

「妳給的是水，用妳自己的手捧著。」

「那妳怎麼稱讚說酒很甘美，杯子很稀奇。妳說——」

「我稱讚的是妳的手。妳方才像在辦家家酒（妳明知道的），我只不過是隨勢應和。」

一驚之下，她的嘴巴張得好大。即使這樣，却仍秀美依舊。

「是這樣子嗎？」她緩緩說出：「意思是妳並未看見杯子，也未嚐到酒？」

我默然不語。方才我所說的，她該夠明白了。

她的喉嚨動了一下，好像吞嚥著什麼（噢，她那美麗的頸項！）。風雷似的激怒這麼壓抑下來，她的情緒轉變了；現在是冷靜的哀傷，摻雜點憐憫。她用握緊的拳頭捶打著前胸，和悼亡人一樣。

「唉！」她哀嘆道，「他指的原來就是這樣。妳看不見，也感覺不到。對妳而言，它完全不存在。噢，麥雅……我爲妳難過。」

我幾乎要全盤相信她了。她接二連三叫我惶惑、動搖。對她，我束手無策。那宮堡，在她看來，簡直就像平常的事物一樣可信；她那篤定的樣子，使我想起脅間頂著父王的匕首，對安姬依然確信不移的大祭司。站在賽姬旁邊，我的弱勢，與站在大祭司旁的狐恰可比擬。這山谷的確令人毛骨悚然；神靈和詭異到處游移，實在不是凡人應該涉足的地方。這裏，我看不見的東西大概成千上萬吧。

希臘人能夠瞭解這種感受有多可怕嗎？幾年之後，我一再夢見自己置身在一熟稔的環境——多數時候是棟樑室，眼睛看見的與手摸到的湊和不起來。我把手放在桌面上，所觸摸到的不是平滑的木板，而是暖烘烘的皮毛，從桌角且會伸出一溫熱而潮濕的舌來舔我。醒來之後的感覺

告訴我，這類的夢乃源於眼睜睜望著賽姬的神宮卻什麼也沒見到的那一瞬間。因為驚悸是同樣的：一種令人噁心的不諧調，兩個世界接擠在一處，好似骨骼斷裂處的兩片碎渣。

但在實際的經驗裏（與夢中的經驗不同），隨著驚悸而來的是無法平伏的哀慟。因為世界已經支離破碎，而賽姬和我又不活在同一碎片裏。山啦，海，瘋狂，甚至死亡，都無法把我們分隔得如此遙遠、如此令人絕望。是神！是神！永遠擺脫不掉的神……把她偷走了。什麼也沒有留下。一道思想像早開的番紅花鑽出我久被冰封的腦袋：難道她配不上神？難道祂們不該霸住她？但是，隨即，龐大的、盲目的、令人窒息的悲哀洶湧如濤，一波波把這思想吞捲而去，我於是哭喊道：「不行這樣，不行這樣。噢，賽姬，回來吧！妳在哪裏？回來啊，回來。」

她馬上擁著我：「麥雅！姊姊，」她說：「我在這裏。麥雅，別哭了。我受不了了。我——」

「是，是……噢，我的孩子——我可以觸摸到妳——我正緊擁著妳。但是，噢——卻只像在夢中擁妳。事實上，妳遠在天邊，而我——」

她領我走了幾步，讓我坐在長滿青苔的河岸上，自己傍著我坐下，用話語和撫摸極力安慰我。我知道即使暴風雨或激烈的戰役也有突來的片刻寧靜。所以，我盡情享受她的安慰。她說些什麼，我並不在意，所珍惜的是她的聲音，和聲音中的情愛。就女人而言，她的聲音算是夠渾圓的了。即使現在，偶而她說話的聲調，伴著話的內容，還會從我耳際響起，彷彿她正隨伴在房中——多溫柔的聲音啊，又豐腴如沃土上的玉米結穗纍纍。

到底她說了些什麼？：「麥雅，或許妳因此也能學會如何叫自己看得見吧。我會懇求他叫妳能看見。他瞭解的。當我求他讓我晤妳一面時，他曾警告我會有出乎意料之外的事發生。我怎麼也沒想到……畢竟我只是傻賽姬，

如他所稱呼的……真是傻得不知道他指的是妳連看都看不見。所以，他有先見之明。他會教我們……」

「他」？我幾乎把「他」給忘了；或者，即使沒忘，從她開始告訴我，我們正站在他的宮門之前時，我已將他置之度外。現在，她左一個「他」，右一個「他」，他他他，連名字都省略了，道地新娘子對夫君的暱稱。聽在耳裏，叫人不由得心腑僵冷，正如我日後在戰場上所經歷的：當所謂的「他們」或「敵人」剎那間變成一個活生生的人站在兩呎之外殺氣騰騰瞪視你，你的心馬上發冷、變硬。

「妳說的是誰？」我問；其實意味著：「妳幹嘛提他？他與我有何相干？」

「麥雅！」她說：「我不是已經告訴妳了嗎？除了我的神，還會是誰。他是我的情人，我的丈夫，我的堡主。」

「噢，這叫我怎受得了？」我說，一骨碌跳起來。她最後那幾句話說得何等溫柔，還帶點微微的顫音，聽得人感覺火大。我可以感覺自己的怒氣又回潮了。然後，忽然靈光一現，赦令在望似的，我責怪自己什麼時候把先前認為她瘋了的想法給忘得一乾二淨。她瘋了；當然，整樁事鐵定是瘋人狂想無疑。除非我同她一般瘋癲，才會另作它想。瘋了！瘋了！這樣一判定，谷裏的空氣頓時不再那麼全然神聖可畏；我覺得自己的呼吸舒暢了許多。

「得了吧！賽姬，」我凌厲地說：「妳的神呢？他在那裏？宮殿呢？宮殿在那裏？在烏有之鄉吧！我看嘛！是在妳的幻想中。他在那裏？叫他現身出來讓我瞧瞧，如何？他長個什麼模樣？」

她轉眼旁顧，聲調比往常低沈，吐字却仍清晰，彷彿方才的對話與她正要說的相比，簡直微不足道。「噢，奧璐兒，」她說，「連我自己都還沒見過他的面。每回他親

近我，總在神聖幽暗的籠罩下。他說，我絕對不能睇見他的面，或者知道他的名字，至少目前還不到時候。他禁止我把任何燈盞、燭台帶入他的——我們的——內室。」

說著，她便舉起眼睫；當我們四目相遇時，我看見她眼中漾滿難以言宣的喜樂。

「哪有這種事；」我說，大著嗓門發出嚴峻的聲音。「別再提這些事了。起來，時候不多了——」

「奧璐兒，」她說，后儀十足，「我這輩子從未對妳撒過謊。」

我試著態度溫和些，然而出言依舊冷峻。「是的，妳無意撒謊。但是，賽姬，妳心智不正常。妳把幻想當真。這準是由於驚恐和孤單再加上他們灌妳的迷藥。放心，我們會把妳矯治好。」

「奧璐兒，」她說。

「什麼事？」

「若全是我幻想出來的，這麼多天來，妳想我是怎麼活過來的？我看起來像露宿野外，靠吃野莓果充飢的人嗎？我的手臂瘦削了嗎？臉頰凹陷了嗎？」

我寧願說謊，回答她「是」，但是，根本辦不到。從她的頭頸至赤裸的腳趾，生氣、美麗、幸福像流泉般漫過她全身，又似從她內裏湧溢而出。難怪巴狄亞會把她當作女神膜拜。衣衫襤褸尤其顯出她的美麗；瞧她那付蜜人兒的模樣，紅潤擬玫瑰，晰白似象牙，而姿韻生動，分明是個氣血溫暢、軀體完好無缺的人。她看來甚至比從前高（當時我雖驚異，却以為絕不可能）。我無言以對，她用一種類似嘲諷的表情睇我。知道嗎？眉眼間略帶諷味的她真是可愛極了。

「這下妳可懂了？」她說。「一切都是真的。所以——麥雅，請你聽我說完，好嗎？——所以，一切會恢復正常。我們會——他會讓妳看得見，那時——」

「我才不稀罕！」我哭喊起來，臉逼近她的，直到她在我的淫威之前退却。「我不稀罕。這件事叫我好恨。恨，恨，恨，妳瞭解嗎？」

「為什麼？奧璐兒，妳恨什麼呢？」

「噢，整樁事——唉，我怎麼稱呼它呢？妳明知道的，至少妳從前知道。這，這——」忽然間，她所說的有關「他」的某些事從我腦際閃出，我直覺忐忑不安。「這東西在黑暗中與妳親暱……却不准妳看清牠。好個神聖的幽暗，妳這麼稱呼它。這是怎麼一回事啊？呸！太像住在安姬宮了。與神有關的事總是暗暗昧昧的……我想，我聞到了——」她肅穆的眼神，她的美麗，充滿著憐憫，另一方面却又是那麼無情，使我一時啞口無言。我的淚水又奪眶而出。「噢，賽姬，」我哽咽著，「妳那麼遙不可及。我的話妳聽得見嗎？我構不到妳。噢，賽姬，賽姬！妳曾經愛過我……回來吧。我們與神、與詭異、與這些冷酷、陰暗的事有何相干呢？我們不過是凡間女子，不是嗎？噢，請回到現實世界吧。別去理那些古怪的事。回到我們歡愉度日的所在。」

「但是，奧璐兒，想想呵。我怎能回去？這是我的家。我是人家的妻子。」

「妻子，誰的妻子。」我聳聳肩問。

「但願妳能認識他，」她說。

「妳那麼喜歡他！噢，賽姬。」

她默不作聲，雙頰紅暈。她的表情，她整個人的神態，說明了一切。

「妳啊，真配做安姬宮的廟姑，」我殘忍地說：「妳早該住進安姬宮了——那裏幽幽昧昧的——到處是血、薰香、呢喃、和脂肪燒焦的臭味。妳竟然喜歡它——喜歡住在自己看不見的東西當中——惑於它懾人的幽昧和神聖。難道妳絲毫不在乎離開我，背棄我倆所愛的，進入那一切

曖昧……」

「不，不，麥雅，我絕不能回到妳身邊。我怎能這樣做呢？不過，妳可要到我這兒來。」

「噢，這是瘋人瘋語。」

是瘋人瘋語嗎？抑或不然？實情如何呢？哪種情況更糟糕？如果神是好意的，這時應該出來說話了。但是，請注意，他們怎麼反應呢？

開始下雨了。濛濛細雨，只是對我而言，情況却完全改觀。

「來，孩子，」我說，「躲到我的披風下。瞧妳那身破衣裳——快點，別成了落湯鷄。」

她現出驚訝的表情。「我怎會淋濕呢？麥雅，」她說，「我們正坐在宮內，頭上有屋頂遮蔽。至於『破衣裳』？——噢，我忘了，妳原來連我的錦衣都看不見。」她說着的當兒，兩頰雨珠閃爍。

有緣讀到這本書的希臘仁君啊，你若以為她這一番話便能叫我腦筋轉過來，不妨問問令堂或妻子。當我看見她，這個我一手帶大的孩子，坐在雨中，像牛一樣的蠻不在乎，若說她那宮堡和神絕非癡人夢話，簡直匪夷所思。這時，一切狂亂的惡作劇，一切意見上的搖擺不定，全都過去了。剎那間，我知道自己必須果斷擇定孰是孰非；同時，也知道自己應該擇定什麼。

「賽姬，」我說（我的聲音變了）。「這是十足的妄念。妳不能留在這裏。冬天馬上到了。妳會凍死的。」

「我不能拋棄我的家，麥雅。」

「家！這裏哪有家？起來，快，快躲到我的披風下。」

她搖搖頭，有點疲倦。

「沒用的，麥雅，」她說。「我看得見，妳却看不見。妳我之間，誰能作裁判呢？」

「我叫巴狄亞來。」

「我不被准許讓他進來。況且他自己也不願來。」這倒是真的，我知道。

「起來，孩子，」我說。「妳聽見沒？照著我的話做。賽姬，妳從未違抗過我的命令。」

全身淋得濕透的她抬頭看著我說，聲音非常柔和，心意却堅硬如石，「親愛的麥雅，我已經身為人妻了。我必須遵從的，不再是妳了。」

那時我才知道恨自己所愛的人是什麼滋味。我的手指一下子握緊她的手腕，另一隻手攔住她的前臂。我們奮力拉扯著。

「妳『必須』走，」我氣急敗壞地說：「我們要強迫妳離開——把妳藏起來——巴狄亞有太太，我想——把妳鎖住——在他家——讓妳神志恢復正常。」

根本無濟於事。她比我有力氣。（當然囉，我想，「他們說瘋子比常人多出兩倍力氣。」）我們的手臂都浮現對方的指痕。這真是一場糾纏不清的角力。終於，我們鬆手了；她瞪著我，憤怒而困惑。我情急地哭了（正如我在她囚房外哭一樣），全人崩潰在羞愧和絕望中。雨停了。我想，它已按著神所要的發揮了作用。

我沒有其它辦法可想。

首先恢復過來的是賽姬，從來都是這樣的。她把手搭在我肩上，手臂上有一抹血痕，是我抓傷她了嗎？

「親愛的麥雅，」她說：「從我有記憶以來，妳極少對我發過脾氣。這會兒，不要破例。瞧，日影幾乎要掩過整片院子了。原本希望日頭偏西之前，好好款待妳一番的。現在呢？——妳只嚐到野莓和涼泉。早知道，讓妳和巴狄亞一起吃麵包和洋葱，恐怕還可口些。無論如何，日沒之前，我必須送妳走。我答應過他的。」

「妳要把我永遠送走嗎，賽姬？就這麼兩手空空的

走？」

「是的，妳必須獨自離去，奧璐兒；不過，我懇請妳儘快再來。我會替妳想辦法，一定有辦法可想的。那時——噢，麥雅——那時我們便能重逢而無雲煙阻隔。現在，妳則必須離開。」

除了遵從她，我還能做些什麼？就體力而言，她比我強壯；她的心思，我又構不着。她正領着我走回河邊，穿過寂靜的山谷——被她稱為山谷的。現在，在我看來，再沒有比這山谷更討人厭的了。空氣冷冽得讓人直打哆嗦。夕陽在一團烏黑的山坳後燃燒。

就在水涯，她的身子挨近我。「妳會儘快回來，是吧？」她說。

「如果可以的話，賽姬。宮裏的情形妳是知道的。」

「我想，」她說：「未來幾天內，父王不會對妳構成攔阻的。現在，時間不多了。向我吻別吧，親愛的麥雅。來，扶著我的手，用腳探探哪塊河石平穩可踩。」

我再一次捱忍冰冷的河水如劍刺割。從河的這邊，我回望對岸。

「賽姬，賽姬，」我放開嗓門吶喊。「時間還來得及。跟我走吧。天涯海角——我會幫助妳偷渡離開葛羅——我們可以靠著乞討走遍天下——或者妳可以住進巴狄亞的家——總之，什麼地方，隨妳喜歡。」

她搖搖頭。「我能嗎？」她說，「我身不由己。妳忘了嗎？姊姊，我已是人家的妻子了，雖然，我永遠仍是妳的人兒。如果妳瞭解的話，會快樂些的。奧璐兒，別哭喪着臉。一切將會否極泰來，恐怕比妳夢想中的還圓滿呢！儘快回來啲。暫且短別了！」

她轉身走向那駭人的山谷，終於沒入樹叢中。這時，河的這邊暮色已經濃了，四周籠罩在山坳的陰影下。

「巴狄亞，」我喊道。「巴狄亞，你在哪裏？」



• 12 •

巴狄亞，暮色中一具暗淡的身影，向我走來。

「妳沒帶神所恩眷的公主過來？」他問。

「嗯，」我豈有心情告訴他所發生的事？

「那麼，我們必須討論一下如何過夜了。天色已暗得找不到路把馬牽回山坳；即使可以，也得從山坳往下走過聖樹，到另一邊山谷去。絕不能睡在山坳上——那兒風太大了。再過一小時，連這兒，風吹不到的地方，都會凍死人，何況那邊。我們恐怕必須睡在這兒，即使這不是凡人願意逗留的地方，因為離神太近了。」

「有什麼關係？」我說，「和其它地方沒啥兩樣。」

「那麼，隨我來吧，姑娘。我已撿了一些樹枝。」

我隨著他；在靜寂中（除了河水的潺潺比先前噪耳外，四下悄然）隔著好一段距離，已能聽見馬齒撕咬草梗的碎裂聲。

男人，又是武士，真是再神奇不過的動物。巴狄亞選擇了河岸最陡峭的一處地方，那兒有兩塊岩石接合在一起，構成近似巖穴的藏身處。樹枝全舖好了，火也點燃了，由於被火淋濕，不時嘩剝嘩剝響。他從行囊中取出的食物比麵包和洋葱可口；甚至有一小瓶酒。我仍是個處子（對許多事像傻瓜一樣懵懂無知），覺得在悲慟、憂慮中，竟對眼前的食物垂涎三分，實在有點難為情。我從未喫過比這更可口的食物。火燃燒着，這是漆黑的天暮下唯一的光芒。在火光中的這一頓晚膳我喫得津津有味，好像在家裏用餐似的。這就是人間煙火，滿足人的口腹之慾，

暖和人的血肉之軀。有這就夠了，何必膽出心思去思索有關神和一切詭秘的事。

吃過飯，巴狄亞略帶羞澀地說：「姑娘，妳不習慣露宿，搞不好，天還沒亮，就被凍慘了。所以，請容我放肆——我算什麼呢？對妳而言，跟妳父親的一條狗差不多吧！——是的，請容我放膽說，讓我們緊捱着身子睡，背對背，就像戰場上的同袍一樣。把兩件披風攤開重疊，當作被子合蓋。」

我馬上應諾。真的，世界上再也沒有別的女人比我更無理由對這件事感到羞澀。不過，他這麼說，我倒十分驚訝；那時，我還不知道，如果妳長得夠醜，所有的男人（除非對妳深惡痛絕）馬上會忘記妳是個女人。

巴狄亞的睡態也是十足的軍人本色：呼吸兩下就睡沈了，但若有急事，一口氣又完全醒過來（打從這件事起，我未曾見他失誤過）。我想，我整夜都沒睡。起先，地又硬又陡，後來寒氣侵骨。除此之外，思緒像萬馬奔騰，狂人也似的怒突賁張，繞著賽姬、困擾我的謎、和其它事物打轉。

後來，空氣愈來愈嚴酷，我只好溜出披風（外層已被夜霧濕透），來回走動。接著發生的事，我要請有緣讀到本書，能夠為我主持公道的希臘仁兄特別留心閱讀。

天已經濛濛亮了，谷裏霧氣深重。當我走下水涯捧水喝時（我又渴又冷），在灰茫氤氳的襯托下，那河潭有若黑暗的深淵。水是那麼冰涼，一喝似乎把我散亂的心神給定住了。是洶流在神域秘谷的河水特別具有這種療效？還是明暗的強烈對比發揮了醒腦作用？這又是一件費人猜疑的事。當我抬頭再次向對岸的霧裏探看，所見的景象險些叫我的心跳出胸腔。那宮殿矗立在水一方，朦朦朧朧的（彼時彼地又有哪一物象不朦朧？）却又十分具體、篤定，重重牆墉千迴萬轉，柱列、拱廊、雕楹蟠延數畝，渾然美

的迷陣，正如賽姬所說的，曠古絕今，世所未見。尖塔、拱壁森然凌空（憑我的記憶，絕對想像不出這種造型），高聳、峭拔得令人難以置信，巍峩之狀恰如岫巖化箭脫弦，騰空蔚成勁枝繁花。窗牖星散，未見任何光線透出。整棟殿宇正酣睡中。某個角落裏，那個「它」或「他」懷裏擁着賽姬，睡眠方酣，不知它是聖善？猙獰？俊美？或醜怪？而我，白天時到底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對於我的褻瀆和不信，它會怎樣懲罰呢？我必須過河去，是的，哪怕會溺斃，也得想辦法過河去。我必須俯伏在那瑰瑋宮門的台階上替自己求饒，懇求賽姬和神赦免我。我竟然膽敢指責她（更糟糕的是，竟把她當幼孩般哄勸著）無視於她的地位比我高出許多；因為若我所見的是真的，她幾乎已不是凡人了……。我於是落入極大的恐懼中。忽而又想，或許這只是幻影吧。想着，便又瞧了瞧，想確定這宮殿有否消褪或改變。就在我站起身來（我一直跪在方才飲水的地方），兩腳還沒站穩之際，整幅景象倏然消失了。短短一瞬間，我想我瞥見雲煙繚繞，狀若塔樓、宮闕。但是，一下子什麼蛛絲馬跡全滅沒了。我所凝望的，只是一片白茫茫的霧；這時，我的眼睛開始酸澀起來。

讀到這裏，請你評斷一下。我剎那間看見（或者自以為看見）宮堡的這回事——到底對誰不利？對神呢？還是對我？神可否以此作為部分辯詞（如果他們提出答辯的話），說這是一種徵兆，一種暗示，意在指引我如何解開謎底？關於這點，我無法接受。如果徵兆的本身只不過又構成另一道謎，那又有何屁用？或許吧，我頂多只能這麼接受——我果真看見了；蒙在我俗眼上的迷障暫時被揭除了，以致我能夠看見真相。但是，未必然；對一個心思煩亂，又似乎並非完全清醒的人來說，望穿微曦中的氤氳，想像在雲霧裏看見那數個時辰來不斷縈繞自己胸間的，本就不足為奇。而神若蓄意降下奇絕的幻景，藉以戲弄這

人，則更易上加易。總之，或這或那，神都擺脫不了戲弄人的嫌疑。他們設下謎團，然後提供一無法驗出真偽的線索，徒令人左右猜臆，彷彿被困在漩渦中，愈陷愈深。如果他們誠心指引人，爲什麼他們的指引那麼撲朔迷離？賽姬三歲講話時就很清楚了；難道說神還不到三歲？

回到巴狄亞那裏時，他剛睡醒。我並沒有告訴他自己看見什麼；直到敘述在這本書中，我從未向人吐露過。

下山的路很不舒服，因爲沒有陽光，風一路刮在臉上，有時夾著驟雨。坐在巴狄亞身後，我少受了許多風雨。

近午時分，我們在一座小林子的背風處下馬，拿行囊中剩餘的食物裹腹。當然，那謎仍然整個早上困擾著我。就在這個風吹不到，因此有點暖和的地方（賽姬夠暖嗎？冷天馬上就到了），我決定把全盤經過告訴巴狄亞；除了在霧中所見的之外。我深知他是個誠實的人，守得住秘密，並且有自己的一套見解。

他很認真聽著，但聽完之後一言不發。我必須逼他說說感想。

「對這整件事，你怎麼解釋呢？巴狄亞。」

「姑娘，」他說，「我向來不敢妄談神及有關神的事。我對神不敢不虔信。譬如，我絕不用左手吃飯；滿月時絕不與我太太同房；不敢用鐵刀子割開鴿胸，掏出腸臟清洗；任何褻瀆、逆時的事，我一概不做，即使王上命令。至於獻祭，我總照着自己的薪俸所應擺上的，如數做到。除此之外，我認爲愈少與神打交道，神便愈不會惹我麻煩。」

不過，我決心逼他說出意見來。

「巴狄亞，」我說，「你想，我妹妹是不是瘋了？」

「瞧，姑娘，」他回答，「妳這第一句話根本就不該說。瘋？蒙神恩眷的公主怎會瘋？我們分明見到她了，而

任何看見她的人都能確定，她的神智完全正常。」

「那麼，你認爲谷中真有一宮堡，雖然我什麼也沒看見？」

「一涉及到神的居所，我實在不清楚什麼是真，什麼是幻。」

「這個在黑暗中親昵她的人又是誰？」

「無以置評。」

「噢，巴狄亞——虧得人們說你是沙場上的勇士！連悄悄告訴我你的想法，你都不敢？我急需你提供意見。」

「什麼意見？姑娘？我又能做什麼？」

「你怎麼解釋這道謎？真的有人親近她嗎？」

「她自己這麼說的，姑娘。卑微如我者怎敢認爲蒙神恩眷的公主撒謊？」

「他是誰？」

「她自己最清楚。」

「她什麼都不知道，她自己承認從未見過他。巴狄亞，哪種丈夫會不許自己的新娘子看清他的臉？」

巴狄亞默不作聲，姆指和食指捏着一小塊石頭在地上劃來劃去。

「怎麼樣？你說啊！」

「這好像沒什麼謎不謎的嘛，」他終於開口了。

「那麼，依你看，答案是什麼？」

「依我看嘛——當然，這是人的淺見，神所知道的必定更清楚——我只能說，這位新郎倌的長相若讓賽姬看見了，一定不討她喜歡。」

「面目猙獰嗎？」

「姑娘，別忘了，她可是被稱作『獸的新娘』。好了，該上馬了，回家的路還沒走一半哩。」說着，他已站起來了。

他的想法，對我而言，一點都不新奇；正是折騰在我

腦裏各樣可能的猜測中最恐怖的一個。聽他這麼說，我還是嚇了一跳，因為，我知道他對這答案絲毫不存疑。這時，我算是相當瞭解巴狄亞了，深知他之所以遲遲不肯回答我的問題，是由於不敢說出口，而非不確定。正如他所說的，我所謂的謎對他並不算謎。這就像葛羅的老百姓透過他對我說話一樣。無疑的，當今國中任何一個敬畏神的人都會這樣認為。他們絕不會想起其它掠過我腦際的猜測；這是唯一的答案，顯而易見，通明似正午。幹嘛追根究底？神和幽影獸本是一體。賽姬已經獻給他了，我們也獲得了雨水與和平（看來伐斯國不會犯境了）。相對地，神把她帶走了，帶到他們的隱密處，那裏，或許有某種醜陋不敢現形的東西，某種鬼靈或妖魔或禽獸似的東西——或三者皆是（關於神的事，人豈能說清？）——正隨心所欲的享受她。

我真是六神無主，所以，一路上，再也沒什麼念頭竄出來跟巴狄亞的答案作對。感覺上，我像一個遭受拷打的囚犯，正要昏厥的剎那，被人潑水在臉上，於是，比所有幻覺還令人難捱的真相，又重新大白在眼前，硬繃繃的事實，無可置疑。此刻，一切我其它的猜測，在我看來，簡直就是自己隨興編造出來的如意美夢；不過，現在，我醒過來了。哪有什麼謎團？最壞的可能就是真相，像人臉上的鼻子那樣一目瞭然。是畏懼矇瞎了我的眼，讓我老是明白不過來。

我的手暗中握緊了披風的劍把。生病之前，我曾發誓，如果無法可想，我寧願殺死賽姬，也不願讓她任由妖怪逞慾、解飢。現在，我又重新痛下決心。想到所下的決心，連自己都不免顫驚。「事情到了這步田地，」我的心在說話，「就只能把她殺了。」（巴狄亞已經教我如何命中要害，叫人一劍斃命）。然而，下一刻，我又心軟了，忍不住痛哭失聲，直到分不清是淚水或雨水溼透了面紗。

（先前的驟雨這時已緩作霏霏細雨。）我轉念一想，幹嘛要救她脫離獸，或勸她與獸作對？也許根本就不該干涉這件事。「她那麼快樂，」我的心說。「不管它是什麼，是瘋狂或神或怪獸，總之，她很快樂。這是妳親眼看見的。在山中的她，比妳以前能帶給她的，快樂十倍。任由她去吧！不要糟蹋了她的幸福。明知自己辦不到的，不要去破壞。」

我們已經下到山腳了，安姬宮幾乎在望（如果視線不被雨幕遮擋的話）。我並未被自己的心說服。我發覺單單希冀所愛的人快樂是不夠的，有一種愛比這更深沈。為人父的願意看自己的女兒因賣淫而快樂嗎？一個女人可以忍受自己的情人做個快樂的懦夫嗎？我的手又移回劍把。「不行，無論如何，不行。不管後果如何，不計一切代價，她死，我死或千千萬萬人死，即使與眾神廝殺得片甲不留，賽姬不行——絕對不行——供妖怪淫樂。」

「我們總是王的女兒啊！」我說。

的確有極好的理由，雖然與這毫不相干，提醒我，自己是王的女兒，並且是哪個王的。我們正涉過舍尼特河，巴狄亞（心裏總不忘盤算下一步該做的事）告訴我，一越過市區，未到王宮之前，我最好及時下馬，穿過那條小巷——就是蕾迪芙第一次看見賽姬受人膜拜的地方——再經由花園從後門回到女房。想想也知道父王會怎樣處置我，如果他發現說是因病重而無法到棟樑室幫他忙的我，竟然跋山涉水到聖樹那裏。



• 13 •

宮裏幾乎已被暮色淹漫，當我走近寢室門口時，有一道聲音用希臘語問：「一切可好？」是狐。據侍女說，他蹲在那裏，像隻貓守候在老鼠洞口，已有好一陣子了。

「還活著，公公，」我說，親了他一下。「你先出去，但儘快回來。我全身濕得像條魚，必須洗澡、更衣、吃飯。你一回來，我會把一切告訴你。」

換好衣服，飯又快吃完時，他來敲門了。我叫他進來，同桌坐下，爲他倒了杯酒。寢室內沒有其他人，除了樸碧之外，這位膚色黝黑的女孩是我的隨身近侍，對我忠心耿耿，又有情份。她不懂希臘語。

「還活著，妳說。」狐舉杯說道：「瞧，讓我向宙斯，偉大的拯救者，敬酒。」他希臘式地旋了下酒杯，機伶得只讓一滴酒逸出。

「嗯，公公，還活著，健康極了，還說她很快樂。」

「我可以感覺自己的心快樂得嘖嘖跳著，孩子。」他說：「妳的話幾乎讓人難以置信。」

「這是甜頭，公公，酸苦的在後頭。」

「說啊！酸甜苦辣都得接受。」

我把整個經過告訴他，但保留了霧中瞬間的一瞥。看到他的神色隨著我的敘述逐漸黯然，又知是我使然，心中十分淒惶，不由得自問：「如果連這樣，妳都覺得不忍，又怎忍心粉碎賽姬的快樂？」

「唉，可憐的賽姬！」狐說，「這小娃兒可被整慘了！蒜藜蘆算是對症下藥，再加上休息、靜養，和悉心的

照顧！噢，我們能使她恢復正常的。是的，我有十足的把握，只要我們好好看護她。只是，要如何一一提供她所需要的呢？孩子，我真是束手無措了。我們必須動動腦筋，籌謀一番。我多麼希望自己是奧德修斯，或赫密斯①。」

「那麼，依你看，她是瘋了，確實瘋了？」

他看了我一眼。「怎麼啦，孩子，妳難道還有別的想法。」

「你會說我愚蠢，我想。但是，公公，你又沒跟她在一起。她泰然自若，話中沒有半點錯亂。同時，她笑得很開心，眼神又不煥散。如果當時我閉著眼睛，恐怕也會相信她所說的宮堡就像這座王宮一樣真實。」

「但是，妳的眼睛是睜開的，妳並沒有看見什麼。」

「你難道不認爲——不可能的嗎？——沒有百分之一的機會嗎？——有些事物真的存在，雖然我們看不見？」

「我當然認爲有這可能，譬如說，公義啦，平等啦，靈魂啦，或音樂。」

「噢，公公，我指的不是這些。如果人除了軀體外，尚有看不見的靈魂，難道屋子就沒有靈魂嗎？」

他搔搔頭，像束手無策的老師慣有的動作。

「孩子，」他說：「你讓我相信，原來，幾年下來；妳根本從未瞭解過『靈魂』這個字所代表的含義。」

「你瞭解中的含義，我知道得夠清楚了，公公。但是，你，即使是你，就通曉萬事萬物嗎？難道除了我們所見的之外，就沒有其它東西——我指的是實體的東西——存在嗎？」

「太多了，譬如，我們背後的東西，遠處的東西。甚至，所有的東西，如果周圍一片漆黑的話。」他趨身向前，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我開始想，孩子，如果我找得到那蒜藜蘆，第一帖就該用在妳身上。」他說。

起先，我有點想告訴他霧中見到的那一瞥宮景。但

是，我說不出口；他是世界上最不能接受這種事情的人。這當兒，他已經讓我對曾有過的想法感到羞愧了。還好，一道叫人快活點的想法掠過我的腦際。

「那麼，也許。」我說：「這個在黑暗中親昵她的郎君原也是出乎她的狂想。」

「我希望自己能相信有這回事。」狐說。

「爲什麼不能相信？公公。」

「妳說她體態豐滿，膚色紅潤？沒有挨餓的跡象？」

「她從未這樣健美過。」

「那麼，這些天來，是誰給她東西吃？」

我無言以對。

「是誰替她開鐵鍊？」

我從未想過這問題。「公公！」我說：「你到底在想些什麼？你——特別是你——不會是在暗示作這些事的是神吧？如果我這樣說，必會讓你譏笑。」

「我大概會哭吧！噢，孩子啊孩子，什麼時候我才能把那些三姑六婆、算命郎中、廟公祭司從妳魂間掃蕩出去？妳想，神聖的大自然——哇，這太褻瀆了，太荒謬了。妳何不干脆說宇宙發癢了或萬物的本質偶而在酒窖裏醉倒了？」

「我又沒說它是神，公公。」我說：「人家只是問，你想它是誰。」

「人啊，當然是人。」狐說，雙手捶著桌面。妳難道還幼稚無知？一點都不知道山中有人？」

「人！」我喘著氣。

「是啊，流浪漢、無家可歸的人、亡命之徒、小偷。妳的腦筋到那兒去了？」

我氣得漲紅了臉，整個身子跳了起來。憑我們的出身——王家的女兒，即使透過合法的婚配，與沒有神聖血統的人交媾（這個人至少也須是個王族之孫），都是件讓人

打從心底作嘔的事。狐的想法令人難以忍受。

「你胡說什麼？」我問他：「賽姬寧可被綁在尖樁上燒死，也不願——」

「冷靜點，孩子。」狐說：「賽姬毫不知情的。據我看來，某個強盜或逃犯發現這可憐的娃兒，被恐懼、孤單、加上飢渴，整得半瘋了，於是替她解開鐵鍊。再說，如果她神智錯亂的話，在瘋狂的狀態中最可能嚙語些什麼？當然是她那座在山上用黃金和琥珀砌成的宮堡。從小，她就有這幻想。那傢伙就順手推舟，說他是神的使者……爲什麼？她所說的西風的神就是這麼來的。其實，是這個人把她帶到谷中來，又在她耳邊輕語說，神，她的新郎，晚上會來。天黑之後，這人就回來了。」

「那宮堡呢？」

「她長久以來的幻想，被瘋狂了的她當作是真的。她怎樣對這流氓描述這幢華屋，他便照樣應和。也許還加鹽添醋一番。幻象就這般愈疊愈牢固。」

那天，這是我第二次被嚇得魂不附體。經狐這麼一解釋，事情變得平常而明白，容不得我懷疑。當巴狄亞說出他的看法時，也是這樣。

「看來，公公。」我有氣無力地說：「謎被你解開了。」

「這根本不必借助於伊底帕斯^②。但真正的謎還待破解哩。我們應該怎麼辦？噢，我真是鈍極了，什麼辦法也想不出。你的父親常擱我耳光，把我的腦筋都給擱糊塗了。一定有辦法的……只是時間太緊迫了。」

「行動也太不自由了。我總不能老是裝病貓，賴在床上。父王一旦知道我人好好的，我怎能再上山一趟？」

「噢，關於這點——我差點忘了，今天有消息傳來。獅子又開始出現了。」

「什麼？」我驚叫一聲：「在山上嗎？」

「不，不，沒那麼糟糕。其實，倒是個好消息。在南部某地方吧，寧寇以西。王將召開一場狩獅大會。」

「獅子又回來了……所以，安姬又耍了我們一遭。這回，他或許會獻祭蕾迪芙吧。王是否大發雷霆？」

「大發雷霆？不，爲什麼？想想也知道，損失一位牧人，幾條靈犬（在他看來比牧人還值錢），和數目不詳的鬮牛，對他，還算是好消息哩！從沒見他那麼興致勃勃過。整天，他嘴裏嘟囔的盡是狗啊，獵具啊，天氣啊……這類雜七雜八的東西，又忙進忙出——傳令給這個侯，那個爵的——和司獵官深談——巡視狗舍——爲馬蹄上鐵——啤酒如水猛灌——甚至連我的背都被他稱兄道弟地拍得肋骨作痛。與我們有關的是，至少明後兩天，他會出外狩獵。幸運的話，還會持續五、六天哩。」

「我們應該把握住這機會。」

「不能再拖了。明早天一亮，他就出發。不管怎樣，事不宜遲。山上一入冬，露宿野外，她必死無疑。同時，再耽擱下去，她準會懷孕。」

我好像心窩被擊了一拳。「讓這人生大痲瘋，長癩！」我氣咻咻地說：「咒他，咒他！賽姬懷乞丐的孬種？一旦被我們抓到，就給他來個剮刑，一寸一寸凌遲他，讓他不得好死。噢，我恨不得咬他的肉、啃他的骨。」

「妳這麼激動只會擾亂我們的計劃——和妳自己的靈魂。」狐說：「真希望有個地方可以讓她藏身（如果我們如願帶她下山的話）！」

「我已想過了。」我說：「我們可以把她藏在巴狄亞家。」

「巴狄亞，他絕不敢把一個被獻祭的人窩藏在家裏。一涉及神和坊間鬼怪的傳聞，他連自己的影子都怕。他啊，愚夫一個。」

「他才不是，」我厲聲反駁。狐老是瞧不起沒有他理念中所謂希臘慧根的人，不管這人多勇敢、多誠實。這點相當令我氣憤。

「即使巴狄亞肯？」狐進一步說：「他的妻子也不容許他。巴狄亞怕太太是出了名的。」

「巴狄亞！像他這樣的男子漢？我才不相信——」

「呸！他是個情癡，像埃爾希畢迪斯一樣③。怎麼說呢？這傢伙娶太太時不要求嫁粧的——純粹爲了她的姿色，可以這麼說。全城的人都知道這回事，而她呢？把他當奴隸一樣指使。」

「那她一定是非常兇惡的女人囉，公公？」

「她是不是干我們什麼事？不過，你本不該想要把我們的寶貝賽姬安頓在他們家。還是遠一點好，孩子。必須把她送出葛羅。萬一葛羅人知道她沒死，準會把她找出來再獻祭一次。把她送到她母親的娘家呢？我又覺得行不通。噢，宙斯，宙斯，宙斯，多麼希望我有十個重甲步兵，加上一位頭腦清楚的人率領他們！」

「我甚至不知道，」我說：「要怎樣才能說服她離開山上。她頑固極了，公公，不像從前那樣聽我的話。我想，我們必須用武力。」

「我們哪來武力？我是個奴隸，妳又是個女流。我們不能帶領十二個持矛的兵丁上山。即使能，祕密就保不住了。」

這之後，我們呆坐了好一會兒。火舌搖曳不定，樸碧交腿坐在壁爐旁，添了根柴進去，一面用珠子玩著一種她家鄉特有的遊戲（她曾經試著教我，我卻老學不會）。狐許多次欲言又止。看來，他不斷想出新的計謀，只是馬上又看出其中的破綻。

最後，我說：「只能這麼辦，公公。我必須回到賽姬那兒，想辦法說服她。只要她站到我們這一邊，只要她知

道自己的處境多麼可羞多麼危險，我們三個人可以再好好想辦法。也許，她和我必須一起浪跡天涯——像伊底帕斯一樣。」

「還有我，」狐說：「妳曾經勸我逃。這次，我要逃了。」

「有件事是確定的，」我說：「她不能留在那邊供那流氓糟蹋。我一定會採取行動的，任何行動；只要能制止這件事，我責無旁貸。她的母親死了。（除了我之外，她哪知道什麼母親？）她的父親是膿包，不只是膿包父親，也是膿包國王。王室的榮耀——賽姬本人——只有我能護衛。她絕不能留在山上，必要的話，我將——我將」

「將怎麼做呢？孩子！妳臉都白了，要昏倒了嗎？」

「如果別無他法可想，我就殺掉她。」

「胡說！」狐大喊一聲，連樸碧都中止遊戲，轉眼瞧他。「孩子啊孩子，妳被激情沖昏頭了。妳可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妳的心現在是一分愛、五分怒氣和七分驕傲。神知道我愛賽姬，妳也知道；妳知道我像妳一樣愛她。想到我們的寶貝——雅蒂米斯④和雅菲洛黛的綜合體——過著乞丐般的生活，又躺在一個乞丐的臂彎裏，是多麼令人傷心的事。即使這樣，都勝過妳所說的那件可憎的傷天害理的事。爲什麼？平心靜氣想一想，務求合乎理性和自然，不要感情用事。雖然處境卑微、艱困，雖然是窮人的妻子——」

「妻子！不如說是他的姘頭、娼婦、妓女、窰娘。」

「自然不懂得這些稱呼。妳所謂的王族通婚，是依循法律和習俗的，不一定合乎自然。自然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結合，男的追求，女的應允，就行了。所以——」

「男的追求——我看，更可能是脅迫或欺騙吧？——他只不過是殺人犯、夷狄、逆賊、逃奴、或其他什麼齷齪角色。」

「齷齪？我的看法與妳的不同。我自己便是個夷狄兼奴隸；也隨時準備逃亡——不顧被鞭打和戳刺的危險——只爲了對妳和對她的愛。」

「妳當我的父親，十倍有餘，」我說，拉起他的手湊近自己的唇。「我沒有這個意思。但是，公公，有些事你並不瞭解。賽姬自己也這麼說。」

「可愛的賽姬，」他說：「我常常這樣教她。很高興她學得這麼到家。她從來都是好學生。」

「不相信我們家人身上流有神的血液？」我問。

「當然相信。所有家族皆然。所有人類都有神的血統，因爲每個人裏面都有神性。我們都本於一，即使那個染指賽姬的人也不例外。我稱他流氓或歹徒。他極可能是。但也有可能不是。好人也可能淪爲逃犯或流浪漢。」

我默不作聲。他說的話我全聽不進去。

「孩子，」狐突然說（我想，女人，至少愛你的女人，不會這樣做）：「老年人睡得比較早。我的眼睛幾乎睜不開了。讓我走吧。也許明天早上，我們能把事情看得清楚些。」

除了遣他走之外，我還能做什麼？這就是男人讓人洩氣的地方，最忠實的男人也不例外。他們剛專心致力於一件事，但是某件無聊的瑣事，像吃飯啦、喝杯酒啦、睡覺啦、開個玩笑啦，或一個女人啦，總會蹦出來分他們的心，於是，（即使妳是女王），也得將就他們，讓他們稱心如意把這瑣事排遣妥當再說。當時，我還不懂這個。莫大的孤寂湧上心頭。

「每個人都離我而去了，」我說：「沒有人關心賽姬。他們根本不把她放在心上。賽姬之於他們，還不及樸碧之於我。稍微替她設想一下，他們就累了，就得去做其它的事，狐去睡覺，巴狄亞回到他那美嬌娘身邊——去挨罵。奧璐兒，妳真孤單。看來，需要做什麼，你必須自己

籌謀、行動。沒有人會幫你。所有的神和人都不睬妳了。妳必須自己猜謎。不要奢望有什麼話會臨到你，一直要等到妳猜錯了，他們才蜂湧而至，責備妳、嘲笑妳、懲罰妳。」

我叫樸碧上床睡覺。然後，我做了一件我認為極少人做過的事。我自己，單獨，向神說話，想到什麼說什麼，不在廟裏，也沒獻祭。我俯臥在地，用我的全心呼喚他們。我收回從前說過的一切違抗他們的話。我答應做任何他們要我做的事，只要他們給我一個兆頭。他們什麼也沒給我。當我開始祈求時，屋裏映著酡紅的火光，屋頂上雨聲淅瀝；當我再起身的時候，火已經微弱多了，雨仍然咚咚下著。

這時，覺察到自己孤立無援，我說：「我必須採取行動……不管做什麼。所以，今晚，一定要好好休息。」我躺上床。當時，我的情況正是這樣：身體很累，所以，一下子就睡着了；但是，心情極度悲痛，只要身體的疲勞一恢復，馬上會醒過來。午夜過後沒幾個時辰，我就醒了，再也睡不著。火熄了，雨也停了。我走到窗前，望著窗外那片空茫的漆黑，用手掀起一把頭髮，以指關節頂著前額思索。

我的神智比昨晚清醒多了。現在，我知道自己，很奇怪地，先後接受了巴狄亞和狐的解釋。但，其中必有一個是錯的。我找不出哪一個錯，因為兩者各有所據。如果葛羅人所相信的是真的，巴狄亞所說的，就站得住腳；如果狐的哲學是真的，狐所說的，就站得住腳。但是，我無法分辨到底是葛羅的信仰對，還是希臘的智慧對。我生長在葛羅，又是狐的學生；我發現多年來自己原是活在這兩種不同的信念中；一半這，一半那，從未調諧過。

那麼，何必在巴狄亞和老師之間判定是非呢？這麼一說，我竟然發覺（並且稀奇自己為什麼一直沒發覺）他們

兩人的說法其實沒什麼區別。因為，兩人都同意一點：相信某一邪惡或可恥的東西佔有了賽姬。殺人害命的竊賊或神出鬼沒的幽影獸——這兩者有區別嗎？有一件事是他們兩人都不信的：那夜裏前來親昵她的，是某種美好的存在。除了我之外，沒有人曾經這樣遐想過。憑什麼他們應這樣想？只有絕望之餘異想天開的我才會認為這是可能的。這東西在黑夜裏來，又不准人看見。什麼樣的郎君會躲避新娘子的睇視，除非他有不可告人的理由。

甚至連我都只瞬間臆及與這相反的可能，那是當我凝視著河對岸那宛若宮堡的幻景時。

「它絕不可佔有她，」我說：「她不可以躺在那麼齷齪的懷抱裏。今夜必須是最後一夜。」

突然間，記憶裏山谷中那位容光煥發、喜樂洋溢的賽姬浮現在我眼前。那可怕的試探又回來了：且容讓她沈緬在那雖然愚騷但卻快樂無比的美夢中吧，管它後果如何，由她去吧，何必硬要把她拉回悲苦的現實呢？難道對我我非要作個窮追猛討的復仇女神，不能作個慈祥的母親？有一部分的我這樣說：「不要多管閒事。所有的一切有可能是真的。妳是置身在自己無法瞭解的奇蹟中。小心，小心。誰知道妳會為她和自己招來什麼災殃？」但另一部分的我回答說：「我是她的母親，可也是她的父親。（除了我之外，她哪有父母？）所以，我對她的愛必須嚴格而深謀遠慮，不能隨隨便便、放任縱容；愛有時必須採取壯士斷腕的手段。畢竟，她只是個孩子。如果這件事讓我百思莫解，更何況她？孩子必須聽長輩的話。想當年，我叫理髮師拔出扎入她手中的刺時，不也是很心痛嗎？然而，我處置得很恰當，不是嗎？」

我痛下決心。現在，我已經知道應該怎麼做了，並且不能拖過這一個即將破曉的日子——只要巴狄亞不跟著去獵獅，而我又能說服他擺脫他那個妻子的話。做人啊，即

使在極度的悲慟中，也會對一隻老在臉上嗡嗡叫不停的蒼蠅耿耿於懷，一想到他的嬌妻，這個受寵的，突然間蹦出來阻礙我計劃的女人，我的心裏就有氣。

我躺回床上靜候天明，心中篤定知道應如何採取行動。



• 14 •

似乎過了好一陣子，宮裏才開始有動靜，雖然王要出狩使大家比平常早起。我一直等到宮裏已一片喧噪，才起床著衣，我穿上前日所穿的衣服，帶了一個瓦甕。這一回，甕內我放進了一盞燈，一小瓶油，和一長條細麻布。

約有一個半掌幅寬，正是葛羅的伴娘用來裹身的那種。我的這條，從賽姬的母親結婚那晚之後，便一直藏在箱篋裏。接著，我叫樸碧起床，爲我端進食物；我吃了少許，把其餘的放進甕裏，蓋在麻布下。聽到馬蹄聲、角聲和么喝聲，我知道王的獵獅行伍已出發了。我於是戴上面紗，穿上披風，走出寢宮。我叫第一個碰見的奴隸去問清楚巴狄亞有否隨王出狩，如果他留在宮中，請他來見我。我在棟樑室等他。單獨一個人在那裏，讓我覺得有種異樣的自由；的確，雖然憂慮重重，我仍然感受到王一不在，整座王宮變得快活、自如多了。我想，從人們的表情，就可以知道大家都感受到了。

巴狄亞來見我。

「巴狄亞？」說：「我必須再去山中一趟」

「我不可能跟妳一道去，姑娘，」他說：「我所以未隨王出狩（真是霉運），單單爲了一項任務：看守王宮。我甚至必須在這裏過夜，直到王回來。」

這讓我太失望了。「噢，巴狄亞，」我說：「那我們該怎麼辦？我着急死了，爲了我妹妹的事。」

巴狄亞用食指撫過上唇，這是他懊惱時慣有動作。「而且，妳又不會騎馬。」他說：「說不定可以——不，這

是糗念頭。沒有任何馬可以交給不會騎馬的人騎。練過幾天武也無濟於事。最好的辦法是叫另一個人陪妳去。」

「但是，巴狄亞，必須是你。其他人不行，這是非常祕密的行動。」

「我可以讓格連陪妳去兩天一夜」

「誰是格連？」

「那皮膚黝黑的矮個子。他很可靠。」

「他能守口如瓶嗎？」

「叫他開口才是問題。這麼多天來，難得聽他說上十句話。不過，他很忠心，對我尤其忠心，因為我曾經幫過他。」

「這和有你陪又不一樣，巴狄亞。」

「這是最好的安排了，姑娘，除非妳能等。」

我說我不能等，巴狄亞便傳令叫來格連。他是一個臉頰瘦削的人，瞳孔烏亮，怯生生地覷我（我以為）。巴狄亞叫他備馬，在小巷與市街的交會處等我。

格連一走，我便說：「巴狄亞，給我一把匕首。」

「匕首？姑娘，作何用呢？」

「作匕首用啊！給我吧，巴狄亞，你知道我沒有不良的企圖。」

他詫異地看我一眼，到底還是給了我。我把它掛在腰帶上，也就是前一天掛劍的地方。「巴狄亞，再見！」我說。

「再見！姑娘？你會待過一宿嗎？」「不知道！」我說。丟下他在那裏莫名其妙，我趕忙出宮，疾步穿過小巷與格連會合。他把我安放在馬背上（碰到我時，除非是我幻想，活像摸到蛇或巫婆），我們隨即出發。

那天的旅程和上次的完全不同。整天，除了「是的，姑娘」或「不，姑娘」，格連再也沒說別的話。雨也大多了，甚至驟雨之間吹著的風都是溼的。天色一片陰灰，沿

途的山和谷，前日我和巴狄亞路過時，光影分明，這天則迷濛一片。由於晚了幾個小時出發，當我們從山坳走下秘谷時，不像那天是正午過後，而是已近黃昏了。到了那裏，好像神有意播弄（或許真是這樣），天氣轉晴了，讓人不由得以為谷中自有陽光。咆哮的風雨只能像山脈一樣環伺在它的外圍。

我把格連帶到上回巴狄亞和我同衾過夜的地方，告訴他在那裏等我，不要隨意渡河。「我必須自己單獨過河。夜幕低垂時，或夜裏，我也許會再渡回這頭。但是，只要在這頭，我都會留在那邊，靠近水淺可渡的地方。不要來找我，除非我叫你來。」

他又是一句「是的，姑娘，」露出對此行不太感興趣的神色。

我走向水淺的地方——距格連約有一箭程遠。我的心仍靜若冰、重如鉛、冷似土；但是，一點都不懷疑、猶豫。我踏上第一塊過河的石頭，喊出賽姬的名字。她一定就在近旁，因為一會兒我便看見她走下岸邊來。我們好似愛的兩種形象——快樂的和嚴格的——她，那麼年輕、那麼容光煥發，兩眼和四肢都洋溢著喜樂——我呢？心事重重，意志堅決，攜帶著痛苦。

「我說得沒錯吧，麥雅，」我一渡過河與她相擁，她便說：「父王並沒有攔阻妳，對吧？向我這位女先知致敬！」

我吃了一驚，因為完全忘了她曾這樣預言，我隨即把這感覺撇在一旁，以後再想。此刻，行動要緊，絕對不能再遲疑、思索。

她帶我走離河身些許——不知是進入她那座幻宮的哪一部分——我們坐了下來。我扯下兜帽，脫掉面紗，把瓦甕放在身旁。

「噢，奧璐兒」，賽姬說，「妳臉上陰雲密布！小時

候，妳大大生我氣時，便是這付表情。」

「我生過妳的氣嗎？哦，賽姬，妳可知每回我罵妳或拒絕妳時，心裏都比妳難過十倍？」

「姊姊，我又沒怪妳的意思。」

「那麼，今天也別怪我，因為我們必須嚴肅地談一談。現在，聽著，賽姬！我們的父親根本不像父親。妳的母親又早死，妳根本從未見過她的親人。我一直是——從前我努力作到，現在仍需盡力扮演——妳的父親兼母親兼親人。甚至也做妳的王。」

「麥雅，從我出生以來，妳照顧我勝過這一切。妳和親愛的狐是我唯一的親人。」

「是的，還有狐。等一下，我會提到他的。這樣說來，賽姬，如果有人必須照顧妳、建議妳、護庇妳，必須告訴妳像我們這種身上流有神的血液的人應該怎樣潔身自愛，這人必然是我。」

「但是，奧璐兒，妳說這些做什麼呢？妳可不是以為我現在有了丈夫，就不愛妳了吧？多麼希望妳能瞭解，這只會使我更加愛妳——更加愛每個人、每樣事物。」

聽她這這麼說，我全身打了個哆嗦，不過，被我掩蓋過去了。「我知道妳仍愛我，賽姬，」我繼續說：「如果不是的話，我就活不下去了，但是，妳也要信任我。」

她一言不發，我已說到重要關頭了，想起這事的可怕，竟然說不出話來，我左右推敲，考慮怎樣開口。

「上回妳提到，」我說：「我們把妳手中的刺拔出那件事。那次，我們的確把妳弄痛了。但是，我們做得對。愛有時必須不怕讓對方痛苦。今天，我必須再一次讓妳痛苦。賽姬啊！妳還只是個孩子，不能自己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妳要讓我管妳、引導妳。」

「奧璐兒，現在我有丈夫可以引導我了。」

她反覆這麼說，實在很難叫人不生氣、不害怕。我咬

咬嘴唇，然後說：「唉，賽姬，正是爲了妳的這位丈夫（妳這麼稱呼他），我必須讓妳難過一番。」我盯住她的眼睛，厲聲說：「他是誰？他是什麼東西？」

「一位神，」她說，聲音低微、輕顫。「我想，是陰山的神。」

「唉，賽姬，妳受騙了。如果知道真相，妳會寧可死，也不願與他同床。」

「真相？」

「我們必須面對它，孩子，拿出非常的勇氣。讓我拔掉這根刺。一個不敢露面的神會是怎樣的神呢？」

「不敢露面？別再激怒我了，奧璐兒。」

「想想，賽姬。美麗的事物會遮掩自己的面目嗎？光明正大的人會怕別人知道他的名字？且聽我說，打從心裏，妳必須認清事實，不管妳口裏怎麼掩護他。想想，妳被稱爲誰的新娘？獸的。再想想，若不是獸，什麼人會住在這山上？盜賊和殺人犯，比野獸還兇惡的人，像山羊一樣好色，我敢說。落入這種人的手中，他們會放過妳嗎？孩子，這就是妳的郎君。若非是一怪獸——魅影兼怪獸，總之，是種鬼怪的、幽靈似的東西——便是大壞蛋，他的唇，只要碰到妳的腳或妳的衣襠，就會玷污我們的血統。」

她靜默了好一會兒，眼睛睇著兩腿之間。

「被我說中了？賽姬，」我終於打破沈默，語氣儘量溫和——但是，她把我撫慰她的手甩開。

「妳會錯意了，奧璐兒，如果我臉發白，那是因爲憤怒。不過，瞧，姊姊，我把怒火給克制住了。我會原諒妳的。妳畢竟是好意——我這麼相信。但是，妳怎會用這樣的想法來抹黑、折磨自己的心靈……別再這樣了。如果妳會愛過我，現在就拋開這些想法。」

「抹黑我的心靈……？不只我一個人這麼想。告訴我，賽姬，我們所認識的最有智慧的兩個人是誰？」

「狐是其中的一個。至於第二個——我認識的人不多。我想，巴狄亞這個人也蠻有他自己的見解的。」

「那天晚上，在五角獄裏，妳自己說他是個足智多謀的人。現在，賽姬，這兩個人——完全不同類型的智者——對妳的這位丈夫，都有同樣的看法，包括我在內。他們毫無疑問地彼此同意。我們三個人都確信不疑。他若非幽影獸，便是罪犯。」

「妳把我的故事告訴他們了？這太不夠意思了。我叫妳要守密。我的主人不准我說出去的。哦，奧璐兒！這不像妳，倒像葩姐哩。」

我的臉忍不住氣得通紅，但是，我絕不罷休。「毫無疑問的，」我說：「這東西——這被妳稱為丈夫的東西——是詭秘得沒完沒了的。孩子，難道他那醜陋的愛情弄瞎了妳的心眼，讓妳看不清最明顯的事實？一位神？但是，對妳，他偷偷摸摸，還囉嗦著：『噓！』、『守密啊！』、『別洩漏出去！』活像個逃奴。」

我不確知她有沒有聽進去，只見她說：「狐也這樣想！太奇怪了。我不認為他會相信有幽影獸這東西。」

我並沒說他相信，但如果她這樣領會我的話，我認為沒有糾正她的必要。這是個可以把她導向關鍵真相的錯誤。只要她能醒悟過來，任何可行的辦法我都可以接受。

「他、我、和巴狄亞，」我說，「沒有一個人稍曾一刻相信如妳所幻想的——它是個好東西；更別說這石南叢生的荒野可能是宮堡了。我敢保證，賽姬，若問葛羅的男女百姓，每個人都會說同樣的話。事實太明顯了。」

「這又干我何事？他們怎會明白！我是他的妻子，我知道。」

「妳從未見過他，怎麼知道？」

「奧璐兒，妳怎麼這樣單純！我——我怎會不知道？」

「妳怎麼知道，賽姬？」

「叫我怎樣回答這種問題呢？這根本不宜……不宜明說……尤其對妳，姊姊，妳還是個處女哩。」

這種婦人式的一本正經，由像她這樣的孩子表露出來，簡直叫我快受不了的。看來，她幾乎在揶揄我（現在，我不認為她有這意思）。不過，我還是強作鎮定。

「好吧，如果妳這麼確定，賽姬，妳該不會拒絕把它證實出來吧？」

「證實？雖然我自己並不需要？」

「我帶來了一盞燈，一些油。瞧，就在這裏。」（我把它們放在她旁邊。）「等到他——或它——睡著時，照看看。」

「我不能這樣做。」

「唉！妳看！妳就是不願證實。為什麼？因為妳自己也不確定。如果妳確定的話，會急於想證實的。如果他，如妳所說的，是神，只要一瞥，就能叫我們解除一切的疑惑。妳所謂的我們的黑暗的想法就能一掃而空。但是，妳不敢。」

「噢，奧璐兒，妳的想法真怕人！我不敢的理由是——他不許我，更別說妳慫恿我玩的這把戲。」

「這種不許啊，還有妳的服從，在我——在巴狄亞和狐——看來，只有一個理由。」

「那麼，你們對愛情懂得太少了。」

「妳又在揶揄我的童貞了。算了吧，總比妳陷入的糞坑好。妳此刻所說的愛，我是一無所知。要聽這類的悄悄話，比起我來，蕾迪芙——或是安姬宮裏的廟姑，或是父王的婁子們——會是更好的聽眾。我所知道的，是另一種愛。妳不久就會發現它是什麼了。妳不該——」

「奧璐兒，奧璐兒，妳胡言亂語，」賽姬說；她並沒有生氣，只是睜大了眼睛看我，很傷心的樣子，但是傷心。

歸傷心，沒有半點屈服的跡象。妳會以為她是我的母親，而非我（幾乎）是她的母親。我早已知道過去那個乖順的賽姬永遠消失了；只是這回仍把我嚇了一跳。

「是的，」我說：「我胡言亂語。妳把我激怒了。但我總是這麼想（如果我錯了的話，妳會糾正我的，對不對？），任何種類的愛都急於為他們所愛的洗清不實的罪名，如果辦得到的話。對一個母親說，她的孩子醜死了，如果他很俊美，她會馬上把他現出來給大家看，任何禁令都阻止不了她。要是她把他藏起來，這就表示別人的指控是對的。妳怕證實，賽姬。」

「我怕——不，我羞於——違抗他。」

「瞧，妳把他縱容成什麼樣子！簡直比我們的父親還差勁。違抗這麼不合理的命令，為了這麼好的理由——他若真愛妳，會生妳的氣嗎？」

「妳太幼稚了，奧璐兒，」她搖頭回答：「他是個神，他決定怎麼做，都有理由的，這點無庸置疑。我憑什麼要知道呢？我只是他的單純的賽姬。」

「這麼說，妳不願意了？妳認為——這可是妳自己說的，妳可以證明他是神，好除掉那困擾我的疑懼，但是妳不願意這樣做。」

「如果我能夠的話，我會願意的。」

我環顧四周。太陽已快落到山坳後了。一會兒之後，她會遣我走。我於是站起身來。

「這件事該了結了，」我說：「妳必須照我的意思作，賽姬，我命令妳。」

「親愛的麥雅，我已經沒有服從妳的義務了。」

「那麼，就讓我的生命結束在這裏吧！」說著，我把披風甩後，伸出赤裸的左臂，一刀用匕首刺透，直到刀尖外露。把刀從傷口抽回，那才真叫痛；我不知道自己當時為什麼絲毫不覺得痛。

「奧璐兒！妳瘋啦？」賽姬叫著，跳了起來。

「甕中有麻布，拿來替我裹傷，」我一面說，一面坐了下來，把左臂托直，讓血滴在石南上。

我以為她會尖叫一聲，絞扭著手，或昏倒過去。她的臉嚇得夠白了，不過，還算鎮定。她替我包紮手臂。血一層一層滲出，但終於被她止住了。（我戳的部位無甚大礙，算是幸運的了。當年的我若像現在一樣，對手臂的內部構造瞭若指掌，可能就不敢下決心這樣做了。誰知道呢？）

裹傷費了點功夫，當我們再開口交談時，日更西沈了，空氣也更冷了。

「麥雅，」賽姬說：「妳為什麼要這樣做？」

「讓妳知道我心裏多著急。孩子，是妳逼我走上了絕路。現在，我讓妳選擇。這刀稜上還沾著我的血，就憑著它發誓吧，說妳今天晚上便照著我的吩咐作，否則，我先殺了妳，再自戕。」

「奧璐兒」，她說，頭微仰，很有后儀的樣子：「妳省了這招吧，何必用殺我來威脅呢？妳對我另有一種影響力。」

「那麼，發誓吧，孩子。妳知道我從未背過誓。」

她此刻的表情是我無法瞭解的。我想，一個情人——我的意思是，情夫——也許會用同樣的表情看背叛他的女人。最後，她說：

「妳的確讓我領教了一種我從未見識過的愛。那就像窺入一座幽暗的無底坑一樣。這種愛是否比恨好，我實在不知道。噢，奧璐兒——妳明知我對妳的愛，明知它根深蒂固，不會因任何其它新起的愛而稍有減退，便利用它作工具、武器、策略，和折磨人的刑具——我開始覺得自己從未瞭解過妳。不管以後發生什麼，妳我之間的情誼算是就此斷絕了。」

「不必再嚼舌根了，」我說：「除非妳發誓，否則，

我們兩人就在此同歸於盡。」

「如果我照做，」她激動地說：「那不是因為我懷疑自己的丈夫或他對我的愛，而是因為我認為他比妳好。他沒有妳這麼殘忍，我信得過他。他會瞭解我違背他，是因為受了脅迫。他會原諒我的。」

「不一定要讓他知道，」我說。

她那責備我的眼神啃蝕著我的心。然而，她內在的高貴不正是我調教出來的嗎？她整個人的內在哪一樣不是我的傑作？現在，高貴的她竟然那樣看我，彷彿我是所有卑鄙的人中最卑鄙的一個。

「妳想，我會把燈藏起來？會不告訴他？」她說，每一句話都像銼子錐肉一樣。「好吧，反正都一樣。讓我們，如妳所說的，作個了斷。妳每說一句話，就愈讓我覺得妳像個陌生人。從前，我那麼愛妳——尊敬、信靠、並且服從妳（倘若合宜的話）。現在——總之，我不能讓妳的血玷污我們的門檻。妳的威脅伎倆算是奏效了。我願發誓了。妳的匕首呢？」

我贏了，心裏卻苦惱萬分。我多麼希望收回所說的話，懇求她諒解。但是，我還是把著匕首。（「拔刀立誓」，如我們稱的，是葛羅最鄭重的立誓方式。）

「即便是現在，」賽姬說：「我已能看清自己將要做的是什麼。我知道自己正在背叛所有情人中最好的一個，此外，日出之前，也許我所有的快樂會永遠失去。這是妳為自己的生命所定的代價。好吧，就讓我替妳付了。」

她發了誓。我的眼淚奪眶而出。我本想說幾句話，但是，她把臉別開。

「太陽幾乎完全下山了，」她說：「去吧，妳已撿回了自己的命，盡妳所能地活下去吧！」

我發覺自己開始怕起來。我摸索回到河邊，勉強渡過河。太陽下山了。山坳的陰影突然矗起，掩過整座山谷。



• 15 •

回到河這邊後，我一定昏厥了一陣子，因為除了渡河之外，我什麼都不記得，再完全清醒過來後，只知覺三件事：冷、手臂劇痛、渴。我咕嚕咕嚕灌了好多水，接著想吃東西時，才記起食物和燈一起擺在甕裏。把格連叫過來，如何？我打從心裏不願這樣做，覺得他討厭極了。如果跟我來的是巴狄亞，一切會不一樣，會好多了，我想（雖然當時便知道這樣想真傻）。我於是開始遐想換作巴狄亞，他會做些什麼，說些什麼，直到猛然憶起此行的任務。為了自己的心不在焉，我覺得非常羞愧，雖然不過片晌而已。

我刻意留在河邊，以便伺候那燈灼然一亮（就是賽姬把燈點亮）。料想，這燈火將倏爾消失，因為賽姬必須把燈掩藏起來。然後，過好一陣子，它會再亮一次，這意味賽姬正窺視著她那酣睡中的醜陋丈夫一緊接著，我預期，賽姬會從黑暗中匍匐前來，在河那邊低聲呼喚「麥雅！麥雅！」我會立刻涉到水中央去，這回該我扶她過河了。當我擁著她哄慰她時，驚惶中的她必會哭成淚人兒似的；她將會明白誰才是她真正的朋友；她會愛我如初，會一面顫抖一面感謝我救她脫離那現形在燈光中的醜怪。這樣想著，我心裏甜蜜極了。

同時，我卻也有另外的想法。無論怎麼掙扎，總揮不去這樣的恐懼萬一，我錯了。他真是神…難道不可能嗎？然而，我就是無法接受這點。一再湧上心頭的倒是（不知怎麼）被毀了的賽姬，一具失落、喜樂被剝奪的形骸，哭

泣著到處流浪，而這又都是我一手造成的。那晚，數不清多少次，我有一股強烈的衝動，想再涉過寒水，向賽姬喊道——我不計較妳的誓言了，千萬別點那燈，我錯了。然而，我還是把這衝動按捺下了。

或這或那，所有這些想法其實還只是浮面的。在一切之下，也就是狐所說的，如大海那般深沈的內心深處，潛伏著由她的責備、她的不再愛我，甚至她的恨，所劃割的一道冰冷的、無望的黑淵。

我左臂的傷口正在燒灼、抽痛時，她怎能恨我？我把手刺傷，還不是爲了愛她？殘忍的賽姬！殘忍的賽姬！我啜泣著，隨而察覺這豈不是前日病中的夢魘重新出來作祟？於是，我強自振作，用理智防堵它的泛濫。無論發生什麼事，我必須屏息靜觀，保持清醒。

沒多久，第一道燈火便乍起乍滅了。我告訴自己：「看來，到目前爲止，一切還算順利嘛。（雖然她一發誓後，我從未懷疑過她履行諾言的誠意）」。只是，我這「順利」指的是什麼呢？這麼一想，連我自己都莫名其妙。不過，這問題一下就被撇在一旁了。

寒氣刺骨，愈來愈料峭了。我的左臂熱得像把火，其餘的身軀則像一條冰柱，連在火把上，卻老不溶化。我開始覺悟到自己所做的，是件多麼危險的事。傷口劇痛又加飢腸轆轆，我隨時可能死亡，至少也會嚴重凍傷，甚至於僵死。剎那間，從這一籽憂懼，滋生一大簇癡愚的幻想，像繁花競放。（根本來不及尋問怎麼會浮現這幅景象），瞬間，我看見自己躺在焚屍台上，賽姬在旁捶胸痛哭（現在她瞭解了，她又愛我如初了），懊悔她不該說那些殘酷的話。狐和巴狄亞也在那裏；巴狄亞泣不成聲。我一死，大家都愛起我來了。種種癡愚的幻想，不宜在此一一描述。

是第二次燈亮煞住了這些幻想。對灌飽黑暗的我的雙眼而言，這盞燈亮得出奇。那凝定的光芒在這荒郊野外散

發出一種家的氛圍。它靜靜地照耀著，比我所預期的長久，四周一片安詳。忽然間，寂靜轟隆碎裂。

有道巨大的聲音，從燈火近旁傳出，恐懼剎時像一股疾波掠過我的全身，甚至麻木了我左臂的痛覺。這聲音一點也不猥瑣，反而威風凜凜，莊嚴若洪鐘。我的恐懼恰似必朽的血肉之驅向不朽的神靈致敬。當這聲令人無法理解的神識騰空而去之後，緊接著是哭泣的聲音。這時，我的心碎了（如果這種陳舊的說法還能達意的話）。不過，無論是神識或哭聲似乎都戛然而止，不超過兩次心跳的時間。心跳，我說；但是，我想，在這兩道聲音未消逝之前，我的心跳似乎暫時中止了。

一道閃電，山谷裸裎在我眼前。接著打雷，我頭上的天空彷彿裂成兩半。閃電接二連三刺擊山谷，忽左忽右，忽近忽遠，無孔不入。每一道強光過處，只見樹摧木折；賽姬那座宮堡的柱子一根接一根塌毀了。感覺上，它們無聲無息地傾頹，因爲斷裂聲被雷鳴蓋過了。然而，另有一種響聲是雷鳴掩不住的。我左手邊的某處地方，山壁本身也開始崩塌了。我看見（或者以爲自己看見）大小碎岩東奔西濺，前仆後繼，復又凌空躍起，像皮球反彈。河漲了，速度之快，讓我來不及退避，下半身全被迅疾湧至的河水浸透；這算不了什麼，隨著雷電交加，暴雨傾盆而下。我的頭髮和衣服頓時變成吸飽水的海綿。

雖然這樣，我認爲這些變化是好的跡象，顯示出我是對的。賽姬驚擾了某一可怕的東西，這正是它勃然大怒的表現。賽姬沒能及時把燈藏起來，它就醒了；或者，對了，更有可能的是——它只是裝睡，它也許根本不需睡眠。無疑地，它可能會把賽姬和我毀掉。這樣一來，賽姬就會明白過來。最壞的情況是，她因而去世，但至少不再受騙、不再受蠱，與我重新和好。即使現在，我們還是能逃。容或逃不成，也能死在一起。我站起來，在暴雨中弓

身前進，準備渡過河去。

我相信自己永遠渡不過去，即使沒有任何東西橫阻在前——河已經漲溢成一條奪命的急湍。再說，實在有東西擋著我。它恰似一道持久的閃電。亦即，它看來像閃電——慘白、眩眼、冷嚴，連最細緻的東西都照得秋毫畢露，讓人不寒而慄；唯一與閃電不同的是，它一直逗留在那裏，久久不去。這道大光它聳立在我上方，靜定得像一根蠟燭燃燒在幃幔閉合的內寢裏。光中依稀有個人。奇怪的是，我無法告訴你他有多高大。他的臉居高臨下，但顯在記憶裏的，又無巨人的身影。我也不知道他是站在一或看起來像站在一河的對岸或者河身上。

雖然這光凝定地佇立在那裏，他的臉卻一瞥即逝，像閃電一樣迅疾。我再也受不了了。不只眼睛而已，我的心臟、血液和腦部都脆弱得無法承荷這一瞥。一個怪物——我和所有葛羅人想像中的幽影獸——能像這張俊美的臉一樣，叫我臣服下來嗎？他逼視我，眼神中含有一絲不愠不怒、令人測不透的鄙夷，這比憤怒更叫人難受。雖然我俯伏著幾乎能摸到他的腳，他的眼神似乎把我排斥到無窮遠的地方。他鄙斥、拒絕、答覆——（更糟的是），他知道——我的一切所思、所為、所是。有一行希臘詩說，即使是神，也無法改變過去，是嗎？他讓我覺得好似從一開始我便知道賽姬的丈夫是一位神，而我一切的懷疑、懼怕、猜臆、辯論、對巴狄亞和狐的質疑、以及種種的尋索，都是庸人自擾、自欺欺人，就像自己把沙吹進眼裏。是嗎？讀到這本書的仁君啊！請你裁決。或者，至少，過去，在未經這位神竄改的過去，事情果真這樣嗎？此外，倘若神真能改變過去，為什麼改變的動機總是不懷好意？

大光一出現，雷聲就停止了，我想。當這位神對我說話的時候，四周異常沈靜。正如他的臉上不愠不怒，他的聲音裏也沒有絲毫怒氣，聽來雖不帶感情，卻極悅耳，像

一隻鳥在吊人樹的枝椏上啼唱。

「現在，賽姬被放逐了，她將到處流浪，飢渴交迫。那些我無法與之敵對的勢力會任意蹂躪她。而妳呢？女人，妳將認識妳的自己，履現妳的任務。妳也將成為賽姬。」

語聲和光一起消失，好像被刀子橫腰一截。然後，在靜默中，我又聽見哭泣聲。

我從來未聽過這種哭聲，以前沒有，以後也沒有。小孩、掌心受傷的男人、挨受酷刑的人、從陷落的城市被擄為奴的女人，都不是這樣哭。如果聽見自己恨之入骨的女人這樣哭，你都會去安慰她，甚至赴湯蹈火也要去救她。我當然知道是誰在哭，她遭遇了什麼，是誰把這遭遇加給她。

我起身向她走去，但哭聲已經漸行漸遠了。她哭著朝右邊的遠方走去，下到我從未去過的谷尾，那裏，顯然地勢陡降，或者崖坡傾頽，通向南方。我無法涉水過去。且別說水會把我溺斃，它更會把我整得遍體鱗傷、全身凍僵，從頭到腳一片泥濘。每當我好不容易攀住一塊大石頭——攀住岸土無濟於事，不斷有一大片、一大片涯岸崩進急流裏——一到頭來，發現自己還在河的這邊。有時，我甚至找不到河——黑暗中，我什麼都看不清楚，腳踩著的，與其說是地，不如說是沼澤，所以，一忽兒踩進水窪裏，一忽兒又踏進新形成的水溪，叫我滿頭霧水。

除此之外，那天晚上的事我記不得了。天濛濛亮的時候，我終於見識到了神的憤怒把整座山谷蹂躪成什麼樣子。入眼盡是光禿禿的山岩和泥沼，濁流到處淹漫，水面浮著斷樹、蓬草、綿羊，和山鹿。即使前一晚我能涉過第一條河，對我也沒什麼幫助，只不過踏上它和下一條河之間泥濘的窄灘。我仍忍不住叫喚出賽姬的名字，直到聲音完全暗啞了。雖然明知這樣做愚笨透頂。她離開山谷的動

靜，我其實已聽見了。正如神所預言的，她已踏上放逐的路，開始流浪，從這地到那地，一路哀哭，爲的是她的夫君，不是我（我不能再欺騙自己了）。

我往回走，找著了格連，他打著哆嗦，全身濕得像落湯雞。看見我的左臂包紮著，他的眼中微露肅穆的神色，僅此而已，什麼也沒問。馬背上的行囊裏備有食物，我們吃了之後便上路。天氣晴朗多了。

我用一種新的眼光環顧周圍的事物。既然已證實諸神的確存在，並且恨我，那麼，看來，除了等候天譴之外，我沒什麼事做了。一路上，我臆想著，說不定走到哪處危崖，馬一踉蹌，把我們拋下幾百呎之外的山塹；或者哪棵樹，在我們走過時，突然掉下一根枝幹，打斷我的脖子，或者我的傷勢惡化，就這麼一命嗚呼。想起神懲罰人的手段之一是把人變成禽獸，許多次我舉手探入面紗下，試著摸摸看有沒有貓的鬚毛、狗吻或豬嘴開始長出。儘管如此，我並不害怕。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但做起來却又讓人覺得泰然自若——你環顧天地和草場，從心裏對每一樣東西說：「從此以後，你們都是我的仇敵了，再也不會對我有利了。觸目所及，我只看見無數的司刑者。」

至於「妳也將成爲賽姬」這句話，我認爲最可能意味著，如果賽姬被放逐，到處流浪，這也將是我的下場。其實，我早已想過了，這件事非常容易發生，倘若葛羅人不願意被一個女人統治。如果神以爲讓我嚐受與賽姬一樣的懲罰，最能傷我的心，那他真是大錯特錯——可見神並非全知？多麼希望我能代她受罰……不行的話，次好的便是與她同受刑罰。想到這裏。我覺得打從心底升起一股堅毅的、甘於受苦的力量。作個乞丐婆，我應可勝任。我容貌奇醜；又從巴狄亞那裏學會了武功。

巴狄亞……我開始思索，這一天所發生的事應該告訴他多少。還有狐。這點，我倒沒想過。



• 16 •

我從宮後溜回，一看周圍的動靜便知道父王狩獵尚未歸來。但是，我仍躡手躡腳溜進自己的寢宮，彷彿他已回來似的。當心裏明白我所躲的是狐而非父王後（起初我並不知道），不覺十分懊惱，因爲他向來是我的避難所和安慰者。

看見我受傷，樸碧哭了。她把舊的染滿血污的繃帶解開，換上新的。傷口才包紮好，我正進食時（餓昏了！），狐就來了。

「孩子啊孩子！」他說：「真是謝謝各方神明保佑妳平安回來。整天我都在爲妳耽心。妳跑那裏去了？」

「去山中啊，公公，」我說，一面把左臂藏起來。這是我的第一道難題。我不能告訴他自戕的事。我知道——這會兒當著他的面，更是心裏有數——他會責備我不該用這種強蠻的手段脅迫賽姬。有一句格言是他向來奉守的：如果不能靠講理把朋友說服，就應泰然處之，「不要從國外請傭兵來加強火力。」（他指的是感情用事。）

「噢，孩子，這太莽撞了，」他說：「我以為那晚分手前我們協議隔天早上再商量的。」

「我們分手是爲了讓你去睡覺！」我說，這句話脫口而出，聲音像父王的那樣粗暴，我立刻覺得很慚愧。

「那麼，算是我錯了，」狐說，滿臉苦笑。「好了，妳已經懲罰過我了。有什麼進展嗎？賽姬願聽妳的嗎？」

我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只告訴他關於雷雨、暴洪和山谷變成沼澤的事，以及我怎麼努力要渡過河而不克如願，

怎麼聽見賽姬哭著自山谷南端向遠處走去，從此離開葛羅。有關神現身說話的部分，告訴他是沒有用的；他會以為我瘋了或作夢。

「妳是說，孩子，妳根本沒能跟她交談？」狐說，臉色憔悴。

「稍早時，」我說：「我們交談了一會兒。」

「孩子，哪裏出岔了？吵嘴了嗎？妳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事？」

這更難回答了。最後，在他追問之下，我告訴他有關燈的事。

「孩子啊孩子！」狐大叫：「是誰替妳出了這個鬼主意？妳到底想做什麼？她身旁那位歹徒——他，一個被通緝的逃犯——難道不會醒過來？醒來之後怎麼樣呢？難道不會一把攫住她，把她拖到另一個賊窩？說不定還一刀刺死她，以免她洩漏自己的行踪。爲什麼？僅憑那盞燈就夠讓他相信賽姬已出賣他了。怎麼辦呢？她哭了，一定是傷口作痛。噢，妳爲什麼不先問問我的意見呢？」

我無言以對，因爲，我自己也覺得納悶。是啊！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些可能性？我又不是完全不相信她的丈夫是山中的浪人。

狐盯著我，對我的沈默感到訝異。最後，他問：「說服她這樣做容易嗎？」

「不，」我說。整天戴著的面紗，吃飯時，我把它脫掉了；現在，多麼希望還戴著它。

「妳怎麼說服她的？」他問。

這是最尷尬的時刻。我不能告訴他我做了什麼。連說了什麼也不想多講。因爲，當我告訴賽姬，狐和巴狄亞對她的夫君持有相同看法時，我說的是實情；他們兩人的確都相信它是某種可恥或可怕的东西。不過，若我這樣告訴狐，他會說巴狄亞的看法和他的看法完全不同，一個是三

姑六婆的道聽塗說，一個是淺顯的、合乎常情的推理。他會使整件事情看起來像是我說了謊。我無法讓他瞭解這件事在山上如何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我——我和她交談，」我終於說：「我說服了她。」

他注視我良久，目光柔和，恰似從前把我抱在膝上吟唱「月西沈」那樣。

「是嗎？妳有些事瞞著我，」最後，他說：「別把臉轉過去了。妳以爲我會逼問妳嗎？不會的。夠朋友的話，就應尊重對方的自由。硬逼妳說出，比讓妳保留秘密，更會造成我們之間的隔閡。有那麼一天——不過，妳該順服的是妳心中的神，不是我心中的。不要哭了。即使妳有一百樁秘密，我也不會因此不愛妳的。我不過是一棵老樹，最青翠的枝條在我成爲奴隸的那天已被翦掉了，剩下的就是只有妳和賽姬。現在——唉，可憐的賽姬！我束手無策，不知如何挽回她。但是，妳，我絕對不能再失去了。」

他擁了我一下就離開了。（當他的手臂碰到我的傷口時，我拚命咬住嘴唇，免得叫出聲來）。我從未對他的離去感到這麼開心，但同時也覺得他比賽姬仁慈多了。

我從未告訴巴狄亞那晚所發生的事。

睡覺之前，我作了個決定，雖然看來是件小事，日後，卻對我產生重大的影響。在這之前，我和國中其他的婦女一樣，是不戴面紗的；這兩趟山中之行，爲了保密，我戴上了面紗。現在，我下定決心，無論何時何往，都要戴著面紗。從此，門前門後，我一直謹守這規定。這是我與自己的醜陋所立的條約。童年初期，我尚不知自己貌醜。然後，有一段時間（在這本書中，我必須坦承自己一切可羞或愚昧的行爲），像其他的少女一樣，我以爲一正如葩姐一再告訴我的一可以藉著服飾或髮型的粧扮使自己的醜陋不至於太令人嫌厭。現在，我選擇了戴面紗。那天

晚上的狐是最後一個得觀我容貌的男人；說真的，並沒有多少女人見過我的真面目。

我的手臂很快就痊癒了（包括我肉體上一切的創傷），當七天之後，父王回宮時，我便不需再裝病了。他醉醺醺地回來，因為所謂的出狩，除了打獵之外，就是宴飲；同時他非常不痛快，因為他們一共只獵殺了兩隻獅子，其中沒有一隻是他的斬獲，而他的一隻愛犬卻被撕食了。

幾天過後，他又再傳令狐和我到棟樑室。一看見我戴面紗，他咆哮道：「臭妮子，這是什麼東西？懸起妳的簾幔吧！妳難道害怕自己的美艷使人目眩嗎？脫掉那玩意！」

就在這一刻間，我首度察覺山中的那一夜對我產生了什麼影響。一個見過神、聽過神說話的人，是不太會懼怕這麼一個衰老的王的怒吼的。

「既要為我的長相又要為遮掩它挨罵，豈不叫我難做人？」我說，手動也不動，任由面紗垂下。

「到這裏來，」他說，這回聲音不算大。我走上去，緊挨著他的椅前站立，以致膝蓋幾乎觸及他那木然不動的雙膝。我看得見他的表情，他卻看不見我的，使我覺得自己佔了上風。他的臉上又開始湧現那種因激怒而有的蒼白。

「妳想跟我鬥智嗎？」他幾乎喃喃地說。

「正是，」我說，並不比他大聲，但斬釘截鐵般清晰。在這之前，我還不知該如何回答，這話純粹是脫口而出。

他瞪著我直到你可以從容不迫地從一數到七，我幾乎以為他會一刀刺死我。然後，他聳聳肩怒喝道：「天下的女人都是這副德性，妳當然也不例外。嘮嘮叨叨……一有男人願聽，妳們就說個沒完，連月亮都給說得從天上掉下

來。狐啊，你寫的那一大堆胡說八道，能讓她抄謄了沒？」

他不再攻擊我了，我再也不怕他了。從那天起，我在他面前絲毫不讓步，相反地，我得寸進尺——不久之後，我甚至明白告訴他，若要狐和我在棟樑室幫他忙，我們便不可能監視蕾迪芙。他破口大罵，又咒詛一番，然而，從此便叫葩姐看守她。近來，葩姐和他過從甚密，在他的寢宮一呆就是幾個小時。倒不是和他上床，我想——即使在她最如花似玉的那些年月，她都還不足稱為他所謂的「夠味」——不過，她善於甜言蜜語，諂媚幾句便可以搔著他的癢處，叫他醺醺然忘卻老之將至。她和蕾迪芙也同樣如膠似漆；她們這一對啊，前一刻才見她們張牙舞爪，互揭瘡疤，下一刻又見她們交頭接耳，摟摟抱抱，為一些閒話、淫談笑成一團。

對這些，和其它發生在宮裏的事，我一點都不在乎。我活得像個坐以待斃的死囚，因為我相信從神那裏隨時都會有致命的打擊臨到我。不過，當日子一天天過去而什麼事也沒發生，我開始明白，儘管起先不太願意接受，神也許罰我繼續活下去，千篇一律、毫無變化地活下去。

一明白過來，我便到賽姬的房間去，獨自一個人去，把所有的東西擺回災難未發生前的原樣。我發現了一首用希臘文寫的詩，似是寫給陰山之神的讚美詩。我把它燒掉了。我不容許任何屬於她的與這有關的東西存留下來。甚至她這一年來所穿的衣服，我也全燒燬；至於她早年的衣服，尤其是童年時期留下的衣服，和她當年喜愛的珠寶，我都將它們擺置妥當。要是她有幸歸來，我希望她發現每一件東西擺放的樣式和快樂的往日，也就是她還屬於我的日子，完全一致。接著，我把門鎖上，上了一封條。並且，盡可能的，我也把自己心裏的一道門鎖上了。除非我容讓自己瘋掉，否則，我必須擱置一切對她的懸念，獨獨

保留那些早年愉快的回憶。我從此絕口不提她。如果我的侍女提及她，我馬上喝令她們閉嘴。要是狐提起，我便緘默不語，讓他自動把話題轉開。和狐在一起，再也沒有以前那麼舒服了。

不過，我倒是問了他許多有關他所謂的哲學中屬於物理的部分，有關肇始生命的原火，從血液中如何產生靈魂，和宇宙的分期；又及於植物和動物，世界各大城的位置、土質、風俗和制度等等。現在，我要的是硬梆梆的東西，是知識的累積。

傷口一復原，我便勤快地回去找巴狄亞學劍擊。甚至左手還無力持盾，我就開始練習了，因為他說不持盾的鬥劍也是必學的功夫。他說，我進步神速（現在我知道他說的是實話）。

我的目標是養精蓄銳，也就是藉著求知、練武、工作，培育出當日隨著神譴臨到我的那股堅毅、冷嚴的力量；我必須把一切女性的陰柔成分從自己身上逐出。偶而，夜闌人靜，若是風狂雨驟，會有一股巨大的、令人悽惶的臆想沖擊我，如水決堤而出——賽姬還活著嗎？像這樣的夜晚，她會在那裏呢？那些鐵石心腸的農婦會不會把飢寒交迫的她摒拒在門外？但是，輾轉哭嚎，呼天喊地一陣過後，我又會平靜下來，重新把堤防築牢。

不久，巴狄亞就開始教我騎馬和鬥劍。他愈來愈把我當男人看待，這使我亦喜亦悲。

一切如常，直到仲冬，葛羅的大節之一。節慶的次日，午后三時左右，父王從一位侯爺家晚宴歸來，在登階爬上陽台時摔了一跤。這天酷寒，台階經僕童洗刷後，階面立即結了一層薄冰。父王右脚滑下一級台階，幾個隨從趕忙上前扶他，他吼著喊痛，張牙就要咬退任何碰他的人，下一分鐘，又咒詛他們任由他仆跌在那裏凍僵。我一到，就示意僕從們把他扶起，抬進宮去，任憑他胡言亂語

或張牙舞爪。大家費盡力氣總算把他安頓上床，然後叫來理髮師。正如我們猜想的，他說王上的腿骨折了。「我的功夫不到家，無法接合它。再說，王上不見得肯讓我碰它。」我派人到安姬宮去找副祭師，他素有外科神醫的美稱。副祭師來到之前，父王猛灌了足夠讓神智清醒的人醺然大醉的烈酒。當副祭師一剝掉他傷處附近的衣服，動手拿捏他的腿骨時，他開始像野獸一樣吼叫起來，甚至企圖拔出匕首。巴狄亞和我耳語商議之後，叫來六名侍衛，硬把父王按伏下來。他一面狂吼，一面以怒目（他的雙手被綁住了）朝我怒斥：

「把她架走！架走那位戴面紗的。不要讓她折磨我。她是誰我知道，我知道。」

那天夜裏，他未曾入睡，次日次夜亦然（在劇痛中，他猛咳不已，彷彿胸膛要爆炸了似的的），而只要我們一轉身離開，葩姐馬上替他拿更多的酒。其實，我在寢宮的時間並不多，因為一看見我，父王就發癲。他一再說儘管我戴面紗，他也知道我是誰。

「王上，」狐說：「她不過是奧璐兒公主，你的女兒。」

「她這樣告訴你的嗎？」父王說：「我知道她的底細。整個晚上不就是她用燒紅的鐵塊灼燙我的腿？我知道她是誰……哎喲！哎喲！侍衛們呢？巴狄亞！奧璐兒！葩姐！快把她架走！」

第三夜，副祭司、巴狄亞、狐、和我站在寢宮門外低聲交談。副祭司的名字叫亞隴；他膚色黝黑，年齡與我相若，臉頰像闖人一樣光滑（他不可能已被去勢，雖然安姬也擁有闖人，但只有十足的男人能擔任祭司。）

「可能，」亞隴說：「王上會這樣駕崩。」

「原來如此，」我心裏想：「一切就是這樣開始的。葛羅這下子改朝換日，我即使僥倖保全性命，也難逃被逐

出境的噩運。這樣一來，不也成了賽姬嗎？」

「我也這麼想？」狐說：「沒想到發生在這樣微妙的時刻。眼前，我們有許多事要做。」

「比你想像中的多哩，黎西爾斯①，」亞瓏說（我從未聽人叫過狐真正的名字）：「安姬宮與王室一樣情勢危急。」

「怎麼說呢？亞瓏」巴狄亞問：

「大祭司已經奄奄一息了。即使我回生有術，他也拖不過五天。」

「由你繼承他嗎？」巴狄亞問。副祭司低頭默認。

「除非王上不許，」狐插進這一句。這是葛羅的法律。

「在這種關鍵時刻，」巴狄亞說：「安姬宮必須和王室同心協力。太多人蠢蠢欲動，想伺機奪佔葛羅。」

「是的，必須同心協力，」亞瓏說，「我們聯合起來，別人就不敢輕舉妄動。」

「算我們幸運，」巴狄亞說：「在女王和安姬之間並不存在任何嫌隙。」

「女王？」亞瓏問道。

「是的，女王，」巴狄亞和狐異口同聲說。

「真希望公主已經結婚，」亞瓏一面說著，一面禮貌的鞠躬。「女人家不能率領葛羅的軍隊衝鋒陷陣。」

「這位女王可以的，」巴狄亞說；他抬起下巴的那神氣活像他本人就是葛羅全軍。亞瓏認真的凝視我，這時，我的面紗比世界上最英勇的表情更管用，我想，也許比美貌更管用。

「在安姬宮和王室之間只有一項歧見，」他說：「與克倫坡有關。若非王和祭司都病危，我早就提出來了。」

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並且對如何處理已有定見。克倫坡是舍尼特河對岸一片沃土，從我開始輔佐父王之

後，這片土地到底屬於王或安姬，或者應該如何瓜分，一直讓雙方像貓狗一樣爭論不休。我一向認為（雖然我對安姬沒有好感）它應該劃歸安姬宮，因為事實上安姬宮從王室所得的貢品並不足以應付持續不斷的祭祀之需。我並且認為只要合理地封授土地給安姬宮，便能制止祭司們以索取牲禮為名壓榨一般老百姓。

「王上還活著，」我說；在這之前，我一言未發，這時一出聲，他們嚇了一跳。「不過，因為他疾病纏身，我便是他的喉舌。王的旨意是將克倫坡賜給安姬宮，不索取分文代價，永遠封授。這約要勒石為證，不過，有一條件。」

巴狄亞和狐驚訝地望著我。亞瓏問：「什麼條件？」

「安姬的侍衛軍從此受王的侍衛長管轄，並且由王（或他的繼承人）挑選，聽命於王。」

「並且由王（或王的繼承人）供餉？」亞瓏反應敏銳，機伶若迅雷。

這一招我始料未及，但判定任何堅決的回答，比明智的遲疑好。「這就得根據他們在安姬宮和這裏的服勤時數分攤囉，我說。」

「妳——且說是王上吧！——簡直逼人接下一樁札手的買賣。」副祭司說。我知道他會答應的，因為安姬宮需要的是沃土而非槍矛。此外，若是王室反對他，他便不能順當地繼任為大祭司。這時，父王的吼聲從寢宮內傳出，亞瓏於是回去看他。

「處理得當，孩子，」狐細語稱讚。

「女王萬歲，」巴狄亞也輕呼，然後，兩人便隨著亞瓏進去。

我站在寢宮外的大廳裏，四下無人，爐火將熄未熄。這時刻就像我一生中其他的時刻一樣令人覺得離奇。女王的身分——並不能叫我心中那一泓自己極力築堤圍堵的苦

水化爲甘甜。雖然，也許能使堤防更加牢靠吧。接著，完全不同的一件事，我想到父王的去世，不覺一陣暈眩。父王不在之後的世界真是一片遼闊……晴空萬里，不再烏雲密佈……所謂的自由。我長長地吸了一口氣，可說是有生以來最甜沁的一口氣，幾乎讓我忘卻了心中那股巨大的哀愁。

但是，那只是一瞬間的事。四周一片靜寂，宮內所有的人都在睡了。我想我聽見一道啜泣聲——女孩的哭聲——隨時有意無意傾聽的聲音。這聲音好像是從外頭傳來的，從王宮後頭傳來的。剎那間，王冠、政策和父王從我心間消逝到九霄雲外。在希望的折騰下，我迅疾走到大廳的另一端，接著從乳酪間和侍衛房中間的小門出宮。月光清明，但是，周圍並不如我想像中的靜謐。哭聲在哪裏呢？然後，我覺得自己又聽見了。「賽姬，」我喊到：「伊思陀！賽姬！」我走向聲音傳來的地方。這當兒，再也不敢肯定那到底是什麼聲音。依稀記得井鏈輕輕擺盪時也會發出類似的聲響！（而這時的確微風陣陣，恰足以吹動井鏈）。噢，多捉弄人啊，剪不斷理還亂的悲愁。

我佇立聆聽。再也沒有啜泣聲了。但却有某物在某處移動的聲音。我看見一幢穿著斗篷的幽影，躍過一道月光，隱沒在草叢裏。我迅疾跟進，一手探入草叢。有一隻手觸搭過來。

「輕一點，甜心，」一道聲音說：「帶我去見國王，」

這是一道完全陌生的聲音，是男人的聲音。



• 17 •

「你是誰？」說著，我把手甩脫，身子往後一跳，像摸到蛇一樣。「出來吧，別鬼鬼祟祟的。」我想他必定是蕾迪芙的一位情夫，葩姐簡直像個鴉母，根本沒盡到看守的責任。

走出來的是一個高高瘦瘦的男人。「我是前來求救的，」他說，聲音聽來輕鬆而愉快，完全不像個落難的人。「這麼漂亮的姑娘不親一下，就讓她走開，有違我一向的作風。」

若非我躲閃得快，他的手早就搭上我的頸項了。看見我的匕首在月光下閃爍，他呵呵大笑。

「如果你能瞧見這張臉上的美貌，那真是好眼力，」一面把臉朝向他，確定他看見一堵空牆似的面紗。

「我的聽覺倒很敏銳，姑娘，」他說。「我敢打賭，聲音柔細如妳者必也是個美嬌娘。」

這整件奇遇，對像我這樣的女人而言，簡直太不尋常了，以至於我竟然癡傻地盼望它延續下去。那天晚上，世界的一切顯得非常離奇。不過，我還是清醒了過來。

「你是誰？」我說，「快告訴我，否則我馬上喊侍衛來。」

「我不是小偷，美麗的姑娘，」他說：「雖我承認被妳抓到時，我的行徑鬼鬼祟祟像宵小。我怕你們的花園裏早已埋伏了我不願碰見的同胞。我是前來向王求救的，妳能帶我去見他嗎？」他讓我聽見有幾枚錢幣在他手中啣啣作響。

「除非王的健康突然好轉，否則，我便是女王。」我說。

他輕輕吹了一聲口哨，然後噗哧一笑。「若是這樣，女王在上，」他說：「請恕我方才在嬉笑中失禮了。那麼，我是前來向妳求救的，求妳收容我幾晚——或許一晚便夠了——提供我住宿和庇護。我是伐斯國的楚聶王子。」

聽他一說，我愣住了。前面我曾提到這位王子與他的弟弟俄衰和老邁的父王大動干戈的事。

「這麼說，你被打敗了？」我問。

「只在一場微末的馬上交鋒中落敗，」他說：「掉頭走開就是了，原非什麼大不了的事，誰知卻迷了路，誤闖葛羅。往回走不到三哩路，我的馬跛了。糟糕的是，我弟弟的兵力全都佈陳在邊界。如果妳能掩護我一兩天——毫無疑問的，天一亮，他的使者便會登門拜訪你們——讓我能遁入伊朮，潛行回到我在伐斯境內的根據地，不需多久，我便能讓全世界和他瞧瞧到底我有沒有被擊敗。」

「這倒是好策略，王子，」我說：「不過，我們若是接受你的求援，根據外交慣例，就必須保護你。我這做女王的，還不至於幼稚到認為目前是可以和伐斯打仗的時機。」

「這麼天寒地凍的夜晚不適合露宿，」他說。

「王子，如果你不是來求援的，我們倒很歡迎你。不過，你的這種身分實在對我們構成極大的危險，若是把你當囚犯，我倒可以替你安排住宿。」

「囚犯？」他說：「那麼，女王，後會有期了。」

他縱身一跳，毫不疲憊的樣子（雖然我從他的聲音中聽得出沈重的倦意）。只見他熟練地拔腿就跑。這一跑，反而更糟。我根本來不及告訴他前面有塊大磨石。他整個人仆跌在地上，立刻機靈地爬將起來。但是，只聽他尖聲

叫痛，又掙扎、又咒詛，最後終於安靜下來。

「不是骨折，便是脫臼，」他說：「願瘟疫臨到那位替人設計膝蓋的神。算了，女王，叫妳的侍衛帶槍來吧。囚犯就囚犯。只是，牢獄之後，不會是我弟弟的絞首臺吧？」

「如果能力夠的話，我們會救你，」我說。「只要不必和伐斯打仗，我們會盡量為你想辦法。」

我已經說過，侍衛房就在王宮的這邊，輕而易舉地，我可以一面走向前去叫人出來，一面盯住楚聶王子。一聽見侍衛出來的聲音，我便告訴他：「用你的連兜帽遮住臉。愈少人知道我的俘囚是誰，我愈能自由籌幄。」

他們扶他起來，把他踉踉跄跄帶進大廳，安置在壁爐旁的一條長几上。我呼人端給他酒和食物，又叫理髮師替他包紮膝蓋，這才走進寢宮。亞瓏已經離開了。父王的病勢更加惡化，他的臉色暗紅，呼吸聲粗戛。看來，他已不能說話，眼睛來回逡巡在我們三人之間，真不知他感覺如何，在想些什麼。

「妳跑到那裏去了？孩子，」狐問：「有道驚人的重大消息。剛才一個快騎哨兵前來報信，說伐斯的俄衰帶着六十——或許八十——人馬越境直驅而入，刻正停駐在十哩之外。他表明是來搜索弟弟楚聶的。」

作王真是容不得人實習！昨天，我對有多少外夷武裝入境，可以不聞不問，毫不關心；今晚，聽到這消息便像被人迎面擊了一拳。

「他若非真以為我們知道楚聶的下落，」巴狄亞說：「便是乘人之危犯境弱鄰，藉此耀武揚威一番，為的是洗雪他懦弱的臭名。」

「楚聶是在這裏，」我說，等不及讓驚訝中的他們開口說話，我便叫他們一起到棟樑室，因為我實在受不了父王瞪視我們的眼神。別人似乎也把他當死人看待了。我

呼人把燈和火放進塔樓，也就是當初關賽姬的牢房，一等楚聶王子用膳完畢，便把他帶到那裏。吩咐妥當，我們三人便趕忙商議對策。

關於三件事，我們三人意見一致。第一，如果楚聶渡過目前的難關，他極有可能擊敗俄衰，統治伐斯。至於仍然在位的老王則已行將就木，根本不必加以考慮。而這場紛爭持續愈久，楚聶的聲勢可能集結愈壯，因為俄衰為人詭詐又殘酷，許多人對他深惡痛絕，此外，最糟的是，他第一次上陣（遠在這些紛爭之前），便蒙上懦弱的醜名，叫人瞧不起。第二，倘若楚聶繼位為伐斯的國王，遠比俄衰更能與我們敦睦邦交，如果我們在他最艱難的時刻對他伸出援手，情況尤然。不過，第三，情勢實在並未危及到必須與伐斯交戰，更別說與俄衰及其黨羽了；一場瘟疫使葛羅喪失許多壯丁，到目前為止，我們甚至尚未有任何穀穫。

這時，我突然靈機一動。

「巴狄亞，」我問：「俄衰的劍術如何？」

「坐在這桌旁的，就有兩人比他高明，女王。」

「任何可能重揭他懦弱瘡疤的舉措，他一定會小心避免囉！」

「理當如此。」

「那麼，如果我們以楚聶為注派出一名勇士與他對決——在一對一的交鋒中決定楚聶是否身首異處——他不得不接受。」

巴狄亞思索了一會兒。「是嗎？」他說：「乍聽之下，這好像古代傳奇的情節。不過，老天，仔細推敲一下，我會覺得這的確是好主意。雖然目前葛羅國勢衰弱，在內有強敵的情況下，他不會冒然向我們發動戰爭，如果我們讓他別有選擇的話。再說，他唯一的希望是在於贏得人民的擁戴，目前，他連這點本錢都闕如，若是這番又對

他的哥哥窮追不捨，直搗我們門下，像挖坑捕狐狸一樣追勦他，更會引人反感。此外，他若拒絕對決，他的聲名會更加狼籍。所以，我想，妳的計策自有巧妙，女王。」

「這真是聰明絕頂的對策，」狐說：「即使我方的人被殺了，逼得我們非交出楚聶不可，也沒有人敢說我們虧待他。如此一來，本國的聲譽保全住了，又躲過了一場戰禍。」

「如果我們的勇士殺了俄衰，」巴狄亞說，「就等於把楚聶拱上了寶座，這也算是結交了一位義人，因為楚聶是眾所週知的心術正直的人。」

「若要更有把握的話，」我說：「我們最好派出一個讓人瞧不上眼的，這樣，俄衰若臨陣脫逃，更是他的奇恥大辱了。」

「這未免刁鑽了些，孩子，」狐說：「而且，對楚聶有失厚道，我們當然也不希望自己的人被擊敗。」

「妳打着什麼主意呢？女王？」巴狄亞問，像慣常一樣撫捋他的短鬚。「我們不能要求他與一名奴隸對決，如果這是妳的意思的話。」

「不，是個女人。」我說。

狐愣住了。我從未告訴他自己學劍的事，部分原因是我不忍在他面前提起巴狄亞，一聽他謔稱巴狄亞愚夫或蠻漢，我就怒火中燒。（反過來，巴狄亞笑狐「希臘仔」和「嚼舌根」，我聽了卻沒有相同的反應。）

「女人？」狐說：「是我瘋了，還是妳？」

這時，巴狄亞的臉上綻開令人寬心的笑容。但是，他搖搖頭。

「下棋下了這麼多年，我還從不敢把女王當作馬前卒哩。」

「這又怎麼說呢？巴狄亞，」我說，儘量讓聲音顯得平靜。「方才你說我的劍術比俄衰的高明，難道只是阿諛

嗎？」

「並非這樣。如果只是打賭的話，我會下注在妳身上。但是，這種事，除了技巧外，還有勇氣的成分在。」

「勇氣也是決定因素，你說的。」

「關於這點，我倒不替妳擔心。」

「我不知道你們兩人在討論些什麼，」狐說。

「女王要親自出馬爲楚聶對決，狐」巴狄亞說：「這點，她倒是辦得到。我們兩人曾經交鋒不下百次。從來沒有一個人——男人或女人——像她這樣天賦異稟。噢，姑娘，姑娘，老天爺沒把妳生成男兒，真太可惜了。」（他說得那麼誠懇，在我聽來，卻像有人在你的熱湯中澆入一加侖冷水，以爲妳喜歡這樣。）

「作怪啊！違背一切習俗——還有自然——和中庸之道，」狐說。在這類的事上，他是十足的希臘人；到現在，他還覺得葛羅的女人出門不戴面紗是野蠻、鄙陋的風尚。有過幾次，在輕鬆談笑的時刻，我曾經告訴他，自己不應稱他公公，倒應叫他婆婆。這也是我沒將學劍的事告訴他的另一個原因。

「自然在造我的時候不小心失了手，」我說：「我既然生來像男人一樣粗獷，爲何不能像男人一樣上陣？」

「妳這女娃兒，」狐說：「不爲什麼，只爲了可憐我吧，且把這念頭拋諸腦後。派一名勇士對決的策略已經夠好了，妳那傻念頭又能讓這策略生色多少？」

「讓它變成上上之策，」我說：「你以爲我天真得幻想自己已坐穩父王的寶座？亞瓏支持我，巴狄亞也支持我。但那些王公貴族和老百姓呢？我對他們一無所知，他們對我也一無所知。假如父王的后妃沒有早逝的話，也許我還有機會認識那些王侯的太太和女兒。父王從不讓我們與她們來往，更別說那些王侯了。我什麼朋友也沒有。這場對決豈不是讓他們對我刮目相看的絕好機會？如果這個

將統治他們的女人爲葛羅的安危親自披掛上陣又克敵致勝，豈不讓他們更能接受她些？」

「至於這點嗎？」巴狄亞說：「那真是無與倫比了。未來的一個年頭裏，他們一定整天把妳掛在嘴上、捧在心頭，稱讚不已。」

「孩子啊孩子，」狐說，淚水盈眶：「問題在於妳這條命。妳的命，知道嗎？先是失去了家和自由，接著是賽姬，現在又輪到妳。妳難道忍心讓我這棵老樹片葉不留嗎？」

我很能體會他的心境，因爲他現在五內俱焚地哀求我，就像當日我哀求賽姬一樣。掩翳在面紗之下我的盈眶的淚水，與其說是憐憫他，不如說是可憐自己。我沒有讓它流出來。

「我的心意已決，」我說：「你們也絕對想不出一個能讓葛羅脫困的更好辦法。巴狄亞，你知道俄衰駐紮在哪裏嗎？」

「在赤渡，哨兵這麼說。」

「那麼，馬上派一名傳令兵去。就在舍尼特河和葛羅城之間的平野上對決。時間是現在算起第三天。條件如下：如果我輸了，葛羅交出楚聶，不再追究俄衰非法犯境的事。如果他輸了，楚聶便是自由人，有權在安全的護衛下越過邊界回到他在伐斯境內的根據地，或者任何他選擇前往的地方。無論如何，兩天之內，所有的外夷必須撤離葛羅。」

他們兩人互看一眼，沒說什麼。

「我要就寢去了，」我說：「巴狄亞，勞你費神派個人去，然後，你也該休息了。二位晚安。」

我從巴狄亞的表情得知他會聽命，雖然他無法叫自己贊同。我立刻轉身回房。

一個人在房裏，四下沈寂，那種感覺就好像刮大風的

日子出其不意地走進一道牆堵的背風處，因此而有喘息和調理心緒的機會。自從幾小時以前亞隴告知我們父王行將崩逝之後，似乎便有另一個女人在我裏面替我處事、說話。就稱她女王吧；但是，奧璐兒是不同的；此刻，我又恢復奧璐兒的本相了。（不知是否所有的君王都這樣覺得？）我回顧女王所做的事，頗感驚訝。這個女王真以為自己能殺死俄亥嗎？我，奧璐兒，此刻看來，並不以為然。我甚至不確定自己有否足夠的本領與他對決。我從未使過真正的利劍，在有過的模擬對決中，那使我全力以赴的無非是希望取悅教練（對我而言，並不意味這就是一件小事）。如果當天號角吹響，劍也出鞘，我却臨陣膽怯，那該怎麼辦？我豈不淪為全世界的笑柄；我可以想像狐，還有巴狄亞，羞愧難當的臉色。他們會說：「相形之下，她的妹妹多勇敢啊，那麼從容地捨身被獻為祭。想不到嬌弱、溫柔的她反而勇敢！」這樣一來，她便各方面都凌駕在我之上：勇氣、姿色、和那雙特別蒙神垂愛能夠洞見幽微事物的眼，甚至還有腕力（彼此推拉之際，她那強勁的一握，我到現在仍記憶猶新。）「不容她這樣，」我打從心裏說：「賽姬？她一輩子都未拿過劍，也未像男人一樣在棟樑室工作，從不瞭解（也幾乎沒聽過）各樣行政事務……她過的是十足女性的、孩童的生活……」

突然間，我們心自問：這是什麼樣的思想呢？「我不是又病了？」因為與我神魂顛倒時相類似的夢魘又開始作祟了，也就是殘酷的衆神在我心中放進一道可怕的，叫人發狂的非非異想：我的仇敵不是別人，正是賽姬。賽姬，她會是我的仇敵？——賽姬，我的孩子，我的心肝寶貝，被我錯待而毀掉的人，爲了她，我即使被天誅地滅也是活該。想到這裏，我對自己向俄亥王子提出挑戰的這件事突然有了不同的領悟。當然，我會死在他的劍下。他正是替神司刑的人。這是我在人世中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結

局；比我向來企求的噩運好太多。我的一生其實是一片荒漠，誰敢奢望它早早結束？自從在山中聽見神譴之後，我每日所想的，不正與這下場互相吻合嗎？自己的一生就像一片荒漠的體認，在過去的幾小時，怎會被我拋諸腦後呢？

是女王的職責使然吧！那麼多需要做決定的事一時之間爭先恐後臨到妳，不給妳一點喘息的機會，而每件事又都牽一髮而動全身，棋局似的危機四伏、瞬息萬變，妳必須當機立斷，縱橫捭闔。我下定決心在僅存的兩天餘生中竭盡所能，做個最出色的女王；萬一沒有死在俄亥劍下，便在神容許的歲月裏繼續盡忠職守。我的動力來源不是自傲——耀眼的美名——或者，只那麼一點點。我之矢志於作個出色的女王，其實有如落魄的男人沈緬於酒罇子，失意的女人浪蕩情場，倘若她湊巧姿色姣好。作女王是一種精藝，讓人沒有時間發愁。如果奧璐兒能夠完全消失在女王的角色中，她差不多就能瞞過衆神的眼目了。

亞隴不是說過父王已經瀕臨死亡嗎？不，不全然這樣。

我起身到他的寢室去，沒帶蠟燭，是沿著牆摸黑去的，因為若被人看見，我會不好意思。寢宮內燈火還亮着，他們留下葩姐陪伴父王。她坐在他專用的椅子上挨著火爐睡覺，發出爛醉的老婦人慣有的鼾聲。我走到床旁。父王看起來非常清醒，哼哼作聲，想要說話的樣子，誰知道呢？但是，他的眼神——當他看見我的時候，真是充滿驚恐，絕對錯不了。他難道認得我，並且以為我是來弑殺他的？他會——會以為我是從陰間回來的賽姬，要帶他下到那裏去？

有人（也許是神）會這樣說：假如我真的殺掉他，不見得便更忤逆不孝些，因為當他驚恐地看著我時，我也驚恐地看著他，我所怕的是他沒死，又活過來。

神到底在搞什麼名堂呢？我獲得解脫的時刻眼看就到了。叫一個囚犯耐心忍受牢獄之苦，他或許終究辦得到；然而，他若幾乎逃獄成功，呼吸到第一口盼望已久的自由空氣……這時，再被抓回去，重聽鏗鏘的腳鐐，重聞枯草的溷臭？

我又再次定睛看了他一眼——那是一張驚恐、癡呆、近乎禽獸的臉。有一道令人寬慰的思想掠過我心頭：「即使他活過來，也將是神志喪失的木頭人。」

我回房去，隨即酣然入睡。



• 18 •

第二天我一起床便立刻到寢宮去探看父王；沒有一個愛人或醫生像我這樣關注病人呼吸和脈搏的每一變化。我還在他床旁的時候（我看不出他有任何改變），蕾迪芙來了，倉倉皇皇，一臉哭相。「噯，奧璐兒，」她說：「父王要死了嗎？昨晚發什了什麼事？那位陌生的年輕人是誰？他們說他英姿風發，雄武像獅子。他可是一位王子？姊姊喲，父王死了後，什麼事會臨到我們？」

「我將繼位為女王，蕾迪芙。至於妳的待遇嗎？端看妳的行爲了。」

幾乎沒等我開口說話，她就忙着奉承起我來，親我的手，祝我快樂，說她向來比世上任何人都愛我。她的舉動令我噁心，宮裏那麼多奴僕，沒有一個會這樣黏搭搭地巴結我。甚至我震怒得令他們恐懼顫慄時，誰都知道有比哼唉討饒更好的辦法；卑顏屈膝的乞丐相最難贏得我的憐憫。

「別裝小丑了，蕾迪芙，」我說，一手把她甩開。「我不會殺妳的。不過，沒有我的許可，妳若敢出宮門一步，小心我叫人鞭打妳。現在，妳可以走了。」

走到門口，她轉過身來說：「但是，妳會為我安排親事的，對不對，女王？」

「放心；說不定替妳找兩個丈夫，」我說：「有成打的王子掛在我的衣櫥裏呢！妳且滾吧！」

然後，狐進來了，看了父王一眼，喃喃說：「他可能還會再拖幾天，」接着，又說：「孩子，昨晚，我的風度

欠佳。我認爲妳親自出馬與俄亥對決並非明智之舉，此外，最重要的是，不成體統。不過，我不該老淚縱橫地哀求妳，試圖訴諸於妳對我的愛逼妳改變主意。愛是不應這樣被利用的。」

他沒有再講下去，因爲這時巴狄亞剛好進門來。「我們派去的特使已經從俄亥那裏回來了，女王，」巴狄亞說：「他在比十哩還近得多的地方碰見俄亥（這傢伙未免太魯莽了，真是可詛可咒）。」

我們走進棟樑室（父王的眼睛一直驚恐地尾隨我），召見俄亥派來的特使。他身材魁梧，炫裝如孔雀。他捎來的信息，去掉許多夸飾的辭藻之後，意思是，他的主人接受對決的挑戰。不過，他說，他的劍不沾女人的血，所以，他會隨身帶一條繩子，以便擊敗我之後，用來絞殺我。

「這樣武器，我可不懂得用，」我說：「所以，公平起見，你們主人本不應帶着它。不過，看在他比我年長的份上（他的第一場決鬥，我想，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們可以在這點上讓步，算是敬老尊賢。」

「這個嘛，我不便對王子直說，女王，」特使答道。

想想，我已說中要害了（我知道即使俄亥聽不出我話中的調侃，別人大概也聽得出），我們便依序討論對決的種種細節，讓雙方都能接受。特使離開之前，一個小時已溜走了。在整個協商的過程中，我可以看得出來，狐非常痛苦，因爲每立一道決議，這件事便愈顯得真實、愈不可轉圜。這時的我幾乎完全像個女王，雖然偶而奧璐兒會在女王的耳裏嘟囔幾句澆冷水的話。

事情辦妥後，亞瓏來了。他沒開口，我們便知道老祭司過世了，並且亞瓏已接續他爲大祭司。他穿戴上獸皮和水囊，胸前掛著鳥形面具。乍看他這一身裝扮，使我嚇了一跳，好像作了一場惡夢，醒來時忘了，到了中午卻突然

記起來。不過，再看一眼讓我鬆了一口氣。他永遠不可能像老祭司那樣令我毛骨悚然。他不過是亞瓏，昨天我才跟他達成一項很有利的交涉；而且他進來時，我一點也不覺得安姬也跟着進來。這在我心裏喚起一些從來沒有的感覺。

但是，我沒有時間仔細咀嚼。亞瓏和狐走進寢宮，一會兒便討論起父王的病情（這兩個人似乎彼此很投機），巴狄亞示意我離開棟樑室。我們從東邊的小門出到賽姬誕生那天早上狐帶我去的地方。我們邊走邊談，在一畦一畦的藥草間來回踱步。

「這是妳的第一次決鬥，」他說。

「你懷疑我沒有勇氣？」

「我不懷疑妳有赴死的勇氣，女王。但是，妳從未殺過人，而這又是一件血淋淋的與殺人有關的事。」

「這又如何？」

「這就夠了。女人和男孩，談起殺人，好像這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不過，請相信我，這是件很難下手的事，我指的是，第一次。人裏面有種東西讓人抗拒這件事。」

「你以爲我會憐憫他？」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憐憫。但當我第一次殺人時，叫我持着劍戳進那活生生的血肉之軀，真是世界上最困難的事。」

「你到底還是做了。」

「是的，對方笨手笨腳的。假如他身手矯捷的話，那……？妳瞧，這就是危險之所在。在那關鍵的時刻，稍一遲疑——即使只是五分之一瞬間，你就坐失機先，也許這就是你唯一的機會，因此你就輸了，把命給賠上了。」

「我不認爲自己的手會遲疑，巴狄亞，」我說，一面心中兀自打量。我想像好轉過來的父王又在暴怒中凌虐我；篤定的，我會出手擊斃他，絕不遲疑。當初在山中自

戮時，我的手何曾畏縮過？

「但願如此，」巴狄亞說：「不過，妳要預先練習一下。每位新手我都要求他做這件事。」

「練習？」

「是的，妳知道，今天早上他們要宰一頭豬。妳就充當屠夫吧，女王。」

須臾間，我明白自己若畏縮不做這件事，我裏面的女王和奧璐兒便會強弱易勢。

「隨時待命，」我說。殺豬宰牛的事，我瞭若指掌，因為自童年以來，我們已看過無數次的殺牲。蕾迪芙每次看，每次叫；我看得沒她那麼多次，從來沒叫過。所以，這回，我接受要求，宰了一頭豬。（葛羅人殺豬不需先獻祭，因為安姬討厭豬；有一則神話解釋為什麼。）我發誓決鬥之後，若活著回來，必要和巴狄亞、狐、和楚聶大快朵頤一番，共享它最美味的部位。脫掉屠夫的圍兜，洗淨血漬後，我回到棟樑室；因為我想起一件必須做的事，既然我或許只能再活兩天。狐已在那裏；我叫來巴狄亞和亞瓏作證，宣告狐重獲自由。

緊接着，我卻掉進沮喪中。我無法瞭解自己怎會盲目到未能預知這樣做的後果。我唯一想到的是保護他，使他免於被人嘲弄、漠視、或者被蕾迪芙賣走，萬一我死掉的話。但是，眼前，當在旁兩人一向他道賀，親完他的臉頰，我突然明白過來。他們怎麼說的？「我們失去一位參謀同僚——你的離去會讓葛羅許多人難過——別在冬天啓程——」

「公公！」我哭了起來，哪有女王的樣子？全然是奧璐兒，甚至全然是個小女孩。「你要離開我了？要走了？這是不是他們的意思？」

狐昂臉看我，無限懊惱的樣子，五官都扭曲了。「自由了？」他口中喃喃：「妳是說，我可以……那麼，即使

死在路上也無妨。不會的，一旦我能下到海濱。那裏有鮭魚和橄欖。不，橄欖成熟的季節還沒到哩。可是，那海港的味道，還有徘徊在市集上一面散步、一面聊天，認認真真的聊天。你們不會瞭解的，這純粹是一種癡，一種你們無法體會的癡。我應該謝謝妳，孩子。但是，妳若曾愛過我，此刻，請別對我說什麼。明天吧。現在，容我告退。」他挽起自己的外袍往頭一蒙，摸摸索索出了棟樑室。

從清早醒來之後，作女王這碼事便一直鼓舞着我，使我忙東忙西，這會兒卻又讓我十足洩氣了。我們已經為對決做了各樣準備，除了這天剩下的時間，還有次日一整天，讓人枯候；同時懸在一起的，是這新添的哀愁——如果我有幸活下去，往後的日子將沒有狐伴隨。

我出宮到花園去。避過梨樹林後的草坪，那是狐、賽姬、和我歡渡美好時光的地方。我黯然趨往花園的另一個角落，蘋果園的西邊，直到寒氣逼我回宮，這是一個霜寒刺骨的陰天，烏雲密佈，不見天日。此刻溯寫當時的心緒，一面覺得羞愧，一面深恐勾起舊愁。無知的我不能瞭解師父心中那股歸鄉的慾望有多強烈。我一輩子只住過一個地方；葛羅的一切，對我而言，是那麼陳腐、平常、不足為奇，甚至充滿恐怖、悲傷和羞辱的回憶。故鄉以什麼樣的面貌呈現在流亡者的心中，我毫無概念。想到狐竟然有心離開我，不覺好恨。他一直是撐住我生命的那根中樑，（我以為）這就像日出和大地一樣的不容置疑，一樣的牢靠，因此也就叫人不懂得表示感激。真是笨啊，我向來以為自己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恰如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傻呵！」我告訴自己，「妳難道不知道天底下沒有一個人把妳放在心上嗎？對巴狄亞來說，妳算什麼呢？也許和父王差不多。他心中惦記的是家裏的太太和她那羣淘氣的小孩。若是在乎妳，他絕不肯讓妳出馬對決的。對狐而

言，妳又算什麼呢？他的心一直懸念着希臘地，妳也許只是他被俘期間的慰藉吧。人家說坐牢的人總會逗隻老鼠玩。他甚至還會對這隻老鼠產生感情哩——可以這麼說。然而，獄門一開，鐐銬一解除，這時，他心中哪裏還有這隻老鼠？但是，彼此的感情既然這樣深厚，他怎麼忍心離開我？」我彷彿又看見賽姬坐在他的膝蓋上；「真是美過雅菲洛黛啊，」他這麼說。「是的，他所有的愛都傾注在賽姬一人身上，」我的心說。「假如她還在，他會留下來。他愛的是賽姬，從來不是我。」當我這樣說時，我明知這不是真的，但是，我不願，或者無法，把這道思想揮開。

就寢前，狐來找我了，他臉色灰黑，神態肅靜。若非他腳不跛，否則，你會以為他才被拷打過。「祝我好運吧，孩子，」他說：「我剛打贏一場勝仗。凡對夥伴們最有利的，便是對自己最有利的。我只不過是整個身子的肢體之一，必須盡自己所被設定的本份和功能。我會留下來的，而且——」

「噢，公公，」我說，忍不住哭了。

「安靜，安靜，」他說，擁着我。「我回希臘又能做什麼呢？我的父親去世了。我的兒子們，無疑的，早把我忘了。我唯一的女兒……我只會帶給人麻煩吧？——像詩人說的，誤闖入白晝裏的夢。無論如何，這是一趟漫長的旅途，而且危險重重。我也許永遠到不了海濱。」

他繼續講下去，想要讓我覺得他的決定算不了什麼，好似害怕我會勸止他。而我呢？臉埋在他的胸膛裏，只覺欣喜萬分。

那天，我去探望父王許多次，沒見他有任何變化。

那晚，我睡得很不安穩。並不是怕決鬥，而是衆神近來降在我身上的多重變化使我焦慮難安。單單老祭司的去世原就夠我思索一星期了。曾幾何時，我盼望它發生（假

如當時他死了，賽姬或許能倖免於難），但從來不真正希冀他死，像希冀一早起來發現陰山已不存在那麼厲害。狐的獲釋，雖然是我自己作主的，感覺起來卻像另一件不可能的事。彷彿父王的病把什麼支柱挪開了，以致整得世界——整個我所認識的世界——剎時分崩離析。我進入了另一個嶄新的陌生的地域。嶄新、陌生到甚至使我無法再感受自己那巨大的哀愁。這使我驚恐莫名。有一部分的我慌忙抓回那哀愁；它說：「奧璐兒沒命了，如果她不再愛賽姬的話。」但另一部分說：「讓奧璐兒死掉算了，像她這樣子，永遠作不了女王。」

最後一天，決鬥的前一天，像一場夢。每過一個時辰，這件事便更顯得令人難以置信。我的出馬對決已使我聲名遠播（保密不是我們的策略），許多羣衆並且簇擁到宮門來。雖然我並未過度重視他們的擁戴——猶記得他們如何一夕之間對賽姬由崇拜變為唾棄——然而，有心或無心，他們的歡呼總叫我血脈賁張、腦門發燒，整個人要瘋狂起來。有些尊貴人士，如王侯和長老之流，前來陪侍我，他們全都接納我作女王。我沒說多少話，不過，我認為這樣比較妥當，總之，巴狄亞和狐都稱讚這種作法。我仔細觀察他們凝視我面紗的眼神，顯然心中思忖著它到底遮掩了什麼樣的長相。這之後，我前去塔樓看望楚聶王子，告訴他我們已經選了一名勇士（沒說是誰）為他決鬥，他將在受監視的情況下被帶到現場觀看。雖然這消息，對他而言，頗令他擔心的，但耿直如他者該能明白我們雖然一面利用他，一面也已克盡微薄之力了。接着，我呼人送酒來，讓我和他對酌。但門打開時——令我生氣的——端着酒瓶和杯子進來的，並不是父王的酒政，而是蕾迪芙。預先沒料到這一招，算我遲鈍。我太瞭解她了，應能猜到宮中一有陌生的訪客，她即使穿牆破壁也要讓對方一睹芳容。然而，就連我，都吃了一驚，瞧她那副裝出來

的模樣，手端著酒，眼睫低垂，滿臉稚氣未脫的認真，像極了一個柔順、羞澀、含蓄、盡責的妹妹，甚至像個被踩在腳下、可憐兮兮的妹妹（雖說眼睫低垂，她卻已把楚聶全身觀了一遍，從上綁的腳到頭髮）。

「這位美人兒是誰？」她一離開，楚聶便問。

「我的妹妹，蕾迪芙公主，」我說。

「葛羅真像座玫瑰園，冬天裏也不例外，」他說，「但是，狠心的女王，為什麼妳把自己的臉遮起來呢？」

「等你跟我妹妹相熟之後，她自然會告訴你。」我說，聲音比我所意圖的尖刻。

「是嗎？也許，」王子說，「如果明天你們的勇士贏了；否則，死亡便是我的妻子。不過，我若仍活著的話，女王，絕不容許我們兩家的友誼輕易流失掉。是啊，我自己不就可以和妳們這家族攀門親嗎？也許，就娶妳，如何？」

「我的王座容不下兩個人。」

「那麼，妳的妹妹？」

這當然是應該把握住的一門親事，但有一刹那，啓口答應使我相當懊惱，也許因為我覺得這位王子好過她二十倍。

「依我看，」我說：「這門親事可以結得成。不過，我必須先和我的智囊團談談。至於我自己，倒還喜歡這主意。」

這天開始得離奇，結束得更離奇。巴狄亞把我叫進練武室作最後的練習。「妳有個老毛病，女王，」他說：「就是反手的聲東擊西這一招。我認為我們已把它矯正過來了；不過，我必須確定妳無懈可擊。」練了半個時辰，停下來喘息時，他說：「從技巧的角度看，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我相信妳我若用利劍比鬥，我會死在妳的劍下。不過，尚有兩件事必須告訴妳。第一，如果事情這樣發

生，女王——不過，極有可能不會發生在妳身上，因為妳有神的血統——但是，萬一當妳脫掉披風，在觀眾屏息以待下，走向廣場去迎戰對手——萬一妳那時覺得害怕，別在意。我們每個人第一次決鬥時，都有這種感覺。我自己每次決鬥前便都覺得怕。第二，妳平常穿的這件鎖子鎧是夠合身了，重量也恰到好處。但是，實在不好看。若穿件綴有金邊的看起來比較有女王和勇士的威儀。讓我們看看寢宮裏有些什麼。」

前面我曾提過，王把各式各樣的武器和盔甲擺存在寢宮裏。所以，我們就進去找了。狐正坐在床旁——為什麼，或他在想些什麼，我不知道。他不可能對他的故主懷有什麼深厚感情的。「還是沒變化，」他說。巴狄亞和我一件一件地翻找合適的甲冑，不久，就開始爭執起來；我認為穿那件我知道的鎖子鎧比任何一件都安全、都輕捷，他卻不斷說：「等一下，等一下，這件更好。」正當我們忙得不可開交時，狐的聲音從背後傳來：「了了。」我們轉過身看，床上那許多天來半死不活的東西已經斷氣了；斷氣的當兒（如果他有意識的話），正眼睜睜看著一個女孩肆無忌憚地搜掠他的盔甲。

「願他瞑目，」巴狄亞說。「馬上就好了。等會兒侍女們就可以進來替他擦洗身體了。」我們隨即又轉身過去解決冑袍的事。

就這樣，我多年來盼望的事終於夾雜在一大堆緊急事務中無聲無息地發生了。一小時之後，當我回顧，覺得十分驚愕。然而，此後，我便常常注意到，每個人的死亡其實都比人所預期的來得靜悄，並沒造成多大的驚動。許多比我父親更受愛戴且更值得愛戴的人去世時，只激起一圈小小的漣漪。

我決定仍穿那件舊鎧甲，不過，我們吩咐護甲兵把它好好擦亮，讓它像銀一樣熠熠奪目。



• 19 •

在重大的日子裏，那使這日子所以重大的事件也許只佔了它一丁點的時間——就像一餐飯一下子就吃完了，但宰殺、切剝、烤焙、盛盤，乃至膳後的濯理、刷洗，卻很費時。我與俄亥王子的對決只持續了六分之一時辰，但整個事件共歷時十二個多鐘點。

首先，狐既然已是自由人了，又是女王的「明燈」（葛羅人向來這麼稱呼王的宰輔，雖然父王令這職位閒置），我命令他出席決鬥場，並要穿戴華服隆冕。但是，粧扮一個性情古怪的女孩去參加她初次的宴會恐怕還容易些吧。他說，所有蠻夷的服飾都不夠典雅，穿得愈華麗就愈醜陋。他堅持穿他那件蛀痕斑斑的舊袍子。好不容易說服他將就點，接著便是巴狄亞要求我對決時不戴面紗。他認為面紗會遮住我的視線，並且想不通到底怎麼戴，似乎戴在頭盔外面或裏面都不妥。但是，我斷然拒絕裸著臉出場。最後，我吩咐樸碧用極細的材料為我織了一頂頭罩，必須從外頭看不透，且要蓋住整個頭盔，只留兩個眼洞。其實，原不需如此大費周章，因為我戴著面紗與巴狄亞鬥劍已不下十來次；不過，戴上這頂面罩讓我看來活像個鬼，令人汗毛直豎。「倘若他確如傳言中那樣膽小，」巴狄亞說：「妳這模樣會讓他不寒而慄。」此外，我們必須早早啓程，因為看樣子沿街簇擁的羣衆會減緩大夥兒騎馬行進的速度。我們傳呼楚聶下來隨行，大家都騎上馬背。有人建議他也應盛裝，但他拒絕了。

不管你們的勇士贏或輸，他說：「服靴堂皇或我原來

的這身武裝，都對我無濟於事。不過女王，你們的勇士在那裏呢？」

「一到決鬥場，你就會知道，」我說。

第一眼看到我裹得像具鬼魅，既看不見喉嚨，也看不見頭盔，但見白色丘塚也似的頭上兩個眼窟窿，一副稻草人或痲瘋病人的模樣，這情景使楚聶嚇了一大跳。他的驚嚇正好預示我們俄亥可能有的反應。

幾個王侯和長老在宮門外等著引導我們穿越市街。要猜出當時我心裏的想法並不難。那天，賽姬不也是這樣出宮去醫治百姓的嗎？後來，她出宮被獻給獸，不也是同樣的情景？也許，我心裏想，這就是神所謂的「妳也要成為賽姬」的意思吧。的確，我也有可能成為獻祭的犧牲。這倒是頗讓人覺得悲壯的念頭。由於決鬥緊逼眉睫，我已無法分心去顧及自己的生死了。在衆目睽睽下，我唯一的關注是表現出英勇凜凜的氣概，無論是此刻或在決鬥場上。若有任何先知能告訴我，我將奮戰五分鐘及至被殺，就憑這點，我願賞他十兩銀。

在我身旁陪駕的王侯們神色十分凝重。我料想他們認為不出一會兒功夫俄亥便能叫我擲劍稱臣，不過，我這對決的狂想與其他方法比較，不失為驅趕俄亥和楚聶出境的良策，（後來，當我認識他們之後，有一兩個人向我坦承當時他們確實有這想法）然而，如果王侯們心情沈重，街上的百姓則一片歡聲雷動，盡把帽子往空中拋。若非覷清他們臉上的表情，我可能早就飄飄欲仙了。老百姓的心，我真是看透了。他們所想的，不是葛羅或我。任何的決鬥，對他們而言，都是好戲一場，免費的；一個女人與一個男人的對決尤其精彩，因為太古怪了——這就像那些不辨五音的人你推我擠爭睹街頭琴手彈奏弦琴一樣，不為什麼，只因這人是用腳趾彈琴。

終於，我們抵達了河邊的廣場，但是，決鬥之前，還

有更多的繁文縟節。戴著烏面具的亞瓏也在場，有一隻公牛等著他祭殺；看來，衆神的確老實不客氣地與各樣事務糾纏在一起，不先讓他們解饞一番，休想辦成任何事。正對著我們，在廣場的另一邊，是伐斯的騎士隊，居中的那位便是俄亥。望著他，一個與別人沒兩樣的人，想到我們兩人中有一人即將血刃對方，世界真是再沒有比這更奇怪的事了。血刃，殺人；彷彿這類的字眼我從未用過。俄亥這個人髮色像枯草一樣，鬍鬚沒幾把，刻意梳理得挺挺的，露出一張臃腫的嘴巴；真是慘不忍睹。接著，他和我都下了馬，走向對方，各自嚼了一小口公牛肉，代表百姓立誓遵守各樣協定。

這下，該讓我們開始了吧，我心裏想。（那天，蒼白的太陽懨懨地掛在陰灰的天空中，冷風刺骨；「難道要我們對決前先凍死不成？」我在心裏嘀咕著。）可是，這回輪到需要清場，那些圍觀的老百姓必須用矛桿擋退；而且，巴狄亞必須過場去與俄亥的主帥細語一番，然後兩人再一起過來與亞瓏細語一番。俄亥的吹號手和我的號手並肩就位。

「好了，女王，一切就緒，」當沒完沒了的準備工夫幾乎使我氣餒時，巴狄亞突然說，「願神保佑妳。」

狐站著，面色如鐵；他若開口講話，必會泣不成聲。當我脫掉披風，抽劍出鞘，單獨往廣場走去時，我看見楚聶一臉驚愕（他嚇得臉都白了，這也難怪。）

伐斯來的人哈哈大笑。我們這邊的人吆喝叫陣。俄亥在我十步之內，五步之內，然後，咔嚓，交鋒。

他一出手，就輕敵；頭幾招根本草率到目中無人的地步。不過，我把握住一個好機會，俐落一擊，把他指關節的皮挑破了（他的手也許因此麻了一下），這才叫他警覺過來。雖然我的眼睛從未離開過他的劍刃，還是多少瞥見了他的面目。「活像個凶神惡煞」。他的眉毛繃成一團，

嘴巴動不動就吐出一大串罵人的髒話，也許爲了掩蓋心中的懼怕吧。我自己嘛，倒一點也不怕，雖然是正式的交鋒，卻不覺得像在決鬥。這與我和巴狄亞的模擬對抗沒什麼兩樣，都是連串的刺擊、佯攻和變招。甚至他指節上的血，我也視若無睹，這樣的傷，用一把鈍劍或扁平的劍身綽綽有餘了。

親愛的讀者，你是希臘人，也許從未與人對決過；即使有過，大可能是身爲步兵在沙場上與人做殊死戰。因此，除非我手持劍，或至少一根棍子，向你現身說法，否則很難叫你明白鬥劍的過程。是的，交鋒不久，我便知道自己不會死在俄亥的劍下，但能否殺死他，則沒把握。我很怕一直相持不下，最後，敗在體力略遜一籌上。讓我永遠忘不了的是此刻俄亥臉上發生的變化。這變化著實令我嚇了一跳，當時的我並不瞭解這是怎麼回事。現在，倒是明白了。這件事後，我陸續見過一些人意識到死神臨近時臉上特有的表情。如果你曾見過的話，當也能明白。那是一種迴光返照似勃勃崛起的生氣，盎然猶勝常日，是生命不甘束手就擒的奮力反搏。接著，他第一次嚴重失誤，我也錯失良機。似乎過了好一陣子（事實上只有幾分鐘），他又失誤了，這回，我已準備好了。於是，一劍過去，順手把劍刃旋了一圈，深深剗入他的大腿窩，是連神醫也無法止血的要害。我隨即往後跳開，以免他倒地時把我也拖下去。就這樣，我第一次殺人所染的血竟比第一次殺豬少。

俄亥的人急奔向他，但他的生命已無挽回的可能。羣衆的歡呼聲在我耳裏嘈嘈作響，戴著頭盔，任何聲響聽在耳裏，都是這般奇怪。我甚至沒什麼喘氣；與巴狄亞鬥劍多半比這還久。然而，我突然覺得虛脫，兩腿發軟；同時，我也覺得自己不一樣了，彷彿什麼東西被拿走了似的。我常常想，女人失去貞操時是否也有同樣的感覺。

巴狄亞（狐緊跟在他後面）疾步跑向我，眼裏噙著淚，滿臉喜笑。「蒙福！蒙福！」他喊道。「女王！驍勇的戰士！我的高足……天啊，多神妙的一擊！令人永生難忘。」說著，他拉起我的左手湊近自己的嘴唇。我的眼淚潸潸流出，必須低著頭，免得他看見頭罩下的淚水。我還哽咽失聲，他們早一擁而上（楚聶坐在馬上，因他還不能走路），把我團團圍住，交口稱謝不已，直到我幾乎不耐煩起來，雖然心中不免升起一絲甜甜的錐心的驕傲。情況根本不容我有靜下來的片刻。緊接著，我必須向百姓、向伐斯來的人發表演說。看起來，我必須做的事可真多，不下二十件。我心裏卻想著：「一切都歸因於那碗牛奶，那碗我在清冷的乳酪間獨飲的奶，從那天起，我開始使劍。」

聲音一平復，我立刻呼人牽來我的馬，上馬之後，我踱到楚聶旁邊，伸手與他交握。然後，兩人一齊向前騎了數步，面對伐斯的騎士們。

「遠道來的朋友們，」我說：「你們親眼看見俄衰死於公道無訛的決鬥。關於伐斯王位的繼承，還需要更多的辯論嗎？」

大約有半打以上的人，無疑是俄衰的心腹黨羽，一言不發地掉頭策馬離去。其餘的都把頭盔用槍矛舉起，擁戴楚聶，口呼和平。這時，我放開他的手，他便轉向前去與他們會合，隨即與他們的統帥交談。

「現在，女王，」巴狄亞在我耳邊說：「妳絕對必須邀請我方的顯貴和從伐斯那頭來的（楚聶王子會告訴妳哪幾個人）到宮裏慶功一番，包括亞龍在內。」

「慶功宴？吃豆餅？你明知我們的貯肉室空蕩無物。」

「有那頭豬啊，女王。而且，安姬也該分我們一些公牛肉，我會找亞龍商量去。還有先王的貯酒室，今晚，妳

就乾脆開它幾甕助興，這樣，人家就不會注意到豆餅了。」我那與巴狄亞和狐私下燕享的美夢就這麼泡湯了，此外，首度出戰所染的血尚未從劍上拭去，我發現自己儼然又已恢復女兒身，心頭掛慮的是家庭主婦份內的事。多麼希望策馬離開，趕在他們抵達王室之前找到酒政，問他我們還有什麼酒。臨終前那陣子，父王（和葩姐）喝掉的酒多到可以聚池游泳。

最後共有二十五人（連我在內）從決鬥場回宮。楚聶王子與我並騎，一路上不斷稱讚我（的確不無理由），又一再懇求我裸臉給他看。其實這只是一種獻殷勤的遊戲，任何其他女人不會把它當一回事。但對我而言，這是何等新鮮又何等甜蜜（我必須坦承這點），以致我竟然情不自禁地也跟著逢場作戲起來。我真是開心極了，如果時光可以倒流，讓我與賽姬和狐再像災厄發生以前的那段日子一樣同出共入，恐怕也不會這麼開心。此刻，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覺得心花怒放。一個嶄新的世界，極其明亮的世界，在我周圍展開。

這當然又是衆神的惡作劇；先把泡沫往上吹得大大的，然後戳破它。

我一跨過王宮的門檻，祂們就把泡沫戳破了。一位我從未見過的小女孩，是個奴隸，從某個藏身的角落裏走出來，向巴狄亞耳語。在這之前，他一直蠻快活的；陽光頓時從他臉上消失。接著，他走近我，半帶羞赧地說：「女王，白天的工作已完了。現在，沒有我的事了。妳若准我回家去，我會感激不盡的。我的妻子正在陣痛中，原以為不會這麼快的。今晚，我要陪她。」

那一瞬間，我體驗到父王所有的震怒。好不容易把自己控制住，我說：「當然啦，巴狄亞，你理應這麼做。請代我向你的妻子問好。且把這個戒子獻給安姬，祈求她保佑母子平安。」我所卸下的戒指是自己所擁有的戒指中最

貴重的。

他急忙離開，根本來不及向我致謝。他大概作夢也想不到自己的那句：「白天的工作已完了」多麼令我傷心。是的，就是這樣——白天的工作。我是他的工作；作我的侍衛是他的謀生途徑。當白天的工作結束後，他便像其他的雇工一樣，回家去過真正的生活。

那晚的筵席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筵席，也是唯一一次從頭坐到尾的筵席（我們不像希臘人倚在桌旁燕享，而是坐在椅上或凳上）。此後，雖然我宴過無數次客，但筵席間頂多進來三次，向最顯要的賓客敬酒，對大家說幾句話，就離席而去，每回總由兩名侍女伴隨左右，這樣做，省去了不少無聊的應酬，另外，竟也極有用處，我因此成爲膾炙人口的傳奇人物，有人說我桀傲不馴，有人說我謙恭知禮。總之，那晚，我幾乎陪坐到席散，是筵間唯一的女人。我整個人有三分是羞怯、驚惶的奧璐兒，深恐這樣造次，宴罷會遭狐責罵，心中更是孤苦莫名；另外的一分是女王，在熱鬧和喧嘩中洋洋自得（雖然有點頭暈目眩），這會兒遐想自己從此便能像男人和戰士般大聲談笑，開懷暢飲，下一刻、更加狂放了，竟與楚聶一搭一唱相互調戲，彷彿面紗所遮掩的是張美人臉。

當我終於離席走進冷清的走廊，整個頭又暈又痛。「呸！男人真髒。」我心裏叫道。這時他們全都醉了（狐例外，他早就離席了），但令我噁心的不是他的豪飲，而是他們的吃相。以前，我從未見過男人狂歡作樂，這晚可領教了他們的饞相：狼吞虎嚥，攪撕拉扯，打嗝聲此起彼落，遍桌油渣，骨頭散了滿地，狗羣穿梭腳下爭食。男人都是這麼樣子的嗎？巴狄亞呢？我的孤獨感又回來了，雙重的孤獨感，一爲巴狄亞，一爲賽姬，兩者分不開。眼前浮起一幅圖畫，是癡人的夢，不可能實現的：所有的事從頭就不一樣，他是我的丈夫，賽姬是我們的女兒。那臨盆

待產的是我，賽姬在我腹中蠕動……他正趕回家看我。這時，我發現了酒的神效，從而瞭解男人爲什麼會酗酒成性。酒在我身上發生的作用——不在於釋愁——而是使我的哀愁顯得格外榮耀、崇高，像首悱惻動人的樂曲。因有這種感受，我覺得自己非常了不起，非常值得人敬佩。我是某首歌謠中那位偉大、哀愁的女王。沒有抑住盈眶的淚水，我讓自己盡情哭泣。一言以蔽之，我醉了；演了一齣丑劇。

小丑上床了，那是什麼聲音？不，不，絕無小女孩在花園裏哭泣。絕無人又冷又餓，被逐在外，全身顫抖，想進來卻不敢進來。是井鏈搖動的聲音。若因此起床出外去呼叫賽姬，賽姬，我唯一的愛，那才真是痴傻。如今，我是位偉大的女王了。我已殺了一個人。我像男人一樣酩酊大醉。所有的戰士在出戰過後都要狂飲一番。巴狄亞的唇吻在我的手上像閃電一樣溫熱。所有偉大的君王都有情婦和愛人，而且不止一位。那哭聲又來了。不，這只是井旁水桶的聲音。「關窗，樸碧。妳也上床吧！孩子。妳愛我嗎，樸碧？吻我，向我道晚安。晚安。」父王死了。他再也不會扯我的頭髮了。一劍刺過去往大腿窩一剜。這就能叫他一命嗚呼。我是女王了；我要殺掉奧璐兒。



• 20 •

第二天我們將先王焚埋了。接下來一天，我們將蕾迪芙許配給楚聶（婚禮一個月後舉行）。第三天，所有客人都離開了，王宮恢復常日的秩序。我的統治正式開始。

寫到這裏，我必須把此後許多年的事一筆帶過（雖然這幾年構成我生命中最長的一段歲月），這些年間，在我裏面，葛羅的女王愈來愈得勢，奧璐兒愈來愈式微。我把奧璐兒禁錮起來，或者儘我所能讓她沈睡在心靈深處；她乖乖蜷伏在那裏。這就像懷胎一樣，只是反過來，胎兒在裏面日漸萎縮、消沈。

讀者諸君，你們當中也許有人曾經從一些傳奇或詩歌中聽到有關我的政績和武功。請相信我的話，其中大部分與事實不符，因為我早就獲悉，民間的傳說，尤其是流傳在鄰近地域的，把事實渲染得超過真相兩、三倍，並且把我的事蹟和古代北地（我想）某個武后的豐功偉業摻在一起，再加上杜撰出來的許多神蹟奇事。其實，與俄亥的決鬥之後，我一共只打過三次仗，其中一次，也就是最後一次——討伐陰山外的「篷車族」——更是規模極小的戰事。雖然這三次，我都親自出征，但可沒愚昧到自認是傑出的將領，這大樑完全由巴狄亞和裴倫分挑（我在打敗俄亥的當晚初識裴倫，後來在衆王侯中他成爲我最忠心的臣輔。）有一點我想說的是：當敵我兩軍一擺陣對峙，只要敵人的箭一射入我們的行伍，即使我並未披掛上陣，我所駐停的地方，附近的草木立刻成爲可堪紀念的戰場、勝地，被登錄在史志中。其實，我誠心所願的是留在家裏。

此外，在我親手殲敵的事例中，也沒什麼特別值得一提的，除了一次例外。那是與伊尤交戰的時候，他們的騎兵從埋伏中衝出，傾刻間把行進當兒的巴狄亞團團圍住。我馳馬突圍，渾然不知自己作了些什麼，直到解圍，他們說，我一口氣用劍殺了七個人（那天我受傷了）。但聽信傳說的話，你會以爲每一次戰役都出於我的精心擊劃，而死在我劍下的敵軍總多過我方其他將兵合起來的斬獲。

我真正的威力在於兩方面。第一，我有兩位非常優秀的參謀，尤其初期幾年。你很難找到比他們更好的負軛之臣，狐和巴狄亞各有所長，他們無視於己身的榮辱或寵黜，但求照顧我的需要。我也瞭解他們彼此間的譏嘲、揶揄不過是一種遊戲（從前我年幼無知，不明白這點）。他們對我也從不阿諛奉承。所以能夠這樣，算是得利於我容貌的醜陋，正因如此，他們才不把我當女人看待。假使他們意識到我是女人，我們三人便根本不可能單獨圍著棟樑室的火爐無所不談；這是我們經常做的。從他們口中，我知道了許許多多關於男人的事。

我的第二項威力是我的面紗。若非握有實據，我很難相信它對我所產生的幫助。從一開始（自那晚在花園邂逅楚聶起），當我的臉一遮蒙起來，人們便發現我的聲音具有各樣的魅力，起初，它「像男人的那樣洪亮，卻又有舉世罕有的柔媚；」後來，在未隨著年齡增長而暗啞之前，它簡直無異於神靈的聲音，或像賽蓮①、或像奧菲爾斯②，隨你怎麼說。許多年後，當城裏記得我長相的人剩下沒幾個時（他們無人活得比我長久），各種故事便到處流傳，爭相描繪隱藏在面紗下的容顏，極盡想像之能事。沒有人相信它只是一張醜女人的臉。有人說（幾乎所有的年輕姑娘都這麼說）它猙獰到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是張豬的、貓的、或是象的臉。最精彩的說法是，我根本沒有臉，如果你把我的面紗扯掉，你所發現的將是一片空白。

但另一種說法是，我必須戴面紗，因為我美得太眩人了，裸臉的話，全世界的男人都要為之瘋狂，或說安姬嫉妒我的美貌，聲言我若裸顏現世，將遭到毀容的噩運（持這種看法的，男人佔多數）。所有這些荒誕的傳說使我顯得格外神祕、凜然可畏。有些沙場驍將出使到棟樑室來，當我轉眼注視他們，一言不發時，竟會被我嚇得滿臉發白，像受驚的小孩（其實，何嘗分辨得出我是否兩眼盯著他們）。用同樣的武器，我也曾使說謊老手面紅耳赤，倉皇間把真相和盤托出。

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自己的起居室搬到王宮的北邊，這樣做是為了逃避井鏈的聲音。因為，雖然白天我十分明白這聲音是怎麼來的，到了夜晚，不論做什麼我都無法叫自己不把它當作女孩的哭聲。但是，這麼一搬，以及後來的幾次遷移（我試過王宮的每個角落），並沒有用。我發現宮裏任何地方，夜闌人靜的時候，都可以聽見井鏈擺動的聲音。這事沒有人能夠瞭解，除非他也老是怕聽某種聲音，同時卻又怕錯過它，如果萬一有那麼一次，在無數次的戲弄之後，那最後一次——是真的，賽姬回來了（喏，奧璐兒又活過來了，奧璐兒拒絕死去）。不過，我知道這根本是癡愚的夢想。倘若賽姬真還活著，並且能回來，又願意回來，她老早就回來了。現在，她一定死了，或者被人俘擄，賣為奴隸……每當這想法襲上心頭，我唯一的出路是立刻起床到棟樑室找事做，無論多晚多冷。我在那裏讀書、寫作，直到眼目昏花，我的頭髮燒，兩腿凍得發疼。

當然，我派人到每個奴隸拍賣場，到任何可以抵達的地方去尋找，又仔細聆聽來往客旅所講的每一則故事，試著從其中掌握賽姬可能的行蹤。年復一年，我一直這樣做著，一邊做，一邊懊惱，因為知道希望渺茫。

在位尚未一年（時間我記得很清楚，那時正是無花果

的收穫季），我命人把葩姐絞殺了。有回我聽政時，一位馬童不經心的話被我聽出蹊蹺，追查之後發現，葩姐長期來是宮中的吸血鬼，任何再小的好處、各樣食物的配給，必先給葩姐抽點油水，才能傳到其他奴隸的手裏，否則，她就造謠中傷，直到這個人被鞭打或調到礦坑去。將葩姐處決後，我順手推舟，裁汰冗員，整飭宮中的風紀。宮裏的奴隸實在多過所需要的。那些手腳不乾淨、行為放蕩的，我把他們賣掉。好的，不分男女，只要能吃苦耐勞，又夠機伶（否則，解放他們只會讓你的門口多一些乞丐），我就還他們自由，給他們田地和房子自力更生。離宮之前，我為他們做主，兩兩婚配成雙。有時，我甚至容許他們自己擇偶！這對奴隸的嫁娶而言，是很奇怪、很不尋常的作法，但是結果往往還不差。雖然對我是個極大的損失，我也讓樸碧成為自由人，她選了一個極好的人嫁了。我的有些歡樂時光是在她家中的爐邊渡過的。這些重獲自由的人大多數成為富農，他們都住在王宮附近，對我忠心耿耿，有如我的第二支禁衛軍。

我也改良了礦（銀礦）的生產。礦坑對父王而言似乎只是體罰的最佳所在。「把他帶到坑裏去！」他這麼說，「我要教訓教訓他，讓他活活幹死。」這樣一來，礦坑中的死人比做工的多，產量少得可憐。一找到誠實可靠的監工（再沒有人比巴狄亞有知人之明了），我便為礦坑買了些年輕力壯的奴隸，確定他們的住所通風良好，飲食豐足，並且讓每個人知道，當天天累積下來，所挖的礦到達某一重量時，就可以重獲自由了。據推算，若持之以恆，一個勤勉的礦工可以預期在十年之後獲得自由；後來，我們將他縮短為七年。這使得頭一年的產量降低，但到了第三年就增加了十分之一；現在產量已超過父王當政時期的一半了。我們所出產的銀礦是周圍列國中質地最好的，它是葛羅的主要財源。

想。每當我試著跟她交談，她的眼睛總繞著屋子到處溜轉，好像求問著：「誰能救我脫離這裏？」有道想法閃過我的腦際：「她是在嫉妒嗎？」心中不無竊喜。許多年來，不管我們什麼時候晤面，情況都是這樣。有時，我會告訴自己：「她與他同床共衾，真糟糕。她為他生兒育女，更糟糕。但她可曾與他一起出生入死，埋伏襲敵時蹲在他身旁，進攻時與他並駕齊驅？或者在整天口乾舌燥的行軍之後，與他共飲一壺發臭的水？他們之間所有的眉目傳情，可有生死之交的同袍分道揚鑣各赴國難前那臨別的一瞥？我認識且擁有她連作夢都想不到的他。她是他的玩偶、他的娛樂、他的休閒、他的安慰。我呢？我盤踞在他純屬男人的生活裏。」

想想，巴狄亞天天來回於女王和妻子之間，那麼確定自己充分盡到為人臣為人夫的責任（事實也的確如此），卻無疑地，從未意識到他可能在兩人之間激起什麼疙瘩，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所謂的男子漢大概就是這樣吧。有一樣罪是神從未赦免我們的，那就是生為女人。

女王的職責中最令我懊惱的，是必須經常到安姬宮獻祭。若非安姬現已式微（或許這是我出於自負的想像），情況將更糟糕。亞瓏在牆上新闢了一些窗牖，宮裏不再像從前那麼黝暗。他維持環境的方法也不一樣，譬如每回殺牲之後，他必把血擦掉，灑上清水，宮裏顯得乾淨多了，卻不再那麼神聖不可侵犯。亞瓏又從狐那裏學會以哲人的口吻談論諸神的事。最大的變化是他建議在舊有的形狀莫辨的石頭之前立一座安姬的偶像——一座希臘風的女人像。我想他原本希望乾脆把那塊石頭移走，但是，從某種角度看，它畢竟是安姬本人，如果被移走了，百姓會羣起譁然的。要取得亞瓏心目中那座偶像是頗費周章的事，因為葛羅境內沒有人會造，因此必須向外採購；當然，不必真從希臘地買，從希臘文化影響所及之地購買即可。這

我讓狐搬出他這些年來棲身的「狗洞」，在宮南貴族羣居的地方，賜給他一棟房子和維生的土地，使他不必看來總是仰賴我的恩惠過日子。我也撥款讓他負責採購書籍（如果買得到的話）。過了好久，商旅，也許遠在二十多國之外，才獲知在葛羅有書的銷路；書籍的運輸費時更久，途中不知轉了幾手，往往耽擱個一、兩年。書價之昂貴令狐猛扯頭髮。「一分錢的東西竟賣到一兩銀，」他說。我們來者不拒，毫無選擇的餘地。就這樣，我建立了一個在蠻夷地區頗稱可觀的圖書館——藏書十八部。其中包括荷馬詠頌特洛伊的詩歌，不全，只到佩特庫斯（Patroclus）痛哭的地方③。我們擁有兩部尤里庇狄斯的悲劇，一部關於安卓美姐，另一部由酒神戴奧尼修斯開場白，一羣瘋女組成唱詩隊④。另有一本非常實用的（不押韻的）書，談到牛、馬的配種和保健、狗蟲的防治等等。此外，有一些蘇格拉底的對話；一首史特斯西寇勒斯獻給海倫的詩⑤；一本希羅克里特斯的書⑥；和一冊厚厚的、艱澀的（無韻）書，開頭一句是「所有人生來都有求知欲」。書籍一陸續運到，亞瓏便常和狐在一起研讀；不久，其他人，大部份是貴胄子弟，也來讀。

這時，我的生活開始有女王的樣子了，我結識貴族，禮遇國中有才德的仕女。就這樣，必然的，我與巴狄亞的妻子，燕喜，晤面了。我一直以為她會是個美艷動人的婦女；誰知她很矮，生了八個孩子之後，身材更臃腫了。葛羅所有的婦女體格都是這麼粗壯，年紀輕輕就這樣了。（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人們遐想我的面紗蓋著的是一張姣好的容顏。由於是處女，我仍保有苗條的身材，好長一段歲月，這使我看來還頗可人的——倘若不看我的臉。）我極力勉強自己禮待燕喜——不只禮待，可以說是寵愛有加。其實，單為了巴狄亞，我便能愛她，如果容許我這樣做的話。但是，在我面前，她總是怯靜如鼠；怕我，我

時，我已算富有了，便資助他銀兩。我自己並不很明白這樣做的動機是什麼；只覺得這樣的一座偶像，對曾令童年的我恐懼莫名的那具沒有臉的、嗜血的安姬，多少是種打擊。新的偶像終於運到了，對我們這些野蠻人而言，她實在美得非凡，又栩栩如生，雖然把她搬入宮時，她還白樸樸光著身子；當我們為她髹上顏彩，穿上衣服，她立刻成為周圍四境的奇觀之一，有許多朝聖者前來瞻仰她。曾在故鄉見過更優美、壯觀的作品的狐，看了只覺好笑。

至於在宮裏尋找一個角落，好讓自己聽不見那有時是井鍵在風中擺動，有時是落難行乞的賽姬在門外哭泣的聲音——這項努力我終於放棄了。取而代之的，我在井的四周砌了石牆，鋪上茅草屋頂，牆上開了個門。牆非常非常厚；我的泥水匠告訴我它們厚得不像話。「妳浪費了太多好石頭了，女王，」他說：「用來蓋豬寮的話，可以蓋上十座。」這事不久，一幅醜陋的幻景經常在我夢中，或將醒未醒時，出現：我砌牆圍住的不是井，而是賽姬（或奧璐兒）。這幻景不久也消失了。我不再聽見賽姬的哭聲。一年之後，我打敗了伊朮。

狐已經老了，需要休息；我們於是愈來愈少叫他來棟樑室。他一直忙著葛羅史的撰寫工作。他寫了兩部，一部用希臘文，一部用葛羅語；這時，他已發現葛羅語也能寫得辭采瞻麗了。看見我們自己的語言被用希臘字母表出，給我一種很奇怪的感覺。我從未告訴狐他對葛羅語懂得其實沒他想像中的多，因此，他用葛羅語寫的那部，有許多滑稽的表達，尤其在他以為辭采最華美的地方，更是如此。年紀漸大之後，他的哲學味道愈來愈淡了，比較常聽他談起的是修辭和詩歌的話題。他常常把我誤認為賽姬，有時他會叫我克蕾瑟絲⑦，或男孩子的名字，如夏米德斯⑧或葛拉肯⑨之類。

我忙得沒有多少時間陪他。什麼事是我沒做的？我重

新修定法律，把每一條文刻勒在石版上，頒佈於市中心。我疏濬舍尼特河，把河床填窄挖深，使得一般船隻能開到宮門前。在人們原來涉水過河的地方，我築了一座橋。我建造蓄水池，以避免早年鬧水荒。自認對畜牧已相當內行，我買好牛好羊，改良葛羅的品種。我做這個，我做那個——做了這許多，又怎麼樣呢？我對這些事務的熱衷只不過像男人的熱衷於打獵或下棋一樣，事情進行的當兒，你的心整個被佔據了，但是，不久，獵獸宰了，棋將了，這時，有誰還會留連其中？對我而言，幾乎每個夜晚都是這樣；短短的一截梯便把我帶離筵席或會議，帶離女王生涯所有的喧嘩、謀略和光彩，讓我回到內寢面對自己的孤獨——換句話說，面對虛無。入睡前和早上醒來的時刻最難捱（我通常醒得太早）——那數千個夜晚和早晨呵！有時我訝異著到底是誰帶給人這種毫無意義的重覆——永不休止的日夜更迭、季節遷遞、年來年往；這豈不像一個蠢笨的小男孩吹口哨，不停地吹同一個調子，一次又一次，直到連你都奇怪他自己怎受得了？

狐壽終正寢，我給他舉行了隆重如國君駕崩的葬禮，並且自己親譜了四行希臘詩，作為他的墓誌銘；請恕我不在此抄錄，免得真正的希臘人看了，啞然失笑。這事發生在收穫季的末了。他被安葬在梨樹林後，也就是往年盛夏時分他教賽姬和我唸書的地方。接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生活和過去毫無兩樣，就像不斷轉動的輪子；直到有一天，我偶然放眼四周，看看花園、宮室和聳立在東方天邊的陰山山脊，覺得自己再也無法忍受天天看這些同樣的東西直到斷氣。瞧！那木搭牛欄的牆面塗著瀝青，上面剝落的斑痕打從狐未來葛羅前就有了，叫人看都看膩了。我決定出外旅行去。我們與周圍各國和平相處。我不在的時候，必要的話，巴狄亞、裴倫、和亞瓏都可以替我料理政事，因為這時的葛羅已經體制完備到可以自治了。

三天之後，我騎馬離開葛羅，同行的有巴狄亞的兒子以勒狄亞、樸碧的女兒雅莉、我的兩名女僕、一羣持矛的衛兵（都是誠實的人）、一個廚子、一名馬夫、和馱著帳篷和食物的走獸。



• 21 •

爲了一件事我必須把這趟旅行敘述一番，這件事發生在旅程的終了，甚至在我以爲旅程已經結束的時候。我們的首站是伐斯，那兒的收穫季比葛羅的晚，所以，同一個節期，我們好像過了兩次；在家鄉所揮別的，在這裏又碰見了——磨刀霍霍的聲音，收割者的唱和，殘梗櫛比的平疇不斷擴展，結穀纍纍的田畦愈縮愈小，巷道裏停着滿載穀穫的車駕，空氣中瀰漫汗味，人們皮膚曬得通紅，喜形於色。我們在楚聶的王宮過了十來夜，我很驚訝於發現蕾迪芙變胖了，昔日的豐采蕩然無存。像從前一樣，她滔滔不絕，談的盡是她孩子的事，葛羅人的近況她一概不問，除了葩姐的之外。楚聶把她的話全當耳邊風，倒是與我談了許多。我已經和諮議大臣們商討妥當，他的二兒子，達人，將繼承我的王位。這個達人心地還頗正直，腦筋也夠清楚（雖然他的母親鄉愿十足）。我原本可以好好疼愛他的，如果我容許自己這樣做，而蕾迪芙又不從中作梗的話。不過，我是再也不會癡心憐愛任何小孩兒了。

離開伐斯之後，我們翻山越嶺，向西進入伊尤。伊尤多參天古木，又多急湍，處處啼鳥，糜鹿出沒，異趣橫生。與我同行的都是年輕人，沿途興高采烈；這一趟玩下來，大夥兒早已融成一片——每個人都曬黑了，從離家以來，一個充滿希望、關懷、嬉笑和見聞的世界次第活現眼前，叫人樂在其中。起初，他們有點怕我，靜靜地騎着馬；這時，我們已成爲熟朋友了。我的心雀躍着。蒼鷹在頭上盤旋，瀑布轟然奔瀉。

我們從羣山萬壑下到伊朮，在王宮中停留三宿。伊朮王，據我看，心眼並不壞，但對我過分諂媚；顯然，葛羅和伐斯的結盟使他不得不軟化語氣。他的皇后也顯然被我的面紗和有關我的傳聞給嚇着了。原先，我打算離開伊朮王宮後就回家，但有人告訴我們，再往西走十五哩有一天然的溫泉。我知道以勒狄亞很想去，同時又想，自然奇景這麼近在咫尺，竟然錯過，不前去攬勝，若是狐還在，不責備我才怪（這麼一想，心中不禁悲喜交集）。於是，我決定延長旅程，繼續向西前行。

這天風和日麗——是個典型的秋天——十分燠熱，但照在殘梗上的陽光顯得衰老而和煦，不像盛夏那般熾熱。你會以為年正進入休歇的狀態，它的工作已告完成。我低聲自語：是的，我也該準備退休了，回葛羅之後，再也不要焚膏繼晷地工作了。巴狄亞也該讓他退休（我早就注意到他已開始顯露疲相）。是年輕人接棒的時候了，讓他們去傷腦筋，巴狄亞和我理當坐在陽光下，重數往日英勇的戰績。還有什麼需要我操心的呢？又有什麼使我不能退休？急流勇退應是老年智慧的開端，我想。

那溫泉（就像所有這類名勝一樣）一點也談不上奇絕。看過之後，我們繼續走下一片暖和、蒼翠的溪谷，也就是溫泉的發源地，我們在溪泉和一座林子之間找到歇腳的地方。當隨從們忙着紮營和餵馬時，我信步走進林裏，坐下乘涼。不久，我聽見背後某處傳來一陣廟鐘的響聲（伊朮境內所有的廟幾乎都有鐘）。想想，騎了幾個時辰的馬後，散點步應該蠻舒服的，我便起身緩緩走出樹林去尋找那座廟，心境悠悠閒閒的不在乎找不找得到。幾分鐘過後，我走進一處林木不生卻長滿青苔的地方，廟就在這裏；不比農舍大，但全由白色的石頭砌成，柱子刻有凹槽，富於希臘風。廟的後面，入眼一間小茅屋，顯然是祭司的住家。

這地方已經夠靜了，但廟裏更幽靜，而且很陰涼。只覺一片素潔，全無一般廟宇的腥臊，所以，我想這裏供奉的必是位甘於恬淡的小神，只要花和鮮菓的供品。接着，我想這必是個女神，因為祭壇上有一座木雕的女人像，大約兩吋高，手藝不差，更因未髹漆、未鑲金，保持了原本天然的色澤，所以，（在我看來），顯得格外標緻。美中不足的是，有條黑色的類似巾帕的東西罩在雕像的頭上，把她的臉遮住了——這巾帕像極了我的面紗，只是，我的色白。

我心裏想，這一切比起安姬宮來，實在好太多了，差別太大了。這時，我聽見背後有腳步聲，轉頭一看，一位穿着黑袍子的男人走了進來。他是個眼神凝定的老頭子，似乎過於樸實了些。

「客人是否要上供給女神？」他問。

我溜了兩枚錢幣在他手心，問他這是那位女神。

「伊思陀，」他說。

這名字在葛羅和鄰近的地域並不算稀罕。因此我沒有理由吃驚；不過，我說，我從未聽過有哪位女神叫這個名字。

「噢，那是因為她是一位非常年輕的女神，換句話說，她才剛剛成為女神。妳應該知道，像許多其他的神社一樣，她原先也是人。」

「她怎會成為女神的？」

「由於她不久前才被奉為神，所以，現在仍然一貧如洗。請給我一枚銀幣，我便把她如何成為神的故事講給妳聽。謝謝，好心的客人，謝謝。就憑這個，伊思陀便是你的朋友了。現在，且讓我告訴妳這則封神的故事。從前在某個地方住了一位國王和他的王后，他們有三個女兒，最小的女兒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公主……」

他繼續講下去，像同類的祭司一樣，以吟唱的聲調，

遣詞用字則是早已熟記在心的。對我而言，似乎這位老人的聲音、這座廟、我自己和這一趟旅程，都溶入這則故事裏；因為他所敘述的，正是我們的伊思陀——賽姬本人的故事：塔拉芭（伊忸國的安姬）嫉妒她的美麗，叫人把她獻祭給山上的獸，塔拉芭的兒子伊亞寧，諸神中最俊美的，愛上了她，把她帶進自己的秘宮去。這老人甚至知道伊亞寧只在黑暗中親昵她，而且不准她看清自己的臉，他的解釋很幼稚：「妳知道，客人，因為他母親的緣故，他必須躲躲藏藏的。如果讓母親知道他娶了世界上她最嫉恨的女人，那還得了。」

我心裏告訴自己，「好在不是十五年前，或甚至十年前，聽到這故事，否則，我所有隱伏的哀愁會給全數喚過來。現在，我幾乎無動於衷了。」想着，我突然覺得這件事有點離奇，於是問他，「你從哪裏得知這則故事？」

他兩眼瞪着我，似乎不懂我怎會這樣問。「這是則由神啓示出來的故事，」他說。我明白他是個懵懂無知的人，再問下去也是徒然。看我不講話，他又繼續說下去。

這時，我裏面所有作夢的感覺剎那間消失了。我完全清醒過來，一陣溫血湧上了面頰。他根本講錯了——錯得可笑，錯得可惡。首先，他說，賽姬的兩位姊姊都前往神的秘宮探望她（蕾迪芙會去看她？！）「當她的兩個姊姊，」他說：「看見這瑰偉的宮殿，又與她共進佳餚，並各自從她得了餽禮，她們——」

「她們『看見』宮殿了？」

「客人，這是則神聖的故事，妳竟把它給打岔了。她們當然看得見宮殿，她們又不是瞎子。後來——」

聽他這麼說，我覺得好像先被諸神嘲笑，後又被啐了口痰在臉上似的。原來，故事是這樣的，或者說，諸神讓故事成了這個樣子，因為必定是祂們把這樣子的故事放進這笨老頭的心裏，或某個愛幻想的人心裏，從而讓這笨老

頭學知。凡人怎麼可能看得見那宮殿？諸神僅把部分的真相，藉著夢、或神諭，或其它的什麼途徑，放進某個人的心裏。是的，部分的真相；卻把整個故事真正的意義所在，它的精華、關鍵、給澈底掩飾掉。我因此寫這本書向他們提出抗議，把他們所隱瞞的事實揭發出來，難道這不算主持公道嗎？坐上審判台以來，我從未抓過像這樣狡猾的偽證者，企圖以一半的真相混淆是非。如果事實像他們所說的這樣，我就不會被一道難解的謎團困住，就不必為了解開謎底而絞盡腦汁，當然，也就不會有猜錯的危險。再說，這樣的故事屬於另一個世界，一個諸神清楚地向人顯現的世界，祂們不用驚鴻一瞥來折磨人，也不向其他人遮隱曾向某個人彰顯的事物，更不要你相信與你的眼、耳、鼻、舌、和手指的感知互相矛盾的東西。在這樣的世界裏（有這樣的世界嗎？如果有，也絕非我們所生存的這個世界），我絕對不會誤入歧途，神也無法在我身上找到任何毛病。而現在，他們講述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講得好似我看得見他們拒絕讓我看見的……這豈不像講一個癱腿人的故事，卻從不提他跛腳一樣，或者只說某個人洩露了機密，卻不提他被連續拷打了二十個小時。瞬間，這則偽造的故事如何形成、傳播，以致在世界各地被覆述的過程，我完全明白過來，也懷疑許多自古流傳至今的有關神的故事也跟這故事一樣，是遭到歪曲的贗品。

「就這樣，」祭司繼續說：「這兩個壞心眼的姊姊共謀陷害伊思陀，她們帶了一盞燈給她，要她——」

「為什麼呢？如果她——她們——看見宮殿了，憑什麼理由要拆散伊思陀和伊亞寧神呢？」

「正因她們見到了宮殿，才想要毀掉她。」

「這又為什麼？」

「哦，因為嫉妒啊！伊思陀的夫君和宮室比起她們的，好太多了。」

就在這一刻我決定撰寫本書。昔日我與諸神之間的爭執已經休眠多年了。我做效了巴狄亞的心態，不再與他們打交道。即使曾親眼見過一位神的顯現，許多時候，我幾乎相信根本沒發生過這件事。記憶中他的聲貌被我禁閉在心底某間不輕易開啓的幽室。此刻，瞬息之間，我發覺自己正與他們面面相覷——我，力不足縛雞，他們，無所不能；我看不見他們，他們卻對我瞭若指掌；我，容易受傷（早就受傷了，我這整輩子不都在掩藏、包裹那道傷痕嗎？），他們，不知受傷爲何物；我，孤零零一個人，他們，人多勢衆。這些年來，他們看似容讓我逍遙在外，其實，正像貓捉老鼠一樣，玩的是欲擒故縱的把戲。現在，他們張爪撲來，已把我逮個正着。儘管如此，我總可以說話吧，總可以把真相給揭露出來。從前的人或許不曾這樣做過，但這並不意味我不該這樣做。現在是撰寫訟狀控告他們的時候了。

嫉妒！我嫉妒賽姬？使我作嘔的，不只是這道謊言的卑鄙、齷齪，更在於它的平庸、偷俗。看來，諸神的心智根本無異於下等人的。祂們不假思索便率然認定故事背後的因由是充斥在叫化巷裏、娼寮也似的宮廟中，以及在奴隸、幼童和犬類身上隨處可見的那類無聊的、委瑣的七情六慾。如果祂們真的必須捏造謊言，難道不能捏造得更高明些？

「……流浪在天涯海角間，哭着，不斷哭着。」老人不知持續說了多久，總之，這個字迴盪在我耳中，好似他重覆了一千遍。我咬緊牙根，心裏保持高度警覺，彷彿下一刻便能再次聽見這哭聲——她也許會在廟門外那座小小的林子裏哭泣。

「夠了，」我叫道：「女孩子心碎了會哭，你以爲我不知道嗎？請繼續講下去。」

「到處流浪，邊走邊哭，邊走邊哭，不斷地哭，」他

說，「終於落入塔拉芭的掌握中。當然，連伊亞寧也護不了她，塔拉芭是他的母親，他怕死她了。就這樣，塔拉芭苦待伊思陀，讓她操作各種艱困的、人力難勝的勞動。不過，伊思陀一件件完成了，最後，塔拉芭把她釋放了，她便與伊亞寧團圓，並且成了女神。那時，我們便卸下她的黑面紗，我也把自己的黑袍子換成白的，同時，供上——」

「你的意思是有一天伊思陀將與她的夫神團圓，那時，你便拆掉她的面紗？這事什麼時候發生呢？」

「春天到了，我們便拆掉她的面紗並更換自己的袍子。」

「誰管你作什麼。我要知道的是這事到底發生了沒？伊思陀現在還流浪在天涯，或已變爲神了？」

「客人，神的故事說的是有關祭典的事——是我們在廟裏所做的事。春天，和整個夏天，她是神。收穫季到時，夜裏我們把盞進入廟中，她的夫神便疾飛離去。這時，我們爲她覆上面紗。整個冬天，她便流浪在外受苦，不斷哭着、哭着……」

他什麼都不知道，他把故事和祭儀混爲一談，不瞭解我問的是什麼。

「你這故事，我聽過別的講法，老先生，」我說：「我想，她的姊姊——或姊姊們——或許有話要說，是你不知道的。」

「她們當然有許多話要說，」他回答。「善嫉的人總是滿腹牢騷。我自己的太太現在不就——」

我向他行了個禮，隨即離開那陰冷的地方，朝溫暖的林子走回。透過樹林，我可以看見隨從們已點燃的火正發出紅色的光暈。日西沈了。

爲了不掃大家的興，我把自己的感覺隱藏起來——其實，我並不確知那到底是些什麼樣的感覺，只知道這趟秋

旅原有的閒靜剎那間化爲烏有。次日，我總算明白些了，知道若不把自己對神的控訴全盤寫出，將會永無寧日。這使我五內俱焚。我心中懷着這本書，好似女人懷着胎兒，它在我裏面不斷踢躐、蠢動。

因此，有關回程的事，我竟沒什麼好說。大約七、八天光景吧，我們經過伊朮境內許多名勝；越過邊界回到葛羅後，沿途只見四境一片繁榮、昇平，人民安居樂業，對我且流露出理應叫人開心的愛戴。然而，我彷彿耳聾眼瞎了。整個白天，夜晚亦然，我不斷回憶往事的每一片斷；一些多年來已淡忘的驚悸、羞辱、掙扎和痛苦又被我翻攪出來，有若把奧璐兒從墳墓裏，和圍着一道厚牆的水井，挖出，叫她重新醒過來，盡情傾吐。回憶一樁樁湧現，愈湧愈多！我不禁隔着面紗潸潸淚下，渾然忘卻自己曾爲女王；另一方面，卻也爲自己的無法平抑憤慨，感到前所未有的難過。同時，我十分惶急，唯恐若不儘快把書寫成，諸神必會設法叫我緘默。每當近暮時分，以勒狄亞指着一處地方對我說：「那兒，女王，是紮營的好所在，」我會（不假思索地）說：「不，不。今晚我們還可以再多趕三哩，或五哩路。」每個清晨，我愈醒愈早。起初，我還耐心等待，在寒冷的晨霧中自我煎熬，聽着他們幾個年輕人酣睡的鼻息。不久，我的耐心用盡了，便去叫醒他們。我一天比一天更早叫醒他們。最後，我們兼程趕路，活像倉皇逃命的敗旅。我變得沈默不語，使得其他人也跟着沈默起來。我發現他們個個惶惑不解，而且，這趟旅行所有的歡暢全都不見了，可以想像他們私下竊議，談論着我情緒變化的事。

到家之後，我並不能如自己所期望的那樣馬上動筆。各種瑣務堆積如山，而此刻，就在我最需要幫手的時候，有人傳話進來，說巴狄亞身體違和，無法下床。我向亞瓏詢問巴狄亞的病情，亞瓏說：「既非中毒，也非風寒，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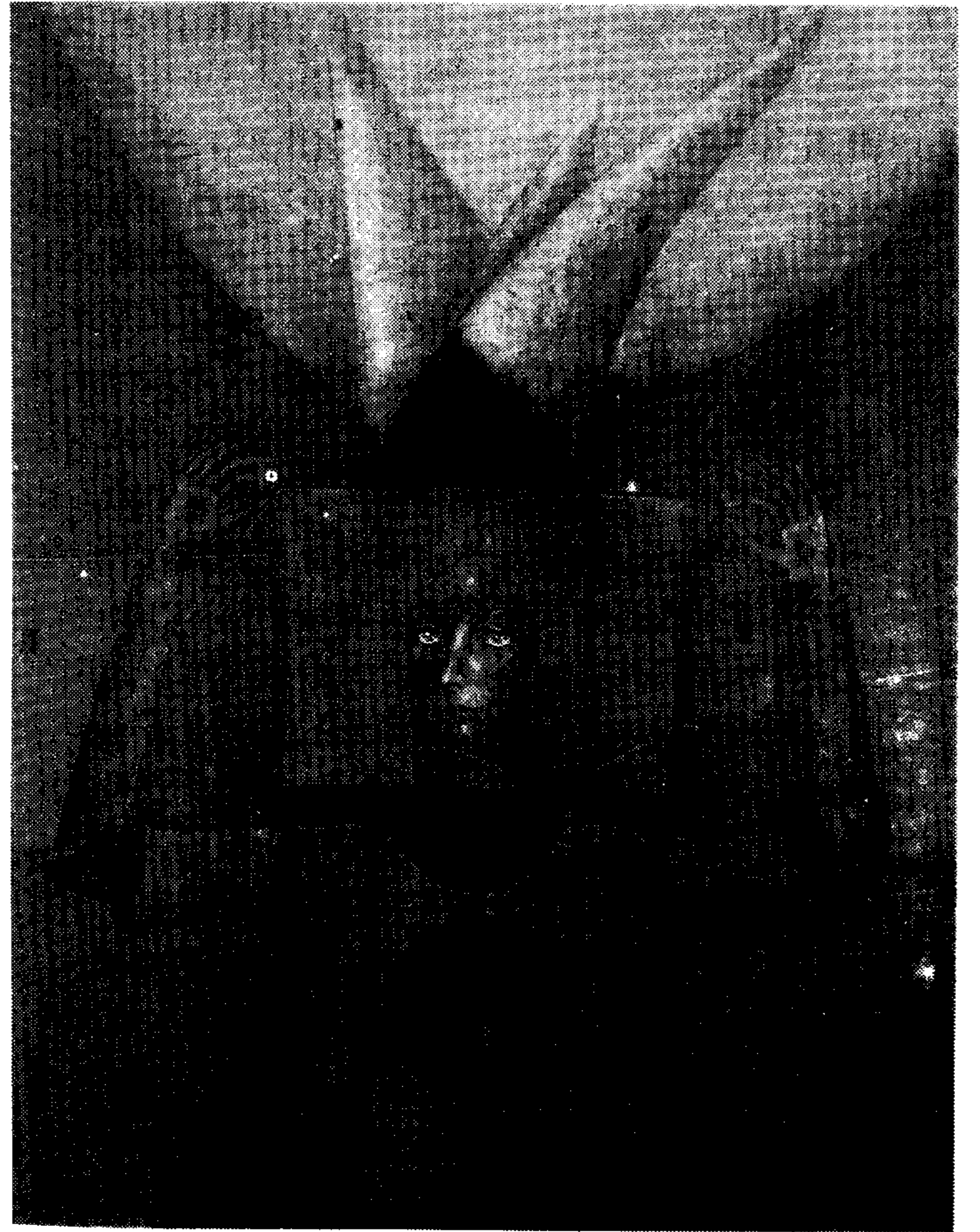
王，就一個身體健壯的人，這些都只算微恙。不過，他最好不要下床。他老了，妳知道。」聽他這麼說，我原該感到害怕，若非早就察覺（並發現近來有變本加厲的跡象）他的那位太太如何百般地呵護他，好像一隻母雞翼護她唯一的小雞一樣——並非出於害怕，我想；而是爲了留他在家，不讓他進宮。

不過，雖經無數的攪擾，我終於把書寫成了。喏，眼前的這本就是。讀這本書的你啊，請在神和我之間主持公道。在這世界上，除了賽姬之外，他們讓我別無所愛，後來，卻又把她從我身邊取走。這還不夠，他們接着又在那樣的時地把我帶到她面前，由我的話決定她是繼續活在幸福中或被逐入愁慘裏。他們不告訴我她到底是神的新娘，或發瘋了，或是野獸、惡徒的擄物。雖然我百般乞求，他們硬是不給我清楚的徵兆。我被迫猜測。由於我猜錯了，他們便懲罰我——最毒的是，藉着她來懲罰我。甚至這樣還不夠；現在，他們散播一則虛謊的故事，在這則故事裏，我並沒什麼謎需猜，而是清楚知道並親眼看見她是神的新娘，卻任憑己意摧毀她，只因爲嫉妒她。好像我是另一個蕾迪芙。我說，神對待我們極不公道。他們既不置身度外，讓我們不受干擾地過完短暫的人生（這應是最好的狀況），也不公開彰顯自己，把要我們做的事明白告訴我們。若是這樣，人還受得了。但是，他們暗示、盤旋，藉着托夢或神諭，或在一稍縱即逝的異象中，接近我們；我們求問時，他們像死一樣的沈默，而當我們最想擺脫他們時，卻又溜回來（用我們無法瞭解的語言）在耳裏對我們講悄悄話，此外，又對人彰顯向其他人遮掩的事，這一切算什麼呢？貓捉老鼠的遊戲？瞎子打拳？變戲法耍弄人？爲什麼神所出沒的地方必須是暗昧不明的地方？

因此，我說，任何一種生物（即使是蛇蠍或蟾蜍）都不及神對人的毒害。讓他們反駁我的控訴吧，如果能的

話。他們極有可能不反駁我，卻使我發瘋或染患麻瘋，或把我變成畜類、鳥、或樹。若是這樣，也無妨。不過，世人便知道（諸神也將知道世人知道）那是因為他們無法反駁我。

第二部





• 1 •

寫下他們無法反駁「我」這句話後沒多久，我發現自己不能就此結筆。最好是把書攤開來從頭改寫。但是，我想，時間已不容許我這樣做了。近來，我的體力急遽衰退，亞瓏搖頭囑咐我多休息。他們已經派人傳信給達人了，以為我不知道。

即然來不及改寫，我便必須加寫續篇。若止於原來的結尾，死後，怕會蒙上提供偽證的臭名；現在的我比從前更瞭解這位寫作此書的女人。這樣的改變來自於寫作的本身。寫作這種事是不能輕率嘗試的。回憶，一旦被喚醒，就像暴君一樣。我發現自己被迫一一坦承許多早已忘了一乾二淨的感覺和思想（好像在審判官面前自白，容不得人撒謊）。因此，我所敘述的往事並非就是我向來以為自己所記省的。動筆之前，甚至書成之時，對於許多事，我並未能像現在這樣透徹瞭解。然而，寫作在我心裏產生的潛移默化（這變化，我在原書中並未提及）也只是一種開端——只能說是把我的心預備好，能夠接受諸神的手術治療。他們使用我自己的筆診斷我的傷。

我才動筆，就有一當頭棒喝自外擊來。當我敘述童年時，也就是當我寫到蕾迪芙和我怎樣在花園裏捏土築泥屋時，有成千的其他往事湧回心頭，都是發生在賽姬和狐未出現前的歲月——那時，只有我和蕾迪芙。我們在小溪裏撈蝌蚪，躲在乾草堆裏避開葩姐，父王擺設筵席時，等在大廳門口向進進出出的奴隸們要零嘴吃。相形之下，後來的蕾迪芙簡直判若兩人——這點，我只在心裏想著，沒有

寫出來。接著，那外來的棒喝就臨到了。當無數的攪擾正讓我覺得不勝其煩時，又傳進一道口信：從稱霸東南的太皇那裏來了一隊使節，要求謁見。

「又是一場瘟疫」我說。這些遠地的客人進了宮來，（免不了又是延續幾個小時的會議，以及接著的燕享）。當發現他們的領頭是個閹臣時，我對他們更無好感。原來，那朝廷是由宦官主政。這個閹臣是我所見過的最癡肥的人，肥到眼睛幾乎被兩頰的肉擠成一條細縫。他的臉光溜溜得抹上一層厚厚的油，身上穿著琳琅滿目，與安姬宮的少女一樣，活像一具濃粧艷抹的玩偶。就在他口沫橫飛地高談闊論時，我開始覺得他有點像許多年前自己曾見過的某個人。正如你我都曾有過的經驗，我追想，又放棄，再追想，又放棄，終於突然間，在最不經意的時候，真相大白了，我脫口而出：「泰麟！」

「是的，女王，我就是，」他說，又喜又恨（我想），還瞟了我一眼。「是，我正是那個被你們稱做泰麟的人。妳的父親討厭我，不是嗎？不過，……嘻，嘻……他倒給我帶來鴻運。噢，是的，他把我逼上康莊大道，就憑用剃頭刀割了那麼兩下。若非他，我哪能像今天就樣飛黃騰達。」

我恭喜他步步高陞。

「謝謝，女王，謝謝。真是太妙了。想想……嘻……若非妳父親暴虐成性，我怕還在這個小番邦的禁衛軍裏拿著盾牌混日子呢！說真的，葛羅這餛飩小國若擺進我們王上的獵苑裏，只能佔個小角落，別人還注意不到哩！這樣說，妳不會生氣吧？」

我說太皇有座令人欣羨的獵苑是我早已久聞的。

「女王，妳的妹妹呢？」這位閹臣問，「她可也真是個漂亮的小姑娘……雖然，嘻，嘻，這些年來，我親近過無數比她標緻的女人。她還活著嗎？」

「她現在是伐斯國的王后，」我說。

「哦！是嗎？伐斯？我想起來了。這些小國的名字很難一一記牢哩。可不是嗎？……那麼漂亮的小姑娘。我很同情她。當時，她很孤單。」

「孤單？」我說。

「是啊，非常非常孤單。在另外一位公主出生之後。她曾經說過：『起先，奧璐兒很愛我的；後來，狐出現之後，她就不再那麼愛我了；接著，伊思陀出生了，她就根本不愛我了。』因此，她很孤單。我為她感到難過……嘻，嘻……想當年，我也是個標緻的美少年。葛羅境內的少女一半以上愛慕著我。」我把他的話題引回政事。

這只是一道當頭棒喝，而且，還算輕；充其量不過是我正進入的嚴冬的第一片雪花，預告著那將來臨的大風雪。泰麟所言是真是假，我完全不敢肯定。我仍然相信蕾迪芙既虛偽又愚蠢。她的愚蠢，諸神不可怪我，是得自父親的遺傳。不過，有件事倒是真的。當我的心先是轉向狐，後再轉向賽姬時，她的感受如何，我的確未曾想過，因為我從一開始多少就已認定，在我們兩人當中，可憐的是我，被虧待的也是我。她有一頭金色的鬢髮，不是嗎？

再回來談談我的寫作吧。因為寫作而引起的持續不斷的心智勞動終於蔓延進我的睡眠中。這是件篩濾和分類的苦差使，一樁樁的動機必須個別加以釐析，從中又得把虛假的託辭濾出。類似的分類工作每個夜晚在我的夢中進行，只不過花樣翻新罷了。我認為自己面前有一堆囤積如山、令人束手無策的種子，小麥、大麥、罌粟、裸麥、稷等等，應有盡有，我必須把它們加以分類，一種一堆，屢混不得。為什麼必須這樣做，我並不知道，只知道我若中間停下來休息，或分完之後，有一粒種子放錯堆，那麼，永無休止的懲罰將會臨到我。醒著的時候，任何人都知道這根本是辦不到的事。這夢之所以折磨人，便在於它讓人

以為辦得到。及時完工的可能性只有萬分之一，而完全沒有錯誤的概率則只有十萬分之一。我幾乎注定失敗，難逃懲罰——但是，又不必然。就這樣：挑揀、辨視、接著用姆指和食指戰戰兢兢地揀起每一粒種子。在某些夢裏，更狂亂的，我變成一隻小螞蟻，相形之下，種子大得像磨石一樣，我使盡全力做工，直到六隻腳全都折斷。然而，就這般像螞蟻一樣胸前扛著大過自己的重擔，我終於將成堆的種子一一分類妥當。

有一件事可以反映出諸神怎麼催逼我為白天、夜晚的兩項差使殫精竭智，那就是，在這期間，我幾乎完全把巴狄亞拋諸腦後，除了偶而嘀咕他不該請假之外——因為這一來，我的寫作計劃會受到干擾。只要這狂熱狀態仍持續着，除了把書趕著寫完之外，其它的事都是雞毛蒜皮。提到巴狄亞，我只有一兩回這麼說過：「難道他想要在牀上賴完餘生的日子？」或者「都是他那老婆！」

那一天終於到了，我寫下書的最後一行(祂們無法反駁我)。墨漬還未乾，我憬然發現自己聽懂亞瓏的話了，彷彿第一次明白他那表情和語調的含意。「你的意思是，」我哭喊起來了，「巴狄亞命在旦夕？」

「他脈息已很微弱了，女王，」這位祭司說。「但願狐還健在，我們葛羅就是缺乏良醫。依我看，巴狄亞已沒氣力和意志與疾病搏鬥了。」

「老天！」我說：「你怎不早點讓我知曉這件事？哇！來人啊，快把我的馬牽來，我要去看他。」

這時的亞瓏已是我非常信賴的謀臣了。他按按我的手臂，語氣溫和而沈重地說：「女王，妳若現在去看他，他更不可能復原了。」

「難道我身上帶有病毒？」我說：「又滿臉死氣，連面紗都遮不住？」

「巴狄亞是最忠心、最疼愛妳的臣輔，」亞瓏說。「

見妳一面會叫他筋疲力竭，把僅存的一口氣給耗損掉。但是，為了盡忠職守、顧全禮節，即使拚老命，他也會硬撐起來。成千上百需向妳報告的公事會一下子攢進他的腦袋。為了將這九天來遺忘的事務重新記起，他的腦筋怕會四分五裂。若因此一命嗚呼，又何必呢？不如讓他繼續昏昏沈沈睡著。只有這樣，才能叫他復原。」

這事實就像一杯苦酒當前，是我平生未曾喝過的；不過，我還是把它喝了。假使亞瓏吩咐我蹲在酒臭、陰溼的地牢中靜候，不管多少天，只要能叫他多一絲活下去的機會，我會拒絕嗎？整整三天，我捱忍着(傻呵！都已老得胸乳下垂、腰肢皺痛了)。到了第四天，我簡直忍不住了。第五天，亞瓏來了，噙著淚水，不等他開口，我已聞知噩耗。離奇的是，我竟然痴傻地認為最令人受不了的，莫過於巴狄亞死前沒能知道一件可能叫他十分難為情的事。依我看，所有的一切會讓我覺得容易承受些，如果給我機會，一次就夠了，讓我前去告訴他，在他耳邊低語一句：「巴狄亞，我愛你。」

當他們把他安放在柴堆上準備火葬時，我只能站在一旁悼念他。因為，既非他的妻子，也非他的親戚，我便不能為他哀哭或捶胸。如果容許我捶胸的話，我會戴上鐵或刺蝟皮作的手套，盡情捶它一頓。

我遵照習俗，等了三天才前去「慰問」(他們這樣稱呼)他的遺孀。驅使我前去的不仅是職責和習俗。正因他曾愛過她，從某方面看，說她是我的敵人，實不為過；然而，世上除了她之外，有誰能和我傾談。

他們把我帶進她屋子頂樓的一個房間，她坐在那裏紡紗，臉色極其蒼白，神情卻很鎮靜，比我還鎮靜。曾有一度，我訝於發現她並不及傳聞中的美麗。如今，遲暮之年，反倒添了一種新的風韻，那是種泰然自若的神色。

「夫人——燕喜，」挽起她的雙手(她來不及把手抽

回)，「對妳，我能說什麼呢？提到他，我怎能不說妳的損失的確大得無法衡量呢？但是，這怎麼安慰得了妳，除非此刻能這樣想，有這麼一位丈夫，既使現在失去了，也勝過與世上任何男人廝守終生。」

「女王太抬舉我了。」燕喜說，一面把兩手抽回，交叉在胸前，並將眼睫低垂，完全合乎宮廷的禮節。

「噢，親愛的夫人，且把君臣之禮讓在一旁，我懇求妳。似乎直到昨日，妳我都未曾晤過面？若論損失之大，我的是緊跟在妳的之後（當然，我豈敢拿自己的與妳的喪夫之慟相比？）妳且請坐吧。也請繼續紡紗。這樣交談比較自然。妳願我坐在妳身旁嗎？」

她坐下來繼續紡紗，一臉安詳，雙唇微嚙，十足婦道人家的樣子。對我的請求無置可否。

「太出人意料了，」我說：「剛開始妳能從他的病情看出任何致命的跡象嗎？」

「看是看出了。」

「是嗎？亞瓏告訴我那只是微恙。」

「他也對我這麼說，女王。他說，對一個有氣力抵抗疾病的人，那只是小病。」

「氣力？巴狄亞是個身強力壯的人啊！」

「是的，外強中乾——像一株被蠹空的樹。」

「被蠹空？被什麼蠹空？這倒是我從未察覺的。」

「我想也是，女王。他鞠躬盡瘁。他把自己累壞了——或者說，他被累壞了。十年前，他就該退休，像一般老人一樣。他又不是鐵打銅鑄的，而是血肉之軀。」

「他的相貌，他說起話來，全不像個老人。」

「也許你從未在一般男人疲態畢露的時刻見過他。妳沒在大清早見到他那張憔悴的臉。也沒在被迫搖醒他催他起床時，聽見他呻吟的聲音。也未曾見過他夜晚從宮裏回家餓得沒力氣吃飯的樣子。妳怎麼可能看見呢？女王。只

有他的妻子才看得見，妳知道的，像他這樣拘禮的人，怎會當著女王的面打呵欠或打瞌睡呢？」

「妳是說他工作過度？」

「五次戰爭，三十一場仗，十九次出使。為這傷腦筋，為那傷腦筋；向這個人耳語，又向另一個人耳語；安撫這人，恫嚇那人，諂媚第三個人，設計，出主意，回顧，猜臆，預測……棟樑室，棟樑室，沒個完的棟樑室，並非只有礦坑才會叫人拖磨至死啊！」

這情景比我預期中的糟糕多了。一股怒火湧上我的心頭，然後是帶著厭憎的不以為然；真的嗎？（不會是她想像出來的？）這一懷疑，讓我覺得悲哀，聲調便顯得有點謙卑了。

「傷慟過度使你這麼說，夫人。請恕我直言，這完全是妳的想像。向來，我從未體貼自己過於體貼他。照妳的說法，難道一項女人承荷得穩穩妥妥的重擔會把一個強壯的男人壓垮嗎？」

「哪個真正瞭解男人的人會懷疑這點呢？男人是強壯些，但我們女人却比較堅強。他們的壽命不及女人的長。對疾病的抵抗力，男人比不上女人。男人是脆弱的。再說，女王，妳比他年輕。」

我的心在我裡面卑怯地打著冷顫。「倘若這是真的，」我說，「那麼，我便一直被蒙在鼓裏，只要他稍微透露一下口風，我會立刻解除他所有的職責，讓他回家安養餘年，賜封他一切我能賜予的榮銜。」

「妳以為他會稍加吐露嗎？女王，那妳就太不瞭解他了。妳是個多麼幸運的女王；哪位君王有過比他更鞠躬盡瘁的臣僕？」

「我知道自己擁有忠心耿耿的臣僕。難道妳要為此責怪我嗎？即使是現在，身受喪夫之痛，妳忍心為此責怪我嗎？只因這是我唯一曾擁有和能享有的愛，妳便嘲笑我？」

我，無夫、無子。妳呢？妳什麼都有——。」

「有的是你用剩了的，女王。」

「用剩了的？妳昏了頭了？妳那腦袋裏裝的是什麼瘋狂的想法？」

「噢，我十分清楚你們並非情侶。你倒是爲我保留了這名份。王室特有的神族血統絕不能與臣民的混雜，他們這麼說。妳把我的份留給我。當你把他搞得筋疲力盡了，便讓他溜回家來，回到我身邊，直到妳又需要他。每當戰事發生，妳和他，日以繼夜廝守在一起，互相磋商，共赴患難，共享戰果，分食軍糧，甚至談笑風生——這樣接連幾個星期幾個月後，他才能回到我身旁，一次比一次瘦，頭髮也愈來愈白，身上的傷痕增多，常常等不及晚飯上桌便睡著了。睡夢中還喊著：『快，向右救援，女王有難。』第二天一大清早——妳是全葛蘿起得最早的人——又是棟樑室。是的，我擁有他，這點我不否認，但卻是你用剩了的。」

此刻她的表情和聲音是那種任何女人都瞭解的。

「什麼？」我喊著：「難道你吃醋了不成？」

她一言不發。

我整個人跳了起來，把自己的面紗扯開。「瞧，瞧，妳這個傻女人！」我叫了出來。「難道你會嫉妒這張臉嗎？」

她向後退了一下，看呆了，有一片刻，我懷疑自己的長相把她嚇壞了。但是，那使她激動的，似乎不是懼怕。第一次，她那拘謹的嘴角扭曲起來。淚水開始盈滿她的眼眶。「噢，她喘氣說，噢，我從不知道……妳也……？」

「什麼？」

「妳愛他。妳一直也都在受著折磨。我倆……」

她哭了，我也哭了。一下子我們相擁而泣。太奇怪了，就在她發現自己的丈夫正是我所愛的男人時，我們之

間的嫌隙反而消失了。如果他還活著，情況恐怕大不相同；如今，在這荒島上(空無的，沒有巴狄亞的人生)，我們是倖存的兩個落難者。可以這麼說，我們共有一種語言，是茫茫人海中無人能解讀的。不過，這語言只是啜泣。我們兩人誰也無法開口用話語談論他；這會立刻使我們之間劍拔弩張。

惺惺相惜的局面並未持續多久，同樣的情形，以前我在戰場上也碰過。一個人衝著我來，我正要迎上去對搏、廝殺。不料，一陣強風吹來，兩人的披風裹住了劍鋒，也幾乎擋住視線，因此，我們只能手忙腳亂地對付風，無暇出手攻擊對方。這滑稽的情景，與當時的對抗局面頗不相襯，使我們不禁哈哈大笑，面面相覷——片刻間像朋友一樣——過後，又立即恢復敵對，再無轉寰餘地。現在便是這樣。

頃刻間(我不記得這是怎麼發生的)，我們又分開了；我蒙上面紗，她一臉冷峻。

「這麼說，」我說道：「我簡直不亞於處死巴狄亞的劊子手了。妳的目的若是爲了折磨我，算你用對了方法。現在，妳該滿意了吧；妳的仇已報了。不過，請告訴我，妳這樣說是爲了讓我受傷，還是妳根本相信有這回事？」

「相信？我不是相信，而是深切體會，妳的王權年復一年把他的血吸掉，終於啃蝕了他的生命！」

「那妳從前爲什麼不告訴我呢？只要妳說一句就夠了。或者妳和諸神一樣，只會放馬後炮？」

「告訴妳？」她說，以一種不屑的神色訝異地瞪著我。「告訴妳？因此使他失去工作？這工作原是他的生命，是他的光榮和勳業(畢竟，對一個男人兼軍人而言，女人終究算不得什麼)。我忍心看他變得像個小孩和昏聩的老人嗎？只爲了留他在身旁，就付出這種代價？爲了擁有他，卻使他失去自我？」

「不過，他本該是妳的。」

「但是，我願全人歸給他。我是他的妻子，不是他的情婦。他是我的丈夫，不是我的看家狗。他理當照著自己所認為最合宜的，活得像個大丈夫——不必顧慮到怎樣做才能叫我快樂。現在，妳又帶走了以勒狄亞。他將與母親所在的家園愈來愈疏遠，他將往陌生的地域追尋而去，被我所不瞭解的事纏身；他去的地方，我不能相隨，一天天過去，他將愈來愈不屬於我，愈多屬於他自己和世界。如果把小指頭動一動就能阻止這情勢，妳想，我會動嗎？」

「這一切，妳竟然——竟然能一捱忍下來？」

「還用問嗎？噢，奧璐兒女王，我開始覺得妳根本不懂得什麼叫做愛。不，我不該這麼說。妳的是女王式的愛，與平民的不同。也許你們這些神的族裔愛起來和神一樣。和幽影獸一樣。愛就是吞喫，他們這樣說，不是嗎？」

「女人，」我說，「我救了他一命。妳真是個不知感恩的傻子！早在許多年前，妳就得守寡了，若不是那天我恰好也在尹岡——爲了救他，我所受的傷直到現在仍會隨著氣候的轉變而酸痛。妳的傷痕在哪裏？」

「生了八個孩子的女人，她的傷痕在哪裏？是的，妳救了他。爲什麼，好利用他啊！妳是個精打細算的人，奧璐兒女王。這樣好的一把劍丟掉，太可惜了。哼，妳可真貪得無饜，把許多男人的生命都吞喫了，豈只？還有女人的：巴狄亞的，我的，狐的，你妹妹的——妳兩個妹妹的。」

「夠了！」我吼了一聲，空氣頓時充滿火藥味。一個可怕的念頭鑽進我的心裏：如果我下令將她凌遲至死，誰也救不了她。亞瓏頂多嘀咕幾句。以勒狄亞會叛變，人還來不及救她時，她已經被掛在尖樁上扭曲得像隻金龜子。

某樣東西（倘若是諸神，且讓我稱頌牠們）使我無法

這樣做。總之，我往門口走去，然後轉身對她說：

「如果妳用這種態度對我父親說話，他早就把你的舌頭割掉了。」

「那又怎麼樣？難道我怕？」她說。

騎馬回宮的路上，我告訴自己：「讓她得回她的以勒狄亞吧。他可以離開我，住到他的封地去，變成一條蠢豬，終日飽食，鼓著肥嘟嘟的腮子一面打噎一面與人爭議鬮牛的價格，我原可把他栽培成大丈夫。這麼一來，他將什麼都不是。這全是他那位母親的功勞。這樣，看她還會不會口口聲聲說我吞掉了她家的男人。」

我並未這樣處置以勒狄亞。

這時，準備對我開刀的諸神已把我綁上手術枱，開始動刀了。我的怒氣只蒙蔽了我些許光景，怒氣一消，真相就呈現了。燕喜說得對——甚至比她自己所知道的還符合實情。的確，公務愈繁劇、緊急，我便愈開心。有時還找一大堆不必要的事把他留在宮中，讓他不能早早回家。常常，我拿層出不窮的問題反覆諮詢他，只爲了享受聽他說話的聲音。真可謂想盡辦法拖延，防止他太早離宮而獨留我面對自己的空虛。每次，他一離開，我心裡便恨。我懲罰他。過份體貼太太的男人，合該讓人想盡辦法作弄他，關於這件事，巴狄亞是百口莫辯的。誰都知道他娶了個不帶嫁粧的姑娘，燕喜也誇口說，她不必像大多數人家的太太，找女傭必須挑奴隸場上最醜的女孩。我當然從未親口糗他；不過，倒有耍不完的把戲和妙招，譬如（在面紗的掩護下）故意把話題朝這方面帶；迂迴指使人嘲笑他。我恨別人這樣促狹，但看他臉上那付受窘的樣子，又不覺從中得到一種又酸又甜的快感，我恨他嗎？是的，我相信是。像這樣的愛即使演變至十有八九是恨，也還能自稱爲愛。有件事是確定的，在夜半的狂想中（燕喜死了，或者更妙的，竟然原是個妓女、巫婆或奸細），他終於轉而向

我求愛，我總是逼他先向我討饒。有時，他必須吃盡苦頭，才能贏得我的寬恕。我百般折磨他，使他差點沒自盡。

不過，所有這些惡毒的時刻過後，結果卻相當離奇。我對巴狄亞的戀慕戛然終止。誰會相信這種事，除非活得夠久，求索得夠苦，以致能瞭解一段多年來魂縈夢牽的激情會一夕間枯竭、凋萎。也許，在人的靈魂裏，和在土壤中一樣，那些長得色彩最鮮艷、香味最濃烈的，不一定最根深蒂固。也或許是年齡使然吧。但最可能的，我想，是這樣，我對巴狄亞的愛情（非巴狄亞本人）已發展到讓我自己覺得噁心的地步。近來，我被連拖帶拉地見識了許多事物的本相，高處不勝寒，我所進入的那種巉崖、絕壁似的人生情境，是它無法適存的。它已發出臭味，變成一種啃蝕人心的慾求：貪戀一個人，自己不能給予任何東西，卻渴望佔有他全人。上天知道我們如何折磨他，燕喜和我。因為，不必是伊底帕斯，也能猜知，許多許多個夜晚，當他深夜從王宮回家時，那迎接他的，是燕喜因嫉妒我而生的怨毒。

但是，當我對巴狄亞的慾求消失時，幾乎所有被我稱為「我」的東西也跟著消失了。彷彿我整個靈魂像根牙齒，現在，這根牙齒已被拔掉了，我變成一道空洞的坑穴。此刻，我覺得自己已下到人生的最底層，諸神再也不能告我以更齷齪的事了。



• 2 •

與燕喜見面後沒幾天便是年的誕生祭。一年一度，大祭司在祭日前一天的傍晚被關進安姬宮裏，直到次日正午，揮劍衝出宮門，這便是所謂的「年的誕生祭」。當然，就像所有這類宗教祭典一樣，你說它確是這麼一回事，它便是，說它不是，也便不是（所以，狐總可輕而易舉指出它的多重矛盾）。因為，劍是木劍，而淋在扮演戰士的祭司身上的，是酒，不是血。此外，雖說大祭司被關在宮內，其實，只有面城的大門和西邊的門關著，其它兩邊的小門卻仍開放，讓一般百姓隨意進出祭拜。

若統治葛羅的是個男性王，日落時分，這位君王必須隨同大祭司進入宮內，在那裏一直待到「誕生祭」。由於禮俗不容許處女臨場觀看這晚在宮內進行的事，所以，直到「誕生」祭前一小時，我才由北邊的門進宮。（其他需要在場的，尚有貴族、長老、平民各一位，挑選的方法係按一種我不便在此描述的禮俗。）

這年，祭日當天凌晨，空氣特別澄鮮、清沁，南風輕輕吹來，正因室外如此清新，我更覺得進入那暗昧、詭異的安姬宮真是件令人渾身不自在的事。我想前面我曾說過，亞瓏把安姬宮改造得明亮、乾淨許多。即使這樣，它仍然像座令人窒息的牢房；尤其是誕生祭的早晨，經過一整夜燒香、殺牲、奠酒、灑血，加上廟姑們狂舞不休、冶宴、呻吟，且不斷祭燒脂油，這般臭汗淋漓又滿室腥臊，（若在一般民宅中），即使最邈遠的懶惰鬼也已起身打開窗戶，裏裏外外刷洗一番了。

進宮之後，我坐在專門爲我安置的一塊扁石上，正對著代表安姬本人的那塊靈石，稍左站著那具新添的、女人模樣的偶像。亞瓏的位子在我右邊。他帶著面具，疲倦得連打瞌睡。有人敲著鼓，響聲不大，除此之外，一片沈寂。

我看見那些可怕的廟姑成排坐在兩側，個個兩腿交叉盤踞在各自的寢穴前。就這樣，她們年復一年坐在那裏（通常幾年之後便絕了生育），直到變成牙齒掉光的老太婆，拖著蹣跚的步子看看爐火、掃掃地——有時，左右瞥瞥，然後像鳥啄食一樣，倏忽彎下腰去檢拾一枚錢幣或一根未啃完的骨頭，小心翼翼藏進衣袍裏。我心想，有多少男人的精種，原可育出無數強健的漢子和多產的婦女，卻在這宮裏全數耗進，沒有任何結果；有多少金銀，原是人們的辛苦所得，又是生活所需，也在這裏耗盡，沒有任何收穫；又有多少年輕女子被它吞喫，什麼也沒得到。

然後，我凝視安姬本身，她並不像大多數靈石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傳說她是太初時期從地裏拼擠出來的，好作爲下界的使者，讓我們預先領會是些什麼樣的東西在那裏生存、運作——那一層低過一層，直逼黑暗、重量和熱氣之下的地域。我曾說過，她沒有臉，但這意味著她擁有千張臉。因爲她非常的凹凸不平，因此，就像我們定睛注視火一樣，總能窺出各種不同的樣貌。這天，由於一夜下來淋了許多血，她比平日顯得更加光怪陸離。在血塊和血流斑駁交錯間，我拚出一張臉，看似瞬間的想像，不過，一旦認出，就再也磨滅不了。這張臉看來就像一團肉，肥肥腫腫的、孕育著什麼似的，十足的陰性。有點像我記憶中某種情緒發作時的葩姐。當我們很小很小的時候，葩姐曾經非常疼愛我們，甚至對我也不例外。常常，我必須跑開到花園去，好讓身心重獲蕩滌，以擺脫她那碩大的、火熱的、強烈的、但卻鬆垮垮、軟綿綿的懷抱——她那令人窒

息的，硬要把人牢籠住的黏溘溘的熱情。

「是的，」我心裏告訴自己：「今天，安姬看來像極了葩姐。」

「亞瓏，」我輕聲問：「安姬是誰？」

「我想，女王，」他說（聲音從面具裏傳出，聽來有點奇怪），「她代表大地，孕育一切生物的母親。」這是亞瓏，和其他人，從狐學來的神學理論。

「如果她是萬物之母，」我問，「她又怎麼更是陰山神的母親？」

「他代表天空和雲氣，根據我們肉眼所見，雲是霧嵐升空形成的，乃是大地的呼息。」

「那麼，爲何傳說中有時他又是她的丈夫？」

「這意味著天降甘霖使地能化育萬物。」

「如果原意是這樣，爲什麼要裹藏在那麼奇怪的故事裏？」

「無疑的，」亞瓏說（我可以察覺他正隔著面具打呵欠，一整夜下來把他累壞了），「是爲了向凡俗隱藏。」

我不想再爲難他了，不過，我喃喃自語：「這太奇怪了。怎麼會這樣呢？前人起先認爲需要告訴後人雨是從天降下來的，然後，爲了怕這樣明顯的秘密洩漏出去（那爲什麼不勒緊舌頭？）便把它裹藏在一淫晦的故事裏，以免被人識破。」

鼓聲鏗鏘。我的背開始作痛。這時，我右手邊的那道小門打開了，進來一位女人，顯然是個農婦。可以看出她不是爲了年的誕生祭前來的，而是爲了她自己的某件更是急迫的事。她一點也沒有化粧，（即使一貧如洗的人也會爲這節慶稍加修飾儀容），臉頰還有濡濕的淚痕。看起來她好像哭了一整夜，她的手裏拎著一隻活鴿子。有位祭司隨即趨前，取過她手中的小小祭物，用石刀一劃，便把鮮血澆淋在安姬身上（血從我所看見的那張臉的嘴角汨汨流

出)，鴿身被遞給一位廟中的奴隸。這農婦俯伏在安姬脚前；好一陣子，她全身顫動，任何人都可看出她哭得很傷心，終於她哭夠了，便跪起來，用手把頭髮撩至耳後，深深吸了一口氣。接著，她站起身來準備離去，就在她轉身的當兒，我一眼就瞥清了她的神情。她臉色仍舊凝重；然而，（我離她很近，不可能看錯）彷彿被海綿抹過似的，她的困難已得到了紓解。她變得平靜、柔順，能夠面對眼前必須解決的事。

「安姬安慰妳了嗎？孩子！」我問。

「噢，是的，女王，」這女人說，她的臉幾乎發亮，「是的。安姬給了我莫大的安慰。沒有任何女神比得上安姬。」

「妳從來只向這位安姬禱告嗎？」我問（一面朝向那塊形狀模糊的石頭點首示意），不向那位？」我的頭朝向那具新的偶像——她穿著長袍，亭亭玉立，（不管狐怎麼說），是我們這地域所見過的最討人喜愛的東西。

「是的，只向這位，女王，」她說。「另外那一位，從希臘來的安姬，她聽不懂我的話。她是為王公貴族和有知識的人預備的。她安慰不了我。」

這事過後不久便是中午了，衝出西門的戰鬥必須加以演擬，我們因此隨著亞瓏全都出到陽光下。那迎接我們的，是從前已多番領教過了的：廣大的羣衆呼喊著，「祂誕生了！祂誕生了！！」手裏把著響鈴旋晃，又拿著麥種往空中直拋。為了爭睹亞瓏和我們這班人，個個汗流浹背，你推我擠，有的甚至還爬到別人背上去。這天，我倒有一種新的感受。那使我覺得奇妙的，是民衆的歡騰。他們站在那裏，早已佇候多時，擠得水泄不通，幾乎喘不過氣來，每個人無疑都承荷著一打以上的憂傷和煩惱（誰沒有呢？）但是，從每個男人、女人和小孩的表情看來，似乎只因一個打扮得像鳥一樣的人揮著木劍比劃幾下走出門

來，天下就太平了。甚至那些在推擠中被踩倒的人也不把它當回事，還笑得比別人大聲。我看見兩位長年纏訟的農夫站在一起鼓掌叫道：「祂誕生了！」算是暫時解了冤仇（我在審判桌上被這兩人耗掉的時間多過花在其餘子民身上的一半總和）。

回宮後，我直接進入內寢休息，人老了，那樣跌坐在扁石上真把我累慘了。我隨即陷入沈思中。

「起來，孩子！」一道聲音說。我打開眼睛。父親站在身旁。剎那間，身為女王這許多年頓時縮短成一場夢。我怎會相信曾經有過這一段光陰？怎會以為自己能夠逃離父王的掌握？我順從地從床上爬起站到他跟前。當我正要戴上面紗時，他說，「別再戴那玩意兒了，聽見沒有？」我乖乖把它擱在一旁。

「跟我到棟樑室去，」他說。

我隨他走下階梯，進入棟樑室（整座宮室空無一人）。他往四周張望一下，我害怕起來，因為心裏明白他在找尋他的那一面鏡子。這面鏡子我給蕾迪芙，作為伐斯皇后的嫁奩；倘若他發現我偷了他心愛的寶物，不知會怎樣處置我？但是他走到一個角落，找到兩把鶴嘴鋤和一根鐵撬。「動手吧，醜八怪，」他說，叫我拿起一把鋤子。他開始撬開房間正中央的地磚，我幫他忙。由於背痛，我覺得這真是一件苦差事。搬開四、五塊大石板後，我們發現下面有一黑黝黝的大洞，像口寬井。

「跳下去，」父王說，一把抓住我的手，不管我怎樣掙扎，都無法脫開，我們兩人一起往下跳。墜落一段長長的距離後，雙腳終於著地，毫髮未損。這裏比較燥熱，叫人覺得呼吸困難，不過倒也不至於暗到讓人看不見周圍的一切。這是另一間棟樑室，與我們剛離開的那一間完全一模一樣，只是小了些，並且（地板、牆壁和樑柱）全由泥土築成。父王又左右環顧，我心裏又是一陣害怕，怕他問

我他的鏡子哪裏去了。然而，他又走進泥室的一個角落，在那裏找到兩把鋤子，塞了一把在我手中，說，「現在，動手吧，你難道要在床上賴完這輩子？」因此，我們又得在室中央挖個洞，這回，比上回更吃力，因為我們挖的是硬梆梆的泥岩，必須先用鋤子切割出一個個方塊，再陸續往下挖。這地方悶死人了。不過，挖了好一陣子後，腳下又出現了另一個黑濛濛的洞。這次，我已知道父王的企圖，於是拼命把手挪開。但是，他還是攬著我，說：

「別在我跟前玩把戲！跳下去。」

「不，不，不，不要再往下跳了，慈悲點吧！」我說。

「這裏，沒有狐能救你，」父親說。「我們已下到連狐狸也挖不到的地方。在 deepest 的狐狸洞和妳之間有數百噸重的土。」說著，我們又跳進洞裏，墜得比上回更深，但又著地而毫髮未損。這兒更陰暗了，不過，我仍然可看出又到了另一間棟樑室，這間是由岩石築成的，水從岩壁滲出。雖然與先前兩間一樣，這間更小。正當我定睛看時，它愈縮愈小。屋頂向我們壓來。我試著喊父親，「你再不快點，我們要被活埋了，」但是，我透不過氣來，沒有聲音從我口中發出。這時，我想到：「他才不在乎。被活埋不算什麼，他早已死了。」

「誰是安姬，」他說，一直攬住我的手。

接著，他帶我穿過石室；只覺走了好一段路才到達另一端，我看見那面鏡子掛在牆壁上，還是原來的老地方。一見到它，我更加害怕了，使盡全身力氣拒絕往前走，但是，這時父王的手變成巨大無比，又柔軟、黏貼似葩姐的手臂，或像我們才挖的泥岩，或像一大塊麵。與其說是被拖的，不如說是被吸的，我終於站在鏡子正前方。我在鏡裏看見他，樣子正像許多年前他把我帶到鏡前的那天。

但是，我的臉卻是安姬的臉，與那天我在安姬宮內看

見的一模一樣。

「誰是安姬？」父王問。

「我是安姬。」我哭著醒過來，發現自己躺在涼爽的黑書裏，在自己的寢宮中。原來，這是一場夢，我們所謂的夢。不過，我必須預先警告你們，從這時候開始，我被太多影像所惑，以致不能分辨自己是醒著的，或在作夢；也不能辨別夢中所見或光天化日下的景象，何者較為真實。這個異象容不得我否認。毫無疑問的，我便是安姬，這是千真萬確的。那張支離破碎、廢墟一般的臉孔正是我的。我正是那葩姐也似的東西，那吞噬一切、像子宮，卻毫無生殖能力的東西。葛羅是一張網——我，是一隻腦滿腸肥的蜘蛛，盤踞在網中央，饕餮吞食偷來的男人的生命。

「我不要作安姬，」我說，於是，起身下床把門栓住，全身顫抖，如同發燒。我取下那把劍，也就是巴狄亞初次教我使劍時用的那把。我抽劍出鞘，它看來那麼自得其樂（的確，這是把最忠實、完美而幸運的劍），以致我熱淚盈眶。「劍啊，」我說，「你有過稱心如意的生涯。你殺過俄衰，救過巴狄亞。現在，且完成你的最佳傑作吧。」

這是十足的傻念頭。這把劍對我而言已過於沈重了。我的腕力就像小孩子的一樣（想像一隻青筋暴突、皮包骨、鳥爪也似的手），根本無法一刀刺中要害；豐富的沙場經驗使我知道脆弱的一擊可能造成什麼後果。用這種方式結束自己安姬似生命，對現在的我而言，已經力不能勝了。我坐了下來——一個冰冷、瘦小、無助的東西——坐在床沿上，想了又想。

人的心靈裡必定有某種偉大的力量，是諸神未必知道的。因為苦難看來那樣的沒有止境，而人的承擔力也同樣沒有止境。

以下發生的事是常人所說的事實還是夢，我自己也說

不上來。我所能說的是，兩者唯一的區別在於許多人看得見的，我們稱之為事實，只有一個人看見的，我們稱之為夢。但是，許多人看得見的事物也許索然無味，不過是過眼雲煙，而只對一個人顯現的事物卻可能是從真理的源頭深處噴射出來的水柱。

這天總算過去了。哪一天不是這樣的呢？日子因此好過多了，除非像陰間裏某一恐怖的境域，那兒，日子靜止著，怎麼捱都捱不完。不過，當宮內所有人都入睡後，我裹著一件黑色的斗篷，拿了一根扶步的拐杖；現在回想，肉體的衰殘，也就是此刻正蠶蝕我生命的，大約是這時候開始的。接著，一道前所未有的想法閃過我的腦際。我的面紗再也不能用來遮掩身分了。它甚至反而會將我暴露出來，誰都認得戴著面紗的女王。現在若要掩飾自己，應該赤裸裸敞著臉；幾乎沒有什麼人曾見過未戴面紗的我。因此，許多年來第一次，我不戴面紗出宮，袒露著那張許多人說是慘不忍睹的臉（這說法遠比他們所知道的更符合實情）。裸顏見人再也不會讓我覺得羞恥了，因為，在我想來，照著我從地底下那面鏡子所見的自己，別人看我，便像安姬一樣。豈止像安姬？我就是安姬；我在她裏面，她在我裏面。若有人看見我，或許還會向我膜拜。我已成為百姓們和去世了的大祭司所稱的一方神聖。

我像往常一樣，從東邊通往藥圃的小門出宮，拖著無限疲憊的身子，走進沈睡中的城市。如果市民們知道是什麼魅影從他們的窗外蹣跚走過，我想，他們大概不會睡得那麼香甜。我聽見一個小孩在哭，或許他夢見了我。「幽影獸若下到城裏來，人們會飽受驚嚇。」去世了的大祭司說。倘若我是安姬，我便也是幽影獸，因為神靈可以彼此自由出入，就像出入我們一樣。

終於，我走出城，下到河旁，累得差點沒昏過去；這條河被我浚深了。從前的舍尼特河，未疏浚前，除非在泛

濫期，根本溺不死一個老太婆。

我必須沿著河走一段路到一處岸堤較高的地方，好從那裏縱身下躍；我懷疑自己不夠有勇氣涉進河裏，一步步感知死正淹過膝蓋、肚腹、脖子……，同時還繼續走下去。到達岸高的地方後，我脫下腰巾，把自己的雙膝牢牢綁住，免得老邁如我，到時也游起泳來求生，把溺死的時間拉長。接著，我站起身來，兩腳纏得像囚犯。這一番折騰累得我上氣不接下氣。

如果我看得見自己的話，那該是一幕多麼可憐又詼諧的景象——我跳著，用被綁著腳跳著跳著捱進了水渚。

一道聲音從河的彼岸傳來：「千萬別這樣！」

剎那間，一股熱流貫穿我全身，甚至通到我已麻木的雙足（在這之前，我全身已被凍僵）。這是神的聲音。誰能比我更清楚呢？從前，有過一次，我整個人被神的一道聲音震懾住。絕對錯不了的。也許因為祭司們從中作祟，人有時會把凡人的聲音誤作神的。但是，反過來，絕無可能。聽見神的聲音，沒有人會把它當作人的聲音。

「主啊！你是誰？」我問。

「千萬別這樣，」這位神說：「即使逃到陰間，妳也躲不掉安姬，因為她也在那裏。要死就要在去世前死。去世之後，便再也沒機會了。」

「主啊！我就是安姬。」

祂並未回答什麼。神的聲音就是這樣。一旦停止了，就好像一千年前就消失了似的，雖然不過是一次心跳以前的事，而那鏗鏘有力的音節、抑揚頓挫的聲調猶仍在你的耳裏凜凜迴盪。要求這位神再多說一些，簡直就像索討一枚創世那天在樹上結成的蘋果那樣。

經過這麼多年，神的聲音一點也沒改變，變的是我。此刻，我裏面再也沒有一丁點叛逆了。我絕不能投水自盡，而且，無疑的，也自盡不了。

我一路匍匐回宮，再一次用我那陰黑的巫婆也似的身影和喀喀作響的拐杖擾亂靜寂的城市。當我把頭躺回枕頭之後，彷彿一下子僕女便來叫醒我，不知是由於這趟夜行本是一場夢，抑或疲倦使我馬上進入沈沈的睡鄉（這也沒什麼奇怪的。）



• 3 •

諸神讓我清靜了幾天，以便有空咀嚼祂們賜給我的奇饒異味。我是安姬，這是什麼意思？難道神隨意出入人身，就像祂們隨意彼此出入一樣？而且，又不准我死，除非我陽壽已盡。我知道在遙遠的希臘，一個叫伊琉息斯^①的地方，據說藉著一些秘密儀式，人能夠死去，然後，趁著靈魂未離開驅體之前，又再活過來。但是，我怎麼到那地方去呢？這時，我想起蘇格拉底飲酖自盡前與朋友們的一席對話。他說，真正的智慧表現在死的技巧和實踐上。我想，蘇格拉底比狐更懂得這些事，因為在同本書中他曾提到靈魂如何「因懼怕那看不見的而躑躅不前」。所以，我甚至懷疑，這種懼怕，也就是我在賽姬的山谷所嚐受的，他也曾親身體會過。不過，他所指的睿智的死，我認為是指情感、慾望和妄念的絕滅。這麼一想，頃刻間，我看清了自己可能有的出路（作愚頑人的滋味實在不好受）——所謂我是安姬，指的是我的靈魂像她那樣醜陋——既貪婪又嗜血。可是，我若能實踐與真理相合的哲學，如蘇格拉底所指的，便能將自己醜陋的靈魂化為美好。這點，神若肯幫忙，我願嘗試去做。我願馬上開始實行。

神若肯幫忙……祂們願幫忙嗎？依我看，祂們是不會幫忙的。無論如何，我必須即刻身體力行。每天早晨，在思想和行為上，我竭力秉持公義、冷靜和智慧，開始一天的生活；但是，連半個小時我都堅持不了。不必等到侍從們替我穿好衣服，我便發現自己又落入根深蒂固的憤怒、仇恨、噬心的幻象和陰鬱的愁怨中（已陷溺多久了，連自

己也不知道)。一道可怕的回憶竄進我的心中，使我想起來當年爲了彌補生相的醜陋，自己如何在髮型和服飾上費盡功夫翻新花樣。想到這是同一回事，我不覺心灰意冷。我之無法修補自己的靈魂，恰如無法修補面容一樣，除非諸神鼎力相助。但是，諸神袖手旁觀，爲什麼？

哇！一道令人毛骨悚然的想法，巨大如巉巖，聳立在我眼前，再真實不過了。沒有一個男人會愛妳，即使妳爲他把命都給捨了，除非妳有一張漂亮的臉孔。所以，（難道不是嗎？），諸神也不會愛你，（不管你如何盡力討好他們，不論你承受何等的苦難），除非你擁有美麗的靈魂。在任何一種競賽中，或爭取男人的愛或爭取神的愛，誰贏誰輸在出生時就已注定了。帶着雙重的醜陋來到人世，你我的命運便這樣決定了。這是件多麼痛苦的事，沒有人緣的女人最能瞭解。我們都曾憧憬過另一片地域、另一個世界、另一種能使自己脫穎而出的評選方式——細嫩、豐滿的肢體，白裏透紅的臉靨，灼灼發亮的金髮，請往旁邊站；你們的時代過去了，現在，輪到我登場。但是，如果完全沒有這回事，該怎麼辦？如果無論在什麼地方，依據何種評選方式，你我都注定是垃圾、爛貨，又該怎麼辦？

約莫這時候，另一個夢（如果你硬要這樣稱呼）又臨到我。但是，它實在不像夢，因爲我是在午後一點鐘走進寢宮的（侍女們全不在），並未上床，甚至也沒坐下，僅憑把門打開，便筆直進入異象中。我發現自己站在一條明亮的大河旁，看見河的對岸有一羣——綿羊，我想。等到仔細一看，竟全是公山羊，像馬一樣高大，頭角猷勁，毛如黃金灼爍，令我不敢直視。（牠們的頭上頂著一片湛藍的天空，脚下草色茵綠如翡翠，每棵樹下都有一潭濃蔭，輪廓分明。那地方的空氣像音樂一般沁甜。）「這是諸神的羊，」我心裏想著，「若能從羊羣中偷走一隻，我便能

擁有美麗的姿容。與牠們的金毛相比，蕾迪芙的鬢髮真是遜色多了。」在這異象中，我敢做那天在舍尼特河畔膽怯不敢做的；我涉進寒水中，水漫過我的膝蓋、肚腹、頸項；脚不著地之後，便游起來，直到又觸及河床，逐步上了灘岸，走入神的牧野。我帶著和善、喜樂的心踏上那片神聖的草原。不料，整羣金山羊朝我衝來。羊羣愈衝愈近，愈攏愈密，及至形成一堵湧動的黃金牆。牠們的蜷角，以雷霆萬鈞之力，朝我擊來，把我撞倒在地後，又用蹄踐踏而去。牠們這樣做並非出於憤怒，而是在喜樂中朝我奔逐而來，或許根本沒看見我——肯定的是，牠們沒有把我放在心上。這點，我倒十分明白：牠們撞我、踐我，純然因爲喜樂領著牠們往前衝；原來，神聖的大自然傷害我們，甚至毀滅我們，根本是自然而然的。我們若稱這爲神的憤怒，等於說轟然奔瀉的伐斯大瀑布對每一隻被它震落的飛蠅發怒。

不過，牠們並沒有把我踩死。被牠們踩過之後，我還活著，並且十分清醒，馬上可以站起身來。這時，我看見另有一個女人與我同在牧野上，她似乎沒看見我。她沿著圍住草原的樹籬挪步，小心翼翼，拾穗者般聚精會神察看樹籬，從中採擷着什麼似的。接著，我看清了牠採的是什麼。耀眼的黃金斑斑駁駁掛在荊棘上。當然囉！金山羊衝過樹籬時，把牠們的一些金毛遺在上頭。她所撿拾的，便是這個，一把又一把，盈盈豐收。我正面迎向那喜樂卻令人震顫的獸羣，求索而未果，她悠然間便取得了。我竭盡力氣猶未贏得的，她得來全不費功夫。

不做安姬卻由不得已，使我十分氣餒。雖然外面正春暖花開，我裏頭卻冰天雪地，無止盡的沮喪把我所有的能力全都禁錮住了。我宛若已死了，只是不像神，或蘇格拉底，所要的那種死。雖然這樣，我還可以起來走動，凡是份內該說該做的事，也都照辦，並未讓人察覺出任何閃

失。的確，這陣子執法時，我所量定的刑罰，被認為比過去更睿智更秉公行義；我用工作來麻痺身心的劇痛，自知非常稱職。不過，這時，所有的囚犯、原告、證人和其他相干的人，在我看來，全像幢幢身影，並不是實存的人。到底誰有權利擁有那小片涉訟的田產或誰偷了乳酪，老實說，我並不關心（雖然我仍舊用心審辨）。

唯有一件事能安慰我的心。不管我曾經如何吞噬巴狄亞，至少，我真實無偽地愛過賽姬。即使萬事皆非，唯有這件事，我問心無愧，一切錯誤應該歸咎於諸神。因此，我十分珍惜這份感情，就像地牢裏的囚犯，和纏綿床榻的病人，寶貝他們僅存的一丁點兒樂趣一樣。有一天，我被工作搞得意興闌珊，於是，事情一完，便拿着這本書出到花園裏，打算藉著詠讀自己如何看顧、教養賽姬，如何竭力救援她，甚至爲了她不惜自戕，來聊以自慰。

緊接著發生的確實是異象而非夢。因爲，等不及我坐下或打開書卷，它便發生了，我兩眼睜睜進入異象中。

我走在火燙的沙礫上，捧著一個空碗。該做什麼，心知肚明。我需要找着那口從冥河湧出陽界的井泉，然後，用碗盛滿這死亡之水，涓滴不溢地捧回給安姬。在這異象中，我並非安姬，而是她的奴隸或俘囚，如若我完成她所吩咐的一切苦勞，或許能獲得釋放。就這樣，我走進沙裏，沙逐漸淹沒我的足踝、腰際，直逼咽喉——我的頭上，一輪火辣辣的太陽；日正當中，我完全沒有了影子。我心中渴嗜着死亡之水，管它如何苦澀，來自沒有陽光的地域，必然是冰冷的。我總共走了一百年。終於，沙漠消沒在一羣崇山峻嶺下，那巉巖、陡峯和枯禿的峭壁，無人攀爬得上。岩石不斷從峯頂鬆塌滾落，一個缺口蹦過一個缺口，最後陷落在沙中。轟轟隆隆是這裏唯一的聲響。定睛看這片荒蕪的亂石，我起初以爲它空無一物，在它那火燙的表面搖曳晃動的，是雲的投影。但是，天上連半朵雲

也沒有。我這才看清那到底是什麼。原來，山壁上竄伏着、游移着無數的蛇和蠍子。這地方恰似一間巨大的刑房，只是，所有的刑具都是活物。我知道自己正尋找着的那口井泉是從這羣山脈的心臟地帶湧出的。

「絕不能中途而廢，」我說。

我坐在沙上望著這羣山脈，直到覺得肌肉快被燒離了骨頭。這時，終於來了一道陰影。謝天謝地，這會是雲嗎？我舉目望天，幾乎被熾盲了，因爲太陽還在我的頭頂上。似乎，我所來到的，是白晝永不會消逝的地域。最後，雖然可怕的強光好似穿透眼球直射入腦門，我還算看得見一樣東西——湛藍中有一點黑，但微小得不像是雲。由它盤旋的樣子，我知道這是隻鳥。只見牠愈旋愈低，直到明顯看得出是隻蒼鷹，不過，這是隻神差來的蒼鷹，比伐斯高地的那些碩大許多。牠棲停在沙上睜着我。臉有點像已故的大祭司，但卻不是他；這隻鳥是隻神鳥。

「女人，」牠說，「妳是誰？」

「奧璐兒，葛羅的女王，」我說。

「那麼，我奉命來幫助的，並不是妳。妳手中捧著的那卷東西是什麼？」

這時，我忽然發現，自己一直捧著的並非碗，而是一卷書。這下子，一切都完了。

「這是我控告神的訴狀，」我說。

蒼鷹拍翅、昂首，以響亮的嗥聲叫出，「她終於來了。這位正是那個要控告神的女人。」

立刻，有一萬道回音從山壁吼出：「這位……正是那個……要……控告神……的女人。」

「來吧！」蒼鷹說。

「去那裏？」我問。

「上法庭，要審妳的案子了，」牠又大聲叫了一次，她來了，她來了。」接着，從每一道岩隙和洞窟走出黑幽

幽人形也似的東西。等不及我飛逃，他們已成羣將我團團圍住，攬我，推我，把我當球一般，一個接一個傳下去，一面對著山壁呼喊，「她來了，這就是那女人。」山裏彷彿有聲音傳出回答他們：「帶她進來，帶她到庭上來。她的案子要聽審了。」他們拖我、拉我、推我，有時還把我騰空舉起，越過崩岩，直到終於有一窟黑洞像血盆大口張在我面前。「帶她進來，庭上正等著呢，」有聲音發出。突然襲來一陣空氣，疾速地，我被從火燙的陽光中帶進陰黑的山窟裏，愈走愈深，一手傳過一手，愈傳愈快，呼喊聲不斷迴盪：「她在這裏——她終於來了——到審判台前！」接著，聲音變了，變得輕巧許多；只聽它說道：「放開她。讓她站著。肅靜，讓她陳訴冤情。」

這時，所有攬拿我的手全都移開了，（感覺上）沈靜的黑暗中只有我一人。接著，一道灰濛濛的光照射進來，我發現自己正站在山窟裏的一塊平台或岩柱上，這山窟大到看不見洞頂或岩壁。在我的周圍、腳下，我所站著的岩塊邊緣，只見黑暗騷動不止。不久，我的眼睛漸漸能看見朦朧中的形影。原來，黑暗裏人山人海，萬頭鑽動，一對對眼睛盯著我直瞧，我所站的平台高出眾人的頭頂。不管平時或戰時，我從未見過這麼盛大的集會。成千上萬的人，鴉雀無聲，一張張臉朝著我看。在人羣中間，我認出葩姐、父王、狐和俄衰。他們全是鬼魂。愚駭如我，從未想過到底有多少死人。這些臉，一張疊一張（順應這洞窟的地形，愈疊愈朦朧），一路數上去，教人吃不消，當然不是一張張數，瘋了不成？是一排排數。這看不見盡頭的地方到處擠得水洩不通。法庭上的相干人等已都到齊了。

與我同一高度，隔了好一段距離，坐著審判者。男的或女的？誰分得清！它的臉被蓋住了。說得更準確些，它從頭到腳罩在黑幕中。

「去掉她的遮蔽，」審判者說。

有手從我背後伸出，扯掉我的面紗——接著，又剝光我身上所有的穿戴。我，一個有著安姬面容的老太婆，就這樣赤裸裸站在那些難以數計屏息注視的觀眾面前，一絲不掛，手中沒有碗可盛死亡之水；只有我的書。

「把你的指控讀出來，」審判者說。

我定睛一看自己手中的書卷，馬上發現它並不是我所寫的那本書。不可能是，太小了。並且，太舊——一卷單薄、破爛、縐得一蹋糊塗的東西，根本不像巴狄亞奄奄一息時，我日以繼夜趕寫的那部大書。我想把它甩掉，用腳踐踏。我要告訴他們，有人偷走了我的訴狀，用這鬼東西代替。然而，我發現自己將它打開。卷上寫滿了字，字跡並不像我的。那是種窳陋的草書——一筆一劃卑劣而粗野，像父王的咆哮，又似可在安姬石上拼出的那副殘破相。一股巨大的驚恐和厭憎自我心底升起。我告訴自己，「隨他們怎麼整我，我絕不唸這爛貨。把我的書還我。」這樣嘀咕的同時，我已聽見自己誦讀的聲音。我唸的像是這樣：

「我知道你會怎麼說。你會說真正的神根本不像安姬，而且，一位真神曾經把祂自己和祂的居所顯現給我看過，我應該能夠明白。別虛偽了！我當然明白。但這又何補於我所受的創傷？如果你們這些所謂的真神是像安姬或幽影獸那類的東西，我還能忍受。你們明明知道，直到賽姬向我敘述她的宮堡、她所愛的夫君之後，我才開始真正恨惡你們。你們為什麼騙我？你們說幽影獸會把她吞掉。好啊！怎麼沒吞掉呢？我原本可以為她哀哭，為她收埋殘骸，為她築一座墳……但是，你們卻奪走她對我的愛——難道你們真的不瞭解？以為如果神是美善的，人會覺得比較容易接納神些？讓我告訴你們，恰恰相反；果真如此，人會覺得你們更糟糕千倍。因為這樣一來，你們會將人蠱惑、魅誘（我太瞭解美的作用了）。到頭來，你們留給我

們什麼呢？什麼也沒有，凡是值得我們珍惜，值得你們爭取的，全被你們奪走了。我們的最愛——最值得我們愛的——偏偏就是你們挑的。噢！我真是可以預見，一個年代接一個年代，當你們的美麗彰顯得愈來愈豐盛，這情況將愈來愈糟：兒子轉背離開母親，妻子轉背離開丈夫，被永不休止的來自神的呼召奪走了，被帶到我們不能隨同前往的地方。如果你們又醜陋又貪婪，情況也許還好些。喝他們的血吧！但請不要奪走他們的心。寧可他們死了卻仍是我們的，也不願他們變成你們的，而被賦予不朽的生命。把她的愛從我這裏奪走，讓她看見我看不見的事物……噢！你們會說（這四十年來，你們一直在我耳邊低語）有足夠的徵兆向我顯示她的宮堡是真的？若我願意，也能知道真相。但是，我為什麼要知道？你們說……這女孩是我的，你們有什麼權利把她搶走，把她帶到你們那令人顫慄的高處？你們會說，我嫉妬。嫉妬賽姬？她屬於我時，我嫉妬過她嗎？如果你們採取另一種作法——如果你們開的是我的眼睛——接著，你們將能看見我也照樣顯給她看，告訴她，教導她，把她引入與我相同的境界。但是，聽說這個丫頭，這個腦裏除了我放進去的之外，再也沒有（也不應有）其他思想的丫頭，竟被奉為先知，奉為女神……這誰受得了，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說不管你們是好是壞，其實沒什麼兩樣。有神存在這件事，給我們人類帶來許多愁苦和冤曲，讓人想到就恨。同一個世界容不下你們和我們。你們像棵樹，在它的蔭影裏，我們永遠茁壯不了。我們要自己作主。我屬於自己，而賽姬屬於我，任誰也沒有權利佔有她。噢，你們會說，你們把她帶進一種我無法給予她的幸福和喜樂中，我應該為她感到高興。為什麼？這種不是由我給的，又把她和我隔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新式喜樂，我為什麼要欣然接受？你們以為我要她快樂？那種方式的快樂？呸！讓我親眼看見獸當著我的面把她撕成

碎片吧！恐怕這樣還好些。你們奪走她，好叫她快樂，是嗎？這就奇怪了！哪個用甜言蜜語偷偷摸摸拐走別人妻子、奴隸、或狗的無賴不也這麼說？狗，是的，這倒是恰當的比喻。謝啦，我的狗讓我自己養，用不著吃你們桌上的殘羹敗餚，你們難道忘了這女孩是誰的？她是我的。我的。這個字的意思，你們不懂嗎？我的！你們是小偷，是誘拐人的。這就是我的冤情。我（現在）並沒指控你們喝人血、吃人肉、我不屑……」

「夠了！」審判者說。

全然的靜寂包圍著我。這當兒，我才明白自己剛剛做了些什麼。正當我唸著的時候，我老覺得奇怪，怎會唸得那麼久還未唸完？這不過是一卷薄薄的小書。現在，我明白了，原來，我唸了一遍又一遍——也許一共唸了十二遍。若不是審判者出聲阻止，我恐怕會一遍遍唸個不休，能唸多快就唸多快。最後一個字尚未脫口，已等不及重新唸第一個字。誦讀的聲音，自己聽著，都覺陌生。不過，不知哪來的把握，我瞭解這才終於是我真正的聲音。

衆鬼魂在一片漆黑中保持緘默，時間長到足夠讓我把書再唸它一遍。最後，審判者開口了。

「妳得到解答了嗎？」他說。

「得到了。」我說。



• 4 •

怨情得以申訴，一切的疑惑就迎刃而解了。這般聆聽著自己的申訴，便從中獲得了問題的解答。常聽人說：「我口裏講的正是心裏想的」，一付輕鬆自在的樣子。狐教我用希臘文寫作時，也常說：「孩子啊！把妳真正的意思說出來，全盤說出來，不多不少，毫無差爽，這就是語言藝術令人覺得奇妙的地方了。」這話也說得順溜極了。不過，當有那麼一天，你真的必須把長年壓在心頭的那句話吐露出來，儘管這句話，多年來，你已像個白癡似的對著自己不知揣摩多少遍了，這時，看你還敢不敢說什麼語言真妙這類的話。現在，我總算懂了。爲什麼諸神不明明白白對我們說話？或者回答我們的問題？其實，非到那最精確的字能從我們的心靈深處挖鑿出來，憑什麼神該聽我們胡說八道？除非我們的面目顯現出來，神如何與我們面對面？

「最好把這女妮子交給我，」一道熟悉的聲音說：「由我來調教她。」這是曾是我父親的那人的幽靈。

然後，有一道新的聲音從我的腳底下發出，是狐的聲音。我以爲他也要提出一些可怕的，不利於我的證據，但是，他說：「噢！米諾司①，芮達曼徹司②，或者波西鳳③，或妳的其他的什麼名稱……這多半是我的錯，該受刑罰的是我。我，像人教鸚鵡一樣，教她說：『這一切都是詩人的謊言』、『安姬是虛假的偶像』。我讓她覺得這樣便夠把問題封殺掉。我從未告訴她，安姬是人心裏的鬼魔最真實不過的形像。至於安姬的其他面目（她可是有一千

種面目）……總之，她是確實存在的某物。不過，真正的神，比她靈活多了。不管是真神或安姬都絕非僅止是概念或語言的化身。我從未告訴她爲什麼老祭司能從那晦暗的安姬得到我從自己俐落的字句得不到的東西。她也從未問我（我根本覺得她不該問）爲什麼人們可從那塊沒有形像的石頭得到從亞瓏那具眉眼分明的泥偶身上得不到的東西。當然，那時的我並不懂得這些；不過，我也從未告訴她自己並不懂。現在，我仍然不懂，只知往真神那裏去的路尤勝過像安姬宮這樣的……哦！不應說像，遠不及我們想像中的像。但是，安姬宮這條路容易叫人明白，可說是第一課；不過，只有傻瓜才會停在那裏，弄假成真，固步自封。大祭司至少知道必須要獻祭。所需的犧牲，終有一天會得到的——而且，還是個人。是的，更且是這個人的至情至性，生命存在的軸心和根柢；深沉、壯烈、昂貴似血。遣我走吧！米諾司，不妨遣我到特達羅斯去④，如果這樣便能治癒我嚼舌根的毛病。我讓她以爲幾句至理名言就夠了，其實，這簡直像水一樣，太過淡薄、清淺。當然，水並不是什麼樣壞東西，又不貴，至少在我的故鄉是這樣。一言以蔽之，我用話語餵養她。」

我想喊說，不是的，他餵我的不是話語，是愛；他把最昂貴的東西給了我，即使沒給神。但是，我沒來得及說什麼，因爲，審判，看來，已終結了。

「本案到此終結，」判官說：「這女人是原告，不是囚犯。被告是諸神，他們已提出答辯，假如諸神反過來控告她，必須由位階更高的判官和更優越的法庭審判。現在，她可以離開了。」

我往那裏去呢？石柱這麼高。往四下裏探看，最後，索性縱身跳下，往那一大片黑壓壓的鬼影中跳去。就在踏上洞窟的地面之前，有個人衝上來，用粗壯的手臂一把抓住我，是狐。

「公公！」我叫出來，「你是真的嘢，摸起來溫溫的，荷馬不是說死人抱不住嗎？他們不過是影子。」

「孩子，我心所愛的，」狐說，像往常一樣吻著我的眼臉和額頭：「我告訴過你的事，有一件倒是真的，那便是詩人的話多半不符實情，至於其餘的……噢，你能原諒我嗎？」

「我，原諒你——公公？千萬別這麼說。需要道歉的，是我。當初，你為自己恢復自由身後繼續留在葛羅所提出的各項理由，其實都是為了掩飾對我的關愛。你之所以留下來，只因為你憐憫我，愛我，雖然繫念故鄉，你的心都碎了。這一切，當時我全知道。應該讓你回去的，我卻像一隻餓獸，把你給我的一切都舐食光了。噢，公公，燕喜說得對。我像饕餮一樣，把男人的生命全給鯨吞了。真是這樣，不是嗎？」

「孩子，妳這麼說，讓我覺得好過些，至少給我機會發揮一下寬恕的美德。但是，我不是妳的判官，現在，我們必須前去那真能審判妳的那人面前。我是來帶妳去的。」

「審判我？」

「是的，孩子，神已經接受妳的控告了。現在，輪到祂們控告妳」

「我不敢盼望祂們以慈悲待我。」

「無盡的盼望，或無盡的懼怕，也許妳兩者都當承受。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妳獲得的是什麼，絕不會是公平。」

「神不公平嗎？」

「不，孩子，神若不公平，妳我今天將成了何等模樣？不過，跟我來吧，妳會明白的。」

他領我朝前往某個地方走去，沿路，光愈照愈亮，是一種青翠的、盛夏的光芒。走到盡頭，原來是從葡萄葉隙

篩下的陽光。我們進入一間涼爽的室宇，三邊是牆，第四邊圍着成排的拱柱，外頭攀生着茂密的葡萄藤。一眼望去，明亮的柱子外，在柱子和柔嫩的藤葉間，浮現一片平坦的草原和粼粼發光的水面。

「我們必須在此候傳。」狐說：「不過，這裏有許多東西值得仔細觀賞。」

這當兒，我看清楚每一面牆都畫滿了故事。葛羅人不擅長繪畫，所以，若由我說這些畫畫得美妙極了，算不上什麼了不得的稱讚。不過，我想，世上的任何人看了，都會歎為觀止的。

「從這裏開始，」狐說，牽着我的手，領我到一面牆前。剎那間，我害怕起來，怕會像父王對我曾有過的那兩次一樣，把我帶到鏡子前面。但當我們挨近圖畫準備細細觀賞時，那斑斕的色彩隨即把這懼怕從我腦中一掃而光。

站在牆前，我一下子便懂得畫裏所講述的故事。我看見一個女人走向河旁。我的意思是，透過畫中人的姿態，我明白畫中所描繪的是她走路的樣子。這是起初的印象，一旦瞭解，整幅畫剎時活過來——河面漾起了漣漪，蘆葦隨波搖盪，草在風中款擺，女人繼續往前移動，終於來到了水涯。她站在那兒，接著，蹲下身去，似乎對着腳做著什麼——起先，我說不上來。原來，她正用腰帶把雙膝綁在一起。我湊近去仔細端詳，這女人並不是我，她是賽姬。

我太老了，沒有足夠的時間把她的美重新描寫一番。不過，少一分嫌不足，搜盡枯腸，又沒有恰當的字眼足夠將她的美形容出來。似乎我從未見過她。或者是我忘了……不，我絕忘不了她的美，從不曾稍有一日、一夕、甚至一次心跳間將之淡忘。但所有這些感覺一閃即逝，我隨而對她前來河旁所要作的事，顫慄起來。

「不要跳下去！不要跳下去！」我叫出來，跡近瘋

狂，彷彿她聽得見。只見她停下來，將膝蓋鬆綁，然後走離岸邊。狐領我到下一張畫。這張畫也跟著活過來。是一陰黑的所在，像洞窟或地牢，待我用心一看，認出那具在黝暗中移動的身影是賽姬——衣衫襤褸，手鐐腳鐐。她正在分堆挑別各種不同的種子。奇怪的是，在她的臉上，我看不見自己預期中的焦躁。她看起來很認真，雙眉緊鎖，就像童年唸書遇見難題時一般（這種神情再適合她不過了；話說回來，她的神情有哪種不恰切的？）從她臉上看不見一絲沮喪。當然啦！我知道爲什麼。螞蟻正在幫她忙。滿地的蟻，一片黑。

「公公，」我說：「賽姬……」

「噓——」狐說，把他蒼老、粗厚的手指壓在我的唇上（這麼多年後，又再次感受到這根指頭的溫熱！），把我領向下一張畫。

我們回到神的牧野。我看見賽姬沿著矮樹籬匍匐，像貓一樣小心；接著，她站起來，手指按著嘴唇，忖度如何取得一絛金羊毛。又一次的，甚至猶勝上回，我十分驚異於她臉上的表情。雖然她有點困惑，卻好像只在對某種遊戲感到不解，就像當年她和我兩人對樸碧所玩的珠子遊戲摸不清頭緒一樣，而且，看來她心裏彷彿還有點對自己的困惑感到可笑（童年的她把功課做錯時，也有過這種表情；她從未對自己不耐煩過，更別提對教導她的老師了）。她並沒有困惑多久，因爲公山羊們嗅到有人入侵，馬上掉頭離開賽姬，只見牠們把頭角高高昂舉，隨即低下頭作戰鬥狀，成羣往牧野的另一端奔逐而去，愈接近敵方，聚攏愈密，終於形成一道沒有罅隙的金浪或金牆，直讓賽姬看得目瞪口呆。她於是噗嗤笑了，拍拍雙手，輕輕鬆鬆地從樹籬上撿拾所需要的金羊毛。

在下一張畫中，我看見賽姬和我自己，不過，我只是一具影子。我們一起在燙腳的沙上勞動，她捧著她的空

碗，我捧著寫滿自己的苦毒的書。她沒看到我。她的臉雖然因熱而蒼白，咀唇也因渴而乾裂，看來卻未必比從前夏日裏跟狐和我在山上遨遊一整天後那又熱又渴的樣子狼狽。她其實很快活，看她嘴唇闔啓的樣子，我認爲她甚至在唱歌。當她走到巉崖下時，我消失了，但有一隻蒼鷹向她飛來，攫走她的碗，又整碗盛滿陰間的水帶回給她。

這時，我們已走過兩面牆，只剩下第三面了。

「孩子，」公公問：「妳懂了嗎？」

「這些畫中的故事真的發生過？」

「是確有其事。」

「但是，怎麼可能呢？她真的去過那些地方，作過那些事，卻仍……？公公，她竟然毫髮未損，甚至還很快活。」

「另一個人幾乎替她擔負了所有的苦楚。」

「是我嗎？可能嗎？」

「從前我不是告訴過妳嗎？妳難道忘了？我們各是一具完整身軀的不同肢體和部位，所以，彼此相屬；人類，和諸神，彼此交流、互相融合。」

「噢！我要發出讚美，要稱頌神。那麼，真的是我——」

「承擔苦楚，而由她完成工作。這麼說，妳難道還寧願自己受到公平的對待嗎？」

「看，你還嘲笑我！公公。公平？正義？曾爲女王的我深知百姓對公義的呼求必須加以垂聽。至於我的呼求？算了吧！不過像葩姐的嘀咕、蕾迪芙的哼呵：『爲什麼我不能？』『爲什麼該是她？』『這不公平！』反覆糾纏，沒完沒了。」

「很好，孩子。接著，請鼓起勇氣看第三面牆，」

仔細一看，賽姬正獨自走在地底的一條大道上——一片坡度平緩的斜坡一直往下降，持續地往下降。

「這是安姬派給她的最後一項任務，她必須——」

「那麼，有一個真的安姬了？」

「萬物，包括賽姬，都是生長在安姬的家中。但是，每個人都必須擺脫她的束縛，或者說，每個人身上的安姬都必須懷著安姬的兒子，一旦把胎兒生出，她便遽然長逝，完成蛻變。現在，賽姬必須下到死域去，從死域的女后，從死的本身，取得放在篋中的美麗，把它携回人間給安姬，好讓安姬變得美麗。這一趟旅程有一規矩。如果爲了某種懼怕或喜好或愛或同情，她在途中與人交談，那麼，就永遠不能再回到陽界來。她必須一直往前走，靜默不語，直到站在冥界女后王座前。一切都取決於此行的成敗。現在，請注意看。」

不需他說，我已經跟他一起觀看了。賽姬不斷往前走，走入地底的更深之處，愈走愈冷、愈深、愈黑。終於，路旁透出些微寒光，這裏，我想，就是賽姬沿途跋涉的地洞或走廊的盡頭，因爲，那兒，在寒光中，站着一大羣鬧哄哄的羣衆。從他們的語音和服飾，我隨即知道這些全是葛羅的民衆，其中有幾張臉還是我熟識的。

「伊思陀！公主！安姬！」他們呼喊著，伸手要拉她：「留下來吧！做我們的女神，統治我們，頒給我們神諭，接受我們的獻祭，做我們的女神。」

賽姬完全不理他們，繼續向前走。

「不管仇敵是誰，」我說：「倘若他以爲賽姬會因此遲疑，那麼，他未免太笨了。」

「等一等，」狐說。

賽姬，兩眼瞪視前方，繼續往前、往下走去，又一次，從路的左旁有光照來。一個身影在光中出現。我被這個影子嚇了一跳，看看自己的身旁，狐還跟著我；但那個寒光中出現在路旁迎接賽姬的，也是狐，只是比我身旁的狐蒼白些、老些。

「噢，賽姬，賽姬，」畫中的狐說（在那另一個世界裏說，這可不是畫）：「多傻呵！徘徊在這地底的隧道裏，妳在做什麼呢？妳以爲這是通往死域的路？以爲神派妳去那兒？祭司和詩人們的一派謊言呀！孩子。這只是地穴或作廢的礦坑。妳想像中的死域並不存在，也沒有那些什麼神的。難道我對妳的教導全都白費了？妳心中的神才是妳該服從的：理性、冷靜、自律。唉，孩子，難道妳一生都要做野蠻人嗎？我原可以給妳一個清醒的、希臘的、發展成熟的心靈。不過，還來得及。跟我走，讓我帶妳離開這暗濛濛的鬼地方，回到梨樹後那片翠綠的草坪，那兒，一切都是澄澈的、具體的、有限的、單純的。」

賽姬一眼也沒瞧他，繼續往前走。當下，她來到第三處地方，黝黑的路上左邊稍有微光。在那光中，出現了一個女人模樣的東西，臉是我不認得的。仔細一看，我不禁心痛如刀割。它沒有哭，但從它的眼睛可以看出是已哭乾了，絕望、羞辱、懇求、不斷的責備——這一切都包含在那裏面。此刻，我爲賽姬顫抖，知道那東西出現在那裏，純粹爲了攔阻她，讓她半途而廢。但賽姬知道嗎？若知道，像她這樣充滿愛和憐憫的人，能通得過嗎？這是多麼艱難的考驗！雖然她的眼睛筆直向前看，從眼角必已瞥見了。她全身打了陣寒慄，嘴唇扭曲着，幾乎要哭出聲。她用牙齒緊緊咬住下唇，免得哭出聲。「噢，大能的神啊！保護她，」我自言自語：「快點，快讓她通過。」

這女人把手伸向賽姬，我看見她的左手有血滴下。接着傳來她的聲音，何等樣的聲音！那麼深沉，卻又那麼柔細、那麼充滿激情，即使說的是令人開心或不關痛癢的事，都能叫人感動，而此刻（誰能抗拒得了？），就是鐵石心腸都會被它融化。

「噢！賽姬」，這聲音哭嚎著：「噢！我的孩子，我唯一的愛，回來吧！回來，回來！回到我們歡聚的往昔世

界，回到麥雅身旁。」

賽姬咬著嘴唇直到淌出血來，同時也悲傷地啜泣著，我想她比那號啕中的奧璐兒更難過，奧璐兒儘管在那裏痛苦就得了，賽姬卻還需繼續前進。她繼續往前走，走得不見人影，直到走進死亡裏，這是最後一幅畫。

又只剩下狐和我單獨在一起。

「我們果真這樣對待她？」我問。

「是的，這裏所描繪的一切都是真的。」

「而我們還說愛她。」

「我們是愛她，但再也沒有比我們更具危害性的了。當那遙遠的一日來時，當諸神變得全然美麗，或者，當我們終於發現他們向來如此美麗時，這種情形將愈來愈常發生，因為人，正如妳所說，將愈來愈嫉妬。母親、妻子、兒女和朋友將聯合起來，阻擾身邊的靈魂與神聖的大自然合而為一。」

「而賽姬，在過去那段恐怖的日子裏被我認為殘酷、不近人情……其實，受的苦比我深重，是嗎？」

「那時，她為妳承擔許多。從那之後，換成妳為她承擔了些許。」

「有一天諸神會變得如此美麗嗎？」

「他們說……即使是我，已死的人，也只瞭解他們的話語的零星片斷。不過，這點我倒知道：人世的歲月有一天將成為遙遠的過去，而神聖大自然可以改變過去。直到如今，尚無一事一物是以它的真相存在著。」

他說到這裏，外頭傳來許多道聲音，甜美、可畏，呼喊著：「她來了，我們的姑娘回家了，女神賽姬從死域回來了，從幽影之后那裏取得了美的簋子了！」

「跟我來，」狐說，我覺得自己裏面毫無主張。他牽著我的手，領我穿過柱子（葡萄葉梳著我的頭髮），走進溫暖的陽光中。我們站在一處清沁可人、綠草如茵的庭院

裏，上頭是湛藍、澄鮮的天空；在山上看見的那種天空。庭院中央有一座清澈的水池，可容納許多人在裏面游泳或戲水。接著，有羣肉眼看不見的人影在周圍窸窣走動，聲音多了起來（卻又一片肅靜）。下一瞬間，我俯伏在地，因為賽姬到了，我正在吻著她的雙足。

「噢！賽姬，女神，」我說：「我從此不再宣稱妳是屬於我的，但我的一切都要歸給妳。唉！如今妳已經知道它們的價值。我從來不為妳的好處著想，從來未對妳存一絲無私的念頭。我是一個貪婪的人。」

她弓身扶我起來，看我不想起來，便說：「麥雅，親愛的麥雅，妳必須起來，我還未給妳簋子呢？妳知道，我長途跋涉是為了求取美麗，好使安姬的美顯現出來。」

我站起身來，淚流滿襟，是這個國度裏從未有人流過的淚。她站在我面前，捧著一個東西，要我接過。這時，我知道她的確是個女神。她的手觸著我的手時，我被燙了一下（無痛的灼熱）。那從她的衣裳、四肢和頭髮散發出來的氣息，又狂野又沁甜，當我吸入時，青春彷彿又重回胸懷。但是，（很難說清楚），即便這一切，甚至正因這一切，她仍是舊日的賽姬，比大獻之前的她更近她的本我千倍。因為，往昔，真正的賽姬不過在瞬間或舉手投足間迸放出來，稍縱即逝，而那當人提到她的名字所意味著的最極含義，現在卻全般顯現了，不必從暗示或片斷加以拼湊，也非這一片刻呈現這一面，另一片刻，又是另一面。女神？我從未見過比她更真實的女人。

「我不是告訴過妳嗎？麥雅，」她說：「有一天，妳我將重逢在我的宮中，而無雲煙阻隔。」

喜樂使我一言不發。我覺得自己已進入人類心靈所能臻至的最高的、最豐滿的境界。但此刻，這又是什麼呢？你見過的，當經過澈夜的歡宴，人打開窗，夏日早晨晴朗的陽光燦然照進廳堂，那燃燒著的火炬頓時失去了光彩。

同樣的，這時，突然間，從賽姬臉上一奇特的表情（我看得出她對一件自己從未提及的事瞭然於心），或從上頭那湛藍的天空榮耀得令人肅然起敬的愈形深邃中，或從發自周圍無影無跡的唇齒間那聲嘆息似的深呼吸，或從我自己心中那一深沉的、令人惶惑、顛驚的臆測，我知道所有這一切都不過是一種預備。某一更偉大的事件正要臨到我們。又有聲音開始說話了，這一回絲毫不喧噪，反而令人凜然生畏。「他來了，」他們說：「神要進入他的家了。神要來審判奧璐兒了。」

若非賽姬握住我的手，我早就沈下去了，因她已把我帶到水池旁。周圍的空氣愈來愈明亮，好像著火一樣。我所吸入的每一氣息給我帶來新的顛慄、喜樂、和令我懾服的甜美，這感覺像箭一樣把我全人刺透。身為受造物的我整個被解體了，我，不再是一個個體了。但這樣說太輕描淡寫了，應該說，賽姬自己，就某種形式說，也不再是一個個體了。我仍然愛她，是從前一度以為不可能的那樣愛她，爲了她，甚至不惜捨身流血，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但是，此刻，那真正算數的，卻不是她，或者，如果她算數的話（呵！何等榮耀，她的確仍算數），無非爲了另一個人的緣故。大地、星星、和太陽，過去和未來所有的，全爲他而存在，而他要來了。那最令人敬畏的、最美的——唯一的莊嚴和美麗——他來了。水池另一邊的柱子因著他的臨近而發出光芒。我垂下自己的眼簾。

兩具形影，是倒影，腳連著賽姬和我的，頭朝下，站在水中央。是誰的形影呢？兩個賽姬，一個穿衣，一個赤裸。是的，兩個都是賽姬，都超乎想像的美（如果還在乎這個的話），卻又不全然相似。

「妳也是賽姬，」一道偉大的聲音說。我於是向上看，真離奇，我竟然敢。但是，我沒有看見神，也沒有圍著柱子的庭院，我乃在宮中的御花園裏，手中拿著我的這

本不像樣的書。我想，我所看見的異象，在聽見神諭的前一瞬間已褪逝了，因爲那句話的餘音還在迴盪。

這是四天前的事，他們發現我時，我正躺在草地上。以後許多時辰，我無法說話。老朽的軀體無法再承受更多的異象了，或許是靈魂不再需要它們了（誰知道呢？）我已從亞瓏獲知實情，他認爲我已瀕死亡。奇怪的是，他竟然哭了，侍女們也哭了。我做過什麼討他們歡喜的事？我早該讓達人來這裏，學著愛他，並教他愛這些人，如果能夠的話。

我以「無法反駁我」結束本書的第一部。現在，我已明白，主，爲什麼祢沒有反駁我。祢的自己便是答案。在祢的面前，一切疑問都消失了。有什麼其他的答案足夠回答人的問題？不過是字句，字句；導至層出不窮字句與字句間的糾葛、纏鬥。從前，好長一段歲月，我恨祢，怕祢。我——

（我，亞瓏，雅菲洛黛的祭司，保存了這本書，把它收藏在寺廟中。從書尾「我」字以下，字跡殘缺，我們認爲，女王斷氣時，頭額碰巧倒在上面，所以，讓人無法辨讀。這本書係由葛羅國的奧璐兒女王獨力寫成，她是我們這邊世界有史以來最爲明智、公正、英勇、幸運和仁慈的君王。如果有任何打算往希臘去的旅人發現了這本書，請順便把它帶去，因爲這似乎是寫作此書的女王心裏最大的願望。接續我擔任祭司的人有權把這本書交給任何願意立誓將它帶到希臘的旅人。）

後記

「邱比特與賽姬」的故事最早出現在雅卜列爾斯（Lucius Apuleius，生於西元一二五年左右）所著的「蛻變」（Metamorphoses，又稱「金驢子」The Golden Ass）中，這是少數傳世的拉丁文小說之一。與本書有關的部分簡述如下：

某國國王和王后育有三女，小女兒賽姬貌若天仙，國中人把她當作女神膜拜，因而冷落了維那斯（Venus）的供奉。結果，賽姬到了及笄之年，卻完全無人提親；男人對媲美神仙的她敬畏有加，不敢稍存綺想。關於她的婚配，國王只好求教於阿波羅神諭，他得到了這樣的指示：「勿向人間覓佳婿。宜暴陳山巔，供龍攫食。」賽姬的父親真的遵照神諭做了。

但是，維那斯嫉妬賽姬的美，早已想妥一毒計懲罰她。她命令兒子邱比特把撩人的激情賦予賽姬，讓她戀慕世上最鄙陋的男人。邱比特奉命前往，孰料對賽姬一見鍾情。當賽姬被暴陳在山巔的時候，隨即遣使西風神把她帶到一秘密的所在，那裏早已有座瑰麗的宮殿特別為賽姬預備。每當夜幕低垂，邱比特便前來與她親昵，卻決不讓她觀看自己的容顏。有一天，賽姬懇求他允許兩位姊姊來訪，邱比特勉強答應了。賽姬喜孜孜地迎接她們入宮，用盛筵款待。她們一一讚賞眼前各樣金碧輝煌的擺設，心中妒火熊熊，因為她們的丈夫不是神，她們的宮室也不及賽姬的華美。

兩位姊姊於是動了邪念，蓄意破壞妹妹的幸福。第二次來訪時，拚命慫恿她相信行止詭異的夫君必是蛇怪無疑。「今夜，帶盞燈進入內寢，用斗篷罩著，同時藏把刀。他一睡熟，馬上把燈罩拿掉，待與妳同枕共衾的妖魔一現形，即刻快刀刺死他。」賽姬不疑有他，答應照著去

做。

一掀開燈罩，看見酣睡的神容，賽姬戀慕極了，癡癡凝睇良久，直到燈中的油掉了一滴在他肩上，把他驚醒了。邱比特隨即展開熠熠奪目的翅膀，怒斥一番，從賽姬的視界倏然消失了。

兩位姊姊還來不及幸災樂禍，便被邱比特置於死地。賽姬開始到處流浪，孤苦伶仃，走到河濱，想投水自盡，幸虧牧羊神潘（Pan）現身阻擾，勸她不可輕生。行行重行行，愁慘交加，賽姬竟然落入千方百計陷害她的維那斯手中。這位善妒的女神對待她像奴隸一樣，派給她一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差使。第一件是將不同的種子分堆揀出。虧得螞蟻鼎力相助。接着，她要賽姬從一羣兇猛的綿羊身上拔取一束金羊毛。河旁的一根蘆葦低聲告訴賽姬可從樹叢上撿拾羊毛。之後，賽姬必須到陰間汲回一杯水。到陰間去，先得爬過許多巉巖、峭壁，非人力所能及。有隻蒼鷹飛來，銜走她手中的杯，再飛來時，杯中已盛滿陰間的水。最後，她被遣往下界去，向冥后波西鳳索取美麗，裝在篋中，帶回與維那斯。一道神秘的聲音指導她如何在謁見波西鳳之後又能回到人間。一路上，她將遇見各種值得同情的人向她乞憐，她必須置之度外，不能稍有旁顧。當波西鳳把裝滿美麗的篋子給她後，她絕對不可打開篋蓋偷看。賽姬歷經各種難阻，終於捧著篋子回到上界來了。可是，敵不過好奇心。當她一打開篋蓋窺覷，立刻失去知覺。

這時，邱比特已回到她身邊。這一次，他原諒了她，替她向天神 Jupiter 求情。天神應允他們結為夫婦，並封賽姬為神。維那斯也化解了敵意，從此與他們過著快樂的日子。

我的故事，與上述故事最主要的差別，在於把賽姬的宮殿寫成是凡人的肉眼看不見的。當我初次讀到這故事

時，不知為什麼，有某種感覺叫我油然以為必定是這樣子的，所以，寫時就自然這樣寫了。這一更動當然連帶著使我的女主角具有了更錯綜複雜的動機和不同的性格，最後，甚至改變了這整個故事的性質。我覺得自己可以不必拘泥於雅卜列爾斯的寫法。我認為他只是傳述這故事的人，而非創作者。我的目標遠非重新捕捉「蛻變」特有的神髓——這原是一道摻和浪人傳奇、恐怖、諧趣、神怪、淫佚，和風格實驗，將之同爐共治的奇門雜燴。亞卜列爾斯無異是個天才，但他與我的作品的關係，只算是「材料來源」，而非「影響」，更別說「典範」。

莫瑞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在「人間樂園」The Earthly Paradise，和布里吉斯（Robert Bridges，1844-1930）在「愛神和賽姬」Eros and Psyche中，可謂緊緊步隨雅卜列爾斯之餘武。在我看來，這兩首詩皆非這兩位作者的精彩傑作。「蛻變」全書的英譯，最近出版的，有葛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譯作（企鵝叢書，1950）。

譯註

第一部

• 1 •

- ①Aphrodite，希臘女神之一，在羅馬則稱為維納斯 Venus，因為貌美冠絕羣神，而被稱為美麗之神。此外，雅菲洛黛也是主司愛情和繁殖的女神。
- ②Anchises，特洛伊 Troy 的一個王子。牧羊時邂逅雅菲洛黛，兩人的愛情結晶便是拉丁古典文學中最著名的傳奇英雄伊尼爾斯 Aeneas。根據味吉爾 Virgil 的史詩 Aeneid，他是特洛伊淪陷後唯一倖存的王子，後來在臺伯河旁創建羅馬，是傳說中羅馬人的始祖。

• 2 •

- ①Psyche，意為「靈魂」或「心」，是希臘神話中的人物之一，與愛神邱比特的戀愛故事即本書之情節素材，異同處請參閱書末所附由路益師本人撰寫的後記。
- ②Andromeda。在希臘神話中，安卓米達是衣索比亞王西弗爾斯 Cepheus 和皇后凱西奧蓓 Cassiope 的女兒。凱西奧蓓炫稱安卓米達的姿容尤勝海神的眾位女兒，因此觸怒了海神波賽敦 Poseidon。他派遣海怪去摧毀西弗爾斯的王國。由於唯一能叫海神息怒的辦法是獻祭安卓米達，她於是被綁在大海中的一塊岩石上供海怪吞噬。英勇的普色斯 Perseus 恰巧騎着飛馬經過，對安卓米達一見鍾情，終於制伏海怪，成就一段英雄美人佳緣。

• 6 •

- ①故事見於希臘悲劇大師伊斯奇勒斯 Aeschylus 的三部劇

Orestes。希臘聯軍討伐特洛伊的主帥阿卡曼農 Agamemnon，為了求取順風使希臘艦隊揚帆出征，被迫祭殺女兒依菲珍妮亞 Iphigeneia。經過多年圍攻，希臘軍終於以木馬屠城計將特洛伊履為平地。凱旋回國後，阿卡曼農旋即為變節的妻子克麗特奈斯陀 Clytemnestra 所殺，藉口替女兒報仇。後來，他們的兒子奧瑞斯特 Orestes 又弑殺母親及其情夫為父報仇。三部劇最後結束在雅典。被來自陰間的憤怒女神（Furies）終日追逐，幾近瘋狂的奧瑞斯特終於抵達雅典，將整樁連環血案呈上希臘最優秀的法庭，請求陪審團給予公斷，最後投票結果，他獲得赦免，憤怒女神因此易名為慈悲女神（Eumenides）。

• 7 •

- ①Maia，羅馬神話中的大地女神，又稱為地母。英文的五月 May 從之得名，是萬物繁滋的盛季。

• 8 •

- ①Iphigenia，見第六章註。安蒂岡妮 Antigone，底比斯王伊底帕斯 Oedipus 的女兒。父親死後，他的兒子波里奈西斯 Polyneices 叛變攻打底比斯城，未果，反被暴屍野外。安蒂岡妮，為了親情，不顧新王頒佈的禁令，冒死掩埋波里奈西斯。她是希臘傳奇中赫赫有名的烈女。悲劇大師索佛克里斯 Sophocles 曾將她護持人倫的壯烈事蹟寫成詩劇 Antigone。

• 13 •

- ①Odysseus，在荷馬兩部偉大的史詩「伊里亞德」和「奧德賽」裏，他是眾多英雄中最為足智多謀的；赫密斯 Hermes 則為穿梭在眾神之間傳達信息的「神使」。來

回奔波的形像自然使他成為天涯旅人的保護神。

②Oedipus。在希臘神話中，這位弑父娶母的悲劇英雄，最膾炙人口的特色是他的善於解謎。人面獸身的怪物史芬克斯 Sphinx 據守在底比斯城外，要求每一個進城的人解開他的謎題：「什麼動物早晨用四隻腳走路，中午用兩隻腳，黃昏用三隻腳？」若猜不出，當場便把這個人勒斃。底比斯全城風聲鶴唳，如遭圍城。有一天伊底帕斯恰巧路過這裏，不假思索便將謎底揭穿：「人」。史芬克斯無法繼續作怪，底比斯人將伊底帕斯視為救星，並擁戴他為王。

③Alcibiades（西元前四五〇—四〇四年）。他的俊美和才華是當代希臘人中的佼佼者，曾得蘇格拉底的賞識，收為門生。但是，他野心勃勃，缺乏操守，經常縱橫捭闔於雅典、斯巴達和波斯之間，製造爭端，給雅典政局帶來層出不窮的騷擾。後來，蘇格拉底被控「敗壞年輕人的德性」，例證之一便是他的種種劣行。除了是個沒有立場的天才軍事家外，他也是個有名的情癡，娶豪門之女為妻，又喜拈花惹草，曾在出任斯巴達王亞吉斯二世 Agis II 的參謀時，染指王后。

④雅蒂米斯 Artemis，希臘女神之一，由於性喜狩獵，故以「女戰士」的形象著稱。荷馬以後的詩人，常拿她與雅菲洛黛對比，視之為貞烈的象徵。

• 16 •

①Lysias（西元前四四五—三八〇年），古希臘的雄辯家。

• 20 •

①Siren，希臘神話中的女妖之一，歌聲迷人，常出沒於礁岩間，以歌吟媚惑來往船隻，使其觸礁沉沒。

②Orpheus，希臘神話中最具魔力的音樂家。相傳他是詩神繆斯的兒子，阿波羅神賜給他一把七弦琴，每當他又彈又唱時，美妙的歌聲能使四圍的走獸、草木，甚至石頭應和起舞。他曾經進入地獄，用音樂感動冥王釋放被擄的妻子尤莉蒂絲 Eurydice，卻因沒有信守諾言，在上到陽界之前回頭瞻顧，終於功虧一簣，沒能把妻子帶回人間。

③Patroclus，荷馬史詩「伊里亞德」中的希臘英雄之一。他是主角阿契里斯 Achilles 的摯友。這裏指的應是第十六章的開頭幾行，他前往阿契里斯的營帳懇勸這位罷戰的驍將，捐棄前嫌，叱咤沙場，扭轉希臘聯軍的頹勢。

④Euripies（西元前四七九—四〇六年）希臘三大悲劇家之一。有關安卓米達的故事見第二章註 2。由酒神開場白的劇作應指「Bacchants」，意為酒神的奠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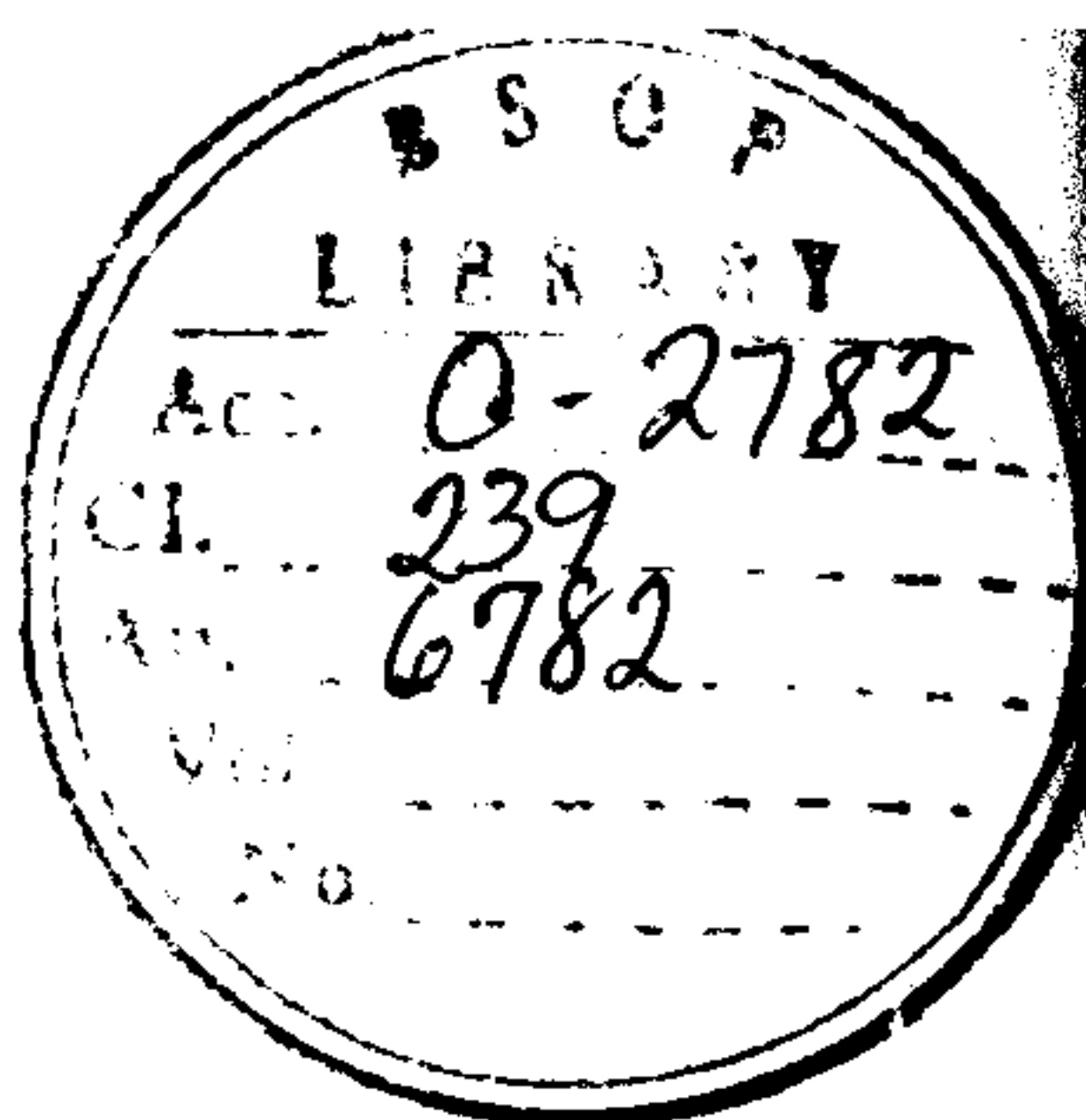
⑤Stesichorus，西元前六、七世紀的希臘詩人，擅長神話敘事詩。

⑥Heraclitus（西元前五四〇—四八〇年），古希臘著名的哲學家和宇宙論者，認為火是一切物質的基本元素。他的唯一一本著作早已失傳。我們是從古書中所摘錄的有關他的論述片斷得知他的觀點。

⑦Crethis 希臘人名。

⑧Charmides，同上。

⑨Glaucou，同上。



第二部

• 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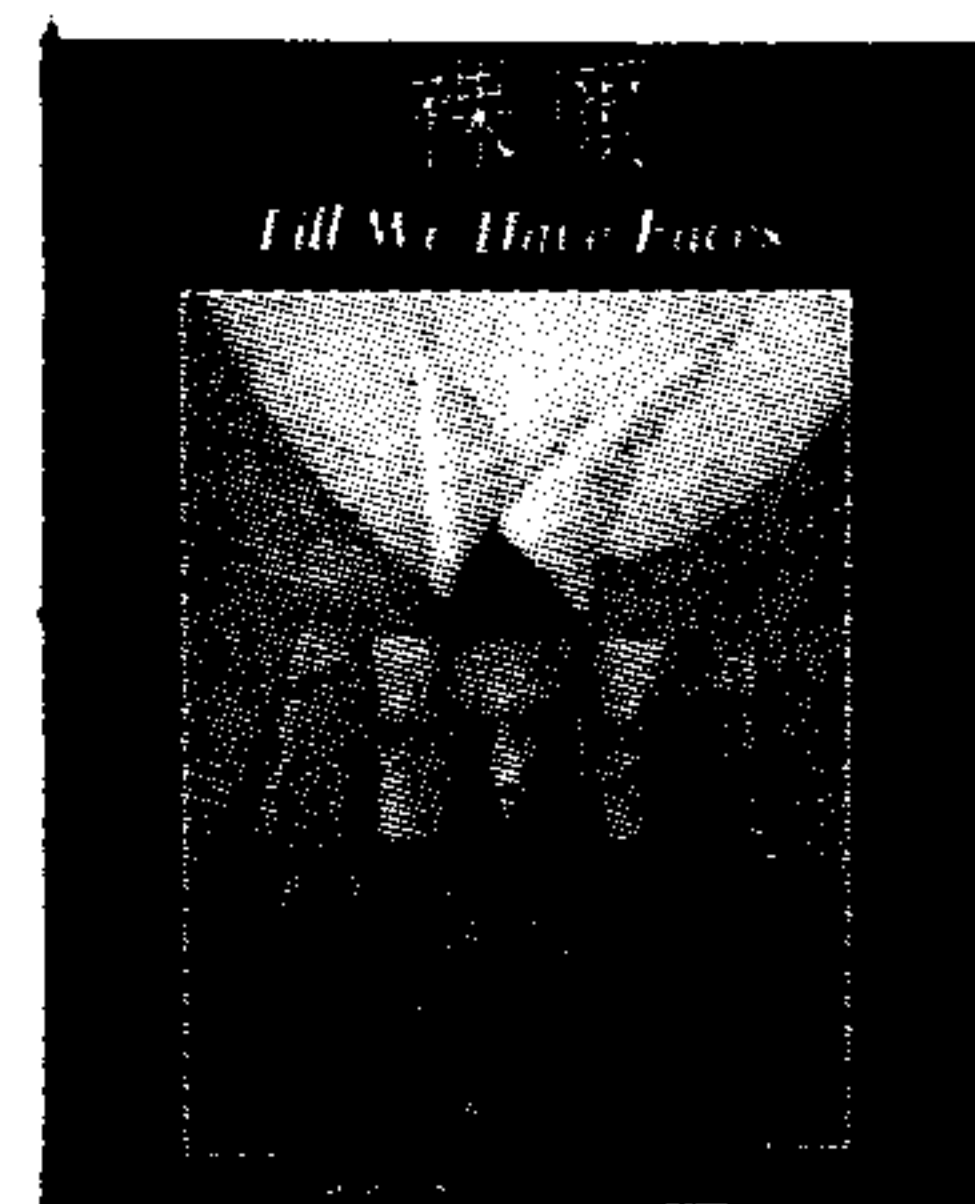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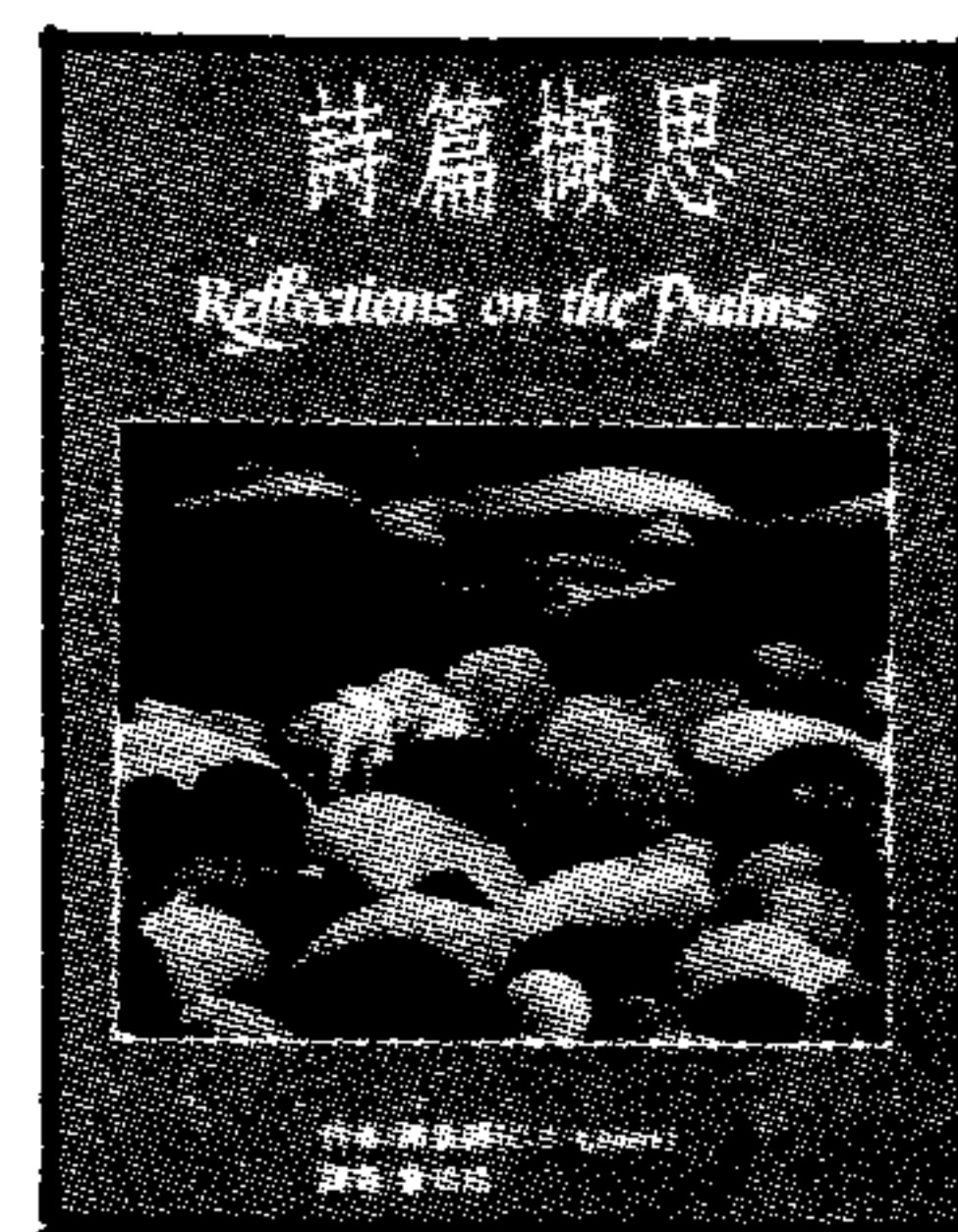
①Eleusis，雅典以西十四哩的一座小城。相傳古希臘人聚集在此舉行秘密祭儀，包括淨身、齋戒、禮拜等，並以戲劇方式演出波西鳳傳奇（波西鳳 Persephone，是宙斯和大地女神狄米特 Demeter 的女兒，採花時被冥王卜魯陀 Pluto 誘拐至地獄。狄米特遍地尋她未着，威脅將使大地五穀不生，人種滅絕。宙斯答應讓波西鳳回到母親身邊，只要她在地獄滴食不沾；不料波西鳳嘴饞，偷食石榴種子，因此被罰一年只有六個月能回到人間與母親團圓，每年她回到人間的日子，也就是大地回春的時候。）波西鳳傳奇在古代神話中是典型的復活重生故事。人們聚集到伊琉息斯祭拜她，為來世求福祉，並取得由今世進入來世的「通行符」。一般人類學家認為波西鳳祭典反應出希臘人對復活和靈魂不朽的渴盼和信仰。

• 4 •

- ①Minos，希臘神話中陰間的三位判官之一。傳說中，他是古希臘最著名的立法者，所頒佈的法律施行達一千多年，神人共贊，因此死後成為冥界的司判。
- ②Rhadamanthus，米諾司的弟弟，由於生前行事公正，死後亦被任命為陰間判司。
- ③Persephone，見第二部第3章註1。
- ④Tartarus，希臘神話中地獄深處的一道無底坑。宙斯把叛神泰坦族黜落這深淵，讓他們永絕天日。這裏也是在世胡作非為的惡人最後的歸宿。

雅歌出版社精心製作

直接向本社郵購九折優待
(請利用郵政劃撥 1003182-4 蘇南洲帳戶郵購)



一、路益師(C.S.Lewis)名作系列

■四種愛(The Four Loves)

路益師著 定價NT\$140

本書是西方著名學者、文學批評家兼作家路益師(C.S.Lewis)的散文作品中最膾炙人口的一本。書中探討親情、友情、愛情、聖愛，引經據典、鞭辟入裡，為普天下尋「愛」者不可錯過的好書。

■詩篇擷思

(The Reflections on the Psalms)

曾珍珍譯 定價NT\$160

聖經的詩篇是古今西方文學採擷靈感的重要寶庫，其中信息雖經千餘年仍切合現代心靈所需。路益師在此書中生動記錄了他研讀詩篇時的困惑、懷疑、反省及領悟。特別獻給每一位真誠的尋道者。

■裸顏(Till We Have Faces)

曾珍珍譯 定價NT\$220

真神嘗藉異教神話，託夢給人類，作為福音的先聲；而當基督從死裡復活後，許多民族既有的神話成了事實，人類的夢境成真。英國古典文學大師路益師便是以古希臘神話的再現與新詮，為我們剖析這則神話的歷史意義。